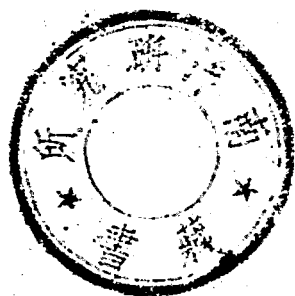


可波羅游記

李季譯



上海圖書館印

914.5
7136

馬可波羅遊記

李季譯



目錄

譯者序言

序言

馬可波羅到中國去

亞細亞的皇帝

忽必烈汗的擊鼓

遊記草成的經過

這是『馬可波羅』

本版的計畫

馬可波羅的爲人

小引

- 第一章 波羅兄弟離君士坦丁堡遊歷世界
- 第二章 大汗選送波羅兄弟充聘問教皇的專使
- 第三章 波羅兄弟復離威尼斯回見大汗並攜馬可同行
- 第四章 尼可羅、馬飛阿、波羅和馬可覲見大汗
- 第五章 尼可羅、馬飛阿和馬可向大汗請假回國
- 第六章 波羅兄弟和馬可別大汗回國

第一卷 從小亞美尼亞到大汗上都帝廷的行程中各地的見聞

錄

第一章 小亞美尼亞 來亞蘇斯港埠 省區約邊界

第二章 忒科曼尼亞省及其所屬科格尼, 愷薩利亞, 塞發斯塔諸城與商業

第三章 大亞美尼亞及其亞清岡, 亞吉朗, 達威慈諸城 挪亞的方舟所在之山

值得注意的噴油井

第四章 佐治亞尼亞省和亞歷山大大王所建鐵門關的邊界 忒夫利斯境內

的奇蹟

第五章 摩蘇爾省及其各種居民 庫德人 國內的商業

第六章 保達斯大城古稱巴比倫 各種科學的研究及城被佔領的經過

第七章 保達斯的卡里夫立意殺盡國內基督教徒

第八章 基督教徒因卡里夫的話大起恐慌

第九章 隻眼補鞋匠替基督教徒祈禱

第一〇章 隻眼補鞋匠的祈禱使山移動

第十一章 伊刺克省壯麗的明里斯城及其商民與其他居民

第一二章 明里斯附近聖巴薩摩的寺院

第三章 波斯省

第四章 三個波斯哲人在歸國的途中所遭遇的變化

第五章 構成波斯省的八王國的名稱及其中驢馬的飼養

第六章 雅斯丁城及其製造業 此城和歧曼間所發見的動物

第七章 歧曼王國古稱卡曼尼亞 牠的化石、礦產、製造品和隼 出國時所發

見的大斜坡

第八章 喀曼杜城 里阿巴爾縣及某些鳥類 特種牛 卡鬧那斯人是一種

強盜

第九章 奧馬斯城及其在商業上的重要與熱風

第二十章 歧曼和科貝姆間的大荒原與苦水

第二十一章 科貝姆鎮及其製造業

第二章 從科貝姆到波羅北部邊界的笛穆竭省的行程和一特種樹

第三章 山中老人及其宮室與花園

第四章 老人慣于訓練暗殺者

第五章 老人的結局

第六章 經過一個六日路程的豐饒平原和一個八日路程的荒原達到薩白

干城

第七章 巴拉芝城

第八章 塔伊坎城堡，鹽山和斯卡森省

第九章 巴拉禪省及其爲君主所有的寶石 婦女所穿的服裝

第十章 南方的巴西亞省及其居民的金耳飾與形態

第十一章 東南方的列斯木省及其擅長魔術的居民與教徒階級

第十二章 服堪省 上山三日達到一高山頂 高處對於火的效力

第三三章 喀什卡爾城及其居民的商業

第三四章 葉爾羌城和施洗聖約翰教堂奇妙的柱頭

第三五章 卡爾堪省及其居民的腿腫與甲狀腺腫病

第三六章 富于生活必需品的和闐城

第三七章 派恩省及其河流中的玉髓，碧玉與結婚的奇俗

第三八章 沙昌省 其居民于韃靼軍隊行近時逃往荒原中

第三九章 羅蒲鎮及其鄰近的大荒原與經過此處所聞的怪聲

第四〇章 坦古慈省 薩香城及其風俗與掩埋死者的儀式

第四一章 喀睦爾縣及其招待生客的奇異風俗

第四二章 欽欽塔拉斯城

第四三章 薩邱縣及其運至世界各處的大黃

第四四章 坎皮州城及其居民所崇拜的偶像的性質與所用的曆書，結婚的風俗

- 第四十五章 伊稷那城及家畜鳥雀的種類與北方一個四十日路程的荒原
- 第四十六章 喀拉科蘭爲韃靼人首先定居之所 他們王國的起源
- 第四十七章 成吉斯爲韃靼人的第一汗 他戰勝翁汗並據有其國土
- 第四十八章 成吉斯集合人民進攻普勒斯忒約翰
- 第四十九章 普勒斯忒約翰出兵迎敵
- 第五〇章 成吉斯汗與普勒斯忒約翰間的戰爭
- 第五一章 韃靼人的六個皇帝及其進葬阿爾泰山之儀式
- 第五二章 韃靼人的遊牧生活及其家務的情形，食物與婦女的德性
- 第五三章 韃靼人的神及其崇拜的方式與服裝
- 第五四章 韃靼人的戰爭習慣及其武器與對長官的服從
- 第五五章 司法的規條及各家死亡兒女間想像的結婚
- 第五六章 近喀拉科蘭的巴竹平原及其居民的風俗 大洋與當地所產的隼

第七章 接近坎皮州的厄靖洛爾王國 辛猶省及其風俗與婦女的美麗

第八章 厄格利給亞省 卡拉沙城及其人民的態度與所製的駝毛布

第九章 普勒斯忒約翰種族的王公所統治的杜克省

第十章 張加諾城及各種鶴 大汗諭令參養的鷓鴣與鶉

第十一章 大汗在上都城的美麗宮殿及皇殿中的禮儀

第二卷 忽必烈大汗及其都城、宮廷、政府、與西南行程中各城市、

省區的見聞錄

第一章 今上忽必烈汗彪炳的功業及其偉大的勢力

第二章 皇叔乃顏的叛變

第三章 大汗討伐乃顏

第四章 大汗對乃顏的戰爭

第五章 大汗結果乃顏的生命

第六章 大汗凱旋汗八琉城及其對基督教徒、猶太人和其他人民所給予的光

榮

第七章 有戰功者所得的報酬和金牌

第八章 大汗的形態及其四后與每年從溫哥特省所選的妃子

第九章 大汗四后所出的諸子的人數及諸子的封王與長子真金

第一〇章 汗八琉城附近偉大華麗的宮殿

第十一章 逼近汗八琉城的大都新城 款待使臣的規例和城中的夜巡

第十二章 大汗的禁衛軍

第十三章 大汗召見貴族的儀式

第十四章 大汗每年萬壽日全國的慶祝

第十五章 元旦日的白色節和是日所呈的禮物

- 第一六章 大節日領受金袍的一萬二千男爵
- 第一七章 冬季獲取並送達宮廷的獵物的數量
- 第一八章 獵鹿的豹和林獾 習于獵取各種動物的獅子和學得捕狼的鷹
- 第一九章 大汗行獵時有兩兄弟是主要角色
- 第二〇章 大汗的行獵及其白隼、鷹、鷹帥和帷幕
- 第二一章 大汗優游歲月的的方法
- 第二二章 汗八琉城及其人口與商業
- 第二三章 阿合馬的壓迫與反對他的陰謀
- 第二四章 大汗所發行的一種紙幣及其通行于全領域
- 第二五章 十二男爵的軍事會和十二男爵的帝國普通事務會
- 第二六章 一切大道上所設的驛站和步行信差及支付經費的方法
- 第二七章 皇帝對於各省饑荒和畜牲死亡的救濟

- 第二十八章 路旁奉旨所種的樹木
- 第二十九章 契丹省所製的酒
- 第三十章 契丹所掘的黑石用作燃料
- 第三十一章 大汗對貧民的慷慨樂施
- 第三十二章 在朝廷中要求救濟的許多人
- 第三十三章 汗八琉城的占星學者
- 第三十四章 韃靼人的宗教及其對靈魂的意見與風俗的一瞥
- 第三十五章 契丹的內部與白利桑干河及其橋梁
- 第三十六章 哥薩城
- 第三十七章 大因府王國
- 第三十八章 秦津堡
- 第三十九章 普勒斯忒約翰對他的俘虜金王的待遇

第四〇章 壯麗的喀喇摩拉大河

第四一章 墾參府城

第四二章 契丹與蠻子的疆界

第四三章 蠻子省

第四四章 新定府與大江

第四五章 西藏省

第四六章 關於西藏更進一步的談話

第四七章 堪都省

第四八章 堪拉察大省及省會雅歧

第四九章 堪拉察省的另一部分

第五〇章 卡丹丹省和福昌城

第五一章 大汗征服緬與班嘎拉王國所用的方法

第五章 大汗軍隊的作戰

第三章 沒有人煙的地方與緬王國

第四章 緬城與銀市鎮及金市鎮

第五章 班嘎拉省

第六章 坎吉竹省

第七章 阿穆省

第八章 陀洛曼

第九章 欽提基，西定府，季基和潘雜府各城市

第十章 張格盧城

十一章 張格盧城，杜定府城和一種叛亂

十二章 新基馬條城

十三章 林基與平基城

第六四章 喀喇摩拉大河，科干咀和庫安咀城

第六五章 最壯麗的蠻子省和大汗征服此省的情形

第六六章 科干咀城

第六七章 保基鎮和開城

第六八章 廷基和成基城以及馬可波羅主政的揚基城

第六九章 南基城

第七〇章 用尼可羅和馬飛阿波羅的設計取得的薩陽城

第七一章 新基城與大江

第七二章 開基城

第七三章 張京府城

第七四章 廷基基城

第七五章 新基和發基城

第七六章 雄壯富麗的京師城

第七七章 京師大城及其牠詳細情形

第七八章 大汗的歲入

第七九章 太平組城及其牠城鎮

第八〇章 孔沙王國及其首都福基

第八一章 安格城

第八二章 汕頭城及港與廷基城

第三卷 日本羣島，南印度，和印度海的海岸與島嶼

第一章 印度及其居民的態度，風俗，和許多種顯著的奇異事件與航行中的船

船種類

第二章 齊帕哥島及大汗的進攻

- 第三章 大汗遠征軍及遺棄海島上的兵士的結局
- 第四章 齊帕哥島所崇拜的許多偶像的性質及其喜吃人肉的居民
- 第五章 濟亞巴國與國王及其臣服于大汗
- 第六章 爪哇島
- 第七章 桑杜和剛杜島及羅洽克國
- 第八章 益塔島和馬雷島王國
- 第九章 小爪哇島
- 第一〇章 薩麻拉和德刺佐王國
- 第十一章 籃布立和蕃佛王國
- 第十二章 諾刻籃國
- 第十三章 安加曼島
- 第十四章 最蘭島

- 第一章 索角蒙巴昌的歷史和崇拜偶像的開始
- 第六章 馬巴爾省
- 第七章 再談馬巴爾省
- 第八章 聖托馬斯埋葬之所及其奇蹟
- 第九章 麥菲里或蒙薩爾王國
- 第二〇章 拉克羅亞克或拉爾省
- 第二一章 喀爾城
- 第二二章 科拉王國
- 第二三章 科馬利
- 第二四章 得里王國
- 第二五章 馬拉巴
- 第二六章 古者拉特王國

第二十七章 卡南王國

第二十八章 堪潑亞王國

第二十九章 塞維那慈王國

第三十章 克斯馬科蘭王國

第三十一章 男子島和女子島及其命名的由來

第三十二章 索科科刺島

第三十三章 馬達加斯加大島

第三十四章 策威巴島

第三十五章 亞巴斯齊亞或中印度大省

第三十六章 亞登省

第三十七章 厄西爾城

第三十八章 度爾花城

第三章 卡拉耶提城

第四〇章 奧馬斯

第四卷 韃靼諸王國的戰爭和北方各國的略述

第一章 大土耳其

第二章 海都王對大汗軍隊作戰

第三章 大汗對於姪兒海都的損害所表示的意見

第四章 海都王的女兒及其英勇

第五章 亞巴加派遣兒子阿魯統軍作戰

第六章 阿魯繼承王位

第七章 亞科馬特統軍對阿魯作戰

第八章 阿魯向他的男爵們演說

目錄

第九章 男爵們對阿魯的答詞

第一〇章 阿魯派遣使者往亞科馬特處

第十一章 亞科馬特對阿魯的答詞

第十二章 阿魯和亞科馬特的戰爭

第十三章 阿魯被釋放

第十四章 阿魯收復王位

第十五章 阿魯令將他的叔父亞科馬特處死

第十六章 亞科馬特被殺

第十七章 阿魯之死

第十八章 阿魯死後揆亞卡圖篡位

第十九章 揆亞卡圖死後拜度篡位

第二〇章 統治遠北的韃靼王

- 第二章 所謂黑暗地方的國家
- 第二章 俄羅斯及其人民
- 第三章 君士坦丁堡海峽
- 第四章 西方韃靼人的主子
- 第五章 阿闢與卡柏的戰爭
- 第六章 卡柏及其軍隊前進迎敵
- 第七章 阿闢對部屬的演說
- 第八章 阿闢和卡柏的大戰
- 第九章 托譚蒙谷變成西方韃靼人的主子
- 第十章 托克特遣使招諾格來朝
- 十一章 托克特進攻諾格
- 十二章 托克特和諾格激勵部衆

馬可波羅遊記

第三三章 諾格王的勝利

第三四章 結束

譯者序言

梅斯菲德 (John Massfield) 在萬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序言中稱馬可氏為世界史上看過奇蹟的五個唯一遊歷家之一，「他替歐洲人的心目中創造了亞洲」。(見原書序言一一頁。) 威爾士 (G. Wells) 在他的世界史綱 (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中更說：「馬可波羅遊記為大歷史書之一。牠對着我們的想像打開了十三世紀……的世界，這不是單純的作史者的編年史所能做到的。」(見原書第三版六七八頁。) 然這不過是就西洋一般人講的；自我們中國人看來，此人與此書實具有一種更重要和更親切的意義。因為馬可波羅是元世祖的客卿，居中國十七年，曾任樞密副使，並做揚州都督三年，極得世祖的信任（阿哈瑪特的罪狀是由他舉發的，見續通志六一九卷二頁）；而他的書中的紀述有五分之二以上是描寫

元室和中國本部的。

不僅這樣。普通所謂遊記，無非是一些遨遊名山大川，賞覽古跡勝境的作品；而馬可波羅遊記關於中國的部分卻是一部絕好的元初社會狀況的寫真，凡我們自己的史書沒有記載的，或沒有詳細而有系統地記載的，他都替我們紀錄下來了。所以這部書特別對於我們，不是一部普通的遊記，而是一種寶貴的社會史料，威爾士稱牠為一部『大歷史書』，可謂名副其實。因此我對於書中其他部分的描寫，以及全書其他各點的敘述，原書俱在，不必辭費，惟于涉及元代社會狀況的各節特提綱挈領地說一下，當必要時，並徵引史籍加以補充或說明，俾得完成一幅更明瞭的圖形，顯出本書的特別價值。

一、工商業。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馬可也習于此道，故他在中國各地遊歷，見聞所及，首先注重工商業。他對於各地工商業的記載雖不過一、二語，大都略而不詳，然舉一反三，也不難獲牠們的真相。凡他的足跡所經，或見聞所及，如北平，涿州，太原，西安，成都，大理，貴州，河間，滄州，德州，濟南，臨清州，淮安，寶應，高郵，秦州，靖江，揚州，南京，襄陽，

九江，鎮江，常州，蘇州，杭州，太平，嚴州，福州，廣州，泉州（此處所列地名一律依照原書的次序）以及許多不能用今名指出的城市，都是工商業興盛的城市。在這些城市之間還有大批的工商業發達的城市沒有提及，即書中也自承：『大家不要認我對於契丹省（按即黃河以北各省）已有一種完全的紀錄，我的描寫不及二十分之一。』（見本書二卷六十四章。）至他對於南方各省的紀述，更是掛一漏萬。

然軍就已經刊佈的一鱗半爪講，當時的工商業很有可觀，非中國以前任何時代所企及。就中尤以北平與杭州為互譬。試一想『用馬車和馱馬』運至北平的『生絲，每日不下一千起』（見本書二卷二二章），而杭州的十大方市場在一星期的三日中各『有四、五萬人的集市』（見本書二卷七六章），便知道牠們的盛況了。特別是杭州十二種用途普遍的手藝各『有一千個工場……這些工場中富裕的手工業老闆並不親自勞動，且表現縉紳的風度，裝腔作勢搭起架子來』（見本書二卷七六章）。這已經不是真正的手工業，而是資本主義工業的起點。

然現在要問，在工商業興盛的元代，所謂商品，其主要的有些什麼？馬可波羅對於這一點沒有有系統的和明確的敘述。不過我們也可以從他的書中找出一些線索來。

桑巴特（Werner Sombart）說，在歐洲的自然經濟中，鹽首先成爲大宗商品之一（見桑氏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一冊九七頁—*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921）。這在中國也是如此，觀于春秋時猗頓用鹽起家，富比王侯，就可以知道。一直至元代，鹽仍佔商品中最主要的成分，馬可氏對於鹽屢屢提及。他有一次談到揚子江運輸商品的數量與價值不可勝數，說「其中主要的商品是鹽」（見本書二卷七一章），又有一次談到世祖在杭州的歲入，說「第一是鹽稅，鹽是出產最多的物品」（見本書二卷七八章）。

其次，除許多農產品——如酒肉之類——似乎要輸到織物，尤其是綢緞。他對於我們在上面所舉的各城市的半數以上都註明出產綢緞等織物，又說從南方各省運往大印度屬馬拉巴（Malabar）的商品爲「金線織成的綿緞，絲，薄綢，金銀塊，和許多種藥材」（見本書三卷二五章）。

這裏還有一個有趣味的問題，值得我們加以考察，即棉織物的問題。中國古代本來沒有棉花，各上等階級所用的衣料爲絲織物與麻織物，而各下等階級所用的衣料大都爲麻織物。至于棉花，唐時才傳入中國，至元代用途漸廣，故元王禎的木棉圖譜序說：「夫木棉產自海南，諸種藝制作之法，駸駸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後，商販于此，服被漸廣。」陳高的種棉花也說：「緝治入機杼，剪裁爲衣裳，御寒類挾纊，老稚免淒涼。」可見棉花在元代人民服裝史上是發生了革命的作用，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馬可波羅的書對於棉花只提及爲昆林府的產物，織成布疋，銷售南方各省，甚爲普遍（參看本書二卷八〇章），恐不免有遺漏的地方，並且當時還是元初，自不及後來的興盛。

當時的商業不僅是國內的，即對外也很發達，尤其是與南洋、印度等處的交接甚爲頻繁。從中國運往的「細物」大致如前面所述，而運來的商品，據馬可波羅對北平的記載，爲「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見本書二卷二二章）。這與中國史籍所載大致相同，如世祖至元年間所謂「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

珠貨物』(見續文獻通考二六卷四頁)是。

像這樣經常的購買海外奢侈品，足以證明當時統治階級的財富與豪華較前代更進步了。

二、農業。元代的工商業既有高度的發展，農業又怎樣呢？關於這一點，馬可波羅比較不大注意，故不及他對工商業那樣描寫的周到，但我們從他的書中仍可略知一二。

他曾談到中國人的糧食問題，說他們除掉用產量不十分豐富的小麥製成麵食外，大都以米、野粟和粟維持生活，這些東西的產量甚豐。『他們的土地，凡可耕之處，沒有一點荒廢的；各種家畜蕃殖得極多』(見本書二卷二六頁)。凡他所經過的地方，如白河，涿州，太原，四川，大理，南京，寶應，秦州，鎮江，湖州，杭州，福州，泉州，廣州等處都有農產物豐富或食物豐富的紀錄。可見元初的農業也是比較興盛的。

元代農業的興盛，與政治的清明及政府的政策，當然不無關係。世祖于喪亂之餘，極力注重農業，能予農民以消極的甚至于積極的保護。例如中統二年『令宣撫司官勸農桑，抑

游惰』三年『禁戍軍士毋縱畜牧傷其禾稼桑棗』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同年十二月，『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而以御史中丞波羅兼大司農卿（見續通志五八卷二、三和七頁，按書上作博囉）。

可是世祖對於農業的幫助比較有效的方法還要算是年（續通志一五二卷三頁作二十八年，待考證）所頒農桑之制：『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可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概于田側，書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農桑之術以早曠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

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首蓆以防饑年。凡荒間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設法除蝗。」（見續通典三卷一至二頁）。

這種農桑之制是否曾一一見諸實行，固是一個疑問。但世祖是一個開創的英主，他的命令決不會等于具文，況且其中組織農村的辦法，是以農民自動爲原則，而輔以官廳的力量，切合實際，容易推行，此令必定收得相當的效果。不過波羅曾任職大司農司（這大概是馬可氏，不是他的父親或叔父，待考證），對於當時的農業狀況獨沒有有系統的紀錄，使我們得窺全豹，殊爲可惜。但無論如何，元代農業的漸次發達，是一般史家所承認的。

三、交通。元代的工商業和農業既較前代爲進步，交通必定也是如此，因爲生產方法爲交通方法的基礎，前者是決定後者的。元代的交通的確也有空前的成績，尤其是驛路設備的完善，非現代的人所能想像。試一繙閱馬可氏的描寫（見本書二卷二六章），即可見一

斑。從北平至各省都有大路，各大站上有宏偉的建築物可供王侯的住宿，每站有良馬四百匹，全國在遞信方面所用的馬不下二十萬匹，而設備適宜的建築物有一萬所。無怪乎馬可波羅目爲一種『奇異的制度』，並受從前西方一般人士的贊賞。

馬可氏所描寫的遞信方法與史籍所載大致相同：『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亦謂之通遠鋪。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始驗地理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每十里或十五里則設一鋪，于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僉起鋪兵。中統元年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置鋪丁五人，一晝夜行四百里』（見續文獻通考一六卷六頁）。這裏說一晝夜行四百里，馬可氏說行八百里，大概一則就經常的狀況講，一則就極端緊急關頭的極度馳驅狀況講的。然由此可以知道馬可氏所謂元代道路寬廣平坦，是完全確切的了。

陸路的交通既甚爲頻繁，水道的交通當然也十分興盛。馬可波羅告訴我們，黃河距海不遠的一個碼頭泊戰艦一萬五千艘，係世祖準備隨時應用的（見本書二卷六四章）。滿

人叢書版的馬可波羅遊記的註釋以爲一萬五千艘是過于誇張，而早前意大利文的一種摘要說是十五艘又是相反方面的一種不合理的話，大概是一千五百艘（參看原書二七二頁）。

其實這是西洋人不明元初的情形，隨便亂猜的，馬可氏所謂戰艦一萬五千艘並沒有錯。因爲元初的戰艦是很多的。至元七年因攻襄陽，「造戰艦五千艘」，十年因教練水軍，又「造船三千艘」，十一年三月，「宋張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江中」，爲元兵所破，「七月宋張世傑等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見續文獻通考一三一卷二至三頁），又爲元兵所破，而二十六年「行泉府所統海船萬五千艘」（見同書同卷四頁）。以此例彼，當然是可能的。皇家待用的船既有如此之多，民間運輸的船恐怕還不止此數。證以「馬可波羅有一個時候在新基城「按即九江」所看見的船舶不下一萬五千艘，尙有沿江的其牠市鎮，船舶的數目還要多些」（見本書二卷七一章）等語，這種推測當離事實不遠。

馬可波羅又說及元代于利用各天然水道外，世祖還開鑿運河以利漕運，這當係指至

元二十年的濟州新開河。兩年後，又「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見續文獻通考三一卷三頁）。運河漕運之盛，可見一斑。不過二十四年以後，多由海運。「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通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至三百萬餘石。春秋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見同書同卷二頁）。

南北的交通，尤其是漕運之盛，元朝實爲以前各代之冠，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邱濬說得對：「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于元也」（見同書同卷三頁）。「給邊」當然爲數有限，而「足國」則所需極巨，這是十分顯明的。

當元世祖時，蒙古大帝國的版圖直跨亞歐兩洲，許多小國都爲所滅，交通上的障礙除不少，故東西洋的交通也遠過前代。在水道方面則從杭州、泉州、廣州等港以與日本、南洋、印度、波斯等處通商，在陸路方面則自天山南路入中央亞細亞（按馬可波羅等來中國，即

取道于天山南路，或天山北路入西伯利亞的南部，以與西亞細亞及歐洲通商。像這樣東西南北的交通網是以前的中國各代所不能企及的。

四、貨幣。元代的工商業，農業以及交通都邁越前古，而交鈔的盛行也無與比倫，這正是適應產業發展而發生的必然現象。

馬可波羅告訴我們，元代的紙幣通行全國，遊記上對於他所經過的城市，幾乎都有『使用紙幣』一語，即遠至貴州，『除掉大汗的紙幣外，沒有牠種貨幣』（見本書二卷五九章）。他對於交鈔的種類也說得很詳細，不過是和他的本國貨幣對比，反令人莫明其妙。據中籍所載，『世祖中統元年，……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諸路領鈔，以金銀爲本，本至乃降新鈔』（見續文獻通考九卷一頁）。這裏說十等，但史書所舉的只有九等，即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一貫文，二貫文。每二貫準白銀一兩。

紙幣的等級分至這樣小，在流通中當然是很便利的。不過卡爾說得對：『紙幣是金子

符號或貨幣符號，紙幣如果超過牠的限度，即超過能夠實際流通的同名稱的金幣量，便有『喪失一般信用的危險。』（Karl Marx: Das Kapital I. Band S. 86, 1023）世祖初發交鈔，本『以金銀爲本』，僅認紙幣爲金銀的符號，但後來因國用不足，實行『通貨膨脹』政策，濫發交鈔，以致『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引價格語，見續文獻通考九卷三頁），而至元二十四年，更行至元寶鈔，自五文至二貫，凡十一等，每年印造的數目，自數十萬至數百萬不等。雖終元之世，常用中統至元兩種交鈔，然其結果則不出趙孟頫所說：『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見同書同卷同頁）。

中統交鈔的流弊，馬可波羅是親見親聞的，但他的書中一字不提，惟一味宣揚交鈔的如何流通，如何『與金銀有同樣的價值』（見本書二卷二四章），未免犯了『阿其所好』的毛病。此外，他的書中除對於極少數地方（如雲南、西藏等處）說明用鹽幣、金條、和貝殼外，均言使用紙幣，對於硬貨未嘗說及，好像許多地方當時只有一種唯一的軟貨在流通，

而可以換取金銀條的地方又只指出北平的造幣廠，這也足以掩蔽事實的真相。

[元世祖時固然沒有鑄幣，再傳至武宗，雖「以銅錢與鈔通行……鑄錢曰至大通寶，」但「後卽不行，仍行鈔法」]（見續通志一五四卷六頁）。可是元朝雖絕少本朝的鑄幣，世祖雖「禁江南行用銅錢」並「拘收天下銅錢」（見續文獻通考九卷七頁），「然胡長儒傳：台州歲饑，宣慰司脫歡斂富民錢一百五十萬備賑，是朝廷雖禁錢，而民間自用錢也。」世宗榮傳：立平準庫，禁民間以金銀私相買賣。世祖詔：金銀乃民間通用之物，今後聽民從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銀也」（見廿二史劄記三十卷七頁）。像這樣交鈔與金銀並用，才是當時的實情。要前者確爲後者的符號，國家有充足的準備金，所謂「虛實相權」，交鈔才行得通，才不至跌價，否則單靠國家的權力是無濟于事的。

雖是這樣，然交鈔始終爲元代最重要的支付工具和流通工具，這不獨是空前的現象，卽明清兩代都望塵莫反。

五、人口。彌爾（James Mill）說：「人口一定的密度對於社會的交通以及提高勞動生

產力的諸種力量的聯合是必要的』（見彌爾政治經濟學原理五〇頁—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我們看過上面所描寫的元代工商農業和交通狀況後，就可以推想到當時的人口必定也已經發展到一種相當的密度。

馬可波羅對於元代人口的數目雖沒有列舉出來，但從他的片段的紀述中也可略知一二。就北平講，他說世祖討伐乃顏時，倉卒集合他的侍衛，尤其是他的攜隼出獵者及家僕，得十萬人，組成步兵隊，又說近郊比城內人口甚至于更多，共有娼妓二萬五千人，供一班商人和其他旅客的享樂，並不需要以上（參看本書二卷三章和二二章。）由此推測，新舊都城的人口當有好幾十萬。據中籍所載，「大都路戶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四萬一千三百五十」（見續文獻通考十三卷四頁）。此數如果可靠，則京師當佔最大的成分。

當然，我們現在聽慣了紐約人口一〇三八四八二九（一九二〇年），倫敦人口四四八三二四九（一九二一年），巴黎人口二九〇六四七二（一九二一年），或柏林人口一

九〇二五〇九（一九一九年），覺得元朝的首都僅三、四十萬人，不算是什麼。但我們絕不可拿現代的都城做標準去比前代，應該拿同時代的數字來對比。當十三世紀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巴黎——除掉拜占慈（Byzantium）不計——不過十萬人，桑巴特且不承認真正達到這個數目，以為至多不過六、七萬人（參看桑氏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一冊二一五頁）。倫敦一直至明初（一三七七年）還只有三五〇〇〇人，而馬可波羅的故居威尼斯本來是歐洲極繁榮的城市，然一直至明朝，還不過三、四萬人。由這種對比看來，元代首都的人口是怎樣蕃殖的了。

不過以此和南宋的首都杭州的人口相較，又大大地相形見絀。據馬可波羅說，他親自看見一個欽差報告人口的數目，全城有一百六十萬家的登記（見本書二卷七七章）。人們看到這句話，一定視為一種無稽之談，尤其是我們現在目覩戶口調查為官樣文章的人必定感覺當時的戶口調查也不過如此，絕不能據為信史。但我們應當知道，當時因為有丁賦和力役的關係，對於戶口的編查，比較認真。證以馬可氏所說的每家的家長須將一家男

女的名字寫起貼在門口，就可以知道。然一百六十萬家，至少當在三百萬人以上，這比羅馬全盛時，『羅馬城的居民曾經達到一百五十萬』（見拙譯萊姆斯社會經濟發展史一二四頁）的數目還要多一倍以上，又不能不令人懷疑。尤其是續文獻通考的戶口考明明記載元代『杭州路戶三十六萬八百五十口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見該書一三卷五頁），能予此項紀述以一種劈面的打擊。

可是在另一方面，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坊院條却說：『柳永詠錢塘詞云：「參差一萬人家，」此元豐以前語也。今中興行都已百餘年，其戶口蕃息近百萬餘家。城之南西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縣一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見棟宇十二種一卷一三頁）。這段話所描寫的杭州是十二世紀末或十三世紀初的杭州（因為宋神宗元豐元年正是一〇七八年），其戶口蕃息既『近百萬餘家』，則馬可波羅的話應當可靠，因為他所描寫的杭州是十三世紀末葉的杭州，中間經過數百年的人口蕃衍，當有此數。現在即退一步，承認兩者都有錯誤，而以續文獻通考戶口考所載為根據，當時杭州的

人口也當在一百萬以上，可以和古代世界帝國的首都媲美了。

至于元代人口的總數，馬可波羅沒有談及，據續文獻通考戶口考所載，至元二十七年（正當馬可氏起程回國的時候），「南北之戶總書于策者，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六、賑濟。馬可波羅是統治階級的代表，尤爲元世祖無條件的崇拜者和忠臣，所以他對於元代社會狀況的描寫，雖未必故意鋪張，但多限于光明的方面，上列各項表現得至爲明白。他即偶然寫到這種狀況的黑暗方面，也是從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說得冠冕堂皇的。他說世祖每年派遣使者到各處去考察，遇有災荒，即發積穀倉的穀米予以賑濟，並蠲免當年的賦稅；遇有畜牲的死亡，也對損失者加以補償。總之，「他的一切心思的確是注在怎樣幫助他所統治的人民的重要目標上」（見本書二卷二七章）。

桑巴特說：「中古時代尤其有兩種禍災喜歡攜手同行，即饑荒與瘟疫」（見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一冊二五四頁）。這在幾千年來的中國都是如此，元代也不是例外。元室諸

帝對於「水旱疫癘之振」視爲一項要政，這是事實。所謂「元史帝紀，歷代振恤，歲不勝書，極爲繁冗。」世祖于諸王部民，凡所以爲振恤者，無歲無之」（見續文獻通考三二卷九和十頁），就是一些明證。在生產力、技術和衛生設備不及現代的當時，這正是統治者一種賢明的政策。不過在自由地主階級主政之時，所謂賑濟，實惠多不及于貧民。至元二十五年，「尙書省言：近以江淮饑，命行省振之；吏與富民因結爲姦，多不及于貧者」（見同書同卷一一頁）。像這樣的事並非例外，而是一般的現象。

賑濟既是如此，賦稅的蠲免更不待言。關於這一點，當時已有人明白宣佈出來了。在世祖去世，威宗即位的一年，「江浙行省言：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則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貧民也」（見同書三三卷八頁）。

以上是就各省講的。也許有人要把這種情形歸咎于「天高皇帝遠。」我們再來看京師的情形罷。首先當聽馬可波羅說：「現在特說及大汗對於汗八琉城（按即北平）的貧

民慷慨的救濟。如有何種體面的家庭因遭遇不幸，由富裕而流于貧窮，或有何人因羸弱衰老，不能謀生，或不能獲得食物，他一經得到報告，即予以每年消費所必需的東西。『沒有一天過去，不由經常的官吏分配二萬桶米，粟和野粟的』（見本書二卷三一和三二章）。

這段話表見世祖的賑濟大都着眼於統治階級中『由富裕而流于貧窮』的人。證以至元『二十二年始行京師振糶之制。其法于京城南城設鋪各三所，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糧，減其市直以振糶之。凡白米每石減鈔五兩，粳米減鈔三兩，歲以爲常』（見續文獻通考三二卷一一頁）等語，當信而有徵。因爲在北方而以漕米爲糧食的人決不是真正的貧民，否則他們當食粟而不食米。並且這種振糶也是流弊很多的。所謂『京師振糶糧多爲強豪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見同書同卷一三頁）就是一個明證。

真正『周及貧民』的，恐怕只有每日『分配二萬桶米，粟和野粟』一舉。此外，還有所謂紅貼糧法，是成宗大德五年創辦的。『其法命有司籍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封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振糶之直，三分常減其一；與

振糶並行，每年撥米總二十萬四千九百餘石，開月不與焉』（見同書同卷一三頁）。現在姑以大口佔二成，小口佔一成計算，這二十萬石以上的糧食幾可分配七萬人。然這自然只是就長住京師的貧民講的，至于臨時外來的貧民，如武宗至大元年，「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于官」之類——還不在內。

我們從馬可波羅對於賑濟的描寫和中籍的參證，至少可以窺出兩個要點：一、賑濟的實惠多為統治階級本身所壟斷，很難普及于真正的貧民；二、貧民的人數非常之多。這正是當時社會的黑暗面，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是沒有完全明白表見出來的。元代的農工商業以及交通等等都超越前代，社會的財富正在發展，一般狀況本來要算是十分良好的；現在忽然呈出這樣一個淒慘的局面，大家也許覺得有些奇怪。其實「一方面財富的蓄積同時就是牠方面貧窮、勞苦、奴役、愚魯、殘暴和墮落的蓄積」（Das Kapital I. Band S. 583）不獨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如此，即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也是如此。這是階級制社會中一種應有的現象，絲毫不足為奇的。

七、結論。試將上面簡單敘述的和本書有關係的各章所描寫的參證一下，我們的心目中所浮現的元代社會狀況可總括如下：

一、農業蠶桑的發達，棉業的勃興；

二、製鹽業，綢緞業，製布業，以及其他手工業與工業的發達；

三、國內商業的興盛，城市的繁榮，對外貿易的發展，遠及于日本，南洋，印度，波斯，埃及，中部和西部亞細亞，和歐洲各國；

四、人口衆多，交通頻繁，路政發達，驛遞迅速；

五、紙幣制度超越前代，流通幾遍於全國；

六、財富的發達與貧窮的進展，互相輝映，顯出階級制社會的大矛盾。

我們對於馬可波羅遊記所描寫的元代社會狀況，加以有系統的敘述和必要的補充，即獲得一幅完全明瞭的圖形，由此可以增進牠對於中國讀者的興趣與價值。此外，牠所描寫而值得注意的，單就中國方面講，爲數尙多：如元室在新京城大都所建築的華麗官殿，世

祖出獵時所攜帶的能容萬人以上的大幕屋，長三百步闊八步的白河美麗石橋，杭州規模闊大的街道，橋梁，房屋及宮殿，是其中最著的。讀者由此可以窺見宋元時代的藝術等等。像這一類的事件以及本書關於外國各事的描寫，讀者可自行尋找其價值與意義，我們不能——也不必——一一列舉了。

馬可波羅遊記一書公佈後，其中含有無數新奇的事實，當時的歐洲人絕未看見或聽見過，羣視爲無稽之談與荒唐之言。梅斯菲德說：「亞細亞的地圖非至馬可波羅死後五十年，沒有依照他的發見改正過來，從這種事實可以判斷人們對於他是怎樣地不信任。」（見萬人叢書中的馬可波羅遊記序言十頁）。科姆諾夫也說：「在實際上，即在我們這個世紀，英國的學童也用『這是一個馬可波羅』一語去描寫一樁虛偽的事」（見本書序言）。這可以表見世人——從學者們至小孩子——對於他的心理了。可是後來有許多英法的學者替他的書大做其考證與註釋的工夫，藉此證明其真實可靠，於是馬可波羅遊記由一本而擴充爲優爾（Henry Yule）註釋的兩大本，再擴充而爲科爾底（Henri Cordier）的三大

本。這樣一來，註解比原文多出若干倍，喧賓奪主，繁瑣無比，除少數對地名人名之今釋較為有用外，其餘的最大部分適成爲本書的贅疣。凡讀本書的人對於此項註解很少願意過目的。因此，科姆諾夫所編訂的馬可波羅遊記「特將一切障礙的註釋和足以阻止這種紀述前進的材料，予以刪除」（引科氏語），恢復牠的原來面目。是書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初版，至一九三二年三月已經九版，我譯此書所用的英文本，就是科氏所編訂的第九版的本子。不過這種版本幾乎將一切註釋盡行刪除，也能使讀者——至少是中國的讀者——感覺不便。例如牠對於中國三四十個地名僅註出兩三個，其餘的都沒有顧到，我們現在如將那些地名譯出來，殊難確定牠們的今名。譯者因此參考萬人叢書中的馬可波羅遊記的註釋，將牠們的今名補入，並參證中國史籍，繙譯書中的人名（但史籍中對於元代的人名也是不一致的），對於所敘事實的錯誤處也略加說明。可是書中仍有好些中國地名一時無從考證，只好等將來有機會找出，再爲補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譯者序于上海。

序言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及其父親尼可羅 (Nicolo) 叔父馬飛阿 (Matteo) 于二十六年之長別離之後，才離開忽必烈汗 (Kublai Khan) 富麗堂皇的朝廷，回到自己的老家威尼斯 (Venice)。他們的衣衫粗野襤褸，不堪入目；所負包袱係東方布料製成，形狀奇異，而他們的黃銅色面孔尤顯出長途跋涉，不避風雨，異常辛苦與勞頓的神情。他們幾乎忘記了本國的語言。他們的舉止好像外國人，而語音及整個的形態都帶着韃靼人奇異的標誌。在這二十六年之中，威尼斯也頓改舊觀，所以這三位遊客很難尋找他們的舊宅。但終于達到家園，真正回家了。從波斯的荒野回家，從帕米爾的高原回家，從神祕的西藏回家，從忽必烈汗輝煌燦爛的朝廷回家，從中國，蒙古，緬甸，暹羅，蘇門答臘，爪哇回家；從亞當 (Adam) 墳墓之區的錫蘭回家，從神話與奇談之邦的印度回家。不過當這幾個遊客重啟自己的老家

之門時，威尼斯的狗却吠個不停。

波羅等久已被視為不在人世，他們的疎遠的親屬已入據其家宅，此時並拒絕這三個衣服破舊，形踪可疑的人入內。他們經過許多盤問，終於利用門已啓的一刹那間，挾着自己的包袱，闖進屋內。主人觀此怪狀，急召威尼斯各處的親屬和親戚來家，以明究竟。波羅等經過無數辯論後，才說服一般親屬，他們並沒有死去，也不是欺騙者。此項消息一經傳出，即引起很大的激動。

一二日之後，特張筵，凡屬親友，均被邀來會。這三個遊客穿上深紅色的緞袍，但在入席之前，又易以深紅色的花緞長袍，而最初穿的衣服却剪成小片，分給僕人。餐事未終，三遊客相偕離座，迄返，又各換一件深紅色的天鵝絨長袍，而以花緞長袍送給某些來客。餐畢，天鵝絨的袍子又脫去，而易以日常的衣服，並嚴格按照蒙古人的風俗，將絨袍同樣贈給貧客。

這種行動，大家極為詫異。但筵席既撤，旋令一切僕人退去，馬可波羅于是拿出他們在旅行途中所着的粗劣破爛的衣服。他們一齊動手，用快刀將衣縫和衣褶劃開，使大量的紅

寶石，紅玉，藍寶石，金剛石，翡翠，珍珠，和其他牠價值連城的寶石，紛紛下墜，滿佈桌子。衆賓客看見這些光耀奪目的寶物，大吃一驚，都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他們中間如尙有何人懷疑於這三個遊客只是偶似波羅等，至此完全沒有一點疑心了。大家對這三個紳士都深致敬意，並一致承認他們是波羅商人一家的人，無復可疑之點。當時正是一二九五年。

馬可波羅及其父親和叔父回國的故事傳自第一個編纂者刺穆柄奧(John Fapstet Ramusio)他在航行與遊歷集珍(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中說：『我在少年時，常從著名的馬爾匹羅(Messe Hasparo Malpiero)聽見這個故事，他是一個年紀很老的紳士，並且是一個廉潔慈善的元老院員，家於聖大馬利拿運河(Santa Maria)之上；……據說，他是從自己的父親，祖父和鄰近其他老人處聽來的。』

馬可波羅到中國去

馬可波羅于一二五四年出生于威尼斯。他的父親尼可羅和叔父馬飛阿都是商人在城市大議會中都有議席，並列名于威尼斯貴族之林。馬可還有一個叔父居于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和克里米亞 (Crimea) 經營商業。

波羅等的第一次東方大旅行開始于一二六〇年。尼可羅波羅及其兄弟馬飛阿最初往遊君士坦丁堡，再由此處出發，向克里米亞作商業的遠征。利潤的要求又驅策他們沿倭爾加 (Volga) 遠走北方，再折而東行，到布喀刺 (Bokhara)。他們現已在韃靼人的皇帝忽必烈大汗領域之內，並在此遇着一個欽差大臣，他正要向忽必烈汗的朝廷進發，特邀他們同往。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的小引中述及他的父親和叔父達到大汗的朝廷，大汗看見兩個紳士來自歐洲的遠方，甚為歡悅，並優禮有加。

皇帝對於兩商人所述本國情形和基督教，側耳傾聽，旋即決定派遣他們做欽差大臣回國聘問教皇，作為和平的使節，並要求派送一百個有教育的宣教師來中國，以便中土人士都得改奉基督教。推進這種計畫的動機不完全是宗教的；內幕中實具有一種狡計，當我們考察忽必烈汗的故事時，就會知道這一點。不過當波羅兩兄弟于一二六九年回到家鄉時，教皇克力門第四 (Clement IV)——他以英國哲學家培根 (Roger Bacon) 的恩主和

保護者知名于後代——已于前一年逝世，而他的繼承者還沒有選出。他們達到威尼斯時，尼可羅的妻也已經死去，但他的兒子馬可此時正是一個十五歲的個儻不羈的少年。

這兩個商人留在威尼斯至兩年之久，新教皇仍未選出，他們爲履行成約起見，遂決定回到忽必烈汗去，告以使命失敗的理由。對遠方能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毫無疑義地也促成他們回轉去；這一次旅行，却帶着馬可同行。

他們在亞克 (Acre) 取得列日 (Liège) 的副監督——他當時正陪同英國愛德華 (Edward) 從事十字軍之役——的書信，說明使命不能達到目的的原因。波羅等挾着此項文書，向東方作長途的旅行。但行程不遠，即有使者趕到，報告他們的朋友列日的副監督已被選爲教皇，要求他們回去重商一切。他們爲貫徹忽必烈汗的使命起見，再返亞克，不過新教皇格列高里第十 (Gregory X) 對於韃靼人的皇帝只能供給兩個多米尼加派的托鉢教士 (Dominican Friars)。一種從波蘭邊界到黃海，從西伯利亞的荒原到印度的廣大領域的精神命運，却委之于這兩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教士手中。兩個乞丐教士擔負整

個蒙古、中國、西藏、西伯利亞、土耳其斯坦、波斯和土耳其的責任！他們自己對於這種使命似乎不感多大的興趣，更不習于長途旅行的勞苦工作。馬上便喪失勇氣，在遠征的初步開始之前，即假裝患病，請求同行的威尼斯商人原諒，旋且找着機會，跑回家中了。

于是波羅三人獨自前進，鼓起勇氣，越過波斯險狀環生的荒原。馬可在此處患熱病，勞甚危急，當他們知道達到巴爾克（Balkh）——這是現在的北阿富汗斯坦——涼爽馥郁的氣候時，便算是旅行途中的一大樂事。他們在這裏逗留一整年，迨在波斯所得的熱病痊癒，即利用閒暇，學習各種土語。

他們從巴爾克登帕米爾高原，常認此為世界的頂點。歐洲完全不知道有是地，即帕米爾之名一直至馬可波羅的記載為止，也未之前聞；此處和遠東靠近喀什噶爾（Kashgar）及葉爾羌（Yarkand）的其他地方，在許多世紀中，幾乎完全站在我們的知識圈外。在實際上，有些部分至今仍不見于輿圖之上。

戈壁的荒野現在是站在這些威尼斯人和忽必烈汗之間。馬可波羅所述的各種困難。

恐怖以及住在戈壁邊界的各部落的奇怪迷信在六百年前，即被中國一個遊客獨立描寫過，注意這樁事，倒很有趣。

當他們行近元朝的首都時，因馬可波羅所描寫的組織完善的驛站制度，忽必烈皇帝即已聞知，特詔沿途的地方官吏妥為照料供奉，然當時至京師，計程仍有四十日。這兩個公使旅行三年半之後，終於回到朝廷，跪拜于皇帝之前。他們沒有請得一百學者同來，所挾與俱行的，只是新教皇的幾封書信，聖地的少許聖油和馬可。此時馬可年方二十一歲，正當一二七五年。

亞細亞的皇帝

忽必烈汗生于一二一六年，當少年馬可達到他的朝廷時，他正五十九歲。他的少年時代消磨于戎馬生涯之中，中年時代則聚精會神于野心的征伐計畫，迨侵襲中國，在一次圍攻中，喪失他的兄弟後，他就宣佈自己為皇帝。當時正四十四歲，改組軍隊後，再行侵略中國。同時他擇定一個城市組織朝廷，並為將來帝國的都城，即現今所謂北京。這只是馬可達到

前十年或十一年的事，而忽必烈朝廷的威儀顯赫已臻極頂。

蒙古人因衰敗的宋朝的傾覆，經過五十年的戰爭，變成東方的主人翁。決切的戰事出現于馬可波羅來到中國的一年之後。不過「中國是一個大海，凡向他流來的川河都會帶着鹽味。」在勝利完成之前，在忽必烈建立他的蒙古朝之前，衰落的象徵即顯然可見。人民的怨望和叛亂正在醞釀中；一種社會的搖動與不安已經歷歷在目。極盛時代的頂點還沒有達到，衰敗的氣象已經開始出現了。那東起海濱西至歐洲，北起北冰洋地帶，南至印度，緬甸，和暹羅的龐大領域，此時正一片一片跌落下來，同時偉大的莊嚴華麗的狀況正環繞着忽必烈的寶座，他的威力比世界上曾經見過的任何皇帝更大，仍在做開疆闢土的美夢。

但忽必烈怎樣變成如此廣大的領域的主人翁呢？我們當暫時回轉去，簡單追溯這個在某種危急時期，大有蹂躪全世界之勢的蒙古朝的起源。牠開始于忽必烈的祖父，此人生于一一六二年，係蒙古一個小部落的首領。主要的征服者是他，不是忽必烈。在成吉思汗（*Jenghiz Khan*）的事業告終之前，眼見自己的軍隊戰勝攻取，達到聶伯（*Dnieper*）河

畔。但他侵略歐洲之舉，並非出于預定的計畫，只是一種小小陰謀的結果。

成吉思汗在十三歲的少年時代即開始作戰，自他的父親死後，他變成蒙古族的首領。有幾個誓忠于蒙古人的韃靼族曾要求繼承大位。牠們說：『最深的泉有時枯竭，最堅的石有時破碎；我們爲什麼要依附你們呢？』但這個少年首領藉着自己母親的幫助，打敗牠們，因得宰制鄰近一切懷敵意的種族。在他感覺自己強固，或敵人十分軟弱，足以稱帝建國以前，年紀有四十四歲了。他于征服蒙古草原上最後的仇敵後，才注力于侵襲中國北部的韃靼人。因此發生幾次決切的戰爭。他進到中國的長城以內，在此立定基業，並分軍隊爲三大軍。

第一軍由他的三個兒子統率南下；第二軍由他的四個兄弟統率東進，同時他和幼子圖喇（Tule）率軍向東南方向前進。他們完全獲得勝利，形成一個極大的扇形的版圖。成吉思汗志得意滿，不復有所希求；他寫信給諷罕、默德君主說：『茲特遣使馳賀；我知道你的威力和你的國土的廣大，並視你爲我的最親愛的兒子。就我一方面講，你必定知道我已征

服中國及其北部的一切土耳其民族；你知道我的國家是戰士的倉庫，是金銀的礦山，我無求于其牠國家了。我以為鼓勵我們百姓間的商業，正是同受利益的事。」這種提議對方本好好地接受了，不過一樁不幸的偶然事件竟跟着出現。第一次商業的使者為一個無知的督撫所襲擊，並處以死刑。成吉斯汗復遣使前往，要求交出犯罪的督撫，但謨罕默德將首席使者斬首，將其餘的使者割去鬚鬚，送轉給成吉斯汗，作為回敬。這種侮辱的結果，就是戰爭的出現。

成吉斯汗再將軍隊又分為三大軍，他和他的最幼的兒子圖喇——即忽必烈的父親——親自出征。軍隊橫渡亞洲大陸，越過西藏山嶺的障礙物……塔什干（Tashkent）投降，布喀刺陷落，他又組織兩個飛行大隊去追逐謨罕默德，並從四方八面加以圍困。於是屠殺開始了；城市被搶劫焚燒，而居民也成羣地被殺戮。成吉斯汗所控制的一種戰爭編制在世界史上，實無前例。離家幾千哩的戰士八萬人圍攻赫拉特（Herat）城至六個月之久。此城終于被武力攻下，全城一百五十萬以上的人口被成吉斯汗的兵士屠殺殆盡了。這種報復算是

完全徹底，成吉斯汗很滿意地回到蒙古去了。

但同時那兩個飛行大隊却驅逐了土耳其的奧托曼族（Ottoman）入歐洲，並獲得許多力量，使一切敵人望風披靡。「可怕的土耳其人」在歐洲的出現，可以說是這次韃靼侵略的結果，爲一種不謹慎的詭謀行動所促成。蒙古人于一二二二年進至佐治亞（Georgia），當着這個時候，俄羅斯人也犯了同一錯誤，將蒙古兵營的幾個使者殺死了。蒙古人對於此事回答道：「我們未曾傷害你們，但你們既願意戰爭，我們就會和你們見一個高低。」此等侵略者遂橫掃俄國，這一次並進至大保加利亞（Great Bulgaria），搶劫蹂躪，唯力是視。因此成吉斯汗的帝國達到波蘭的邊界。

十年以後，又有第二次侵略歐洲的事，不過成吉斯汗此時已死，由他的兒子繼位爲皇帝。教皇英諾森第四（Innocent IV）對於這種咄咄逼人的遊牧人羣，大感不安，努力勸誘歐洲一切民族共起禦侮，並拯救基督教的名義，使得免于滅亡。奧大利及克倫地亞（Carnithia）兩公國的君主和波希米亞王集合他們微薄的力量，冀阻止這種侵略。倘若不是蒙

古人的皇帝——成吉思汗的兒子——驃崩，則他們對於此等軍隊當如摧枯拉朽，一掃無餘。蒙古的軍隊退出匈牙利，波蘭和基輔（Кіев），紮營于聶伯河的東岸，以聽東方的後命。歐洲于是被拯救了。

教皇覺得這種勝利完全是他的勝利，遂遣派幾個乞丐教士到蒙古人處作使者，要求他們受洗禮，做基督教徒。成吉思汗的孫子對於此等要求的一種回答道：『你們的許多信忠告我們應當受洗為基督教徒；今特簡單回覆你們，我們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們是基督教徒，而蔑視他人；但你們怎樣知道上帝要眷寵何人。我們崇拜上帝，並仰仗他的威力，將征服自東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們不是為上帝佑護的人，又何能如此？』

幾年之後，三個多米尼加派的乞丐教士又自稱為教皇的使者，進至蒙古的領域，得親見一個王公。這三個人很不謹慎地要求蒙古人懺悔他們過去的惡行，特別是懺悔他們殺害基督教徒所犯的罪惡，並承認不再擾害上帝的人民。

至一二五三年，乞丐教士魯布洛歧（William de Rubroquis）又以教皇使者的資格，遊歷東方，要使東方的皇帝及其全體人民改奉基督教。他被一省的王公送至另一省的王公，終久得到一種答覆如下：『蠢子說只有一神，哲人說有許多神。』當時統治這個國家的是曼谷汗（Mangu Khan），係成吉思汗之孫即忽必烈的長兄。魯布洛歧原來自法蘭西，看見蒙古人詢問該國的財富情形，遂相信他們是在作侵略全歐之想。曼谷死于一二五九年，由他的兄弟忽必烈繼位。忽必烈被認為蒙古朝的創造者，因為他對於宋朝的敗滅，給予以最終的打擊。不過他的覆亡也已在進展中。北方野蠻部落的蠢動，他的南方軍隊的背叛，被征服的各族的怨恨，最後又加以侵略日本時在海上的失敗……這一切都有助於一種大不安寧的局面。這些象徵，他明白認識了，並講求克服的步驟。他以為這可藉教育去加以防止，並且在學術的忍耐步驟中一定有和平跟着出現。

當兩個紳士式的商人來自威尼斯時，忽必烈得到一種很好的印象，遂藉口于抱有基督教熱忱，要求教皇派遣一百名學者前來。他的心的深處另蓄別種計畫，這是沒有疑義

的。但不管忽必烈汗的動機怎樣陰狠，教皇失去這樣一個好機會，殊令人無從原諒；這即使不是一種德行的機會，也是一種智慧的機會。倘若他所派遣的還不是一百人，而是一千人，在如此廣大的領土中也一定很少印象。一種新宗教也許要由此產生出來；因為中國既已改變了佛教的形態，也許要毀壞基督教的面目。

此事對於教皇雖很少安慰，或沒有安慰，然其效力所及一定十分遠大。即使基督教在中國是敗壞了，但一定不會降至聶斯托利派（Nestorians）基督教徒信仰的水平線上，此等教徒係于五世紀被逐出敘利亞（Syria），常在中國各處與馬可波羅相值。派遣學者的利益也許至為宏大。一千個，甚至于一百個受教育的人于此時寄居中國，並於各個時期中回到歐洲，一定已經改變了人類事業的軌道。歐洲當時正從一種長久而野蠻的睡眠中醒過來，而中國在許多區域已有文化的培養。馬可波羅的來到是為交換商品，而一百有教養的人一定回去交換觀念。這是觀念的交換，更有益于人類。

忽必烈汗的擊鼓

當馬可波羅來到時，中國的文明是什麼？他在什麼方地超過歐洲的文明呢？在這個方向作第一次考察的是魯布洛歧，他曾以教皇使者的資格，先馬可波羅而來訪問。他在一種印象記中說道：『另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中的特徵。在歐洲常見的爭鬧，相打，格鬥和流血的事，這裏却看不見，即在酩酊大醉之中，也不發生此現象。忠厚是到處可見的特質；他們的車子和其他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並沒有人來偷竊；他們的畜牲如果走失了，大家幫着尋找，很快地即物歸原主。糧食雖常見缺乏，然他們對於救濟貧民，却十分慷慨。』忍耐的精神，幾乎在馬可波羅記載的每一頁中都可以看得出來。猶太人和基督教徒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他們的教堂都豁免稅捐。

在馬可波羅達到之前，有兩種著名的工程奇蹟已經完成了。一為萬里長城；一為運河。運河的工程有六百哩，是忽必烈汗接造的。這條運河從北京達到廣東，是人工造成的水道。其中最長的河道，「譯者按，運河南起浙江杭縣，北至天津縣，此處所說實誤。」驛使制度的陸路交通極為發達，馬可波羅也描寫得十分詳細。

中國的各種藝術也已經成熟了。繪畫，鑄刻，鐫銅，彫刻，製磁器，和建築術都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文學也大爲人所敬仰。製紙的發明遠在紀元一〇五年的時候，用木板印書也在九三二年。五十年後，包含一千部門的大百科全書在皇帝親身監督之下，命令付刊了。馬可波羅已能發見關於政治經濟，哲學，宗教，軍事，農業，繪畫，音樂和其他藝術的書籍流行于世。燒料塊形態的活體字于一〇四三年那樣早的時期，首先出現于中國，馬可波羅稱奇不置的紙幣通行于這個國家的許多部分。

機械的設計也不缺乏。水時計建立在橋上，天文儀器時常應用，金屬和煤炭採自礦山，而鹽則製自鹹水。

一個容易感受印象的二十一歲少年馬可波羅所寄居的地方，就是這個奇異的世界。他寄居未久，即學習這裏的各種語言文字，忽必烈汗待他十分和善，看見他聰明敏捷，馬上開始委以公家的使命。中國的典籍紀有一姓波羅的人于一二七七年被命任爲欽差，隸于帝國會議。

馬可波羅在奉使于國內各遼遠地方之前，即已察覺皇帝常爲各欽差乾燥無味的報告所苦，最喜歡聽遠方人民的風俗習慣，和奇形異狀。波羅旌卽養成一種習慣，對於能使忽必烈汗發生愉快和興趣的奇異事實，輒記在小書中。回朝後，便將這些事實說給皇帝聽。

馬可似乎足竭智盡能，以求取悅于皇帝，也畢竟得到寵倖。有一個時候，他被任爲揚州城的行政大員，在各時期中還任過其他重要職務。在某次戰爭中，波羅諸人用木料製成一種大砲，可以投三百磅石子于敵人的行列中，予皇帝以一種幫助。在另一個時候，馬可因揭破一個奸險的寵臣的真相而聲名大震。

皇帝遊獵那種迷魂奪目的描寫，非親歷其境的人是不能辦到的。只有一個素有訓練的觀察家曾經陪伴大汗並十分接近大汗，才能夠作成這幾章中大批詳細的紀錄。我們在這些篇幅中得知那些受命的官吏跟在狩獵的後面，于形勝之處組織一個總辦事處，形成一種巧妙的收集失得制度，不使野有遺物。馬可波羅說：『在另一方面，如有何人發見一種失物而不送交職司保管的人，那他就被當作賊懲辦……這種規條甚有效力，因此沒有何

種物件終於會失落的。』

忽烈汗怎樣進到戰場的尖刻描寫中的詳細情形，也非親身參加的人不能道出。此等描寫構成中世紀亞細亞一個皇帝的軍事機關最完備的紀錄。試一讀他對於皇帝打大鼓所說的話罷：『當戰陣一經排好，依照韃靼人的習慣，在作戰之前，各種各樣的管樂器一齊吹起來，繼以唱歌，要到敲鑼鉞與擊鼓，才開始作戰，唱歌，敲鑼鉞，擊鼓，都非常厲害，令人聽了，驚奇不置。這種信號由大汗的命令首先向左右兩翼發出，他的大鼓開始搥擊。于是一種猛烈的流血戰爭揭幕了。』

波羅諸人在帝廷中甚為得意。馬可述及他所到過的許多地方，和他所研究的某些事物。他們留在中國至二十年之久。當他們達到時，皇帝已是中年人，此時却老態龍鍾了。他們恐怕皇帝一旦不起，自己也許陷入他的仇敵的手中，危及生命，遂乞歸故里。但忽烈此時依戀這三個威尼斯人，已成習慣，不允其請。

然像馬可波羅在他的書的小引中所說的一樣，當波斯汗——係忽烈的姪孫——喪失

愛妻，希求再娶蒙古女子爲妻時，波羅等的機會便來了。他們因陸路旅行，最爲危險，而自己又是航海的老手，遂向忽必烈建議，準他們領導船舶，護送新娘及波斯的來使前往該處。皇帝雖加允許，但心殊怏怏不樂。在他的指揮之下，準備行裝，極爲隆寵，於是與這些威尼斯人作別，同時並命他們代向法蘭西，西班牙，和英吉利的基督教君主及教皇致友誼的慰問之意。

波羅等將自己所有的財物換成寶石和其他貴重物品，使便於攜帶，並藏在自己的衣服裏面，開始作危險的長途航行，經過南方各海，停泊於蘇門答臘，爪哇，錫蘭諸島，並沿印度海岸而行。費去兩年多工夫才達到波斯，可惜汗已死，新娘卽嫁給他的兒子。波羅諸人於下一年中回到家鄉；不過在他們達到威尼斯之前，本來可以發令搥擊東方大戰鼓的忽必烈汗已經物化，他們還沒有知道。

遊記草成的經過

自這幾個遊客回到威尼斯老家後，關於馬可波羅的生存很少實在的紀錄，不過曾經

留下的紀錄似乎是十分確切可靠。

波羅等既是商人，馬上又復理舊業，毫無疑義地是從遠東帶來的某些商品着手。在威尼斯的商人和熱那亞（Genoa）及比薩（Pisa）的商人之間有很大的競爭。意大利這種獨立的團體間商業的妬忌旋即發展為憎惡與忿恨。許多年以前，威尼斯對於克魯君士坦丁堡曾佔一個重要位置，並且因此冒險而獲得一種有價值的商業。熱那亞人看見這種興盛的商業有些眼紅，他們在亞克和敘利亞本來很佔勢力，此時正發展一種艦隊，在幾個方面，封鎖了他們仇敵的商業。當一、二、九八年的上半年，因襲取行駛希臘水道的三艘熱那亞船的結果，威尼斯與熱那亞間的戰爭便不能倖免了。我們在這一次衝突的紀錄中發見馬可波羅的姓名，他充當一艘兵船的『紳士司令』（Gentleman-Commander）。

當時的兵船是由富裕的商家裝置並維持的，用意在於保護他們的港灣和商船，免受海盜與兇惡的競敵的侵害。據記載所示，波羅一家有一個時期在威尼斯的艦隊中曾建造並維持這樣一艘戰船，不過馬可波羅此時不見得就是這艘特別的船的司令。這種船係木料

製成，船幅甚狹，每邊大概有槳一百條。船員約二百五十人，包括四、五十個持機械弩的兵士，兩個木匠，兩個釘尖鐵釘匠，兩個侍役，一個廚子，和船長及其軍校，舵工等參謀部在內。每艘船上有一個『紳士司令』，當必要時，隨時在甲板上受船長的承商。他居於一種顧問的地位，並與船長同負責任。

一種兵船隊常由六十艘或六十艘以上的船舶組成，受一個水師提督和兩個助手的統御。除掉上面所說的船員外，還要增加一些人員，如內科醫生，外科醫生，製造弓矢匠，軍器匠，製橫木匠，紳士會議，軍需官，最後——但並非不重要的——有二十或二十以上音樂師盡力吹打，發生宏大的聲音，引起船員的熱血沸騰，使之拚命作戰。

威尼斯的兵船隊，高舉有色旗幟，飄揚空中，挾着百數的槳葉，聲勢赫濯，於一二九八年九月七日與熱那亞人相值，時在馬可波羅從遠東回國的三年之後。威尼斯整個的兵船隊在這次戰爭中被擄。馬可波羅及其同國人七千名都變成俘虜。依照當時的習慣，敗北的船上鮮豔的旗幟要扯下來投入水中，而兵船自身拖回海港。威尼斯兵船隊的司令不堪戰敗

的屈辱，即以頭觸堯而死。

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毫無疑義地會企圖用贖罪金或某種交換形式贖回這個俘虜。在事實上，有些威尼斯人會由這種方法獲得自由，但熱那亞人因某種理由，不肯釋放馬可波羅。

在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的三年之中，人們曾多次叫他陳述他的遊歷中的故事，和沒有聽見說過的地方的奇聞異蹟。凡聽講的人似乎認為都是不可相信的事。馬可波羅所說的地域的遼遠和數目的巨大，引起人民替他的家宅取一個渾名，叫做「百萬朝廷。」馬可自己在當時的紀載中也常稱為「百萬馬可波羅。」

的確沒有紀錄證明，他的同輩中有一個人真正相信他所述的故事。但此時身羈囹圄，他的機會就來了。他遣人取出從前為忽必烈汗而作的記事冊來，藉一個叫做拉斯提新（Rusticien）的書記——他也是一個俘虜，原籍比薩——的幫助，將他的遊歷的經過敘述出來，寫在羊皮紙上。

這種工作的進行，十分迅速，大概在幾個月之內就完成了，因為一年還沒有過完，威尼斯與熱那亞即簽訂一種停戰契約，馬可波羅恢復自由，回到家中來了。

馬可波羅於此時娶一婦人，叫做多拿達（Dona），生下三個女兒。她們的名字為潘提拿（Pantina），柏拉拉（Bellala）和摩勒達（Moreta）。當他仍舊從事商業的時候，繼續享有旅行家的名譽，因為我們知道他從中國回來後十二年，即一三〇七年，曾將他的遊記送一部給一個法國貴族。此事記在馬可波羅的一個稿本的註釋中，現仍藏在巴黎圖書館（Paris Library）。註中說明此書自馬可波羅處得來，「他是一個很有體面的人，性情高尚，曾遊歷許多國土，他願將自己親見親聞的事實，傳播於世界……」馬可波羅贈送此書，並因其將帶往法國，表示欣幸。

馬可波羅從東方帶回的貴重商品，為數一定很多，因為他回來十六年之後，手中仍有此物。有一點來自西藏的麝香曾交給一個代辦商人出賣，終于因這種紅褐色粉的六分之一盎司沒有歸還，以及已經賣去的半磅未曾付值，而涉訟公庭。法官認馬可波羅的理由止

當，令那代辦商人償還原價，否則當加以監禁。

最後的一種文書是一種遺囑的形態，現藏在聖馬可圖書館（St. Mark's Library）日期爲一三二四年，馬可波羅當時正七十歲，疾病叢生，日見衰弱，於是請來一個教士和一個公證律師，對於他的財產的處分，給予詳細的指示。遺囑上委托他的妻子和三個女兒——兩個當時已經出嫁——爲他的財產保管人。

他的朋友們于他臨終的時候，要求他爲謀靈魂的和平起見，取消他的書中一些似乎不可信的說法，但他對此請求的唯一答覆是：「我未曾說出自己親眼看見的事物的一半。」他葬在聖羅稜索角（San Lorenzo）教堂。

『這是一個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去世不久，即有一個可笑的人出現于威尼斯的每一次嘉年華會中。這個浪徒穿得和小丑一樣，自命爲百萬的馬可。他的把戲就在對任何事物誇大其詞，並輔以手勢，而他的唯一目的是取悅羣衆。他在這一點上是很有成就的。同時有些替馬可波羅抄書的

書記表示這種文件極有趣味，但不能保證牠的真實。要破除這種普遍的強固成見，須歷好幾百年。哥倫布（Columbus）發見美洲，是在兩世紀以後，但從開闢一個新世界而來的奇蹟，不足以影響這種已經成立的意見。在實際上即在我們這個世紀，英國的學堂也用「這是一個馬可波羅」一語去描寫一椿虛偽的事。

凡曾經成立的一種成見，予以維持似乎比加以毀滅要容易些。時常有人提出證據來，要推翻馬可波羅所陳述的某些事件。有一個名馬革蘭斯（Magallans）的宣教師，也是一個有才能的中國文學者，于二百年前從東方回來，否認中國曾用過紙幣。幸而明朝的一些紙幣曾妥為保存，至今仍在。在中國發見某些黑石頭，可以打碎當柴燒，要歐洲人相信這一點，本來很難，但我們現在知道這不過是煤炭罷了。馬可波羅描寫印度堅果和人頭一樣大，也是真的。我們現在知道這就是椰子。我們的遊歷家所描寫的帕米爾大縣羊，後來按照他的名字，稱為阿衛斯波里羊（Ovis Poli），直至最近才徵實此羊的存在。本書所含的真實紀錄還可以開一大批出來，然有一個時候，却認為不可信。這種遊記要取得中世紀亞細亞

實錄的地位，須經過多少年歲啊。

馬可波羅是跨過亞細亞全大陸，並按照國家和省份連續的次序而舉其名稱的第一個旅行家。然因他的遊記前此爲人所排斥，故此項著作對於世界的地理概念很少影響，或沒有影響。當時製圖的人並不按照馬可波羅書中細心的描寫，在製圖上予以許多的修改。甚至於在美洲發見以後，畫出中國對其他地方關係的企圖仍是最爲薄弱。在另一方面，前一世紀的探險家已經能夠追跡馬可波羅的足跡而跨過這個大陸的龐大地帶，並依照他的書中所描寫的道路進行。在大多數的場所，馬可波羅大約紀下的距離，被近來以測盡地圖爲目的而旅行此等地方的探險家證明爲十分正確。

馬可波羅在六百年前經過的許多地方，近年復有歐洲的探險家重行經過。在我們這個時代，赫丁 (Sven Hedin)，斯泰因 (Sir Aurel Stein)，陸軍大佐優爾拍利阿特 (Paul Pelliot)，博士陸軍大佐科斯洛夫 (Koslov)，陸軍少佐賽克斯 (Sykes)，都會按照這個威尼旅行家的首先記下的遊歷指南，作廣大區域的旅行。

此事很足以造成馬可波羅的名譽，然還可加入更多的事蹟。他是紀錄波斯危險荒原的第一個旅行家，也是巡視和闡產碧玉的河流的第一人，自此以後，我們的種族中只有一人前往該處，即赫丁·馬可波羅又是正確描寫中國，西藏，緬甸，暹羅，錫蘭，印度以及他所見所聞的其他百數處地方的生活的第一個旅行家。他對於西伯利亞的黑暗地，贊稜巴（Zangbar），及其黑人種，白象牙，和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吃人肉的蘇門答臘這一切地方人物的存在，給予我們第一種指示。他指出北至北冰洋有白熊，犬拖雪車，馴鹿，他又指出並紀下南方有印度的酷熱，及其金剛石礦，真珠河床，和奇怪的神話。他描寫忽必烈汗輝煌燦爛的宮廷，以及險將征服全世界的蒙古軍的組織；他又描寫奇異的小鳥和本國所不知道的動物，以及金屋頂的廟宇，奇怪的風俗，異樣的景緻，歷史的與寓言的小說，和其他許多事物。沒有一部書所包含的奇異事件的寶庫會較此更為豐富。

本版的計畫

馬可波羅在印刷術發達的許多年前，向在熱那亞的同伴囚徒口述自己的遊歷經過。

所有卷冊都出自手抄，往往有詞句不同之處，甚至有更嚴重的改變。馬可波羅的書約有八十五個手抄本保存在各處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中。沒有兩種本子是完全相同的。有些是意大利文本，有些是拉丁文本，有些是法文本。

馬可波羅的第一個編纂者刺穆栖與所刊的本子，是紀錄中最早的印版之一。這種版本刊佈于一五五九年。馬茲登 (Marsden) 的典型英文版本係譯自這個意大利文的譯本，于一八一八年出版。來特 (Thomas Wright) 于一八五四年替蓬斯圖書 (Pons's Library) 預備一種版本。馬茲登的譯文被用作這個版本的本文，不過另加入幾章，並縮短原有的註釋。這個版本後來又刊入人人圖書 (Everyman's Library) 中，是現今英文讀者中最知名的一本。

法國地理學社 (The French Geographical Society) 于一八二四年印出馬可波羅一個最重要的本子。這是根據一種用古法文作成的手抄本，經過著名學者的討論，現在被認為最近于真實的本子。馬可波羅甚至於用當時商人所習用的俗語法文口述故事，這是

很可能的。這個本子後來又由法國一個最有能力的學者坡退（M. Pauthier）校訂過，于一八六五年在法國出版。

英國著名的學者優爾所採用的，就是這個法文版本。他在用英文繙譯這部書之前，曾親自考查馬可波羅原來的大批手抄本，覺得這個法文本雖有缺陷和粗率處，却是一個最正確的本子。

優爾曾居印度若干年，對於東方著成許多有價值的書籍，復于一八六三年開始搜集中世紀遊歷家的作品。一八六六年刊佈契丹及前去的道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異年回到倫敦，開始對馬可波羅遊記作有系統的研究。他的餘生中大部分的光陰，很熱烈地花在這種工作上面。他用那個粗俗法文的本子做基礎，再從每個可用的來源中作成淵博的註釋，加入其中。一八七一年此書已經編成付印，共兩卷。他于一八七五年刊行一個新版，這是經過修改，校訂並增補的。他對於這種工作仍舊孜孜不息，另一種增補版正在進行，他于一八八九年死去了。完成此作的任務委諸法國一個著名的學者科爾底，科氏

對於一九〇二年出版的現行本，也有許多有價值的貢獻。倘若沒有優爾許多年的熱忱與勞苦的努力，從事搜求，則任何現行的版本一定是內容貧乏的。

科爾底繼續搜集材料，於一九二〇年對優爾最後的版本增加一種附錄，構成第三卷，包含新近探險，搜求和發見的結果。

自一八一八年馬茲登的典型的馬可波羅書出版後，一切版本都注重註釋，藉以證實這個遊歷家的觀察——考查，旅行，中世紀的歷史材料，地理上的觀察，和探險的結果。沒有一個版本的出現，把這全部著作當做一種典型的遊歷紀述，而注重馬可波羅的完備的本子。

現行版的傾向却轉到這一方面。編者為使讀者得在一種儘可能的正確方式中讀到馬可波羅整個奇偉的遊歷紀述起見，特將一切障礙的註釋和足以阻止這種紀述前進的材料，予以刪除。有許多問題湧現出來，其中最嚴重的是譯文的選擇。優爾的譯文雖最正確，但用語粗野，在另一方面，馬茲登的英文譯文體裁華麗，已經變成典型文字，但充滿了錯誤。

改正錯誤比修飾法文譯本，似乎要簡單些。這個本子不僅和優爾的版本細心對比改正過，即過長的句子也整理過，古代的用字和語法一律除去而代以意思相等的字句，目的就在使人們容易讀懂馬可波羅的書。不過本文有時似乎需要一種短註釋，特行補入。馬可波羅時代所用的舊名稱，一仍其舊，但在可能的時候，偶然也用近世的名稱插入原名之後，例如汗八琉〔北京〕(Kambalu [Peking])是。此外，法文譯本中所發見的遺落的段節和一整章特為加入，使現行版本儘可能地完備起來。

試略加考察，即發見本版的章數與馬茲登所用的完全不同。許多過長的章各分成幾個短章。此舉由于使章數與優爾所用的法文譯本相符。有了這種編排，如願意參考某章中優爾有名的註釋，直向那三大卷中相當的地位一查即得。

馬可波羅的為人

我們已經說過旅行家的馬可波羅，也已經在許多狀況中看見他，但他的全部紀錄不是說他個人的事件。他是一個怎樣形態的人？他的性質怎樣？

我們第一知道馬可波羅是一個出生于商人家庭的商人和他的父親及叔父旅行到中國。所以時常聽見他說及商業，貨幣，危險，和利潤，原不必驚異的。他的眼光是在這些方面訓練出來去鑑定一切的，並且這種形態的觀察的例子充滿了全都紀述中。但馬可波羅對於自然也另具慧眼。

他在旅行的第一個階段中，對於鳥雀有二十種重要的考證。全書對於動物，樹木和各種形態的植物，有許多詳細的描寫。他也說及各種果子和種子。此等觀察的敏銳使我們對於他的愛好自然，不能懷疑。即就他帶回家的財寶看來，也信而有徵。他在一個地方說及從一頭野犛牛獲得一些毛帶回家；在另一地方又說及帶回一隻麝的頭足；此外還有蘇木的種子，西米樹（Sago Tree）的木髓製的餅子。他對於這些東西發生興趣，然這一切不是關於生活其他方面，而是關於自然的。他沒有說及帶回曾在中國所見的通用紙幣的樣本，也沒有說及帶回曾經講過的任何藝術品。

他在書中沒有用確切的名詞說及萬里長城，也沒有說及茶和女人的小脚，但却不錯

過機會，去描寫某幾種鳥尾毛的長度，或大汗的隼腳上的銀圈。

我們在許多局面中發見他是直爽，勇敢，幹練，並渴望投入生活的潮流中。他的言詞並不風雅，只是涉及與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實事。他沒有詩人的想像或幻想，在這個不幸的方面，他和一切時代的普通商人一樣。

然他對於忽必烈汗十分忠實，一提及這個皇帝及其宮廷的富麗堂皇，輒眉飛色舞。當他描寫每年挑選少女數百人送往汗的後宮時，沒有一個字的抗議，但說及韃靼人的漂流生活，便以為看見丈夫對自己妻子的忠實，殊可欽慕。

馬可波羅對於那些使用無禮的言詞的人，表示一種幾乎過于拘謹的厭惡之心，說及賭博，即視為另一種欺騙的形態。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總是正正經經的，沒有絲毫詼諧的脾氣。沒有何物似乎足以擾亂他的均衡；最大的奇異或最可笑的風俗總是在一種平淡切實的形態中描寫出來的。

還有一點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個旅行家必定具有一種機械的嗜好。馬可波羅及其父

親，叔父曾替忽必烈汗製造一種大砲，還有許多地方對於物件的構造，記載得十分細心。不過馬可波羅的商人本色是活現於整個的紀述中；他的愛好自然居第二位，遊戲的熱忱居第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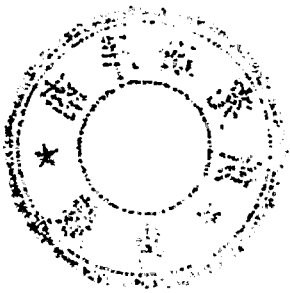
然忽必烈汗並不是馬可波羅叫我們相信的那樣的好皇帝。他對於賈濟十分慷慨，這是真的，不過據中國人的紀載所述，他爲人民所恨，純用武力維持皇位。他是一個狡猾的陰謀家，慣用奸謀詭計應付一切。凡可以推進他的計畫的手段，不管怎樣惡劣，都是好的。

當宋朝一個將軍爲忽必烈汗所執，投入獄中時，他作歌道：「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黑。……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譖巧，陰陽不能賊；願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這歌正作于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汗的朝廷之日。但我們現在回到熱那亞和威尼斯的戰爭來罷，馬可波羅是因威尼斯艦隊戰敗的結果，身陷于熱那亞的牢獄中。他十分感覺羈囚的痛苦，甚望再作一次旅行。他也感覺獄中的黑暗潮濕。他沒有詩歌的天才，也沒有作歌

的熱情。不過他有真實的故事可資談助。他有遠方的奇聞異事足供紀載。他的紀事冊即在身旁，他的同伴的囚徒隨時可做書記。他再述以前的故事，這個書記即紀錄下來而一切遊記文學中無匹的紀述現在開始了。

科姆諾夫 (X'annet Komroff)



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述

李季

小引

皇帝，國王，公侯，伯，騎士和其他一切人民，如果想要知道世界人種的差異，和東方各國，省及一切地方的不同，可一讀此書；凡人民，特別是亞美尼亞（Armenia），波斯，印度和韃靼的人民，其最大的和最奇異的特點，都分別紀載于馬可波羅這部書中。波羅係威尼斯一個聰明而有學識的市民，曾在書中明白說出何者爲他所親見，何者爲他所親聞。因爲此書是一部真實的紀錄。

大家必須知道，自上帝創造亞當（Adam）以來，一直到現在，無論是異教徒，薩拉森人（Saracens），基督教徒，無論屬何族類，居何時代，從沒有人看見過或考察過馬可波羅這裏

小引



所述的如此多並如此偉大的事物。凡他所見所聞的事物都在他的腦袋中，祕而未宣，但爲一般不能親身考察的人的利益計，特在本書中公佈出來，至于他自己是一二九八年被囚于熱那亞的獄中，因口述往事，令獄中同伴比薩人羅斯替濟洛（Rustichino）先生紀錄出來；【註一】並分成三部分。

【註一】熱那亞和威尼斯于一二九九年七月簽訂一種休戰條約，馬可波羅及其書記羅斯替濟洛

無疑義地是獲釋放了。（參看傑爾的大著馬可波羅的緒論。）

第一章 波羅兄弟離君士坦丁堡遊歷世界

讀者應當知道，當鮑爾文第二（Baldwin II）爲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時，【註二】有一個代表威尼斯共和國政府總裁的長官居于該處，而前面所說的馬可的父親尼可羅馬可及其叔父馬飛阿，都是有體面的聞人，于一二六〇年乘滿裝各色商品的自備商船一艘，安然達到君士坦丁堡。他們對於前進的問題經過深刻的考慮後，決定航行攸克辛（Euxino），或黑海（Black Sea），因爲此行大概能夠增殖他們的商業資本。他們挾着這個目的，購買許多

美麗貴重珠寶，離開君士坦丁堡，航海達到一個叫做索爾得亞（Saldain）的港口，登陸騎行多日，至韃靼人西方有力的君長巴爾卡（Balga）按即伯忽汗的朝廷，這位君長居于波爾加拉（Bolgara）和薩刺（Sara）兩城市，以韃靼人種中最自由最文明的王公之一見稱于當時。他對於這兩個遊客的來到，甚為歡喜，特以殊禮相待。他們為答此優禮起見，將自己所帶的珠寶呈列于他的面前，及發覺他甚愛珠寶之美，即舉以相贈。他看見這兩兄弟的行為如此慷慨，大為驚訝而讚美；但雅不願他們的慷慨超出自己之上，不獨對於所有珠寶以加倍的價值相償，並另贈幾種豐富的禮物。

【註】鮑爾文第二的登極時期從一二三七年起，至一二六一年止。

波羅兄弟在這個君長的領域內寄居一年，極想回鄉，但他和另一統治東方韃靼人的君長名阿闊（Ala）按即旭烈兀汗的，突然發生戰爭，阻礙此行。雙方的軍隊經過兇猛的血戰後，阿闊獲得勝利，結果使旅行困難，以致波羅兄弟不能從原路回去；有人向他們獻議沿巴爾卡的領土邊界，向東方走一條不常走的路，是達到君士坦丁堡的唯一可通的道路。

他們因此向西方韃靼人王國內一個叫做奧卡卡(Oukaka)的城市出發。離開這裏，更向前進，渡過底格里斯河(Tigris[倭爾加Volga])——為伊甸樂園(Paradise)四河流之一——來到一個荒原，其距離為十七日的路程，內中既沒有城市，堡寨，又沒有堅實的建築物，只有住在平原天幕中的韃靼人及其畜羣。他們經過此地帶後，終於達到一個建築堅固的城市，叫做布喀刺，這是同一名稱的省分的一城，在波斯領域之內，為此王國中最名貴的城市，受一個名八刺(Mark)的君主的統治。他們因不能再前進，遂留居此城至三年之久。

當波羅兄弟寄居布喀刺時，有一名望素著和才能優越的人出現于此。他是由前面所說的阿開派為使臣，去覲見忽必烈大汗，〔註三〕大汗係一切韃靼人的共主，其京都位于亞洲的極端，在東與東北的一隅。這個使臣以前從沒有機會——雖有如此志願——看見任何意大利人，此時得與波羅兄弟相遇並接談——因為他們對於韃靼的語言已經學習得頗為純熟——至為高興；經過幾天的交接後，覺得他們的態度很好，遂提議帶他們同去見大汗，大汗從前也同樣沒有看過意國任何人，此時見他們來朝，一定歡悅，並向他們保證，到

後必受優渥的待遇，和豐富的賞賜。在他們一方面，覺得回家的企圖必定遇着最大的危險，便接受這種提議，惟求上天默佑，隨從使臣前進，並由前從威尼斯帶來的幾個基督教的僕役作伴同行。

【註三】可汗(Khan)等于主。忽必烈叫做大汗(Great Khan)。汗等于至尊的主(主之主)。波羅在寫作中常稱忽必烈爲大汗，較小的王公爲可汗。

他們一行人最初所取的道路爲東北和北之間的方向，在達到皇室所在地之前，花去一整年的工夫，因爲常有大雪和洪水，阻礙行程，須待至雪融水退，才能動身。他們在途中看見許多值得讚賞的事物，馬可波羅在本書中將加以描寫，此處不必提及。

第二章 大汗選送波羅兄弟充聘問教皇的專使

當波羅兄弟覲見大汗忽必烈時，即受他的謙恭和悅的接待——這是他的特性——並因他們是第一次來到國中的拉丁人，特張盛筵，優禮有加。大汗以慈祥的態度，與他們談話，懇勸詢問西方各處，羅馬人的皇帝，和其他各基督教的君主王公等情形。他所願意知

道的事是這些皇帝和君主相對的重要地位，領土的廣袤，司法的狀況，作戰中的指揮，尤其是教皇的情形，教會的事業，宗教的崇拜，及基督教的教義。波羅兄弟本是受過善良教育和謹慎的人，對於這一切問題都予以適當的答覆，他們既精通韃靼語言，常用切合的詞句說明出來；大汗非常敬重他們，故時常令其進見。

當他得到波羅兄弟一切明白報告時，心中甚為歡喜，擬派他們充聘問教皇的專使，自和羣臣會商之後，即用懇切的語句懇求他們伴科加達爾（Kogatal）男爵出使羅馬，覲見教皇。

據大汗告訴他們說，他的目的是在請求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義和七藝【註四】的學者前來，用公平清正的討論，向他的領域內的學者們證明，基督教徒所宣傳的信仰是建立在更顯明的真理上，優于其他任何宗教，並證明韃靼人的諸神及其家中所崇拜的木偶只是些惡魔，他們以及東方一般人民敬奉此等惡魔為神，實係一種錯誤【註五】。還有一層，他甚願他們于歸時，從耶穌基督聖墓的長燃燈中，帶來少許聖油，因為他

自承敬重耶穌，視為真神。波羅兄弟聽過大汗這些吩咐後，即跪在地上，宣言願盡力之所能及，隨時履行他的命令。因此他令臣下用他的名義，作成韃靼文的文書交給他們，遞呈羅馬教皇。

【註四】當時所謂七藝爲：修詞學，邏輯，文法，算術，天文學，音樂和地理。

【註五】……那些學者如果能證明這一點，則他和他的臣民一定改奉基督教，並做教會的忠實

臣僕。（引自優爾的譯文。）

大汗又按照自己所創的慣例，令鑄一御書的金牌賜給他們，凡持此金牌的人及其全部扈從由帝國內一切地方官吏，按站妥爲護送，所經過的城市，城堡，市鎮或鄉村，都須供給一切應用物品。

波羅兄弟得到這樣體面的使命，即離開大汗，起程前往，但途行不過二十天，他們的同行長官科加達爾病得十分厲害，不能前進，遂留在某一城中。他們處此進退維谷之時，與一切同行的人商議，並得到病人的贊同，決定把他留在後面。他們因持有皇帝的金牌，沿途地

方官吏供應周到，獲得很大的便利。所有用費概由地方官吏支付，並有護送隊妥為護衛。不過他們雖有這一切便利，天然的困難甚多，常受極寒冷的氣候，冰雪的阻礙，及洪水的氾濫等壓迫，旅行至為困頓，在達到小亞美尼亞一個名來亞蘇斯（Larasus）的海口市鎮之前，已花去三年工夫了。

他們由此遵海而行，于一二六九年四月達到亞克，忽聞教皇克力門第四新近逝世，心中至為關切。教皇所派的大使此時居于亞克，他們即以所負韃靼大汗的使命相告。他忠告他們必須靜待新教皇選出，才可履行自己的使命。他們贊成此議，決定在此期間，回威尼斯老家一行。於是從亞克乘船到內革羅蓬特（Nepesin），再從該處前往威尼斯。至時，尼可羅波羅才知道自己臨行時已經懷孕的妻子生下一兒子名馬可，旋即死去，兒子此時止十五歲。這就是著本書的馬可，凡他親眼看見的事物，都將敘述出來。

第三章 波羅兄弟復離威尼斯回見大汗並攜馬可同行

同時教皇的選舉，因許多障礙而延遲，波羅兄弟在威尼斯逗留兩年，日日盼望選舉的

實現；旋恐大汗對於他們的逗留歐洲，心中不悅，或疑他們無意轉去，遂決定回到亞克，再作計較。此次並携着少年馬可波羅同行。他們因教皇大使的允可，前往耶路撒冷，依照大汗的指示，取得聖墓燈中的油少許。他們一經得到大使致大汗的信件，證明他們努力履行他的使命的忠忱，並說明基督教教會的教皇還沒有選出，即向前面所說的來亞蘇斯海港前進。

然他們起程未幾，大使處即到有意大利紅衣主教（Cardinals）的同僚會議所派遣的使者，宣佈他當登教皇的寶座，因取名為格列高里第十。新教皇覺得此時所處的地位足以充分滿足韃靼皇帝的志願，急派人持書謁亞美尼亞王，報告自己當選的事件，對於取道該國，向大汗朝廷進發的兩個專使，如尙在境內，要求令其立即轉去。此等書信達到亞美尼亞時，他們猶在該處，於是欣然應召，重返亞克；亞美尼亞王特備兵艦一艘，載他們前往；同時並派一個公使去祝賀新教皇。

教皇于波羅兄弟達到後，特殊禮相待，馬上給予書信，並由兩個適在該處傳教的修道士偕往；此兩人係文學家，科學家和淵博的神學家。一為味晉薩（Vicenza）的修道士尼

古拉 (Nicolas) 一爲的黎波里 (Tripoli) 的修道士威廉 (William) 教皇授他們以證書和權力，得封牧師，派主教，並赦罪，恰和他自己親身所能做的一樣。他又給予他們許多有價值的禮物，內中有幾隻精緻的水晶花瓶，係以他的名義送給大汗，並爲祝福。他們一行人離開教皇，再航行到來亞蘇斯，登陸復向亞美尼亞國前進。

他們在亞美尼亞接到消息，說巴比倫的索塔 (Soltan) 邦多克達里 (Burdoklari) 統率大軍來侵，已經蹂躪了國內一個廣大的地帶。兩個修道士對此甚爲驚駭，深恐自己的生命發生危險，決定不再前進，特將教皇給予他們的書信和禮物交給波羅兄弟，自己則受廟主的保護，並和他直接回海濱去。【註六】

【註六】「但這種無結果的使命只是許多交通東西的企圖中的一種，牠們都是一些軟弱的企圖，

沒有初期基督教徒使命那種克服一切的熱忱。」威爾士的歷史綱要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然尼可羅，馬飛阿和馬可，不畏危險或困難——波羅兄弟久已習于此道——穿過亞

美尼亞的邊界，趕路前進。他們越過幾天路程的荒原，和許多危險的狹路，歷程甚遠，達到東北和北方之間的方向，終於得到報告，大汗正駐蹕於一個宏大的城市，名開平府（*Qianpinfu* [上都 *Shangtu*]）【註七】迨來到這個城市，所經過的全部行程，費時不下三年半，不過在冬季中，前進非常遲緩。大汗于他們還遙遙在途時，已經得到消息，知道他們遠道旅行，一定十分疲憊，特遣人于相距四十日路程的地方迎接，並令沿途地方官吏小心供奉，以利遠人。他們藉着這類幫助和上帝的恩寵，得安然達到帝廷。

【註七】開平府爲忽必烈所喜的避暑處，于一二五六年稱爲上都。

第四章 尼可羅，馬飛阿波羅和馬可覲見大汗

當波羅諸人達到之後，大汗特召集文武大臣，開大會相迎。他們行近御前，跪在地上致敬。大汗即命起立，細述旅行的狀況，以及和教皇的一切交涉。他們于是用明白的語言，依次敘述一切經過，大汗聚精會神，傾耳以聽。教皇格列高里的書信和禮物旋即由波羅兄弟呈出，大汗聽見所宣讀的書信，對於這兩個專使的忠誠，熱心和勤勉，大加讚許，並十分恭敬地

接受聖墓的燈油，命以宗教的誠心，予以保存。【註八】當他看見馬可波羅時，問他是誰，尼可羅答道：『這是陛下的僕役，我的兒子。』大汗即說：『歡迎他，我很高興。』因命將他的名字列入榮譽侍從的冊中。他因他們遠道歸來，特集羣臣賜宴作樂，以示慶祝。當波羅兄弟和馬可在朝之日，大汗總是優禮有加，甚至于還在他的本國諸臣之上。馬可爲一切朝臣所敬重。

【註八】忽必烈後來變成一個熱心的佛教徒，失去多量的容忍態度，因爲他一對孔子致敬，即于

一二八一年令焚毀一切道家的典籍。參看齊爾茲中國人名字典（*Gills Chinese Bio-*

graphical Dictionary）。

馬可在一個短時期內即習于韃靼人的形態舉止，並通四種文字，讀書作文，俱能如意。大汗看見他有如此的成就，便想在實際事業中一試其才，特派他到離京都六個月路程的撒拉察（*Sarai*）城去處理一件重要國務，他以聰明而謹慎的態度，處置此事，十分得體，大著勞績。他又窺見大汗喜歡聽述關於人民風俗習慣的新聞，和遠方異地的特別狀況，凡所

到之處，用心採訪此等問題的正確材料，對於所見所聞的一切事件，特紀錄下來，以求滿足他的主人的好奇心。

總而言之，在他服役的十七年中，他是一個很有用的人，所以帝國各處及其藩屬的機密使命，都命他前往；他有時也爲着自己的私事出外旅行，不過常得到大汗的允諾和地方當局的許可。馬可波羅在此等狀況之下，或由自己的觀察，或搜集別人的傳述，對於當時所不知道的東方各處許多事情有求得一種知識的機會，並很勤勉而有規律地加以紀載，以後各章即可表現出來。他藉這種方法獲得許多榮譽，以致引起其他廷臣的妬忌。

第五章 尼可羅·馬飛阿和馬可向大汗請假回國

我們的威尼斯人居帝廷多年，已經積得大量的財富，都是有價值的珠寶和金子，極思衣錦回鄉，不過因皇帝的恩寵甚隆，這種感情只能藏在心中，不便宣佈出來。然大汗的年事已高，他們如果不在他逝世之前回去，也許得不到沿途的供應，幫助他們克服長途跋涉中所遇的無數困難，安全達到家鄉，只有在他的生時，藉他的恩惠，才可希望其實現，他們一經

想到此事，及時回國之心便更爲決切。

尼可羅波羅有一天乘大汗特別高興之際，特跪在地上，要求爲他自己及其家人的緣故，恩准他們回國。但大汗不獨絲毫沒有允許的意思，似乎有些傷感，問他們有什麼動機，要經過一切困難和危險，作這樣可以喪失生命的長途旅行。他說，他們的目的如果在求利，他們現時所有之外，當加倍賞給，並儘他們的意志所及，予以榮華；但就他對他們的關係講，絕不允許此項請求。

當着這個時候，印度的君主阿魯 (Argon) 的妻波爾干拉 (Bolganra) 后去世，她的臨終的要求——她同樣留下一種書面的遺囑——是，非住在契丹國 (Qathay) 按即指黃河以北的各省，大汗領域內自己家系中的女子不得繼承她的位置，受他的眷寵。阿魯爲履行這種莊嚴的請求起見，特派三個精細謹慎的男爵烏拉泰 (Ulatai)、亞溥斯卡 (Ayusca) 和哥乍 (Gozza) 爲專使，攜帶大批的扈從來大汗廷，請由亡后的親屬中指定一淑女爲配偶。皇帝陛下很友善地接受此項請求，在他的指導之下，選得一個極美麗的和有才學的十七歲

處女，芳名科加丁（Kogatin），當各專使看見此女時，都滿口讚頌。一切起程的準備都已完竣，爲敬重阿魯王將來的配偶起見，特簡選大批的扈從隨侍衛，並在盛大的朝會中向大汗辭行出發。他們行過八個月的路程後，因韃靼諸王間新近發生戰爭，道路阻塞，不能更向前進，迫不得已，只好回到大汗的朝廷，陳述途遇障礙，不能前進的事實。

當他們再回京的時候，馬可波羅恰恰帶領幾艘船，從東印度（The East Indies）按即指東方亞浙貝勒哥——The eastern archipelago——羣島）某些地方回來，對大汗報告關於他所訪問的各國的消息和自己航海的情形，他說，在那些海中航行，至爲安全。最後這句話傳入三個男爵的耳中，他們離國已三年，正想回去，遂與具有同樣志願的威尼斯人會商，決定由三男爵伴着少年王后去見大汗，向他說明，如由海道回國是怎樣便利而安全；同時依照新近由那些海航行歸來的馬可波羅的經驗，海行比陸行用費較少，而時間也較短。

皇帝陛下如果接受他們海行的建議，即請以三個老于航海的歐洲人作伴同行，直抵

阿魯王國。大汗聽到這種請求，臉上表示極不歡悅，因為他不願和三個威尼人別離。不過他覺得不加允許也沒有辦法，只好勉強從其請。他如果不爲此特別事件的重要與緊迫所拘束，永不會允許這三個威尼人離他而去，不爲服役。

他于是召他們前來，以慈祥懇切的態度對他們談話，表示至爲關切，並要求他們于和自己的家眷居歐洲若干時後，一定再回來。他的心中有了這種打算，才令人替他們鑄兩塊金牌，上面載有他的命令，在他的疆域以內，無論何處，他們有自由和安全行動的權利，地方官吏對於他們及其隨行人員，須予以必需的供給。他又授他們以專使的權力，使之聘問教皇，法蘭西王，西班牙王，和其他基督教的王公。【註九】

【註九】優爾所譯的法文稿本也提及英王。

第六章 波羅兄弟和馬可別大汗回國

同時準備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能揚九帆，其構造及設計須有偉大的描寫，此處暫不提及。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各有船員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護送王后的三男爵及尼可

羅馬飛阿和馬可波羅都乘坐這幾艘船，他們別離大汗，承賜許多紅寶石和其他價值甚巨的美麗珠寶。他又命所有船舶須準備兩年的糧食。

他們航行三個月之後，達到南方的爪哇島，看見各種值得注意的東西，本書將加以描寫。離此島後，沿印度諸海航行十八個月，才達到阿魯王國的目的地；在這個時期的航程中，又有機會觀察許多事物，本書以後也同樣要提及的。這裏要說的一件事是，從他們起程之日至達到之時，其間船員和其他乘船的人約死去六百人；三男爵中只有哥乍還存在；然一般貴婦和女侍從中只死一人。

他們登陸後，才知道阿魯王已死去幾時，他的少年兒子恰卡圖（Kicatu）繼位，政府的行政是對他負責的。他們特向新王請示，怎樣處置此次護送來的新人。他的答覆是，應將新人配給前王的兒子喀山（Kasan），喀山此時正駐在波斯邊界的一個地方，而此地即以亞博塞科（The Arbor Saeco）為名，為防護某些要路，阻止仇敵的侵入起見，約駐兵六萬人。

波羅兄弟等如命將新人送給喀山，再回到恰卡圖的王廷，因為他們此後所取的道路正在那個方向。他們在此處休息九月。當離別時，新王贈予四個金牌，各長十八吋，寬五吋，重約三四個金克馬。上面的銘文首先祈求上天眷佑大汗，使他的聲名得長爲人所敬仰，於是宣佈凡違抗本命令的人當處以死刑，並沒收其財產。

銘文上更載明，在他的疆域以內，凡三專使所過之處，地方官吏須敬謹款待，支付一切費用，並派遣必需的隊伍護送。凡他們經過之處，這一切都完全照辦，在許多地方且受二百馬隊的護衛；恰卡圖的政府不孚衆望，人民流于欺詐，且進而作奸犯科，故這種供應實不可少，然若在名副其實的君主之下，人民決不敢出此。他們在途中得到大汗忽必烈作古的消息，于是重遊故地的一切希望完全斷絕了。他們向預定的程途前進，終于達到特勒比遵德（Trebizond）城，再轉君士坦丁堡，往內革羅蓬特，最後安全回到健康與財富的享樂地威尼斯，時爲一二九五年。

他們在這個時候，特感謝上帝保護他們經過無數困難，欣然將他們從如此大疲勞中

拯救出來，以上的敘述可視為一章小引，其目的是在使讀者對於馬可波羅在東方各處寄居多年獲得考察各種事物的機會，有一種認識。

第一卷 從小亞美尼亞到大汗上都帝廷的行程

中各地的見聞錄

第一章 小亞美尼亞 來亞蘇斯港埠 省區的邊界

我們于開始描寫馬可波羅在亞洲所到的各國和所考察的值得注意的事件之時，應注意小亞美尼亞和大亞美尼亞的分別。小亞美尼亞王居塞巴斯拖慈 (Sébastia) 城，統治區宇，以嚴守法律爲正鵠。市鎮，武裝防地和城堡，爲數甚多。舉凡生活必需品和享樂的物品，都很豐富。即鳥獸這種獵物也很多。不過我們必須說明這個國內的空氣不甚適于衛生。當從前的時代，牠的縉紳們都是可敬的熟練勇敢的戰士；但此時變成精神沮喪和沒有價值的大醉漢。

海濱有一城市叫做來亞蘇斯，爲鉅額貿易之地。牠的港埠爲威尼斯，熱那亞和其他許多地方的商人麇集之所，他們的交易品爲各種香料，藥材，絲，毛製品和其他珍貴的商品。那

些想遊歷地中海東部一帶內地的人，通常首先來到亞蘇斯港口。小亞美尼亞的邊界，在南方的是一種福地，現為薩拉森人所據；在北方係卡刺馬泥阿（Karamania）為忒科曼族（Turkomans）所居；在東北方則有愷薩利亞（Kaisariyah），塞發斯塔（Savasta）和其他許多屬於韃靼人的城市；在西方則為濱海，而此海一直達到克立斯田頓（Christendom）的海岸。

第二章 忒科曼尼亞省及其所屬科格尼、愷薩利亞、塞發斯塔諸城與商業

忒科曼尼亞的居民可分為三級。忒科曼族崇拜罕默德，遵守他的法律，係一種智識淺薄和粗魯的人民。他們住在山中與難于通過的地方，目的在替自己的牲口找很好的草原，因為他們完全以動物的肉類維持生活。此處產一種名馬，名突契（Turki），又產優美的驢子，能售高價。其餘兩級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居城市和武裝防區中，以商業與製造業為生。世界最佳和最美麗的地毯製自此地，即紫紅綢緞以及其他五花十色的綢緞也出于此處。其中的城市為科格尼（Kogni），愷薩利亞，和塞發斯塔，而聖布列斯（Saint Brissa）

在最後這個城中獲得殉道的榮譽。這些城市都受大汗——東方韃靼人的皇帝——所派的都督的統治。我們現在再進而敘述大亞美尼亞。

第三章 大亞美尼亞及其亞清岡，亞吉朗，達威慈諸城 挪亞的方舟所在

之山 值得注意的噴油井

大亞美尼亞是一個廣大的省區，進口處即有一城市名亞清岡（Arzingan），以製造叫做邦巴清（bombazines）的精細棉布和其他許多奇異織物——如一一列舉出來，未免過于麻煩——著名。此處又有最優美的溫泉，出自地中，隨處都是。居民最大部分為土著的亞美尼亞人，不過受韃靼人的統治。這個省區有許多城市，而以亞清岡為巨擘，且係大主教駐在之地；其次為亞吉朗（Argiron）和達威慈（Darzik）。此省十分廣大，一到夏季，因有優美的草原可供牧畜，東方韃靼人的一部分軍隊即駐紮省內；但每近冬季，必須遷移，因為屆時會下大雪，馬匹的養料無從取得，他們為溫暖和芻秣的緣故，轉入南方。如從特勒比達德到叻里斯（Tauris），途中當遇着帕拍慈（Paiputhi）城堡，內中有一豐富的銀礦。

亞美尼亞的中央有一座極高大的山，據說挪亞的方舟 (The Ark of Noah) 停在上，因此稱爲方舟山。【註十】山脚的周圍，沒有兩天不能走遍。山頂積雪終年不溶，並且每下雪一次，即堆積其上，因此無人能登山頂。然近平原的較低地帶，因雪的溶化，使地面肥沃，有時草類非常茂盛，即鄰國的畜牲于夏季羣集于此，也不感飼料的缺乏。

【註十一】亞拉拉特 (Ararat) 高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尺，一八二九年才有人作第一次的登臨。

亞美尼亞的西南邊界臨摩蘇爾 (Mosul) 馬列丁 (Maradin) 兩縣區——這兩區以後當加以描寫——和其他許多地方，因爲數甚多，不能詳述。北方有佐治亞尼亞 (Georgia) 近邊界處有一噴油井，產量甚豐，須用許多駱駝裝載。此油並不充作食品，只製成一種軟膏，醫治人畜的皮膚病和其他病痛；又可作燃料。隣國的燈火都用此油，人民遠道來此獲取這種燃料。

第四章 佐治亞尼亞省和亞歷山大王所建鐵門關的邊界 忒夫利斯境

內的奇蹟

佐治亞尼亞的君主稱爲大衛墨林克(David Melik)，這在我們的文字中是指大衛王。註一]這個國家的一部分隸屬於韃靼人，另一部分因堡壘堅固，仍在土著王公之手。牠位于兩海之間，在北方〔西方〕的叫做大海〔攸克辛〕，在東方的叫做亞巴邱(Adaki)海。裏海——Caspian〕亞巴邱海周圍二千八百哩，帶有一種湖的性質，不與其他任何海相通。海中有幾個島，島上有美麗的市鎮和城堡，有些島爲一種難民所居，當大韃靼蹂躪波斯王國或波斯省時，他們逃出來，避難于此等島上或諸山的城砦中，以求安全。有些島是沒有開闢的。此海出產豐富的魚類，特別是各河口出產鱈魚和薩門魚，以及牠種大魚。國中最普通的樹是黃楊木。有人告訴我說，古代的國君生下來右肩上即有一隻鷹的標誌。人民係訓練有素的勇敢水手，老練的弓箭手，和優良的戰士。他們是基督教徒，保持希臘教會的儀式，和西方教士的形態一樣，頭上留着短髮。

【註一】在治亞于一八〇一年見併于俄羅斯，但直至此時爲止，有九個統治的王公都名大衛。

亞歷山大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曾企圖由這個省區向北進行，但某關口一方

受海水的沖擊，另一方爲高山和林木所限，長至四哩，既狹且險，無從穿過；因爲這正是一將當關，萬夫莫敵的一種形勝之地。亞歷山大這種企圖既經失敗，即在關口築一大牆，上建武裝樓閣，藉以制止關外敵人的騷擾。這個關因爲異常堅固，遂獲得鐵門（Gate of Iron）的名稱，普通說亞歷山大曾閉鎖韃靼人于兩山之間。然稱這種人民爲韃靼人，殊不正確，他們在當時不是韃靼人，和其他民族混合的一個種族，叫做庫馬尼族（Cumani）。這個省區有許多市鎮和城堡；生活必需品十分豐富；並產大量的絲，且有絲和金線交織而成的織物。此處發見一種大兀鷹，叫做亞維齊（Aviz）。人民通常以商業和手工勞動維持生活。國中多山，且有狹小和險阻的隘路，遂使韃靼人不能完全征服牠。

據說在供奉聖琉那多（Saint Leonardo）的一個修道士寺院中，發生了下面的奇蹟。這個教會位于一鹹水湖邊，湖周圍約三日路程，非至四旬齋（Lent）的第一日，魚類決不出現，從這一日起至復活節前夕（Pascha-eva）止，牠們成羣結隊而來，爲數甚多，但一到復活節那一天，又渺無踪跡，卽一年中其餘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湖叫做澤琉察拉特湖（Lake of

(Caluhalat)、赫狄爾 (Herthi)、蓋和 (Gailon)、庫爾 (Kim)、阿刺慈 (Araz)、諸大河以及其他許多河都流入前面所說的四面環山的亞巴邱湖。一班商人新近已經開始航行湖內，並從該處帶來一種絲織品，叫做革里 (Gellie)。這個省區有一美麗的城名武夫利斯 (Fellis)，環以近郊和許多武裝要塞。城內的居民爲亞美尼亞和佐治亞的基督教徒，也有一些回教徒與猶太人；不過後面這兩種人爲數不多。這裏有製綢業和其他許多商品的製造業。居民臣屬於韃靼大王。我們對於每一省區只說及少數主要城市，尙有許多城市沒有顯著之點，用不着特別提及；但如有機會的話，以後仍將補敘一番。我們既已說過亞美尼亞的北鄰諸國，現在將述牠的南方和東方的鄰國。

第五章 摩蘇爾省及其各種居民 庫德人 國內的商業

摩蘇爾係一大省，住有各種人民，有一種人崇奉默罕默德，叫做阿刺伯人 (Arabians)。其他人民信奉基督教，但不依照教會的經典，在許多例中且與之相違，這就是聶斯託利教派人 (Nestorians)、查科拜教派人 (Jacobites) 和亞美尼亞人。他們都有一個族長，叫

做查科里特 (Jachit) 凡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長都由他任命，並送往印度各處。保達斯 (Bardas) 或契丹、恰和羅馬教皇派人到拉丁諸國一樣。

一切金絲交織的布，我們稱爲馬斯林 (Muslin)，係摩蘇爾的製造品，一切大商人被稱爲摩蘇里尼 (Mosulini)，都來自這個省區，他們將大批的香料和藥材從一國運到別一國。

在多山的地帶有一種庫德人 (Kurds) 內中有些是基督教徒，有些是回教徒。他們是一種不道德的人，以劫奪商人爲業。省區的鄰近有地名馬斯 (Muss) 和馬列丁，棉產的數量甚多，此棉所製的布叫做博卡息尼 (Bocassin)，此外還有多種織物。居民爲製造業者和商人，都隸屬於韃靼君主。現在再講保達斯城。

第六章 保達斯大城古稱巴比倫 各種科學的研究及城被佔領的經過

保達斯 (巴格達) — Baghdad 係一個大城，爲一切薩拉森人的卡里夫 (Caliph) 者按即謨罕默德的繼承人) 或教皇……和一切基督教徒的教皇一樣——駐在之所。城

中有一條大河，商人對印度海輸入與輸出商品均走這條水路；不過因牠的蜿蜒屈曲的緣故，航程共計十七天。凡航行的人離開河道後，便在啟西（Qishi）碇泊，再由此入海；但在此碇泊之前，還要經過巴爾薩拉（Balsara）城，其鄰近有香料樹林，產生世界上最優良的海棗。

保達斯有一種嵌金線的製綢業，還有製花緞業和製絲絨業，所製之品並飾以鳥獸的圖形。幾乎所有從印度送到歐洲去的珍寶，都要在此地鑽孔。謨罕、默德的法律和魔術，物理學，天文學，風水學，人相學一樣，是要依照規律學習的。此處是這一帶所能發見的最壯麗和最廣大的城市。

據說這個卡里夫所積的財富較從前任何元首所有的爲大，然他在下述的狀況中悲慘地死去了。當韃靼的王公開始擴充他們領域的時期，他們有四兄弟，年長的名曼谷，已登王位。他們既已征服契丹國和那一帶其他縣分，仍不滿足，想要擴充領土，於是發生一種世界帝國的思想，並改定分配世界。他們挾着這種意志，一致承認一人東征，一人南伐，兩人向

其餘的地方進兵。

南方的部分分配給阿闐，他集合大軍，征服他的道路所必經的各省區後，于一二五五年來攻保達斯城。然他有畏于此城的實力及其居民的衆多，想要克服牠，便使用一種策略，他的軍隊除步兵外，尚有馬隊十萬人，爲誘敵計，特置一師于近城的一方，另置一師于近城的牠方，受林木的掩蔽，不易察覺。自己率領第三師勇猛前進，距城門甚近。卡里夫看見這樣少的一種軍隊，不免輕敵，並且深信罕默德的通常的突然吶喊法的效能，以爲可以完全殲沒敵人，因此帶着衛隊馳至城外。阿闐一經看見他馳來，佯爲引退，直至他越過其他兩師所駐的林中。這兩師從兩面包抄，將卡里夫的軍隊圍住並截斷了，他于是被俘，城也投降于戰勝者了。阿闐進城後，發見一個樓閣滿儲黃金，不禁大驚。于是令押卡里夫前來，數其貪鄙之罪，不知用此財寶去組織軍隊，防護首都，使不久已威脅着的強敵的侵襲，因命將他鎖閉此樓中，不予飲食；所以卡里夫在他的財富之中，隨即完結自己悲慘的生存了。

第七章

保達斯的卡里夫立意殺盡國內基督教徒

這個卡里夫甚惡基督教徒，我以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此認報復他的忠實信徒所受的冤屈是正當的。卡里夫是一二二五年繼位以來，時時刻刻想使住在他的領域以內的人改奉回教，若遭拒絕，則藉一些口實，置之于死地。他挾着這個目的，就商于他的學者們，他們發見福音書中有一段話如下：『你們如果具有信心和芥子粒一樣大，你們當對這座山說——從這裏移到那裏去，牠將遷徙的。』卡里夫有了這種發見，喜不自勝，因為他相信此事絕不可能，遂發令召集一切居于巴格達的聶斯託利派和查科拜派的基督教徒，他們的人數是很多的。

他對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問他們是否相信福音書所說的一切為真實。他們回答那是真的。卡里夫於是說道：『這既是真的，讓我們來看你們中間有誰願意證明自己的信心；因為你們中間如果找不出一個人對自己的主所具的信心小到和芥子粒一樣，那我把你們看做一種邪惡的，放縱的和無信心的人民，正是對的。我現在給予你們十天期限，你們必須藉你們所崇拜的主的力量移去眼前的山，否則應接受我們先知的規律。在每一場所，你們

都得安全；否則等着受最殘酷的死刑罷。」

第八章 基督教徒因卡里夫的話大起恐慌

基督教徒素來知道他的性情殘酷，和他劫奪他們財產的慾望，現在聽到這些話，唯恐發生生命的危險；不過因信仰他們的救主基督，認他必定拯救他們出此危險，於是開一會議，討論應取的方針。除掉祈求上帝施恩，予以幫助外，別無他策。

爲獲得這種拯救起見，不論大小，每個人日夜跪在地上，流淚滿面，除祈禱外，不做他事。他們這樣經過八天，畢竟得到神的啓示，一個模範生活的主教獲得一夢，叫他去尋一個補鞋匠，其姓名不得而知，但只有一隻眼睛，將此人召到山上，可以仗着神恩，將山移去。

第九章 隻眼補鞋匠替基督教徒祈禱

迨尋着補鞋匠，將神的啓示告訴他，他表示自己不配做此事，他的事業不足以當如此浩蕩的神恩的賞賜。不過被那些嚇慌了的可憐的基督教徒苦苦哀求，終于允諾了。大家應當知道，他是一個有嚴格道德和熱心宗教的人，他的心地純潔，虔誠地皈依上帝，有規律地

參加彌撒祭的典禮和其他祀神的職務，對於慈善的工作熱烈地進行，對於禁食的舉行，嚴格地遵守。

有一次一個美麗的少婦來到他的店中配一雙拖鞋，因伸出自己的脚，偶然暴露了一部分玉腿，其美麗引起了他一時犯罪的思想。然登時記起福音書上的一段話：『當你的眼睛犯了罪，將牠抉下拋去；因為一人隻眼進天國，比兩眼完全無缺，被投入地獄的火中要好得多。』他馬上用一種工具將自己的右眼拔出。你可以從這種行動去判斷他的信心的卓絕。

指定的日期已經來到，奉神的儀式在很早的一個時候舉行了，一種莊嚴的隊伍向山所在的平原進行，十字架排在前面。卡里夫相信這不過表見基督教徒方面一種無謂的儀文，也同樣帶着許多衛隊到場，用意是在於他們移山之舉失敗時，予以毀滅。

第十章 隻眼補鞋匠的祈禱使山移動

這個虔誠工匠跪在十字架前，舉手向天，很卑屈地祈求創造主大發慈悲，俯視地上。

着他的名字的光榮與卓絕，以及基督敎信心的贊助和證明起見，請給予他的人民以幫助，使得完成這種加在他們身上的任務，藉此對侮辱他的規律的人顯示自己的威力。他于祈禱完畢後，大聲叫道：『我用父子，和聖靈的名義，命令你，山啊，遷徙！』

這些話說完後，山即移動，同時地球在一種奇異和驚慌的形態中震動起來。卡里夫及其周圍護衛的一切人爲恐怖所襲擊，都陷在一種麻木的狀態中。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變成基督敎徒，就是卡里夫自己也祕密相信基督敎，常在自己的袍子裏面掛一個十字架，這他死後才發見出來；因爲這個緣故，他們不把他葬在他的先人的墓地上。一切基督敎徒，聶斯託利派人，和查科拜派人爲紀念上帝對他們所加的特別恩惠起見，從此時起，對於這種奇蹟出現的日子的來復，總是在一種莊嚴的形態中，繼續舉行慶祝；並在這個節日的前夕禁食以誌不忘。

第十一章 伊刺克省壯麗的叻里斯城及其商民與其他居民

叻里斯是伊刺克(Irak)省一個壯麗的大城，這個省份雖尚有許多城市和武裝防區，

但以此城爲最有名，人口也最稠密。居民的主要職業爲商業與製造業，製造業中有各種絲綢，有些係與金綫交織而成，價格十分昂貴。此城所處的地位最便于商業，所以印度，保達斯，摩蘇爾，克累麥索（Cremesor）和歐洲許多地方的商人來購買並出售商品的，爲數甚多。此處可以取得充足的寶石和珍珠。

經營外國貿易的商人獲得巨大的財富，但一般居民却甚貧苦。他們係由各民族和教派組成，如聶斯託利派人，亞美尼亞人，查科拜派人，佐治亞人，波斯人，和謨罕默德的信徒都是，最後這種人構成人口中的主幹，稱爲叻里斯人。每一種人民有他們特別的語言文字。全城有悅目的果園圍繞，出產最優良的果子。

回教的居民奸邪而不道德。依照他們的教義，凡從宗教不同的人盜來或搶來的東西，視爲正當的獲取，這種偷竊不算罪過；凡死于或傳于基督教徒手中的人即視爲殉道者。所以他們如不爲現在支配他們的權力所禁止與拘束，必定要犯許多罪惡。此等原則是一切薩拉森人所共有的。他們在臨死之際，有教士前來詢問是否相信謨罕默德爲上帝真正的

使徒。他們的回答如果爲肯定，即被擔保爲得救；因這樣容易免罪的結果，遂使大批的韃靼人改奉回教。

從叻里斯到波斯，有十二日的路程。

第十二章 叻里斯附近聖巴薩摩的寺院

距叻里斯不遠有一個寺院，以聖巴薩摩 (Saint Barsamo) 的名字爲院名，以虔誠見稱于世。這裏有一個修道長和許多修道士，衣服的樣式，和卡麥爾托鉢教士 (Carmelites) 的教派相似。他們不願度一種懶惰生活，不斷地織羊毛帶，在奉神的當兒，將此物置諸他們的聖徒的祭壇上，當他們周遊各省，乞施捨品時——和聖靈教派的兄弟們的情形相似。卽以此等帶子贈送友人和著名人物，羣視爲治風濕痛的妙品，故各界虔誠地要求此物。

第十三章 波斯省

波斯在古代是一個壯麗的大省，但現在大部分被韃靼人毀滅了。

波斯有一個城市名薩巴 (Saba) 三個波斯哲人 (Magi) 自此城來到伯利恆 (Beth-

lat m)崇拜基督；三人都葬在此城一個美麗的墓中，三人的鬚與髮完全無缺。一個叫做巴爾退則 (Balduar)，第二個叫做哲斯帕 (Jasper)，第三個叫做麥爾岐 (Malchior)，馬可在這個城中時常詢問關於這三個人的事蹟，但除掉他們于古代埋在此處的報告外，無人能以牠事報告。經過三日路程，即達到一個城堡，名卡拉·阿塔白利斯坦 (Cala Atape-nistan) 意思是拜火教者的城堡；內中的居民的確拜火，其理由如下。

這個城堡的人說，本國古代有三個王去禮拜一個新生的先知，並帶有三種禮物，即金子、乳香和沒藥；以便探試這個先知是神，還是一個世界上的王，或一個醫生。他們說，他如果拿金子，便是一個世界上的王；如果拿香料，就是神；如果拿沒藥，就是醫生。

這三個波斯哲人走到基督前，其中年紀最輕的一個首先對基督致敬，覺得基督似乎和自己的身材及年齡一樣。年紀較大的一個來第二，年紀最大的一個來第三，各自覺得基督和自己的身材及年齡一樣。他們共同比較自己的觀察後，都同意于立即禮拜，基督于是在他們之前表現他的真年齡。

第十四章 三個波斯哲人在歸國的途中所遭遇的變化

當他們離去時，這個嬰孩給他們一個緊閉的箱子，拿了走幾天，爲好奇心所驅策，很想知道內中是什麼，打開一看，發見一個石頭。這本來只是一個記號，叫他們保持那種從他獲得的信心，和石頭一樣堅固不渝。但他們對於這個石頭覺得奇怪，以爲自己是受騙了，遂將石頭投入一個坑中，馬上燃燒起來。

他們看見這種情景，深悔自己不該那樣做，即取一點火，携歸家中。將火放在一個教堂中，使之繼續燃燒，並崇拜火爲神，犧牲一切以供奉之。牠如果偶然熄滅，他們即往會投石的坑中大量地攝取原來的火——此火是永不熄滅的——絕不要其牠的火。所以這個國家的人民崇拜火。

馬可從他們知道這一切故事，那些王中之一的確是屬於薩巴（薩瓦——Savai）第二個是屬於帶阿瓦（Dyava）阿瓦（Avai），第三個是屬於這個城堡，他們在此處仍然拜火。【註一二】我們現在當進而討論波斯的人民及其風俗。

【註一二】據說這個城堡的廢址仍存在離加瑪 (Kashan) 約二十哩的地方，在加瑪城中猶有一個

拜火的小教派。參看約克孫教授 (Prof. A. V. Williams Jackson) 對馬可波羅書中波斯

哲人的專論 (The Magi in Marco Polo, Journal of the Am. Oriental Soc., 1905.)

第十五章 構成波斯省的八王國的名稱及其中驢馬的飼養

波斯這個大省中有八個王國，其名稱如下：——你最初進去遇着的國家是卡西賓

(Kasbin) 第二個在南方的是古的斯坦 (Kundistan) 第三個是羅耳 (Lar) 第四個在

北方的是蘇阿利斯坦 (Suolistan) 第五個是斯白恩 (Spain) 第六個是西刺斯 (Siras) 第

七個是索加拉 (Socara) 第八個是苗穆竭 (Timohain) 在波斯的極端。所有這些王國，

除苗穆竭外，都在南方，苗穆竭在北方，近亞博塞科。

這個省區以善于飼養馬匹著名，有許多馬運往印度出售，取得高價，通常不下二百利

佛，托洛 (Layres townois) 【註一三】這裏又是最大的和美麗的驢子飼養場，驢子當場出賣

的價格還在馬之上，因為驢子容易飼養，能載較重的物品，走較遠的路程，非不能受同樣疲

勞的馬或騾子所能及。商人們從這一省達到那一省，必須經過廣大的荒原和沒有草的沙地，即井泉或其他有水處，也距離甚遠，日間須有長距離的行程，所以他們喜歡使用驢子，因其經過此等地帶較為迅速，而所需的食量也較少些。這裏也使用駱駝，牠們同樣能夠負重物，而飼養料的費用又小，不過行走不及驢子的迅速。此等地方的商人將馬匹運至啓西，與馬斯（Ormus）和印度海沿岸的其牠地方，賣給那些販賣到印度去的商人。然印度酷熱，這些產于氣候溫和地帶的馬匹，不能生活至許多年之久。

【註一三】略少于二百金鎊。

此等區域中有些地方的人民是野蠻人，殘暴嗜殺，彼此互相傷殘和暗殺，是常見的事。他們如果不是怕東方韃靼人加以殘酷的懲罰，一定會傷害一般商人和旅客。然仍有一種規條以資防護，凡在危險地帶，其居民應商人的要求，在一個區域和牠個區域之間，必須借給可靠的嚮導，以謀他們的安全；此等嚮導是按照路程的遠近，對於每隻運貨的獸取得三四個格洛特（Groat）。他們都是回教徒。

然在各城市中有商人和無數製金銀器皿的工匠。這個省區產多量的棉花，又產小麥，大麥，粟，和其牠穀類數種；還有葡萄及各種果子。

如果有人說薩拉森人爲他們的教律所禁，不飲酒，那我們的回答是，他們將酒在火上燒開，一部被消耗，其餘的變成甜味，他們飲此並不犯禁，且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因爲酒味一變，便換一個名稱，在事實上雖是酒，他們並不稱之爲酒。

第十六章 雅斯丁城及其製造業 此城和歧曼間所發見的動物

雅斯丁 (Yastli) 是波斯區域內一個大城，商業頗盛。此處一種絲和金綫交織的布叫做雅斯丁，商人由此販運至世界各處。居民信奉回教。

凡從此處出遊的人，經過一個平原需要八日，其中只有三個地方招待旅客。所經道路是在棗樹的大林中，內中多獵物，如野獸，鷓鴣和鶉都是。凡喜歡打獵的遊客可在此處獲得優美的遊樂。野驢也同樣可以遇着，爲數甚多，並且十分美麗。第八日晚上達到一個王國，叫做歧曼 (Kiorman)。

第十七章

歧曼王國古稱卡曼尼亞 牠的化石、礦產、製造品和隼 出國

時所發見的大斜坡

歧曼是波斯東邊的一個王國，從前爲自己世襲的君主所統治；但自歸入韃靼人的版圖以來，即由他們隨意派遣都督治理。這個國的諸山中產一種寶石，我們稱爲綠松石（*Malachite*）。又有大量的鋼和錫的礦脈。這裏所製一切軍用品都十分精良，如馬鞍、馬勒、踢馬刺、劍、弓箭、箭袋，以及這些人民所用的各種武器是，婦女和青年人用絲綫及金綫從事刺繡，有各種各樣的顏色與形態，代表飛禽走獸，並有牠種裝飾的設計。這都是充富人被、帳、枕頭之用；繡工十分巧妙，令人讚賞。

在多山的地方有一種最好的隼，到處飛翔。牠們比外國隼（*Falco tinnunculus*）爲小；胸腹，和尾都是淡紅色；牠們的飛翔至爲迅速，沒有鳥能夠逃避。

離開歧曼之後，沿一個平原走七日，道路還適意，尤其是多鷓鴣和其他牠獵物，令人心爽神怡。路上時常遇着市鎮、城堡，和散佈各處的居住地；終於達到一座山，由此再進有一古坡。

計佔兩日路程。果樹極多；這個區域現在除跟隨畜牲的牧人外，雖沒有居民，但從前是有人住的。在達到斜坡之前，所經過的地方非常寒冷，雖穿衣數重，也頗難禦寒。

第十八章 喀曼杜城 里阿巴爾縣及某些鳥類 特種牛 卡鬧那斯人

是一種強盜

在這座山的斜坡的末端有一個平原，向南伸張，有五日的路程；平原的開端有一鎮市，名喀曼杜（Kamandu），從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十分重要，但屢次遭韃靼人的蹂躪，已不如前。鄰近的一縣叫做里阿巴爾（Hooharie）平原的氣候十分溫和，產物有小麥，米和牠種穀類。

在近山的地方產棗子，石榴，檳榔果，和其他牠果子多種，內中有一種亞當蘋果，是我們的涼爽的氣候中所沒有的。大批的雉鳩爲此處豐富的小果子所吸引，羣集于此，攝取食料，但回教徒厭惡牠們，不吃其肉。又有許多雉和鷓鴣，後者的顏色，黑白相間，腿與嘴帶紅色，與牠國的鷓鴣不同。

畜牲中也有些非常見的種類，特別是一種大白牛，因氣候炎熱的結果，毛稀薄，皮膚光滑，角短而巨大，肩上一肉瘤，高至兩手掌。牠們是美麗的動物，十分強健，故用以運輸重物。常裝載物品時，牠們和駱駝一樣跪下，完畢後才起來。我們又發見此處的羊和驢子一樣大，尾巴長大，體重三十磅，和三十磅以上，其肉肥美可口。〔註一四〕

【註一四】優耐徵引許多探險家的話，表明這並非言過其實。參看法國著名學者科爾底對馬可波

羅遊記的註釋與附加中的證據。

這個省區有許多鎮城爲保護居民，抵抗卡鬧那斯人（Karanas）的侵略起見，都環以高而且厚的土牆，因爲這種人洗劫地方，搶奪每種東西。爲使讀者了解他們是何種人民起見，只須敘述一事作證：有一個名努哥達（Nugotar）的王公，係大汗奧克退（Okta）的兄弟察合台（Zagatai）的姪子，而察合台則統治土耳其斯坦。當努哥達在察合台的王廷時，懷抱野心，想自立爲王，聽說印度的馬拉巴（Malabar）省當時受亞斯·伊丁蘇丹（As-tih Sultan）的統治，未曾歸入韃靼人的版圖，特秘密徵集一萬不願生死的人，向他的叔父告辭，

却不令其知道自己的計畫，經過巴拉商（Balashan）達到刻斯木（Kesmir）王國，因道路的艱難險阻，喪失了許多人口和畜牲，終於進入馬拉巴省。他出其不意，襲擊亞斯·伊丁，奪得德利（Daly）城及其附近許多地方，開始統治。他所帶去的韃靼人的皮膚是淡黃色，和黑暗色的印度婦女結合，產生一種人叫做卡鬧那斯人，就該國的語言講，是指雜種；這種人民自來即以實行搶劫爲生，不僅在里阿巴爾是如此，凡他們的足跡所到的其他地方，也幹這種勾當。

他們在印度獲得魔術和詛咒的法術，可以產生黑暗，使白日的光亮爲之昏暗，非在很小的距離內，人們彼此不能看見。當他們從事于搶劫的旅行時，總是施用此術，因此他們的臨近不爲人所察覺。註一五。這個區域時常爲他們行術的舞台；因爲當各處的商人集于奧馬斯，等候從印度來的商人的時候，在冬季將跋涉長途，失去常態的馬和驢子送至里阿巴爾的平原，利用茂盛的草場，使之肥壯。卡鬧那斯人察覺這一點，乘機作普遍的搶劫，如果伴同畜牲的人沒有錢贖身的話，即使之爲奴。

【註一五】旅行上印度的人會看過這種現象，稱之爲乾霧，常和挾着沙塵的燥熱旋風結合在一

起。參看薩爾從陸軍少校 莫克思和其他探險家所徵引的話。

馬可波羅自己曾有一次陷入這種人爲的黑霧中，但卒逃入科薩密 Konsalmi 城堡。他的許多同伴却被執被賣，有些且被處死刑。這種人有一個王名科洛巴 (Coba) at.

第十九章 奧馬斯城及其在商業上的重要與熱風

前面已經說過，在向南伸展的平原的極端，經過五日的路程，有一斜坡約二十哩，因有成羣的強盜不斷地攻擊並搶劫旅客，故行路極爲危險。這條下坡的路又通到另一平原，此平原形態十分美麗，距離有兩日的路程，名奧馬斯平原。在此處渡過一批美麗的川河，看見全國充滿了叢樹，雜以鷓鴣，鸚鵡，和我們的氣候中所沒有的各種鳥雀。終于達到大洋的洋岸，離岸不遠有一島，島上一城名奧馬斯，其港口爲印度各處經營香料，藥材，寶石，珍珠，金綫織物，象牙，和其他許多商品的商人膺集之所。他們將此等商品賣給另一組商人，因此散佈到世界各處。這個城的確以商業著名，有好些市鎮和城堡隸屬於牠，爲歧曼王國的主要城

市。此城的統治者名亞綽馬克（Iskumwaha Aghunak），具有絕對的權力，不過同時承認曼王爲他的君主。當任何外國商人死于他的管轄範圍以內時，他便沒收其財產，歸入自己的財庫。

到了夏季，居民因城內空氣酷熱，殊不衛生，不再留此，相率到海濱或河邊去，藉一種柳枝構成水上的小屋，以爲避暑之用。他們造屋的方法是用椿釘在水內，圍成小圈，將水弄出，另一方面則利用沿岸，上面則利用樹葉，以避陽光。他們住在這種小屋的時期，每日約自九時起至正午止，有一種風自內地吹來，非常炎熱，可以使人們的呼吸發生困難，甚至于使人們窒息以至于死。凡在沙地平原被此風襲擊的人，總不能逃避牠的影響。當居民一經發覺此風的來到，即沒入水中一直至下顎爲止，要待風過後才出水面。

爲證實這種非常的炎熱起見，馬可波羅說，當下列的事件發生時，他正在此等地方。即奧馬斯的統治者對於歧曼王不復納貢，後者決意于大部分居民出居城外的季節，侵入內地，強其納貢，因令馬隊一千六百人和步兵五千人，經過里阿巴爾，想出其不意，加以襲擊。然

他們爲引路人所誤，未能于夜晚之前，達到目的地，遂在距奧馬斯不遠的小林中宿營；翌晨再開始前進時，爲這種熱風所襲擊，都窒息了；沒有一人能夠逃出將此悲慘的消息報告他的主人。當奧馬斯的人民知道此事時，即去掩埋屍身，以免臭氣渾入空氣，傳染疾病，然他們發見屍身被酷熱曬焦，四肢一經移動，即與身體脫離關係，〔註一六〕故必須就近掘坑埋葬。

【註一六】許多遊歷家——柏吞（Bithon）也在內——皆描寫過這個國家中因此奇怪的熱風而起的同樣的情形。

奧馬斯所建造的船最爲惡劣，使商人和其他乘船的人于航行時冒着很大的危險。船的缺點就在構造時不能用釘；因爲木料過于堅硬，和石器一樣，容易破裂。當釘釘時，總是回彈起來，常易破裂。船板的各端很小心地用螺旋鑽穿孔，將大木釘釘入，就這樣造成一船。此後再用印度生有馬毛一樣的纖維的大硬殼果的果皮所製的一種繩綁住全船。先將這種果皮浸在水中，使較軟的部分腐爛，將其中的絲條洗乾，製成繩索，用以綁船板，在水中能夠經久。船底並不塗地瀝青，只塗一種魚的脂肪所製的油，再用麻絮填塞隙縫。每船只有一桅，

一舵和一繪面裝貨後，用獸皮蓋着，再將運往印度的馬放在上面。船上沒有鐵錨，只有一種水底繩索；結果，在惡劣的天氣中——這些海的波濤很大——常被風吹，撞在岸上，以致失事。

此處的居民皮膚帶黑暗色，係回教徒。他們于十一月種小麥，稻及其他穀類，在三月收穫。果類也是三月採集的，只有棗子要待至五月。他們用棗子和其他原料製成一種很好的酒。不習于這種飲料的人一飲此酒，馬上要下血；但一經痊癒，便于他們有益，並使他們發胖。本地居民的食物和我們的不同；因為他們如果吃小麥麵包和肉類，即有害健康。他們的主要食品為棗子和鹹魚，如蒼那斯魚（Thunnus），息薄爾魚（Cepole），和他們經驗中有益衛生的其他魚類是。這個國家的土地除掉沼澤外，因氣候過于炎熱，能夠晒焦每一種東西，故不生青草。

當貴人死了，他們的妻子在四星期之內每天要號哭一次；還有一些人以這樣的號哭為職業，爲着取得報酬，對于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的死屍也就大哭起來。（註一七）

【註一七】東樂的賭哭者仍然被雇于東方許多人種中，世界各處的猶太人也是如此。

我于說過奧馬斯後，暫時不提及印度——將在另一卷中特別提出——轉而北向來談歧曼。離開奧馬斯之後，如取一條不同的道路達到歧曼，便進至一個美麗的平原，那裏出產各種食物，至爲豐富；鳥雀的數目也很多，特別是鷓鴣更多。不過這個國內所產的小麥製成麵包，非習于此物的人不能入口，因爲當地的水帶苦味，連麵包也苦起來了。在每一方面都可以看見溫熱的河流，能治皮膚病和牠種疾病。棗子及其他果類十分豐富。

第二十章 歧曼和科貝姆間的大荒原與苦水

離開歧曼之後，走三天，達到一個大荒原的邊界，此原有七日路程的距離，至末端爲科貝姆 (Kobim)。在最初的三天中僅能找着少量的水，而此少量的水復帶鹹味，綠如草色，不能用作飲料。倘有一滴水入口，便時常要嘔吐；如果吃此水所製的鹽一顆，也發生同樣的效力。因此凡經過荒原的人必須帶水。然畜牲只好飲此水解渴，馬上就會下血。在這三天的行程中，看不見一個居民。整個地方是乾燥的沙漠和荒廢的地面。畜牲因沒有食料，也不能

生存。

第四天來到一條淡水河處，不過河床大半在地下。有些地方因河流的湍急，有突然的開口處，在一個短距離內可以看見水流，可以取得充足的飲料。疲倦的旅客及其畜牲都在此休息。後來三日行程的情形和從前三日相似，終于達到科貝姆市鎮。

第二十一章 科貝姆鎮及其製造業

科貝姆係一大市鎮，居民遵守護罕默德的教律。他們製造很有光彩的鋼鏡，面積甚大，十分美麗。國中產多量的錫和鋅，又可得一種合產物——此物能做很好的眼藥膏——及斯坡的阿姆（Spodiam）其製造的過程如下。從一種適于此目的的產物的礦脈中取出粗壞的礦石，放在一個燒紅的熔爐中。在爐上置一鐵製的格子板。燒紅的礦石昇騰的煙或汽凝結在格子上面，迨冷後即變成硬塊。這就是合產物；同時其不能上升的粗重的部分留在爐中為一種溶滓，變成斯坡的阿姆。

第二十二章 從科貝姆到波斯北部邊界的笛穆竭省的行程和一特種樹

離開科貝姆，經過一個荒原，計程八日，要受盡缺乏清潔飲料的痛苦；途中既沒有果子，又找不着樹，即能發見水，也是苦的。所以旅客對於途中所需的水，必須自行攜帶。他們的畜牲渴時只好飲荒原中所能得到的水，他們將麵粉和在水中，力求其稍微適口。

第八日的晚上達到笛穆竭省，此省位于北方，接近波斯邊界，有許多市鎮和防備堅固的地方。註一八這裏有一廣大的平原，以產一種叫做太陽樹著名，基督教徒稱爲乾樹或無果樹。牠的性質如下：樹身十分高大，樹葉的表面爲綠色，裏面爲白色或淺藍色。產生一種籽苞或子囊，和栗子殼一樣，但內中並沒有果子。此木十分堅硬，黃色，和黃楊一樣。在一百哩之間沒有其他樹木，僅一塊地方在十哩的距離內，發見一些樹木。據當地的居民說，馬其頓（Maedonia）王亞歷山大和達理阿（Darius）曾戰于此處。

註一八笛穆竭（Dimoch）——Un-kain。科爾底，袁克思，和赫丁都擁護優爾的意見，以爲

馬可波羅曾越過這個危險荒原的一部分。赫丁在由陸路到印度（Overland to India）

一書中用一章章記述馬可波羅經過此處所取的或然的道路。

各市鎮供給每種生活必需品，氣候溫和，無極熱或極冷之弊。人民信奉回教。他們是一個漂亮的人種，特別是婦女，據我的意見，爲世界上最美麗的人。

第二十三章 山中老人及其宮室與花園

敘述這個國度之後，現在來講山中老人。他所住的縣區獲得穆列黑特（Mulohut）的名稱，在薩拉森人的語言中，這指異教徒的地方，他的人民稱爲穆列黑台特（Muhaitas），或異教教義的保持者；和我們用帕達利尼（Padalin）的話去稱呼基督教徒中的某些異教徒一樣。關於這個首領下述的紀事，是馬可波羅從幾個人那裏聽來的。

此人名亞洛丁（Alodin），其宗教爲回教。他在兩座高山之間的一美麗流域中，造成一華麗的花園，凡優美的果實和奇花異卉，應有盡有。各處都建造各種大小和形態的宮室，飾以金綫的繡工，繪畫，和富麗堂皇的絲綢裝飾的器具。宮中安有小管，可以看見酒，牛乳，蜜糖，和清水向各方流去。

住在此等宮室的人是文雅和美麗的處女，精于唱歌，奏一切樂器和跳舞等藝術，尤其

是工于調情與愛的迷惑的藝術。他們盛裝行樂于花園和亭閣中，她們的女侍從都鎖閉宮中，不准在戶外露面。這個首領造此迷魂奪目的花園的目的如下：謨罕默德對於服從他的意志的人會許以極樂園的享樂，在美麗神女的社會中，得找着每種耳目之好和肉體的快樂，他也要自己的從人相信他也是一個先知，與謨罕默德爲同等的人，對於他所歡悅的人，有使其進此極樂園的權力。

他爲阻止一般人未得許可，擅自進入這幽雅的流域起見，特在流域的關口造一個堅固無匹的城堡，其入口處爲一條秘密的道路。他在朝中又養一批少年，年齡自十二歲至二十歲，選自附近各山的居民中，都呈出一種受軍事訓練的傾向，並表現具有勇敢的氣質。他每天和他們討論先知所宣佈的極樂園的問題，和他自己具有允許進此園的權力的問題。他在某些時期中，令將鴉片煙分給十個或十二個少年，迫他們醉得半死的時候，命將他們搬到花園宮室中的幾個部分。

第二十四章 老人慣于訓練暗殺者

這他們從昏迷的狀態中驚醒起來，覺得四周都是曾經描寫過的歡喜的對象，每個人都被可愛的處女包圍着，既歌且舞，又予以最勾魂奪魄的接吻與擁抱，供以佳釀美酒；及至在真正的牛乳和酒的小溪中作過分的享樂而至于陶醉，他們相信自己的確是在極樂園中，覺得不願意拋棄此處的歡樂。

這這樣的生活經過四五日，他們再陷入一種麻醉狀態中，被送出花園，當他們被引導到他的面前，問曾在何處，他們的回答是：『在極樂園，這是由于大王的恩賜。』于是在驚奇駭異的全朝廷人的面前，宣佈他們曾經眼見的情景。

這個首領便乘機向他們說道：『我們的先知保證凡擁護他的主人的人將住樂園，你們如果誠心服從我的命令，這種幸福的命運便在等待你們。』一切人爲這種性質的話所鼓勵，以有能得到主人的命令，便十分快樂，並勇敢地爲他服務，雖死不辭。

這種制度的結果是：凡鄰國的王公或其他人等如果侵犯這個首領，將爲他的訓練有素的暗殺者所殺；這種人要是能夠履行他們主人的意志，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毫不措意，

因為他們把生命看得很輕的。因此他的專制變成鄰近一切國家恐怖的原因。

他派兩個代表，一個駐在達馬士革(Damascus)的附近，一個駐在古的斯坦；執行他的訓練青年依賴者的計劃。所以無論怎樣有勢力的人，一與山中老人爲敵，即不能避免被暗殺的危險。

第二十五章 老人的結局

這個老人的疆土適在曼谷大汗的兄弟阿開的領域之內，後者曾得到關於他上述那樣兇惡行爲，和令人搶劫過路旅客的報告，特于一二五二年派遣一軍圍攻他的城堡。但這個城堡的抵抗力非常強固，圍攻三年，竟絲毫不能得手；直至內中因給養缺乏，才迫得投降，他被俘後，受死刑的處分。他的城堡被解除武裝，極樂園被毀滅。自此以後，便沒有山中老人了。【註一九】

【註一九】這種故事絕非虛構。波斯的阿拉穆特(Alamut)要塞于一〇九〇年被哈森(Hassan)

用計取得，哈氏在埃及逃避了許多仇敵。他是最高的統治者；或希克——亞爾——齊

巴爾(Shah-al-Jahol)，翻譯出來，即山中老人，這是暗殺派的第一個。暗殺(哈薩
——Hashishin)這個名詞出自哈薩(即乾麻葉)，這種藥材是用以麻醉少年人
的。最後的山中老人于一二五五年被殺，異年他的要塞被敵人侵入，「有一千二百個
暗殺者被屠殺，他們在波斯的勢力完全破滅了。」這個種族的小股殘存敘利亞各山
中，據說至今仍存在。『參看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第二十六章 經過一個六日路程的豐饒平原和一個八日路程的荒原達

到薩白干城

離開這個城堡後，其道路直通一大平原，於是經過一個山谷甚多的國家，此處的青草
和果實十分豐盛，故阿爾的軍隊能夠久駐其地。這個國家的距離足有六日的路程。內中有
許多城市和武裝的區域，居民信奉回教。過此又是一荒原，長約四五十哩，全沒有水，旅客在
出發時必須預備此物。畜牲經過此荒原既找不到飲料，必須走得極速，以便達到一個有水
的地方。

迨第六日晚上達一市鎮，名薩白干（Samangan），每種食物均甚豐富，特別以產世界上最優美的甜瓜著名。牠們的保存法，如下：將甜瓜截成盤旋形的薄片子，和我們截南瓜一樣，再晒乾，大批地送往鄰近各國出賣；買主非常歡迎，因為牠們和蜜糖一樣甜。關於飛禽走獸的獵物也十分豐富。

離開此地後，我們將說及另一個重要的大城，即巴拉芝（Balash）。

第二十七章 巴拉芝城

巴拉芝在從前更為宏大，後因韃靼人屢次侵襲，毀滅了牠的建築物的一部份，已經受傷不小。城中有許多大理石造成的宮殿，現雖僅存殘影，然廣大的方場仍舊歷歷在目。據居民的報告，亞歷山大在此城娶達理阿王之女為妻。回教在此處很有勢力。

東方韃靼人君主的疆域擴充至此處；而波斯帝國在東北方的界限也達到此處。

離開巴拉芝，循同一道路走十二天，經過一個沒有人居的地帶，因為無法無天的搶劫者蔓延各地，打家劫舍，人民為求安全起見，都逃到山中防備堅固的地方去了。這裏有廣大

的水塲，和各種各樣的獵物。獅子也生長于此，身材甚大，爲數頗多。但在十二天路程的山地中，食物稀少，旅客必須攜帶充分的物品，以供自己及其畜牲的需要。

第二十八章 塔伊坎城堡，鹽山和斯卡森省

走過這十二天路程後，來到一個城堡，名塔伊坎（Tiukan），因位于一個美麗肥沃的國中，故爲穀物的大市場。其南方各山都十分高大。這是由白鹽構成，周圍的人民經過三十日的路程，來此取鹽，因爲此物被視爲世界上最清潔的鹽；不過極爲堅硬，非用鐵鋤，不能取得。鹽的數量非常之多，足以供世界一切國家的需要。其他諸山產杏仁和阿月渾子（Almond）oil。土人以此爲一種很大的商業。

離開塔伊坎，仍向東北方走三日，經過一個居民甚多，果實，穀粒，和葡萄豐富的美麗的國家。人民係回教徒，殘暴而奸詐。又淫蕩縱飲，而他們所產的優美的甜酒尤足以鼓勵他們沈湎于此。他們的頭上除盤着一條七八呎的繩子外，不戴其他東西。他們是敏捷的遊獵者，能夠取許多種野獸，他們的衣服和鞋子均係獸皮所製。一切人都習于製革。

在三日的路程中，要經過許多城市和城堡，末了達到一個叫做斯卡森（Seison）的市鎮，此鎮爲一個首領所統治，他的台銜和我們的男爵或伯爵相等；他在各山中還有其他市鎮和武裝的地帶。斯卡森鎮中有一條河穿過，容積頗大。此處產豪豬，當獵人縱犬追逐，牠們即捲成一團，極爲忿怒，張其刺毛以傷獵人和獵犬。

這個國家的人民自有其特殊的語言。看守畜性的牧人居於山中，以洞穴爲室，造成此室並非一種困難的工作，因爲諸山係土質，不是石頭構成的。

離開此地後，再走三日路程，看不見任何種建築物，除水外，也找不到旅客所必需的任何種食物；然却有茂盛的草場可以飼馬。所以凡路上所需的一切物品，必須自行攜帶。至第三日晚上達到巴拉禪（Balashan）省。

第二十九章 巴拉禪省及其爲君主所有的寶石 婦女所穿的服裝

巴拉禪省的人民係回教徒，自有其特別的語言。這是一個廣大的王國，長十二日的路程，受世襲君主的統治，他們都出自亞歷山大和波斯王的女兒的一脈。在薩拉森人的語言

中他們都保持咀爾卡倫 (Zulkarnen) 的頭銜，意即亞歷山大為敬仰亞歷山大大王的一種表示。

此處出產寶石，依照省名，稱為巴拉斯紅寶石 (Balass Rubies)，質美而價昂。寶石生在各高山中，然只從一座名栖琴南 (Sikiman) 的山中從事掘取。國王令在此山開礦，和開採金銀一樣；只有經過這個礦床才能採得寶石；除掉他特別施恩，明加允許，沒有人敢私自掘發，否則處以死刑。

他有時將此等寶石作為禮物送給過路的外人，因為他們不能從別人買得，不得他的允許，也不能帶出國境。這些限制的目的，是在使國內的紅寶石——他以為自己的信譽與此有關——保持牠們的尊貴與高價；因為如果可以隨意由人採掘，任何人可以購買，並運輸出國，數量既多，價值必小。他的寶石有些是作為禮物送給其他君主與王公；有些是作為貢品獻給他的君長；有些是作為商品交換金銀。此項出賣品是准予輸出的。

還有一些山含有青金石 (Lapis lazuli) 的礦脈，此石又產天青色的紺青 (Ultramarine)。

arime) 爲世界最佳之品。此外，銀礦、銅礦、和鉛礦也同樣產量甚豐。國中的氣候頗爲寒冷。

此處所養的馬匹十分優良，奔馳迅速。牠們的蹄子堅硬，用不着釘蹄鐵。土人于其牠畜牲不能或不敢跑的斜坡，則乘馬馳騁。據他們說，當不久以前，省中仍有亞歷山大的名馬標塞法拉斯 (Bucephalus) 的遺種，此等馬生下來，額上都有一種特別標誌。然全部馬都在君主一個叔父的手中，因爲不肯讓渡給他的姪兒，被處死刑。他的寡妻爲這種慘殺所激怒，將所有馬匹都毀滅了；因此馬種遂絕。

山中有一種隼叫做薩克爾 (Saker) 係一種優秀的鳥，善於飛翔；還有一種隼叫做蘭列 (Lancer) 爲數甚多。此外又有一個完全短翼應種和鶴。國中人民都嫻于獵取禽獸。並產優良的小麥，和一種沒有籽苞的大麥。他們雖沒有橄欖油，却從某些硬殼果，和一種叫做胡麻子 (Zusime) 的東西榨出一種油，至於這種胡麻子除掉顏色較鮮明外，很像亞麻子；然牠所產的油較佳，比其牠任何種油的味道爲好。撻人和此地其他居民都用此油。

這個王國內有許多狹隘的關口和要塞，是以減少任何外國強敵武裝侵入的意思。居

民爲優良的弓箭手和靈巧的獵人；通常以野獸皮爲衣，因爲其牠衣料是稀少的。諸山成爲無數羊的草場，牠們四、五、六百爲一羣，都是野生的；雖有大批地被捉獲而宰殺，但數目並不見減少。

這些山非常之高，要達到頂巔，須自晨至夜走個不停。諸山之間有草木茂盛的廣大平原，有巖石裂縫中湧出的最清潔的湍流。此等湍流中有鱒魚和其他優美的魚多種。山巔上的空氣非常清潔而適於衛生，凡住在市鎮、平原和山谷的人如患熱病或其他發炎的病，馬上移到山頂上，住三四天，即可恢復健康。馬可波羅證明他對於這種清潔空氣的效能，有過親身的經驗；因爲他在此處生病幾及一年，有人忠告他移住山頂，換一換空氣；不久果然痊癒了。

在上等階級的婦女中流行一種特別的裝束，腰以下所穿的衣像禪的形式，剪裁起來，依照她們的財力，常用八十或六十厄爾（已按一厄爾等于四十五吋）精緻的綿布。她們將布重重摺疊，以便增加自己臀部的容積；凡臀部最臃腫的人就算作最漂亮的人。

第三十章 南方的巴西亞省及其居民的金耳飾與形態

離開巴拉禪後，向南方走十日，達到巴西亞（Bascia）省，居民自有其特殊的語言。他們崇拜偶像；皮膚帶暗色，性情惡劣；擅長魔術和招致鬼怪術，並繼續研究此道，孜孜不倦。他們的耳上帶有嵌珍珠和寶石的金銀環子。有些地方的氣候非常炎熱。居民的食物為肉與米。

第三十一章 東南方的刻斯木省及其擅長魔術的居民與教徒階級

刻斯木（喀什米爾——Kashmir）是一個省份，距巴西亞七日路程。居民也有一種特別的語言。他們精通魔術，超過其他一切人民；他們的偶像雖生成的聾而且啞，却能使之說話。他們同樣能使白日變成黑暗，並能表現其他奇蹟多種。【註二七】他們在崇拜偶像的民族中最高為卓越，其他各處所崇拜的偶像是出自此處。【註二一】

【註二十】這一省的魔術表演於忽必烈汗的朝廷中。

【註二一】西藏的佛教。刻斯木（喀什米爾）有一個時候變成一個中心地點，使者四出，許多經典

也在此翻譯。

這個國家有一條水道直通印度海。

土人的皮膚暗而不黑；婦女的膚色雖暗，却十分美麗。他們的食物爲肉、米和其他穀類；然通常頗爲省儉。氣候溫和。省中除都城外，還有許多市鎮和要塞。又有森林、荒地，和山中的險要關口，足以保護居民，防止敵人的侵入。他們的君主不隸屬於任何強國。

他們中間有一個信徒的特別階級，從事于共同的生活，對於飲食和兩性的交接都有嚴格的限制，並不得有任何種肉慾的享樂，以免得罪他們所崇拜的偶像。這種人生活得最爲長久。

他們有幾個寺院，某些長老行使我們的修道院長的職務，民衆對於他們十分敬重。這個國的土人不殺動物，也不傷殘動物，如想吃肉，必須請住在他們中間的回教徒操刀。從歐洲帶來的珊瑚在此處所賣的價格，高於世界任何地方。

我倘若向同一方向進行，將達到印度；但我以爲將印度的描寫保留至第三卷，較爲適宜；因此再回到巴拉禪，由此直趨契丹（中國），不獨像本書最初的部分一樣，只描寫過路

的各國，現在還要兼述過路的左右鄰近各國。

第三十二章 服堪省 上山三日達到一高山頂 高處對于火的效力

離開巴拉禪省，向東北與東方之間前進，經過河岸上許多城堡與居住地——屬於該處君主的兄弟——三日行程之後，達到一個叫做服堪（Yokhan）的省份；此省自身寬廣各有三日路程的距離。居民爲回教徒，有一種清晰的語言，態度文明，勇敢善戰。他們的首領所管轄的土地是巴拉禪的一種封土。

他們用各種方法取得野獸。離開這個國度，仍向東與東北之間走三日，經過上山的工_作，終於達到一點，使人相信四周的山峯是世界最高的地方。在這裏兩個山脈之間看見一個大湖，有一條河由此出發，經過一個廣大的平原，上面有最豐富的青草。草質非常優美，即最瘦的畜牲在上面吃草十日，必定變肥。

這個平原有大批的野獸，特別是羴羊多，體種甚大，其角長至三四手掌，甚至于長至六手掌。牧羊人用此等角製成杓和器皿，以盛食物；又用此物替羊織成籬笆，防狼的侵入，據說，

國中充滿了狼，同樣吃去許多野驢、羊或山羊，牠們的角和骨頭的數量既多，便堆在路旁，以便積雪的季節引導遊客，以免迷路。

這個高原名帕墨（Pamer）〔帕米爾高原（Pamir Plateau）〕沿此走十二日，看不見居民，因此出發時必須準備所需的食物。諸山甚高，沒有看見鳥雀飛近牠們的山峯；因為空氣懷慄的緣故，點起火來，不能發生低地同樣的熱力，于烹煮食物也不能產生同樣的效果，這雖覺得是非常的事，却是被徵實的。

走過十二日路程後，仍須向同一方向走四十日，要經過許多連綿相續的山嶽和流域，穿過許多川河與荒地，看不見任何住所或青草。每種食物必須自行攜帶。這個地方叫做柏羅羅（Baloro）。在此等山最高的山中，還住有一種性情不良和崇拜偶像的野蠻人，以所能獵取的野獸為食品，以獸皮為衣。

第三十三章 喀什卡爾城及其居民的商業

終于達到一個地方，名喀什卡爾（Kashgar）〔喀什噶爾（Kashgar）〕據說，這裏從前是

一個獨立的王國，但現在隸于大汗的版圖。【註二】居民崇奉回教。這個省十分廣大，有許多市鎮和城堡，喀什卡爾是其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居民的語言係他們所特有的。他們以商業和製造業爲生，特別以棉業爲主。【註三】他們有美麗的花園，果園和葡萄園。舉凡棉花，亞麻和大麻的出產都十分豐富。國中的商人遍于世界各處；在實際上，他們是一個可憐而污穢的人種，吃得不好，飲得更壞。【註四】居民除回教徒外，還有一些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徒，得生活于自己的法律之中，並有自己的教堂。省的距離爲五日的路程。

【註二】喀什噶爾仍爲中國極西的城市。從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七年，受俄羅斯的統治。

【註三】此等工業繼續至一八六五年爲止，從這個時候起，這個城受俄羅斯的統治。

【註四】他們的狀況沒有進步。參看斯泰因爵士的古代和圖(Sir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第三十四章 葉爾羌城和施洗聖約翰教堂奇妙的柱頭

葉爾羌(Ya. qan)莎車(Yarkand)是一個高貴的城市，內中有美麗的花園，周圍產有一切果實的平原。居民一部分爲基督教徒，一部分爲回教徒，受大汗的一個姪兒的統治，不

過他與這姪兒並不和好，不斷地爭鬥，且時常發生戰事。這個城位于東北方。據說有一種奇蹟在下列的狀況中出現于此處。在不久以前，當時臨御的大汗的親兄弟察合台親王改革基督教。此事使當地基督教的居民大為歡悅，他們在這個親王的援助與保護之下，進行建築教堂的事宜，並以此專紀念洗聖約翰（St. John The Baptist）。

此教堂的構造是圓形的，而屋頂的一切重量應加在中央的一根柱頭上，他們在柱頭底下安置一方石作為基礎，而此石則因親王的允許，取自回教徒的一廟中，後者畏其勢，不敢加以難阻。但察合台死後，他的繼位的兒子無意于信奉基督教，而回教徒復具有充分的勢力，獲得一道命令，令基督教徒將前此取去的石頭仍還給他們；基督教徒雖提議予以金錢的賠償，也被拒絕，因為他們希望因石頭的移動，使整個教堂倒塌。

陷入困難中的基督教徒除掉含着眼淚，必恭必敬地請求顯赫的施洗聖約翰的保佑外，別無他法。到了他們應交還石頭的那一天，因聖徒的幫助，柱頭竟自行升起，離石頭三手掌，以便易于移動石頭；牠在這種狀況中，沒有任何種支持，一直保存至今日。

我們對於此事已經講够了，現在將進而講卡爾堪（Kankan）省。

第三十五章 卡爾堪省及其居民的腿腫與甲狀腺腫病

離開該處後，即進入卡爾堪（莎車）省，其距離爲五日路程。居民的最大部分爲回教徒，一小部分爲聶斯託利派基督教徒，隸屬於大汗。此處的食物十分豐富，棉花也多。

人民是一些熟練的工匠。通常患腿腫和喉腫病，係起於他們所飲的水質不良。〔註二五〕
這個國家再沒有其他事件值得考察的。

〔註二五〕丁赫于一八九五年住在莎車，據他說，在十五萬口人中有四分之三患甲狀腺病。見我的探險生活（My Life as an Explorer）。

第三十六章 富于生活必需品的和闐城

向東北和東方之間的方向走去，即達到和闐省，其距離爲八日的路程。此省是在大汗的版圖之內，人民爲回教徒。省內有許多城市和要塞，但主要的城市是和闐，而省的名稱也與城名相同。凡人類生活所必需的東西，此處都極爲豐富。並同樣產棉花，亞麻，大麻，穀類，酒

和其他物品。居民經營農場，葡萄園，並有無數花園。他們又以商業和製造業維持生活，但非良好的戰士。我們現在要說及派恩（Payn）省。

第三十七章 派恩省及其河流中的玉髓，碧玉與結婚的奇俗

派恩是一個省份，有五日程的距離，位於東與東北之間。此省列入大汗的版圖，有許多城市和要塞，其主要的城市也叫做派恩。省內有一河流經過，河床中發見許多名加爾西頓尼（Chalcedony）和雅斯白（Jasper）的石頭。【註二六】一切食物都取于此。棉花也是出產之一。

【註二六】加爾西頓尼和雅斯白——各種寶石。

居民以商業和製造業爲生。他們有一種風俗，凡結婚的人離家出外至二十日之久，他的妻子如果願意的話，有另嫁一個丈夫的權利；男子在同一原則上，隨到何處可以娶妻。前面提及的一切省份，即喀什卡爾，和闐，派恩以及羅蒲（Lop）荒原都在土耳其斯坦的範圍以內。以下將提及沙昌（Sharchan）省。

第三十八章 沙昌省 其居民于韃靼軍隊行近時逃往荒原中

沙昌也是土耳其斯坦的一個省份，在東與東北之間。從前本是一個興盛之區，物產也很豐富，但現已被韃靼人弄得荒涼滿目了。人民爲回教徒。主要的城市也名沙昌。省內有幾條河流，也產玉髓和碧玉，多運至契丹出售，數量甚多，故構成商品的大宗。

從派恩到這個區域及其全部範圍是一整個沙地，在某些特別地方雖也有清泉，但大部分的水是苦的，不能入口。當韃靼的軍隊經過此等地方時，居民如與之爲敵，卽搶劫他們的貨物，如與之爲友，也要宰殺並吃掉牠們的牲口。因此他們一聽見有任何軍隊的來到，就挾着家眷和畜牲，奔兩日的路程，逃到沙地的荒原中某些有淡水的地方，得以支持不敵。他們基于同一理由，又將所收穫的穀類藏在沙地的穴洞中；每月取出所消耗的數量；除他們自己外，沒有人知道藏物的地方，因爲他們的足跡旋即被風掃平了。

離開沙昌後，在沙地行五日，該處的水大半是惡劣的。這裏沒有值得注意的東西。第五日達到一個大荒原邊界的羅蒲城。

第三十九章 羅蒲鎮及其鄰近的大荒原與經過此處所聞的怪聲

羅蒲鎮位于東北方，近一個大荒原——叫做羅蒲荒原——的開端處。此鎮隸大汗的版圖，居民信奉回教。凡要經過這個荒原的旅客，通常在此處停留許多時候，一則可以恢復以前的疲勞，一則可以預備將來行程所需的物品。因此他們將食物和商品載在許多強壯的驢子和駱駝的背上。如果此等畜牲在走完這個地帶之前，已經精疲力竭，不能前進，他們即殺而食之；但此處用駱駝的多，用驢子的少，因為駱駝能載重物，而食量又小，較為合算。

食物的準備須能支持一個月，因為經過這個荒原最狹小的部分也需要這樣久的時間。倘若要穿過牠的最長的部分簡直辦不到，因為需時幾及一年，要裝運如此長期的食物，實不可能。在這三十日的路程中，不是經過沙地的平原，就是經過不毛的山嶺；不過在每天的晚上所停留的地方可以得到水，水量雖不多，却足供給一百人及其所携的牲口之用。有三四個停留地的水，鹹而且苦，其他二十處的水却是甜的。這個地帶沒有禽獸，因無何種食料足以養活牠們。

這個荒原係許多作惡的幽靈的住所，牠們玩弄遊客，使之發生非常的幻想，陷入毀滅的途徑，這是一樁周知的事實。有些人如果在白天爲睡眠或其他自然事件所羈，留在後面，而駱駝商隊已經過山，不復可見，他們于是突然聽見有人呼他們的名字，並且口音很熟習。他們以爲是同伴相呼，即跟着呼聲走上，恰恰離開正道，不知要向那個方向進行，便只好坐以待斃。如在晚上，他們相信聽見有大隊人畜在道路的這一邊或那一邊進行，以爲這是他們同伴的足音，即向發聲的方向走去。迨天一破曉，他們發見是自己誤入歧途，並陷在一個危險的境地。此等幽靈有時于白天裝成他們同伴的形態，呼他們的名字，並盡力引導他們離開正道。據說還有些人于經過此荒原時，看見一隊武裝的人迎面而來，恐怕自己被攻擊和搶奪，即時逃避。但因此迷失所要走的路，不知道往那一個方向去找原路，遂悲慘地餓死了。據說，此等幽靈有時使空氣中充滿一切樂器的音響，還有鼓聲和舉槍聲；使旅客們不得不縮短自己的隊伍，作密集隊前進。他們在夜間休息之前，必須小心謹慎，定下一個前進的指標，指出以後要走的路，並在每隻畜牲的身上繫一鈴，以便在散漫中易于管理。這是經過

此荒原中分外的麻煩與危險，必不可免地要遇着的。【註二七】

【註二七】自是以後，很少旅客經過這個不毛的荒原，沿邊的土人相信其中作惡的幽靈，是很自
然的。至于音樂聲和鼓聲是沙山中沙子被吹動所產生的一種現象。參看薩爾所記錄的

註釋，和科爾底的註釋與附錄。

第四十章 坦古慈省 薩香城及其風俗與掩埋死者的儀式

當經過荒原的三十日路程業經完畢，便達到一個叫做薩香（Sachion）薩丘（Ba-shin）而隸屬於大汗的城市。省名坦古慈（Tanguit）人民係偶像崇拜者。他們中間有科曼族，少數為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徒和回教徒。那些崇拜偶像者自有其特殊的語言。這個城位于東與東北之間。他們不是一種商業人民，而是一種農業人民，出產多量小麥。

國中有許多寺院，內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偶像。他們對於此等偶像致最深的敬意，並祀以犧牲；當一個兒子出生，他們即求一個偶像為之保護。父親為敬神起見，特在家養一隻羊，當一年過去，遇着這個偶像的特別祀日，即帶着兒子和羊到神前，以羊為犧牲。他們將羊

肉煮熟，獻于神前，並作長時間的祈禱，其主旨不外求神保佑自己的兒子不生病痛；並相信在這個祈禱時間，羊肉的氣味都被吸收了。他們將殘留的物質運回家中，邀集一切親朋，以虔誠的歡樂，大吃一頓。於是將骨頭收集起來，用精緻的器皿保存着。偶像的祭司所得的份子爲頭，腳，腸，皮，和某些部分的肉。

這些偶像崇拜者對於死人也有特別的儀式。當一個有身分的人死去待葬的時候，他的親屬即邀集一些占星家，告以死者的生年日月時；他們根據這一點去考察星宿，追確定了星座或標誌，知道死者出生時的一顆行星位于其中，于是指定舉行葬儀的日期。如果這一顆行星當時不是上升，他們即令屍身停留一星期或一星期以上，有時甚至于停留半年之久然後准葬。親屬爲趨吉避凶起見，非占星家指定一個適當的日期，不敢掩埋死者。

因爲這個緣故，屍身有時必須長久停在家中，爲防止腐爛起見，他們用一手掌厚（約七八吋）的木製成棺材，十分堅固，再加漆其上，將屍身放入，輔以大批的香樹膠，樟腦和其他藥料。凡關節縫隙之處，塗以瀝青與石灰的混合物，整個的屍體再用綢子包起來。當着這

個時期，桌上每日要陳列酒食，至一餐飯之久，以便死者于時享受食物的香氣。占星家有時向親屬說，他們觀察天象的結果，屍身不可從大門運出，否則必不吉利，于是必須從旁門運出。在好些場所，他們竟強迫那些親屬穿牆運屍，以爲如不遵從，則死者的靈魂必怒而作祟，予家庭以禍害。

因此當任何種不幸的事件降臨于喪家，或家中人遭遇一樁意外的事，或損失，或早死，占星家必指明這是由于不在死者出生時的星宿上升之際舉行葬禮，以致受了一種惡劣的影響，否則以爲這是由于屍身沒有從適當的門運出。

埋葬的儀式必須在城外舉行，所以他們在沿途所過的一定地點建立有一支柱的小木屋，而以綢飾柱子；藉此作爲臨時停柩之用。每到一處，便將酒肉置諸柩前，如此表演下去，直至目的地爲止，他們以爲這樣做，使靈魂得恢復疲勞，有氣力跟着進行。當着這個時候，還有一種儀式。他們預備某種樹皮製的大批紙片，上面印有男女，馬，駱駝，錢幣和衣服的圖形，與屍體同埋在一起，以爲死者在陰間將享有紙上所畫的人物和一切器具之用。當此等儀

式進行之際，所有當地的樂器都十分嘈雜地響個不停。

我們說過這個城市後，將進而談西北方近荒原頭部的其他城市。

第四十一章 喀陸爾縣及其招待生客的奇異風俗

喀陸爾(Kanul)是一個縣區，在坦古慈省內，隸屬於大汗，有許多市鎮和堡壘，主要的城市也叫做喀陸爾。這個縣區在兩個荒原之間；即在上面所描寫的大荒原和另一距離僅三日路程的小荒原之間。居民係偶像崇拜者，自有其特殊的語言。當地出產果實，至為豐富，居民即以此作為維持生活的食品，兼供旅客的需要。男子們習于遊樂，除按照當地的實況，弄樂器，唱歌，跳舞，讀書，寫字外，不大做其他事體，總之，他們只是從事于每種娛樂。

當生客來到，想在他們的家中住宿時，至為歡喜。他們令自己的妻、女、姊妹，和其他女親屬對於客人的志願當百依百順，自己則離家進城，送回各種各樣的必需品，使客人覺得那些婦女和自己的妻子一樣；但他們所以出此，是希望獲得金錢：當客人留在家中時，自己總不回來。他們以為將家中的婦女委諸生客，使之和自己的妻子一樣享樂，是出于敬客之心。

是有名譽的事；因為旅客長途跋涉，經過許多危險，身心至感疲勞，需要舒適的享樂，他們出來作殷勤招待，正是一種適合於他們神的意志的行動，既可增加家庭的福利與自己的實益，又是安然獲得兩者，毫無危險，使自己諸事如意，達到成功。這些婦女實在是很漂亮，富於肉感，在這一方面並完全服從她們丈夫的命令。

當曼谷汗駐蹕于這個省區時，得悉上述那樣不良的風俗，因下諭令喀陸爾的人民捨棄這種可羞的習慣，禁止私人留生客住夜，當另預備宿舍招待遊人。居民在憂愁煩悶之中，勉強服從他們主人的命令，至三年之久；但終於發見地上不再產生常有的果實，而他們的家庭也遭遇許多不幸的事，遂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曼谷汗那裏去，用他們的名義要求他允許他們保存那自遼遠時代的祖先很莊嚴地傳下來的風俗。特別是自他們不復履行接待並加惠生客的職務以來，家庭的利益已經累進地毀滅了。可汗聽到這種請願，回答道：『你們既這樣渴望保持你們自己的羞辱，就隨你們的便罷。去罷，去過你們卑鄙的生活，讓你們的妻子爲着一點可憐的報酬，繼續賣淫罷。』各代表獲得這種聖旨回去，居民都喜不

自勝，一直到現在，仍保存他們祖先傳下來的這種勾當。

第四十二章 欽欽塔拉斯城

喀陸爾縣區的鄰縣爲欽欽塔拉斯 (Chinchikalas)，其北部鄰荒原，全區長度爲十六日的路程。這個區域隸屬於大汗，有許多城市，和幾個要塞。居民分成三個教派。少數居民依照聶斯託利派的教義，相信基督；第二派爲回教徒；第三派爲偶像崇拜者。區中有一山，其礦產物爲鋼，又產鋅或錫。

有一種物質也具有火蛇的性質，因爲一經織成布匹，投入火中，並不着火。我的一個遊伴名庫斐卡 (Kurtikar) 係一聰明的忒科曼人，指導本省礦山工作有三年之久，我從他得知製造這種物質的方法如下：從山中所得的化石質料是一些纖維，但不像羊毛的纖維。這種東西晒乾之後，入一銅臼中搗碎，然後在水中洗去泥沙。這樣洗乾的纖維，結合在一起，於是紡之成紗，組之爲布。爲使此織物白淨起見，特放在火中燒一點鐘，拿出來毫不受火的灼傷，並且和雪一樣潔白。此布如弄污穢了，又投在火中去漂白。

關於認爲生活于火中的火蛇，我在東方各處從沒有發見絲毫痕跡。據說，大汗用這種材料組成一條桌巾送給教皇，作爲製耶穌基督的聖巾之用，此物保存在羅馬。

第四十三章 薩邱縣及其運至世界各處的大黃

離開喀睦爾縣後，向東和東北方之間走十日，經過一個很少居民，也沒有何物值得考察的地方，達到一縣名薩邱（*Saquin*，[肅州 *Sukowin*]）內中有許多市鎮和堡壘，主要的也叫做薩邱。居民多半爲偶像崇拜者，也有一些基督教徒。受大汗的統治。

包含這三省的大省叫做坦古慈。

省內的一切山中產大批最優美的大黃，由各處商人運到世界各地出售。當他們取道此處時，除掉習于當地風土的畜牲外，不敢驅策其牠家畜在諸山中行走，因爲其中生有一種有毒植物，畜牲一經誤吃，即引起脫蹄的慘劇。然當地的畜牲懂得此植物的危險性，能知避免。〔註三八〕薩邱的人民以果實和家畜的肉爲食品，並不經營商業。這個區域最適于養生，土人的皮膚爲褐色。

【註二八】斯泰因爵士在契丹荒原的遺跡 (Ruins of Desert Cathay) 中說及這種野大黃，又講到他的小種馬所遭遇的困難，與此地的毒草。

第四十四章 坎皮州城及其居民所崇拜的偶像的性質與所用的曆書，結婚的風俗

坎皮州 (Campion) 按此處疑卽甘州，係坦古慈省的省治城市，頗爲宏大，有支配全省的司法機關。大多數人民爲偶像崇拜者，但也有些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偶像崇拜者依照本省的情形，建有許多廟宇，祀奉大批的偶像，內中有些是木彫的，有些是石製的，有些是泥塑的。然都裝飾得十分富麗，並裱起金來。就彫刻講，也是大模大樣的。有些偶像的身體魁梧奇偉，有些却很小。大的足有十步高，爲偃臥式；小的站在他們的後面，像弟子一樣必恭必敬。所有大小偶像都極端受人民的敬仰。偶像崇拜者中間的祭司——依照他們的道德觀念講——所過的生活較其他人等爲道德。他們不食肉，不性交。此等人民對於不守禮法的性交，通常不視爲一種嚴重的犯罪。他們的格言是：性交如出于女的意思，不算犯罪；如出于男

的引誘，才是犯罪。

他們所用的日曆，在許多點上很像我們的，依照此日曆的規則，每月有五，四，或三日，他們不做流血的事，也不吃肉；和我們對禮拜五，安息日，及各聖徒節日的前夕所保持的習慣一樣，【註二九】

【註二九】西藏的佛教。

常人娶妻多至三十人，有些還更多，有些又較少，全以自己維持妻子的能力為轉移；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女家的嫁妝，並且須將畜牲，奴隸和金錢分給自己的妻子。最初娶的妻子在家庭中常維持一種優越的地位，丈夫如果發見任何妻子對其餘的行爲不好，或不爲他所喜悅，可以將她遣去。他們娶表姊妹為妻，甚至於以岳母為偶。他們對於其他許多極大的罪惡，視為無足輕重，在這種形態中，和獸類一樣地生活着。

馬可波羅及其父親和叔父因事業上的必要，在這個城市約逗留一年之久。

第四十五章 伊稷那城及家畜烏雀的種類與北方一個四十日路程的荒

第一卷 第四十五章

八三

離開坎皮州城，向北行十二日，達到一個名伊稜那（Ezina）的城市，位於沙漠荒原（戈壁）開端處，並在坦古慈省的境內。居民為偶像崇拜者。他們有駱駝和各種家畜。這裏有蘭列隼和許多優秀的薩克爾隼。註三〇果實和家畜的肉供給人民的需要，並不經營商業。

【註三〇】自這些講中國鳥雀的早期觀察以後，出有許多討論此問題的書和論文。中國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Sinica）可以找着一個有價值的表，載有一百四十種以上的討論

中國鳥類學的重要著作和論文。

旅客經過此城市後，須備四十日的糧食，因為當他們向北進行，須穿過一個荒原，該處除夏季的山中和某些流域間有少數居民外，平時沒有人居的形影。此等地方有水與松林，常為野驢和其他野獸出沒之所。

經過此荒原後，達到牠的北方的一城市，名喀拉科蘭（Karakorum）

第四十六章 喀拉科蘭為韃靼人首先定居之所 他們王國的起源

喀拉科蘭城周圍約三哩，係韃靼人在很遼遠的時代首先定居之地。這個地方沒有石頭的供給，故用堅固的土壘圍繞着，當作城牆。在土壘外的附近處有一個大規模的堡壘，內有一美麗的巨宅，爲當地的統治者所居。

現在應說明這些韃靼人開始行使統治權的情形。他們住在與勺楚（Churche）爲鄰的北方，沒有固定的住所，這就是說，沒有市鎮或要塞；該處有廣大的平原，茂盛的草場，寬大的河流，與充分的水源。他們自己中間沒有君主，係隸屬于一個有力的國王，有人告訴我，在他們的語言中，這國王被呼爲翁汗（Ung Khan），和我們語言中的普勒斯忒·約翰（Prester John）具有同樣的意義。韃靼人以自己的畜牲十分之一貢獻他。

然這個種族的蕃殖非常迅速，翁汗，這就是說，普勒斯忒·約翰察覺了他們的實力，心生一計，要將他們分成各種集團，住在國內各個分離的區域中。主意既定，便乘機而動，如隸屬于他的各省一有叛亂，即從他們每百人中抽三、四人去當兵平亂，因此他們的力量逐漸削弱了。他又同樣派遣他們作其他遠征，派遣重要的官吏監督他們，以便實行自己的意志。

韃靼人終于發覺他奴隸他們的企圖，決定維持自己中間一種嚴密的聯合，並因對方正想對他們作最終有效的毀滅行動，便採取一種策略，離開他們原住的地方，向北進行，穿過一個廣大的荒原，直至距離已遠，自己感覺安全為止，于是不再對翁汗繳納經常的貢物。

第四十七章 成吉斯為韃靼人的第一汗 他戰勝翁汗並據有其國土

自韃靼人遷居新土若干時後，約于一一八七年選舉一人為他們的王，名為成吉斯汗，他的為人十分健全，富于智慧，擅長詞令，更以勇敢著名。他的統治十分公正而溫和，人民不視他為君王，簡直敬愛他為自己的主人。他的善良和偉大的性質的令譽遠播各處，所以一切韃靼人無論怎樣散處僻遠的地方，總是願服從他的命令。

他看見自己君臨于這許多勇敢人民之上，便野心勃發，要離開這四圍的荒原與曠野，命他們準備弓箭和他們所擅長的其他武器。他于是進而為城市與省區的主人；他的公正與其他德性所產生的效力非常之大，凡他所到之處，民心大悅，都得以得受他的保護與恩惠。

爲大幸。他在這種情形之中取得九個省區。當着這個時期，每一市鎮和縣區或受人民自己的支配，或爲一個小小的君主所統治，我們想到這一點，對於他的成功使用不着驚訝；這些小國間既沒有總聯合，自然不能夠單獨抵抗這樣可怕的一種勢力。他于征服這些地方後，即派遣都督去治理，他們的行爲都甚公正，故居民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傷。

他看見自己事業的成就這樣順利，更決意再謀大舉。他抱着這種志願，即派遣使者到普勒斯忒·約翰那裏去，要求娶其女兒爲妻，他知道此事一定不會邀允許的。這個君主接到請願，很忿怒地叫道：『成吉思汗是我的奴僕，何來如此大膽，竟敢要求娶我的女兒爲妻？你們滾罷，叫他知道，如再作此項要求，當使之受辱而死。』各使者得到答覆，馬上離開王廷，急忙回到他們主人那裏，將普勒斯忒·約翰命令他們說的話，一齊傾吐出來。

第四十八章 成吉思集合人民進攻普勒斯忒·約翰

成吉思汗爲這種答覆所激怒，特集合大軍，侵入普勒斯忒·約翰的疆土，紮營于一個叫做騰杜克(Tenkuk)的大平原上，遣使告訴他，叫他準備自衛。

第四十九章 普勒斯忒·約翰出兵迎敵

普勒斯忒·約翰也同樣統率大軍進至平原，紮在離敵營十哩的地方。成吉斯汗當著這個時機，命自己的占星家和魔術家向他宣佈，兩軍在迫在眉睫的衝突中，誰當得勝。他們因此取一根綠色的蘆梗，縱剖為兩邊，一邊寫上他們主人的名字，另一邊寫上普勒斯忒·約翰的名字。於是將兩物放在地上，相距若干遠，告訴君主說，當他們唸符咒時，兩片蘆梗因偶像的力量，將進而相遇，看寫上誰的名字的一片站在另一片的上面，勝利就屬於誰。

於是集合全軍來看這種儀式，當占星家正在唸他們的經典時，大家看見兩片蘆梗開始移動並接近，在一剎那間之後，寫上成吉斯汗的名字的一片站在另一片的頂上。

第五十章 成吉斯汗與普勒斯忒·約翰間的戰爭

君主及其韃靼的隊伍看見這種情形，興高采烈地登時進攻普勒斯忒·約翰的軍隊，攻破其陣線，並使之全軍覆沒。普勒斯忒·約翰被殺，成吉斯汗取得他的國土，並娶了他的女兒。自此次戰役以後，這個戰勝者在六年之中繼續征服許多王國和城市；终于在圍攻一

個叫做退津 (Tinggin) 的城堡時，膝部受箭傷，並因傷殞命，葬在阿爾泰 (Altai) 山。

第五十一章 韃靼人的六個皇帝及其進葬阿爾泰山的儀式

成吉斯汗崩駕後，庫伊汗 (Quy Khan) 繼位；第三個繼位者是巴圖伊汗 (Batu Khan)，第四個是阿拉庫汗 (Alau Khan)，第五個是蒙果汗 (Mongou Khan)，第六個是忽必烈汗，他比以前的一切汗更大，並更有勢力；在事實上，即將前五個可汗聯合起來，也不及他那樣勢力膨漲。我並且還要說得厲害一點；因為即使將世界上一切基督教徒及其皇帝與君主集合起來——並額外加入薩拉森人——也沒有這樣的勢力，或能做忽必烈一樣多的事，他是世界上一切韃靼人——利凡得 (The Levant) 和坡南特 (The Poent) 的韃靼人都在內——的主人。因為這些人民都是他的臣民。【註三一】

【註三一】意大利的稿本沒有這個重要的節段，係出自優術的譯本。

可汗或汗的稱號等于我們語言中的皇帝。一切大汗和成吉斯——他們的第一個主人——所屬的種族的領袖都須進葬於一個名阿爾泰的高山上，無論他們死于何地，即使

相距有一百日的路程，也要運往該處，這已經成爲一種不可改變的風俗。

還有一種風俗是，在運柩的途中，伴送的人將所遇的人作爲犧牲品。對他們說：『離開現世到陰間去，服奉你們崩駕的主人。』並確信這樣被殺的人在陰間真正變成他的奴僕。他們又收最良的馬匹殺死，以供主人的享用。當夢果汗的屍身運到阿爾泰山時，伴送的馬兵殺死途中遇着的人在兩千以上。

第五十二章 韃靼人的遊牧生活及其家務的情形，食物與婦女的德性

我已經開始說及韃靼人，現在願更詳細談一下。他們永不定住於一個地方，當冬天行將降臨的時候，即移居於一個較溫暖的平原，以便爲他們的畜牲找一個充分的草場；一到夏季，又移到山中的涼爽地方，其中有水草，而畜牲等又可避去馬蠅和其他吮血的害蟲的侵擾。他們在兩三個月中間繼續向高處上升，去尋找新草場，因爲任何一個地方的草不足以飼養大羣的畜牲。

他們的小屋係用竿子和氈子構成，爲正圓形，且能折疊，故可捲成一捆，作爲包裹，當遷

徙時，放在四輪車上，挾之同行。當他們要張此幕屋時，常將出入的門口向着南方。除掉此等車子外，還有一種兩輪的優秀的車子，也同樣用黑氈子蓋着，製作十分精密，雖整日下雨，在車子中的人也不會受到潮濕。他們的妻子兒女，用具，及所需的食物，都用車子運送，由牛和駱駝拖着。凡買進賣出的商業都由婦女經營，即丈夫和家庭所需的每種東西也由她們準備；至于男子的時間全用在打獵，放鷹，和軍事生活上面。他們據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好的犬。

他們完全以肉和乳爲食品，凡飲食的所出，都是他們遊戲的產物，又吃一種像兔子一樣的小動物，此物一到夏季，遍佈于各平原中。但他們又吃各種動物的肉，如馬肉，駱駝肉，甚至于狗肉，只要肥壯，都在佳穀之列。他們飲馬乳，並且製得很好，其質味和白酒一樣。

他們的婦女在貞潔和行動的禮節上，世界上沒有能超過的，即在對丈夫的愛情和義務上也是如此。她們不獨視不貞爲一種可恥的罪惡，並且是一種最不名譽的罪惡。就是丈夫對妻子的忠實，也值得讚賞，那怕有十個或二十個妻子，總是寧靜和睦的，殊可稱羨。詭習

的言詞是從不會聽到的，她們的注意力全注在自己的事務和幾種家常事上，如準備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管理僕役，看護小孩，都是通常事務。

男子可以隨意娶多少妻子。她們花費丈夫的錢財，為數有限，反之，丈夫從她們的訓練及其經常的職業所得到的利益却非常之大。因此他對於岳母須予以報酬。第一個妻子具有特別受尊重的特權，算是最合法的，而這種權利且擴充到她所生的子女。妻子的數目這樣沒有限制，結果是他們的子女比其他任何民族為多。父親死後，兒子又可以將父親所遺下的妻子作為自己的妻子，只有生他的親母是例外。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姊妹為妻，但他們的兄弟死後，可以嫂孀或弟媳為妻。每一次結婚要舉行盛大的儀式。

第五十三章 韃靼人的神及其崇拜的方式與服裝

韃靼人的教義和信仰是一個性情高尚優越的神。他們對他焚香頂禮，並祈求享受智識與身體的健康。

他們又崇拜一個叫做拿提格 (Nadigar) 的神，他的像用氈子或其他布匹蓋着，供奉

在每個家庭中，並替此神塑一妻和幾個子女，妻在他的左邊，子女則在他的前面。他們以為此神主治地面，保護他們的子女，照顧他們的家畜和穀類。他們對他表示很大的敬仰，每于進餐時總要鉗一塊好肉在這偶像的嘴上擦一下，並以次及于牠的妻和子女。他們又在門外洒一點肉湯，藉以獻貢其牠鬼神。他們做了這些事後，以為他們的神及其家眷已經享受了相當的份子，遂直截了當地進食，更無何等儀式。

富裕的韃靼人所穿的衣服製自金銀絲所織的布匹，和黑貂皮，銀鼠，及其他動物的皮，至為富麗堂皇。

第五十四章 韃靼人的戰爭習慣及其武器與對長官的服從

他們的武器為弓矢，鐵矛，有時也用長槍；但他們自兒童時即以弓矢為遊戲，故此物為他們最熟練的武器。他們所穿的甲冑製自用火炕乾的水牛皮和其他獸皮，極為堅硬，打起仗來，極為勇敢，視自己的生命為無足輕重，任何危險，都所不顧。他們的性情是殘酷的。

他們能夠受各種各樣的困苦，當必要時，能以馬乳維持生活至一月之久，否則他們所

能捉到的其他野獸也可以。他們的馬只飼以草料，不需大麥或其他穀類。男子要受訓練在馬背上過兩日兩夜不下來；當馬吃草時，即睡在馬上。世間沒有一個民族在困苦中能夠表現他們那樣的堅毅，在缺乏中能夠表現他們那樣的忍耐。他們對於長上最爲服從，而維持生活又只需少數的費用。他們具有此等爲兵士所必需的特性，足以征服世界，在事實上，他們也已經征服世界的極大部分了。

當韃靼一個大首領遠征時，他自己做馬隊十萬人的前導，其組織的狀況如下：他任命十夫長。百夫長，千夫長，和萬夫長。十夫長聽命于百夫長；百夫長聽命于千夫長；千夫長又聽命于萬夫長。

因此每個軍官只須照顧十個人或十個集團的人。每一百人的隊伍稱爲一塔克(Tak)，每一百個這樣的隊伍組成一托曼(Toman)。當軍隊前進時，有兩百人的一個隊伍作爲前衛，先行兩日，而兩側和後面都派有衛隊，以免受敵人的突擊。

他們在遠距離的行軍中，對於紮營和烹調的器具都不攜帶。前面已經說過，他們大半

用乳維持生活。他們挾一種氈製的小帳篷，藉避風雨。當情形緊急，須派急報子時，他們能夠奔馳十日，既不舉火，也不進餐。在這個時期中即以馬血維持生活，每人截破自己的馬的一根血管，吮牠的血。

他們又將乳質弄乾，成爲漿糊狀，作爲食物，其製法如下：將乳煮開，將浮在上面的乳脂部分取出，放在另一器皿中做乳油；此物如果留在乳中，乳即不會變成堅硬品。將取出乳油的乳曬乾備用。行軍時，每人帶十磅在身邊，每日早晨將半磅放在一個皮瓶中，隨自己所需的分量加水。他們騎在馬上，瓶受劇烈的震動，變成一種薄粥，即以之當餐。

當此等韃靼人作戰時，從不與敵人混在一起，只是圍着敵人，首先從一方發箭，然後從另一方發箭，有時假裝逃跑，引誘敵人來追，于是向背後發箭，射殺對方的人馬，和當面交戰一樣。在這種戰法中，敵人自以爲獲勝，實則他是失敗了；因爲韃靼人對敵人這樣惡作劇之後，回轉來重新作戰，擊敗敵人所剩下的軍隊，無論對方怎樣努力苦戰，終成他們手中的俘虜。他們的馬轉變方向的動作最爲迅速，命令一發，立即轉到任何方向；他們藉此等迅速的

動作獲得許多勝利。

此處所說的一切，是指韃靼領袖們原來的形態；但到現在，已經退化不少了。住在契丹的人拋棄自己的法律，採納那些偶像崇拜者的風俗，住在東部各省的人已經同化于薩拉森人的習慣了。

第五十五章 司法的規條及各家死亡兒女間想像的結婚

他們管理司法的情形大概如下：當一個人犯了盜竊罪，不當處死時，即受一定數目的杖責，如七下，十七下，二十七下，三十七下，四十七下，或一百零七下，隨所偷物品的價值和盜竊的情形而異。有許多人死在這種懲罰之下。如果盜了一匹馬或其他應處死刑的物品時，盜賊即被判決死罪，用劍將他斬成兩段。但他對於所盜的物件如果能夠支付九倍價值時，便可免去一切刑罰。〔註三二〕

〔註三二〕中國人說，現今的歐美濫用這種避免刑罰的方法。美洲有些人民團體聯合起來，支付

二千九百萬元的贖金，去幹一種有利虧不並勾當。

● 這個種族的每一首領或其他人等通常有許多畜牲，如牡馬，牝馬，駱駝，公牛，或母牛，各有業主的標記，於是放任牠們在平原或山中的任何地方吃草，並不雇用牧人看管。其中有與另一業主的畜牲混在一起的，即查明標記，歸還原主。至于蘇羊和山羊却有人看管。牠們的畜牲無論那一種都身材高大，肥壯，並非常美觀。

當一個人有一兒子，另一人有一女兒，雖各已死去多年，他們仍替自己的亡故的兒女訂婚。同時在紙片上畫些侍從的人，馬，其牠動物，各種衣服，金錢，和各種器具；他們將此等紙片連同正式訂下的婚約付之一炬，以便運至陰間交他們的兒女享用，彼此並正式成爲夫婦。雙方的父母子行過這種儀式後，即視同親戚，恰和他們在世的兒女真正結了婚一樣。

我們雖還沒有提及韃靼人之主的大汗光輝燦爛的行動與事業，然對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已經講了許多，現在要回轉到我們從前的題目上去，即回到那廣大的平原上去，當我們正在穿過那平原時，曾停頓一下，來講韃靼人的歷史。

第五十六章 近喀拉科蘭的巴竹平原及其居民的風俗 大洋與當地所

產的隼

離開喀拉科蘭和前面所說的韃靼皇家葬地阿爾泰山後，向北進行，經過一個四十日路程的巴竹 (Bargu) 平原。該處所住的人民叫做墨斯克力蒲特 (Moschid) 係一個粗魯的人種，以獸肉爲食品，最大的爲鹿之類；並利用此等鹿拖旅行軍。他們又以往來於無數湖沼上的鳥雀以及魚類爲食品。鳥雀當換毛期或夏季來到水濱，因羽毛脫落，不能飛行，易爲土人所捉獲。這個平原鄰大洋的北部。人民的風俗習慣和曾經描寫的韃靼人相似，他們隸屬於大汗。當地既不產穀，也沒有酒；他們在夏季雖從打獵獲得營養，但冬季的氣候十分寒冷，鳥獸都不能停留該處。前面已經說過，走四十日，即達到大洋。近大洋處有一山，和鄰近的平原一樣，爲兀鷹和獵鷹的隼的築巢地。該處既沒有人類，也沒有畜牲，就是鳥雀，也只有一種叫做巴格拉克 (Bargalak) 的，爲隼的食品。這種隼和鷓鴣的體積一樣大，尾巴像燕子，爪子像鸚鵡，飛行極爲迅速。當大汗想獲得獵鷹的隼的幼雛時，即派人來此地捕捉。離海岸不遠的一島上有大批的白隼，大汗要多少便有多少。人們不要認爲從歐洲送給韃靼人應用

的白隼，能達到大汗的宮廷。只有某些韃靼人或利凡得——與科曼尼亞人（Cumans）和亞美尼亞人的國家爲鄰——的其他領袖獲得此物。這個島遠在北方，如立其上，則見北斗星在你的背後，並有一部分是在南方了。

我們于說過北冰洋鄰近的地帶後，現在將描寫大汗都城附近的各省，並回到曾經說過的坎皮州去。

第五十七章 接近坎皮州的厄靖洛爾王國 辛猶省及其風俗與婦女的

美麗

離開坎皮州，向東方走五日——旅客在途中夜間常爲幽靈的聲音所威脅——達到一個王國，叫做厄靖洛爾（Erginil），隸屬於大汗，並在坦古慈省內。這個王國內有幾個諸侯的領地，居民大半爲偶像崇拜者，間有一些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徒和回教徒。

厄靖洛爾是許多城市和要塞中首屈一指的一個。從該處向東南方進行，達到契丹，途中有一城名辛猶（Sinju）按此處疑卽西鞞，屬於辛猶縣，有許多市鎮和城堡，同樣屬坦古

慈省，在大汗的統治之下。這個縣區的居民大都是偶像崇拜者；不過也有一些回教徒和基督教徒。此處有許多野獸，就體積講，可和象相比。【註三三】牠們的顏色係黑白相混，甚為美觀。除肩的毛豎立三手掌高外，全身的毛很光彩，向下垂着。其毛為白色，比絲更為柔軟精細。馬可波羅為着好奇心的緣故，帶了一些毛回威尼斯，凡親眼看見的人都覺得確是如此。這些野畜有許多已經變成家畜，牠們和普通母牛交合所生產的種子，為高貴的動物，耐勞的程度較其牠任何種牛為高。此等新種活潑有力，比普通牛種能運較重的東西，能做兩倍工作。

【註三三】野犛牛。

此處又產最優美和最值價值的麝香。產此香的動物是一種瞪羚 (*gazelle*)。牠的毛皮和一種較大的鹿相似；牠的尾和腳和羚羊相似，却沒有角。牠有四個突出的牙齒，約三吋長，上下牙床各生兩個；細長色白，宛如象牙。就全部講，這是一種美觀的動物。取得麝香之法如下：當月滿的時候，這種瞪羚的肚臍處有一袋凝固的血，專門獵取此物的人利用月亮，割下這個皮囊，曬乾。這種最佳的麝香發出最大的香氣。他們捉得大批的瞪羚，肉頗可口。馬可波

羅會將乾瞪羚的頭和脚帶回威尼斯。

此處的居民經營商業和製造業，並產穀類，十分充足。省區的距離為二十五日的路程。其中有一種雉，體積大於我們的雉兩倍，略較孔雀為小。牠的尾毛約長八或十手掌。〔註三四〕然又有一種雉，其體積和形態與我們的一樣，其他鳥雀的種類也很多，有的羽毛甚為美麗。

〔註三四〕此等尾毛長六呎以上，常為中國戲劇中的英雄帽子上的裝飾品。

居民為偶像崇拜者。他們多肥胖，鼻子很小。髮黑，幾乎沒有鬚，即有，也為數無幾。上等階級的婦女也同樣少毛髮；她們皮膚清秀，形態甚好。男子多貪女色；依照他們的法律和風俗，只要有維持生活的能力，可以任意娶多少妻子。一個青年女子雖十分貧窮，只要美麗，富人就會娶她為妻，並且為獲得她起見，對她的父母和親屬送上有價值的禮物，美麗是唯一注重的特質。我們現在將離開這個縣區，進而談及位於東方的另一區域。

第五十八章 厄格利給亞省 卡拉沙城及其人民的態度與所製的駝毛布

離開厄靖洛爾，向東走八日，達到一個地方，名厄格利給亞（*Urgai*），仍屬於坦古慈大省，受大汗的統治，這個區域中有許多城市和城堡，主要的城市叫做卡拉沙（*Kalasha*）。居民大都為偶像崇拜者；但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徒有三個教堂。他們用駱駝毛和白羊毛製成一種美麗的駝毛布，為世界上最佳的產品。這是一種美麗的白色布，因為他們也有白駱駝。商人大量地購買此物，運銷許多國中，特別是運銷契丹。

離開這個省區後，將說及東方另一區域，並且將因此達到普勒斯忒·約翰的領土內。

第五十九章 普勒斯忒·約翰種族的王公所統治的騰杜克省

隸屬於普勒斯忒·約翰領土之內的騰杜克是一個東部的省份，內中有許多城市 and 城堡，受大汗的統治；自第一個皇帝成吉斯征服此國家以來，這個家系的一切君主即長為附庸。牠的首都也叫做騰杜克。大部分的居民為基督教徒。君主據有此國家，是為大汗的封土；這不是原來的普勒斯忒·約翰的全部疆土，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汗對於他和對於皇家其他王公一樣，常娶以公主和皇家的其他女子。

這個省區出產多量質美的石頭，可製天青色。這裏又用駱駝毛製成織物。人民以商業、農業和手工勞動維持生活。但居民中有偶像崇拜者，回教徒和基督教徒。省中的統治權操在基督教徒的手中。又有一種人稱為阿戈（Ago），係偶像崇拜者的騰杜克土人和回教徒兩種人所產生的一個雜種。這個國家的人民比我在前面所說的其他國家的人民，膚色較為光澤，形態較為美觀，教育也較好，所以他們是較為敏捷的商人。

騰杜克省是稱為善勒斯忒·約翰這種元首的政府所在地，他們統治這一省和鄰近各國的韃靼人，而他們的繼承者一脈相傳，一直到現在。現今在位的王喬治（George）是普勒斯忒·約翰傳下來的第四個，被視為這個家系的領袖。他們在兩個地方行使統治權。

此等地方在我們的世界中名為哥革（Gog）和美哥格（Magog）【註三五】但土人則稱為翁格（Ung）和蒙谷爾（Mongul），每個地方都有一種不同的人民住着。住翁格的是哥革人，住蒙谷爾的是韃靼人。

【註三五】馬可波羅沒有提及中國的萬里長城，殊為可異。他所取的道路穿過長城幾次，在這一省

又穿過一次。優爾爵士以爲當馬可波羅指這一省的人民爲「哥革和美哥格」時，他的心目中卽有長城在。他對回教徒的習慣的許多提示，的確可以使我们猜想他知道可蘭經，內中有如下的一段話：「他們說『啊度』！拿拿固！(O Dhat Quraini) 雅谷格和美谷格(Tagug and Me-gug) (哥革和美哥格)的確是在作惡。你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如隔以一種土壘，我們當向你納貢？」他說，「我的主替我安置的東西是要好些；所以用實力幫助我，我願意在你們和他們之間安下一個柵欄。」

在這個省區中旅行七日，向東方對着契丹走去，要經過許多爲偶像崇拜者，回教徒和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徒所居的市鎮。他們藉商業和製造業維持生活，所織的有嵌入精細金綫並飾以珍珠母的布匹，還有各種樣式與顏色的綢緞，和歐洲的有些相像；又有各種羊毛布。

這些人民都受大汗的統治。有一個叫做新第州(Shidain)的市鎮以製造一切武器和軍隊所需的每種物品著名。本省多山的部分有一地方名伊定府(Yiding)，有一豐富的銀

礦，獲得大批的銀子。省內的禽獸也很多。

第六十章 張加諾城及各種鶴 大汗諭令象養的鷓鴣與鶉

離開上述的城市和省區後，行三日，達到一個城市名張加諾（Changnor），命名的意思是白潭（White Pool）。汗在此地建有一大行宮，常宴駐蹕于此，因為小湖與河流環繞其間，為羣鴿集會之所。又有一個美麗的平原，為大批的鶴，雉，鷓鴣，和其他鳥雀的棲息處。這裏的獵物極為豐富，汗用白隼和鷹去獵取，獲得最大的快樂。

關於鶴一類計有五種：第一種為純黑色和炭一樣，兩翼頗長。第二種的翼較第一種更長，係白色，兩翼的羽毛上盡是花點，和孔雀一樣，不過為金黃色，十分悅目；頭是紅黑二色，配置甚好；頸上是黑白二色，此鳥一般的形態，極為美麗。第三種和我們的鶴，大小相同。第四種是小鶴，羽毛上有紅色和天青色的條紋相間，十分美觀。第五種為灰色，頭有紅黑二色，體積很大。

近這個城市處有一流域，為大批鷓鴣和鶉的常游之地，大汗特令每季在河流的兩岸

種粟和其他穀類，嚴禁收穫，藉以供養鳥類，使不致缺乏營養。此處又設置許多看守人，看管獵物，使不致被竊取或毀滅，兼于冬季散佈粟子給鳥雀吃。牠們習于這種飼養，當穀類散在地上，叫子一吹，便馬上從各方面飛來取食。大汗又令建立一些小屋爲牠們夜間棲息之所；因這樣注意飼養的結果，他一遊鄉間，常有充分的禽鳥之樂；即在冬季，因天氣嚴寒，他不住此間，也有駱駝運送鳥雀到他所居的宮廷。我們離開此處後，將向東北方走三日，達到另一地方。

第六十一章 大汗在上都城的美麗宮殿及皇殿中的禮儀

離開上述的城市後，向東北方走三日，達到上都，這是今上忽必烈大汗所經營的。他在此處建一宮殿，係用大理石和其他美麗石頭造成，設計的精巧，與建築的優美，均令人稱道不置。

所有廳堂房間都鍍上金，十分富麗。宮殿一面朝城內，一面朝牆壁；屋的每端另有一牆，包圍所接近的平原，計十六哩，除經過皇宮外，牠處沒有入口可進此平原。這個御花園中有

豐富美麗的草場，有許多小溪爲之灌溉，鹿和山羊等動物蕃殖其間，作爲鷹與供打獵用的其他鳥雀——牠們的圈欄也在這些地面上——的食品。除開鷹不計，此項鳥雀在兩百以上；大汗每星期要去檢閱一次。當他騎馬馳騁于此禁林中時，常令侍從挾一或數小豹于馬背上，跟在後面；當他高興讓牠們逸去時，牠們馬上就襲取一隻赤鹿，一隻山羊，或一隻黓鹿，他將這種東西送給鷹吃，藉此取樂。

此等地方的中央有一美麗的小樹林，他建立一個御亭，用一系列美麗的柱頭撐起，飾以金漆。每根柱上有一條龍盤着，頭向上承接屋頂的突出部分，爪向左右伸張，尾向下，都棧着金。屋頂和其他部分一樣，係竹竿做成，漆得很好，濕氣不會侵入。這裏所用的竹子約有三手掌的周圍，和十尋（*fathom*）的長度，劈成兩邊，除去其關節，即成水漕，一仰一仆，如此鋪成亭頂。但爲使屋頂不致被風吹動起見，每一片竹端都繫在屋的骨格上。亭子的每一方和天幕一樣，有二百條以上堅固的絲索維繫着，否則因建造材料的輕微，可以被大風吹倒，全部的設計至爲精巧，一部分都可拆開，移動，並重行裝置，恰隨大汗陛下的意思。他因此處氣候

溫和，適于衛生，故選作遊息之所，每年于六、七、八三個月駐蹕于此。每年于陰曆八月二十八日，例須離開此處，進至一定的地點，在所述的情形中，舉行祀典。

大家必須知道，汗養養萬匹牡馬和牝馬，其白如雪。成吉思汗的世系得飲這種馬乳，另有一個名和立亞德(Horad)的家系，因在汗自己的面前，建立了勇敢的戰功，經他的特許，得飲同一馬乳，此外，沒有人敢于染指。

皇家對於這些馬也就愛護備至，不准人加以侵犯，當牠們在草場或御林中吃草時，沒有人敢站在前面，妨害牠們的行動。他所收養的占星家精于魔術，他們宣佈，他于每年陰曆八月二十八日，須將這種馬乳洒于風前，祀奉他們所崇拜的一切神靈和偶像。當着這個時候，此等占星家——也可以說是術士——有時在一種奇異的形態中，表現他們的術法；因為如天上多雲，將有下雨之勢，他們即登大汗所居的宮殿的屋頂，用魔術的力量，使天不下雨，並停止風暴。在周圍的地方可以遇着暴風雷雨，但皇宮上却全無影響。這樣作法的人叫做特柏慈(Tahah)和克斯密(Kesmir)，這原是兩個崇拜偶像的民族的名稱。他們向普通

人宣傳這種法術是由上帝的幫助實現出來的。他們的形態醜陋，沒有禮貌，自己不敬重自己，也不爲人所敬重。他們常是不洗臉，不梳頭，生活于污穢之中。

他們除掉這種禽獸般的可怕的实际行動外，遇有任何罪犯被處死刑，即將屍體抬去，用火烤過，取以爲食。但他們對自然死去的人的屍體，不吃其肉。

除掉上面所說的諸奇蹟——他們對於此等奇蹟各有擅長——外，他們又稱爲巴克息(Bacchi)，這裏所指的是他們的教派。他們表演地獄般的術法十分精巧，可以說是隨意所欲，無不如意；有一事件雖覺得不可信，但應當紀錄下來。當大汗坐在皇廳——本書下面一卷將詳加描寫——進餐的時候，放在中央的食桌升起至八科比特(Ouchi) 按一科比特約十八英吋)高，在一定距離內有一大櫥，一切飲器都安置其中。現在經過他們的魔術，所有酒壺，乳瓶，或其他飲料壺，不須侍從動手，都自動注入杯中，杯子在空中經過十步的距離，達到大汗的手中！當他飲完後，杯子又自動地回至原處；此事是在大汗陛下所邀請的參觀者的面前表演的。【註三六】

【註三六】這一類魔術的表演仍爲註教喇嘛所保存，但爲正宗的黃教喇嘛所拋棄與鄙視，他們反

對此等「普通魔術粗索的表演；；但世俗人不願捨棄這些奇蹟，故西藏每一個正宗大

寺院要養一個魔術家，此人是沒有改良的宗教的一員，不在寺院的同僚之列。」據引

證許多考證的優爾說：「行魔術的人沒有文獻，僅恃口述傳下他們的秘密。」

當這些巴克息的偶像的節日將近來的時候，他們到大汗的宮廷中去說：「陛下知道，我們的神如不享受祀典，將赫然震怒，使我們沒有好收穫的年歲，使我們的穀類生蟲，畜牲發瘟，並降其他瘟疫。因此請求陛下賜予黑頭羊若干，香料若干，以便舉行莊嚴的祀典。」

然他們這些話不能直接對大汗說，係由某些大員轉達。他聽到這種請求，總是完全照准的。他們于是在祀神的節日宰羊，將羊肉湯灑在神前，舉行崇拜的儀式。

這個國中有許多大寺院，其範圍的廣大，簡直可視爲一種小城市，內中有兩千和尚的，他們依照人民現成的宗教習慣，祀奉他們的神明。他們的服裝與居民不同；頭髮與鬚髮，剃得光光的，當他們理佛時，焚香點燭，鐺鉞齊鳴，極爲莊嚴。他們中間有些得娶妻室。

還有一種教派，其教徒名爲筭新（Zionists），他們嚴守戒律，過一種極樸素的生活，除掉糠與溫水外，沒有其牠食物。這一派有時拜火，被其牠各派視爲異端，因爲牠不像牠們一樣崇拜偶像。就他們教派的規律講，他們中間有一種物質上的差異，最後所描寫的一派從不娶妻的。他們和其他各派一樣，剃光頭髮和鬚鬚，穿黑藍色的麻布衫；即使穿綢衣，顏色也必須是黑的。他們睡在粗糙的蓆子上，其生活方法比世上一般人民要苦得多。

我們現在將離開本題，進而敘述諸主之主的莊嚴奇偉；即韃靼人的元首忽必烈汗。

第二卷 忽必烈大汗及其都城、宮廷、政府與西南

行程中各城市、省區的見聞錄

第一章 今上忽必烈汗彪炳的功業及其偉大的勢力

我們的計劃是在本書中陳述現今臨御的大汗的一切大功業，他的御名爲忽必烈汗；最後這個名詞在我們的語言中是指諸主之主，他的確配有這種稱號，因爲就所統治的人民的數目，幅員的廣大，收入的數量講，他是越過世界過去和現在每個君主，並且也從沒有一個君主具有他那樣的威權，獲得他所統治的人絕對的服從。關於這一點，本書將明白表現出來，使各人都相信我們所說的話的真實。

第二章 皇叔乃顏的叛變

大家必須知道，忽必烈汗是第一個皇帝成吉思汗的正統和合法的後裔，爲韃靼人合法的元首。他是第六個大汗，于一二五六年開始他的統治。他是由自己優美的武勇、道德和

謹慎，取得統治權，和他的諸兄弟的企圖相反，然他們却得到許多大員及其自家人的援助。他在法律和權利上都應繼位。

自他臨御到今年——一二八九年——共有四十二年，正是八十五歲。〔註三七〕他在登極之前，曾在軍中服務，並努力參加每一次的戰役。他不獨行動勇敢，即在判斷和軍事技能上，也是統率韃靼人從事戰爭的最有能力和最有成就的司令者。然自登極以後，不復親征，將一切遠征委之于他的諸子和司令官；只有一次他親自出馬，其經過如下。

〔註三七〕 波羅諸氏于一二九二年離開中國，所以馬可不知道忽必烈崩于一二九四年，享年七十八歲。

一個名乃顏 (Nayan) 的領袖，係忽必烈的親屬，雖只有三十二歲，已經統治許多城市和省份，使他造成馬隊三十萬人。他的先人曾爲大汗的臣僕。他看見自己是這樣一種大軍隊的首領，爲青年的虛榮心所驅策，遂萌背叛之心，要奪取皇位。他因此私自派遣使者到另一有力的領袖那裏去勾結，此人名海都 (Kaidu)，他的領土達到大土耳其，他雖是大汗

的姪子，却因從前犯罪，怕受懲罰，心懷惡意，甘爲叛逆。

所以海都對於乃顏的提議甚爲滿意，並允助馬隊十萬人。這兩個君主便馬上開始集合他們的軍隊，但此事不能夠完全秘密進行，使忽必烈毫無所聞。

第三章 大汗討伐乃顏

大汗一經聽到他們的準備，立即佔據一切通乃顏和海都國中的關口，使他們得不到他正取何種手段的任何報告。他於是發令火速集合距汗八疏（北京）十日路程以內的全部軍隊。計有馬隊三十六萬人，另加步兵十萬人，這是由他的衛隊，尤其是由他的擄奪出獵者與家僕組成的。

他們在二十日之內都準備好了。他如果要將經常保護契丹各省的軍隊集合起來，必須三四十日的期間。當着這個時候，敵人一定得到他的軍事行動的報告，急速聯合起來，佔據最有利于他們的險要地方。

然大汗的目的是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這老是勝利的伴侶——先發制人。

使乃顏不及準備，單是攻擊他一個人，比攻擊他和海都的聯合軍，當然容易奏功，更有把握。這裏講到大汗的軍隊問題，可以連帶說一句，在契丹和蠻子（Mongols）按即指黃河以南的各省）各省以及他的領域中的其他各處，有許多不忠實和謀叛的人，他們時時刻刻想叛變，想推翻他的統治。因此凡有許多大城市和人口衆多的省份，必須有軍隊駐防，此等軍隊駐在距大城市約四五哩的地方，可以隨時進城的。大汗創立一個規例，軍隊每隔兩年，換防一次，軍官也是每二年更換一次。因有這種預防的方法，人民都安安靜靜地服從，任何種運動或改革都不可能。軍隊的維持費不僅出自各省的皇家歲入，並且出自他們各人私有的畜牲和乳，這是他們送到城內去出賣的。他們因此散佈于全國各處，遠至三十日，四十日，甚至于六十日路程的地方。此等軍團即有半數集合在一個地方，他們的人數也就至足驚人，幾乎令人不能相信。

大汗在上述的情形中集合他的軍隊後，即向乃顏的領域進發，強迫行軍，夜以繼日，于二十五日內達到。此次遠征，管理十分嚴密，所有道路均有人看守，凡企圖經過的人，一律加

以逮捕，故乃顏自己或其屬員對於大軍的來到，事前毫無所知。

第四章 大汗對乃顏的戰爭

忽必烈的軍隊達到某山脈，即停止不進，他讓他們休息兩日，山脈的彼方係一平原，爲乃顏的軍隊宿營之所。大汗的軍隊自信必能成功，于翌日清晨即歡天喜地上山，出現于乃顏的軍隊之前，只見此項軍隊駐紮得十分可憐，既沒有前衛，也沒有斥候，而乃顏自己由他的寵人的妻子伴宿在營中。迨他驚醒後，急忙在環境許可的情勢之下，盡力組織他的軍隊，而于自己沒有及早形成對海都的聯合，不勝悲痛。

忽必烈駐在一個木製的大堡中，安置在四隻象背上，象身受火烤乾的厚皮的保護，並披上金衣。木堡中並有許多弩手和弓箭手，頂上有繪有日月的皇旗飄着。

他的軍隊由三十個馬隊構成，每隊一萬人，都挾有弓箭，他將全軍分爲三大枝。使左右兩翼的軍隊張開得很遠，簡直將乃顏的軍隊側面包圍起來了。每一馬隊的前面有五百步兵，挾着短矛和劍，當騎隊表現逃遁的時候，他們即上馬坐騎者的背後以監視之，當騎者回

來應戰的時候，他們卽下馬，並用短矛刺殺敵人的馬。

當戰陣一經排好，依照韃靼人的習俗，在作戰之前，各種各樣的管樂器一齊吹起來，繼以唱歌，要到敲鑊鉦與擊鼓，才開始作戰，唱歌，敲鑊鉦，擊鼓，都非常厲害，令人聽了，驚奇不置。這種信號由大汗的命令首先向左右兩翼發出，他的大鼓開始槌擊。這是一種猛烈的流血戰爭揭幕了。四方八面，矢如雨下，大批的人馬紛紛倒地。舉凡人的呼號吶喊聲，馬的嘶聲，和武器的相擊聲，都使聽者戰慄。當雙方矢盡，卽短兵相接，用短矛，劍，短鎚，短劍，殺得人馬的屍身堆積如山，交通斷絕，一方簡直不能進到另一方去挑戰。

這樣相殺許久，不分勝負，自晨至午，勝利飄搖于雙方之間，不能取決；因爲乃顏平日對待民衆，最爲慷慨寬大，他們都竭誠擁護他的主張，寧願戰死，不肯逃走。

可是乃顏終于看出自己將被圍困，企圖逃跑，旋卽被執，押到忽必烈的面前，判處死刑。

第五章 大汗結果乃顏的生命

處死的方法頗爲別緻，卽將乃顏放在兩床氈子之間，猛烈地搖撼，直至氣絕爲止。

【註三八】這種特別刑罰的動機是在皇家的人的流血不當使太陽和空氣看見他的殘存的軍隊特來投降，誓盡忠于忽必烈。他們是勺察 (Chozs)，卡利 (Karti)，巴斯科爾 (Barskol) 和息亭基 (Situngi) 四省的居民。

【註三八】暹羅王于一六八八年被置于一大鐵臼中，用木杵搗死。暹羅皇室犯人要這樣處死，是

由于相信皇室的血不應灑在地上。這就是要阻止神聖的血不與土混和 被其污染。在

某些澳洲人種的宗教儀式中，不准將血滴在地上，在英格蘭的塞塞克斯 (Sussex) 有

些人對於滴有人血的地方，使之永遠成爲荒地。參看大列載 (Fraser) 的金樹枝 (The

Golden Bough) 被禁之事各章。

乃顏早已私自受過洗禮，但從沒有公然承認信仰基督教。當開戰時，他認自己的旗幟上宜加上十字架的記號，他的軍隊中有大批的基督教徒，死于戰場。當猶太人【註三九】和薩拉森人看見十字旗被推翻的時候，便以此辱罵基督教的居民，並說道：『看啊，用你們的旗幟的國家和跟着此等旗幟作戰的人是被毀滅了！』

【註三九】波斯的猶太人于一六三年定居于中國。他們的會堂于一二七九年重建于開封(Kaifeng)，至一三八六年明太祖給予猶太教社一塊地方，令其和平相處。參看科爾察在中國的猶太人 (Les Juifs en Chine 以及猶太百科全書 Jewish Encyclopedia)。

和白爾曼(Perلمان)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的歷史(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ina)。

基督教徒因受不住此等嘲笑，迫而訴諸大汗，他令他們前來，嚴加譴責。他說：「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沒有證明有利于乃顏一黨，其效果已和理性及正義一致，因為他是叛主的逆賊，十字架不能予這樣的惡人以保護。所以無論誰不得冤屈基督教徒的上帝，上帝自己是極善良與公正的能事的。」

第六章 大汗凱旋汗八疏城及其對基督教徒，猶太人和其他人民所給予的光榮

大汗自獲得這種重大的勝利後，威風凜凜地榮歸汗八疏〔北京〕首都。當時正是十一月，當二三月間，他仍在此處，三月是我們的復活節。他察覺這是我們的主要的儀式之一，

遂命所有基督教徒來到他的面前，並捧出他們的四福音的聖經。

他在莊嚴的形態中，令將聖經屢次用香薰過後，很誠懇地對牠行一個接吻禮，並命所有在場的貴族舉行同一禮節。每當基督教的主要節日，如復活節與聖誕節，他總是這樣做；即薩拉森人、猶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節日，他也保持同一的儀式。

有人詢問他這種行為的動機何在，他的回答是：『人類各階級敬仰並崇拜四個大先知。基督教徒視耶穌基督為他們的神；薩拉森人視謨罕默德為他們的神；猶太人視摩西（Moses）為他們的神；偶像崇拜者視索角蒙巴堪（Sogunhar-Kan）為他們的偶像中最著名的神。我對於四者都表示敬仰，懇求他們中間真正在天上的一個尊者予以幫助。』但從大汗陛下對於他們的態度看，他顯然視基督教的信仰為最真實和最好的；因為他看出這種宗教的信仰者所擔負的任務，沒有不是充滿道德與聖潔的。

然他却不准基督教徒在巡行中持一種十字架，因為像耶穌這樣高尚的人竟在十字架上受鞭笞並處死，觸景生情，不能令人無所感慨。但也許有人要問，他既這樣相信基督，為

什麼不遵守這種信仰，變成一個基督教徒呢？

當他派遣尼可羅波羅和馬飛阿波羅做專使到教皇那裏去的時候，他們對於基督教的問題曾略有所陳述，他當時說明自己不改奉基督教的理由如下：「我爲什麼要做基督教徒呢？你們自己必定看出這些國家的基督教徒都是沒有知識沒有能力的人，他們沒有表演任何奇蹟的本領；同時你們試看那些偶像崇拜者可以爲所欲爲，無不如意。當我坐在餐桌前時，廳中的杯子不需人手的幫助自行盛滿酒和其他飲料，以供我飲。他們對於不好的天氣，具有使之退處于任何天空的能力，並且具有這一類的許多奇異的能力。你們又看見他們的偶像有說話的能力，凡有所求，均能預言一切。」

「我如果改從基督的信仰，自承爲一個基督教徒，則朝廷中的貴族和其他不信此宗教的人將問我有什麼充足的理由要受洗禮，改奉基督教。」〔註四〇〕他們將說，「牠的宣教師表現了什麼非常的力量，表現了什麼奇蹟呢？同時偶像崇拜者宣言他們所表演的奇蹟，是出自他們自己的聖潔和他們偶像的勢力。」

【註四〇】本章一大部分爲優爾的繹釋所用的法文抄本所無。忽必烈汗的確敬仰基督教徒和其他學者，但他的政策常是把宗教看做一種政治事業，視崇拜上帝爲文明的一種副產物。

這似乎是使人民開化的一種現成的方法。喇嘛有學問，基督教徒也有學問。但他們未能送出一百人。中國的文明現在是不同的，却不可加以輕視。羅素（Portrand Ru

ssell）在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中說：『我到中國去，是去教他們；』

但每天在那裏所想的多爲怎樣從他們學習，少涉及怎樣去教他們。』

『我對於這樣說法不知道要怎樣回答，他們將認我爲陷在悲慘的錯誤之中，那些偶像崇拜者藉他們深邃的法術，能夠表演如此奇蹟，不難促我的死亡。你們回到你們教皇那裏去，用我的名義要求他派送一百名擅長你們法律的人前來，遇着偶像崇拜者，應有力量抑制他們，並表示自己也有同樣的法術，不過因這是出自惡魔的行動，故禁而不用，同時強迫他們當面放棄這樣的動作。我如果看見此事，將禁止他們及其宗教的活動，並親受洗禮。我的一切貴族將跟我的榜樣受洗禮，一般人民也會仿效。結果這裏的基督教徒的數目將

遠過你們自己國中的。」

這一段話明白表現，教皇如果派遣適當的人物去宣傳福音，大汗一定改奉基督教，因為大家確切知道，他對此本有一種強固的傾向。

我們現在回到從前的問題上去，將說及一班在戰爭中以勇敢著名的人所獲得的報酬與榮譽。

第七章 有戰功者所得的報酬和金牌

大汗任命十二個最聰明的貴族審查軍官和兵士的行爲，特別是審查在遠征和作戰中的功績，悉以上聞。他對於有功的人都予以升遷，例如百夫長則升爲千夫長，並賜予許多人以銀器、獎牌，或委任狀。

百夫長所得的獎牌爲銀質的；千夫長所得的是金的或銀包金的；萬夫長所得的是金的，上有一獅子頭；前面兩種重一百二十薩吉（ṣāḡ），後面一種有獅頭的重二百二十薩吉。〔註四一〕牌上所寫的文字如下：「仗上天的威德，敬視可汗萬歲；凡有逆命者殺毋赦。」凡

獲得此等獎牌的軍官享有附屬于獎牌的種種特權，上面載明他們行使職權時的義務與權力。

【註四一】此等獎牌係圓角長形的金屬片製成，約三吋半寬，十二吋長。據說重在十八至四十磅

四十兩以上，上端鑽有一孔，以便穿繩懸掛。

凡十萬軍的統帥，或一大軍的總司令獲得一個金牌，重三百薩吉，除掉上述的文句外，底邊刻有一隻獅子和日月的圖形。他所行使的特權也刻在這壯麗的牌上。當他出來騎馬的時候，他的頭上總有一把傘，指出他的等級和權力；就座時，常是坐在一把銀椅上。

大汗對於某些貴族也同樣賜予獎牌，上面刻有白隼，他們持有此物，得用任何大王公的全部軍隊做自己的榮譽衛隊。他們也可隨意使用皇家的馬匹，並可擁有等級低于他們的任何軍官的馬匹。

第八章 大汗的形態及其四后與每年從溫哥特省所選的妃子

號稱大汗或諸主之主的忽必烈是一個中等的身材，不高不矮。他的四肢勻稱，整個的

形態配合得很好。他的面貌清秀，有時紅光滿面，和玫瑰色一樣，使他的儀容增色不少。他的眼睛黑而秀，鼻子高而正。

他有四個合法的正宮皇后，她們四人中任何人的長子于大汗崩駕後，得繼承大位。她們同樣具有皇后的稱號，各居一宮。每人所有的最美麗的少年女侍從，不在三百人以下，此外，還有內寢侍女，大批的少年男僕，和其他宦官，所以每宮的侍從人員達萬人。

當大汗陛下想要她們四人中的任何人陪伴的時候，或召其前來，或親自進宮去。除她們以外，又有許多妃子，這是從韃靼一個叫做溫哥特（*Vingit*）省選來的，該省的居民以面貌秀麗，膚色光潔著名。大汗每隔兩年——或不及兩年，隨他高興——派人至該處，依照他們所得的訓令中美的標準，挑選一百或一百以上最美麗的少年女子。

關於挑選的情形如下：當挑選大員達到之日，命令該省一切少年女子集合起來，指定適當的人加以考驗，他們經過細心的個別考察後，這就是說，將頭髮，面貌，眉毛，口唇，和其他要點，以及相互間的配置一一考察後，依照美麗的程度，定為十六，十七，十八，或二十關（*Or*

Wife)。大汗所要求的大概爲二十或二十一開的美人，挑選大員的使命是以此爲限度，凡當選的即送入他的宮廷。

當她們達到後，大汗又另命任一組人從事考察，再行選擇，大約有三、四十人留爲他的臥室之用，至爲寶貴。某些年長的宮娥分別照顧並監護她們，在夜間確定她們有無隱秘的不完善之處，睡後是否安逸而不致打鼾，吹氣是否如蘭，全身各處有無不好的氣味。她們經過這樣嚴格的考驗後，才被分成五組，每組在大汗陛下的內室事奉三日三夜，叫她們做什麼，即當做什麼，他要怎樣支配她們，都隨心所欲。

她們于期滿後由另一組接替，這樣輪流下去，一直至全體輪完爲止；于是第一組的五人又開始事奉。但當一組在內室供差時，另一組即駐在連續的外室。大汗陛下如有所需，如飲食之類，內室的一組可將命令傳給外室的一組，馬上就可以得到所需之物。所以事奉大汗陛下的責任全由這些青年女子擔負。至于姿色次一等的女子即分派到主持皇家家政的各王公處，教以烹調、裁剪，和其他相當的工作；凡朝廷中的任何人如願娶妻，大汗便在這

些女子中選出一人賜給他，並附以富麗的妝奩。因此他把她們都配給貴族。

現在要問這一省人民的女兒如此被君主強迫取去，是否受了委屈？決不是的；他們反視此為加于自己的一種恩惠與光榮；凡有美麗女兒的父親，看見大汗來選擇他們的女兒，都非常高興。他們說：『我的女兒如果福星高照，命運亨通，大汗陛下以之為偶，最能滿足她的命運；然我的力量卻不能做到。』反之，如果女兒的行為失當，或遭遇不幸，而不能獲選，父親即指此為她的星宿的戾氣所招致。

第九章 大汗四后所出的諸子的人數及諸子的封王與長子真金

大汗的四后生有二十二個兒子，最長的名真金（Qin-guis），被指定繼承皇位；這是在他的父親生時決定的。但他未幾逝世，遺下一子名鐵木耳（Tiemur）。鐵木耳為他的父親的繼承者，應止大位。他的性情善良，並具有智慧與武勇，曾在幾次勝利的戰爭中表現他的勇敢。

大汗除正宮所出的諸子外，他的妃子也生下二十五個兒子，他們都是勇敢的戰士，因

爲不斷地受過軍事的訓練。他封他們爲貴族。他的正宮皇后所出的兒子有七人做廣大的省區和王國的首領，用聰明與謹慎的方法統治各自的領域，大家所能希望于韃靼種族中卓絕偉大，無與比倫的人物的兒子的事件，盡在他們的身上實現了。

第十章 汗八琉城附近偉大華麗的宮殿

大汗于一年的三個月，即十二月，一月和二月，通常居于契丹省極東北的汗八琉〔北京〕大城中。在這個新城的南邊有他的大宮殿，其形態與面積如下。

第一是一個方場用牆和深溝圍繞着；方場的每一邊長八哩，中央有一大門，爲各處來到的出入之所。這個圍場內四邊的沿邊各寬一哩，爲軍隊屯駐之地。圍場內有第二道圍一個縱橫六哩的方場，南北兩方各有三門，中央的一門較兩旁的門爲大，除掉皇帝出入外，長久關閉不開的。兩旁的門時常開着，以便常人往來。

各營區分的中央有一個美麗而寬敞的建築物，共有八個，以爲收藏皇家軍需之用；一個建築物收藏一種東西，如馬韉，馬鞍，馬鏡，和馬隊所用的其他物件放在一個倉庫中；弓，線，

箭袋，矢，和屬于弓矢術中的其他物件收藏在另一倉庫中；護身甲，胸甲，和其他牠皮製軍器收藏在第三個倉庫中；餘此可以類推。

在這圍場內仍有一個圍場，城牆極厚，高二十五呎。城垛和矮牆全爲白色。這裏又構成一個四哩的方場，每方一哩，和上面的方場一樣，南北兩方各有三門。內中也有同樣配置的八個大建築物，爲皇帝儲衣之所。各城牆之間有許多美麗的樹木，並有草場飼養各種野獸，如大鹿，麝，小鹿，麋鹿，和這一類的東西。凡各城牆之間如沒有建築物，便是這樣佈置的。草場上有豐富的草料。草場中的道路較草場高三呎，並且是鋪砌好的，舉凡污泥雨水都不能在路上停留，只是向兩旁流去，增加草木的豐潤。

在這四哩的圍場內有大汗的皇宮，其廣大爲尙所未聞。這個皇宮從北城一直伸展至南城，中間僅有一空院，爲貴人與禁衛軍往來通過之地。屋只一層，不過屋頂甚高，屋基高出平地約十指距（*finger*）周圍有一大理石牆圍着，約兩步寬。這牆即作爲一種臺地，凡行經其上的人，外面都可看見。牆的外邊裝有美麗的欄杆和柱頭，人民得在此行走。凡大殿和房

間的各方都飾以彫刻和鍍金的龍，並有各種鳥獸的圖形，戰士的圖形，和戰爭的圖畫。屋頂的裏面佈置得金碧輝煌，畫圖滿目。

皇宮的四邊各有大理石鋪成的石級一大段，由此可從平地上登圍繞皇宮的大理石牆，凡要行近皇宮須經過此牆。

大殿非常廣大，可容大羣的人聚餐。皇宮中有許多分立而不相聯屬的房子，極爲美麗，配置也得宜，關於牠們配置的系统，似乎令人想像不到，能夠比此再爲進步。屋頂的外部非常堅固，足以經歷悠久的歲月，並且飾以各種顏色，如紅，綠，藍，紫。窗上玻璃的裝置也極精緻，並和水晶一樣透明。皇宮的後列係好些巨大建築，各有幾個房間，內中所藏的爲皇帝的私產，或他的金銀塊，寶石，珍珠，和金銀器皿。這裏也是他的正宮皇后和妃子的宮室；他在這種清靜的地方，不受任何騷擾，故處理事務，頗爲方便。

在皇帝所居的大皇宮的對面，另有一個宮，與此酷相似，是爲皇太子眞金的宮殿，因爲他將來要繼承帝國政府，故宮中一切儀注全和他的祖父一樣。離皇宮不遠的北方，距大圍

籬約一箭的射程，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達一百步，山底的周圍約一哩。上面遍栽最美麗的長青樹；因為皇帝一經聽到報告，何處生有一株美麗的樹，他就令人掘起，連根帶土，無論怎樣笨重，用象運至此山栽培，以增加牠的青翠集合體。因此山的樹長青，故獲得青山的名稱。

山頂上建有一個點綴的亭子，也同樣是全綠的。小山，樹木，和建築物這一切景緻形成一種爽心悅目的奇觀。在北方區和城區的邊界有一深而且大的塘，構造十分精密，所掘的泥土即用作造山的材料。塘中的水來自一條小溪，其形如一魚池，但實在的用處是供給家畜的飲料。經過此塘的溪水穿出青山山麓的溝渠，流入皇宮和皇太子宮之間的一個很大的深塘；由此所掘的泥土也同樣用以加高山的容積。此塘中蓄有各種各樣的魚甚多，皇帝佐餐所需，無論多少，都取給于此。

溪水從此塘的對面一端流出，為防止魚類汎出起見，流水的入口和出口地方都裝有銅製或鐵製的格子。塘中又養有鵝和其他水鳥。從皇宮到皇太子宮有一橋跨過水面，以資交通。這個大皇宮的描寫即止于此。我們現在將說到大都（Peking）城的形勢和環境。

第十一章 逼近汗八琉城的大都新城款待使臣的規例和城中的夜巡

汗八琉城位于契丹省一條大河上，在古時即以莊嚴華麗著名。城名的含義是「帝都」；不過今上據占星者的報告，此城的命運是要叛變的，他于是決定在河的對岸另建一新都，剛才所描寫的皇宮和皇太子宮即在該處。新都和舊都只隔一條河。這個新建的城取名大都，所有契丹人，這就是說，契丹省的居民，都被迫離開舊都而遷居新都。不過那些忠貞不貳，無可懷疑的居民，仍得留住舊都，特別是因新都雖有我們馬上要描寫的那樣的容積，然不能像極巨大的舊都一樣，能容納如許人數。

新都爲完全正方形，共長二十四哩，每邊爲六哩。有一土牆圍着，牆底寬十步，愈向上則寬度漸減，至頂上，寬不過三步。城梁到處全係白色。城中的全部設計都用直線規定，故各街道大都沿一直線，達到牆根，一個人如登城走到城門上，一直向街上望去，可以看見對面城牆的城門。在城內邊的公共街道上，有各種各樣的商店和貨棚。全城建屋所用的土地都是四方塊子，並且彼此在一條直線上；每一塊地都有充分的距離，可建美麗的住宅和院子，花

園等等。各家的家長各分派一塊。這種產業以後則由一人轉入他人的手中。城內的全部就在這種情形中分成方塊，和棋盤一樣，其設計的精審與美麗，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城牆上開城門十二張，每邊三張，每一張城門上，和兩門相隔的中間，都有一種美麗的建築物；故每邊共有五種這樣的建築物，中有大房間收藏守城兵的武器，至于這種兵的數目，每張城門計有一千人駐守。大家不要因有這樣的駐軍，以為是在預防有何種仇敵侵犯的危險，這不過是為皇帝的光榮和威嚴起見，應設置此項禁衛軍。然我們必須承認，因占星家的宣言，他的心中對於契丹省人頗懷疑忌。

新都的中央有一種很高的建築物，上懸一大鐘，每夜敲擊，在第三次鐘聲後，無論何人不得在街上行走，不過遇有緊急的事，如孕婦分娩，或男人生病等等，非出外請人不可，便不在此例。遇着此項事故，出外的人必須提燈。

城門外面各有一近郊，範圍廣大，每一城門的近郊直與左右兩邊的城門近郊相銜接，故其長度達三四哩，而各近郊居民的人數且超過都城居民的人數。每一近郊中距城約一

哩的地方建有許多旅館或招待駱駝商隊的大旅店（*Caravanserais*）以供各地前來的商人居留之用；並且每一種人都指定一種和其他住所隔離的住所，如以我們爲例，就是一種住所指定給倫巴人（*Lombards*），另一種指定給德意志人，第三種指定給法蘭西人是。新都城內和舊都近郊操皮肉生涯的公娼約有二萬五千人。每一百和每一千妓女各有特設的官監督，而這些官又是受總管指揮的。當外國有專使來到，負有與大汗的利益有關的任務，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爲着用最優渥的禮貌款待他們起見，特令總管對於使者團每人每夜送去一高等妓女，而此等妓女也是每夜一換的，派人管理她們的動機即在於此。妓女們視這樣當差是自己對皇帝應有的一種貢禮，故不受任何報酬。

夜間有三四十人一隊的巡查繼續不斷地巡邏街市，並頻頻查看是否有人于禁止通行的時間——即第三次鐘聲後——離家外出。他們如有所遇，即捉去監禁，待天明後由專任的官吏審理。犯禁者如果被證明爲行動疏忽，便要按照情節的輕重，處以或輕或重的杖足刑，然此刑有時是可以致命的。這些人民中的犯罪，常是如此處刑，這是由于受了一班有

學識的占星家的教訓，不願流血所致。

我們于這樣描寫大都城的內部狀況後，現在將說及處置契丹居民的叛逆事件。

第十二章 大汗的禁衛軍

人人知道大汗的禁衛軍是由馬隊一萬二千人組成的。被稱爲「*Yegh'ar*」這就是「服事他們主人的騎士」的意思。然他並不發生被這種軍隊包圍的任何恐懼，這不過是一種藉壯觀瞻的事件罷了。

這一萬二千人由四個長官統率，每人指揮三千人；每三千人在皇宮繼續服役三晝夜，期滿後由另一隊瓜代。迨四隊服務期均滿，再從頭輪流值役。

然不服役的九千人，除掉受皇帝差遣，或各人因私事走開——在此場所，須得他們長官的許可——外，日間並不離開皇宮。

第十三章 大汗召見貴族的儀式

當大汗陛下大朝宴之日，朝見的人的座次如下：御案一張放在一個高台上，大汗坐在

北方，面南向；皇后坐在他的左邊，右邊則爲皇子，皇孫和其他親屬，座位較低，他們的頭恰與皇帝的脚成一水平線。其他親王和貴族的座位更低；關於婦女也適用同樣的儀式，皇媳，皇孫媳和大汗的其他親屬都坐在左邊，座位也同樣逐漸降低；其次爲貴族和武官夫人的座位。一切人都按照自己的品級，坐在自己應該坐的指定地點。

殿中的座位佈置得很適宜，故大汗在寶座上可以望見全殿的人。然大家不要猜想，凡朝見的人都有座位。較大部分的官員，甚至於貴族，都是坐在殿中地氈上進餐；殿外還站有一大堆的人，係來自外國，帶有許多稀世之珍的。

在大殿的中央，即大汗的御案之處，置有一件壯麗的器具，其形如方匣，每邊各長三步，彫有各種動物的形像極爲精細，並且是鍍金的。內中是空的，裝有一巨大的純金容器，足盛許多加倫 (gallon) 的液汁。此方匣的四邊各置一較小的容器，約含量五十二加倫半 (hoghead)；一器盛馬乳，一器盛駝乳，其餘各器盛有牠種飲料。這個器皿中還有皇帝陛下的杯或瓶等物。此等器具有些是由美艷的鍍金金屬製成。其容積極大，如用以盛酒或

其牠銀汁，每器足供八人之用。

凡有座位的人，每二人的桌前置一瓶和一種金屬製的杓，其形如有柄的杯子；不僅用以盛瓶中傾入的酒，並且還要將其舉至頭上。婦女和男子一樣，都要遵守這種儀式。皇帝陛下金屬器具的衆多簡直令人不能相信。

當宴會之際，另派有高級職官巡視殿中，以防宴會時剛到的外客不懂朝儀，須領導入席；這些官員川流不息地巡行全殿各處，詢問賓客有無未備之物，或是否需要酒、乳、肉或其牠物品，一經要求，登時由侍者送上。

大殿的一張殿門處，或大汗所在的任何地方，有兩員魁梧奇偉的官分站兩邊，手中拿着棍，意在防止諸人腳踏門限，他們必須跨過門限，方爲合禮。如有何人偶然犯此過失，司關官即脫下他的衣服，他必須拿錢取贖；他們如果不脫下他的衣服的話，便可按照他們的權力，給他一頓打。不過遇有賓客不懂這種禁例，即派定官員加以引導並警告。所以訂出這種預防法是因腳踏門限視爲一個不祥的預兆。當離開大殿的時候，有些人也許因吃醉了酒，

不能免此意外，于是禁令也就不十分嚴厲了。

在皇帝陛下身旁伺候和備辦飲食的無數人，須用美麗的面幕或綢巾將鼻子和嘴掩住，藉以防止他們所呼出的氣息觸及他的飲食品。當他呼飲時，侍者于奉上後退後三步跪下，朝臣和一切在旁的人都同樣伏在地下。同時爲數甚多的樂隊的一切樂器即開始奏樂，要到他飲完才停止，于是一切人都從地上起來，恢復原來的姿勢。只要皇帝陛下飲酒，就有這樣的敬禮。至于食品的豐富逾恆，更可想而知，用不着多說了。

迨餐畢撤席，各種各樣的人走進大殿來，內中有一隊喜劇演員和各種樂器的演奏者。一班翻筋斗者和變戲法者在大汗的面前獻技，使一切觀者大爲歡喜快樂。當這些娛樂完畢後，大家都散去，各自回家。

第十四章 大汗每年萬壽日全國的慶祝

一切韃靼人和大汗的其他百姓對於九月二十八日的萬壽日是舉行慶祝的。除掉此後將要描寫的元旦日外，這是他們最大的節日。大汗于是日穿起最高貴的金袍，同時足足

有二千貴族和武官由他賜以同樣顏色與樣式的衣服；不過料子沒有那樣富麗罷了。然那些衣服也是絲織品，爲金黃色；貴族和武官除衣服外，還各領得一根用金銀線繡成的精巧皮帶和一雙靴子。有些衣服飾以寶石和珍珠，值一萬金貝善（bezant）係賜予皇帝陛下最親信的貴族的。只有在一年中所慶祝的十三個節日才能穿此項衣服，凡穿此服的人所有的表現是真正忠誠的。當皇帝陛下更換何種特別衣服時，朝中的貴族也穿同樣而較廉價的衣服，這常是準備好了的。然此項衣服却不是每年一換，而是十年一換。由這種表現可以想到大汗的莊嚴宏大，是世界上任何君主所不及的。

當大汗的萬壽日，他的韃靼的臣民和他的領域內各王國和各省的臣民，都要依照現成的規例，獻出珍貴的禮物。有許多人對於分疆錫土應有一些分兒，便送上禮物，從事請求，皇帝陛下即分別諭令主持此事的十二個審查官，派給請求者以應得的土地與政府。

當萬壽日這一天，一切基督教徒，偶像崇拜者，薩拉森人和各色人等都分別騰告他們的上帝和偶像，保佑皇上，賜以福壽康寧。每年一逢皇帝陛下萬壽日的來到，真是薄海騰歡，

普天同慶啊。

我們現在將說及另一節日，即新年所慶祝的白衣節。

第十五章 元旦日的白色節和是日所呈的禮物數目

韃靼人以二月爲每年的開始，這是確定的事實，當這一日，大汗和領域內各國的臣民都循例穿白衣，據他們的觀念，這是幸福的象徵。他們所以出此，是由于希望一年幸運到頭，享受快樂與安甯。

當這個元旦日，在大汗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國守土的或握有法權的人員都紛紛進貢金、銀和寶石的禮物，並配以白布，用意是在祝皇帝陛下長年享受無疆的幸福，並有充分的財寶以供使用。一切貴族、王侯和平民都互相贈送白色禮物；並歡天喜地互相祝賀道：「敬祝一年中萬事如意，百福駢臻。」同時有大批美麗的白馬獻給大汗；如果不是全白的話，至少要最大部分是白的。這個國內的白馬並非罕見的東西。

還有一層，那些有力量呈獻禮物給大汗的人須依照習慣，使禮物的數目成爲九乘九。

例如一省送馬前去，其馬羣應爲九乘九，卽八十一匹。黃金的數目也是如此，而布的匹數也是九乘九。皇帝陛下在這一日所收的馬不下十萬匹。

皇帝的象達五千頭，于這一日覆以金銀線繡成鳥獸形像的富麗堂皇的象衣，擺成隊伍，每頭象的肩上負兩個匣子，滿儲宮廷所用的金屬器具和其他器具。其次則爲駱駝隊，同樣載有各種各樣必需的用具。當整個隊伍排好之後，即在皇帝陛下的面前經過，構成一種爽心悅目的奇觀。

當這個節日的清晨，在筵席未張之前，一切王公，貴族，騎士，占星家，醫生，放鷹者，許多公務人員，人民的首長和各地長官，以及各種武官，都走進大殿來朝見皇帝。凡在殿內找不着地方的人便站在殿外皇帝的視線所及之處。

這種集會的秩序如下：第一列位置指定給皇子，皇孫和一切皇家人員，次一等的指定給各省的親王和帝國的貴族，按照他們的等級，依次排班。當一切都已站在所指定的地位，有一位高級官員，或和我們應當說的一樣，一位大主教，站起來高聲叫道：『俯伏致敬。』

于是諸人一致跪下叩頭。如是者四次。禮畢，大主教進至一個陳設富麗的壇前，壇上有一塊紅牌，書有大汗的御名。近牌位的地方有一個香爐，焚着貢香，大主教爲着朝會諸人的緣故，于每人俯伏在牌位前的時候，便必恭必敬地用香對牌位和壇敬禮。

這種儀式一經完畢，各人復歸原位，于是獻出各自的禮物；此等禮物即是上面所說的。禮物呈出，大汗過目後，即張筵席，男女賓按照前面所描寫的情形和次序，相繼入席。席散後，有音樂家和梨園子弟演劇以娛衆賓，和前面所描寫的一樣。當着這個時候，有一獅子被導至皇帝陛下的面前，非常馴良，可以叫牠躺在皇帝的脚下。迨遊樂既畢，大家才散去。

第十六章 大節日領受金袍的一萬二千男爵

你們現在必須知道，大汗曾選出一萬二千男爵，各賜以十二套衣服，每套都不相同。每套一萬二千件都是一個顏色，而十三套的顏色即有十三種。此項袍子上嵌有珍珠，寶石和其他寶物，極爲富麗而名貴。

皇帝自己和他的男爵一樣也有十三套這樣的衣服，不過更爲富麗而名貴。你們可以

知道這一切衣服所費的巨大幾乎是不能計算的了。

第十七章 冬季獲取並送達宮廷的獵物的數量

大汗于十二月，一月，二月居契丹都城，此時天氣極爲寒冷，便發令給一班打獵的集團，在圍圍四十日路程的地帶行獵。

各縣的長官須將一切較大的獵物如野豬，鹿，麋鹿，小種鹿，熊送給皇家，至于獲取此等野獸的情形如下：凡這一帶的土地所有人羣往出產野獸的地方，將牠們圍在一個圈子內，一部分是放犬去將牠們咬死，但大部分是用箭射死。留給皇帝陛下用的獵物最初將腸肚挖去，然後大批地載在車上，由居住距京城三十站驛程的人運送前去。居住在四十站驛程的人在事實上因路途遙遠，不運送獸肉，僅運送皮子，內中有些是確好的，有些是沒有確的，如皇帝陛下認爲適宜的話，這些東西是供軍用的。

第十八章 獵鹿的豹和林獾 習于獵取各種動物的獅和學得捕狼的鷹

大汗養有許多豹和林獾，作爲獵鹿之用，並養有許多獅子，較巴比倫(Babylon)的獅子

爲大皮與毛都好，兩邊有條紋，間以白黑紅的紋路。此項獅子善于襲取野豬，野牛，野驢，熊，鹿，小種鹿，和其他牠足供遊戲的野獸。獅子一經放出追逐野獸，眼見牠那兇猛的熱情和捕獲目的物的敏捷，煞是好看。皇帝陛下爲着這種目的，特將牠們關在籠內，用車運至行獵地點，牠們的旁邊關有一隻小狗，已與之相習，不加侵犯的。牠們一見獵物，甚爲敏銳而兇猛，不復能在必要的拘束之下加以控制，故必須用籠關住。適當的方法是領導牠們逆着風前進，使牠們的氣味不致被獵物嗅覺，否則後者馬上逃跑，沒有遊樂的機會了。

皇帝陛下又養有許多鷹，體積甚大，且極兇猛，是被訓練去捕狼的，無論怎樣大的狼總不能逃開牠們的爪子。【註四二】

【註四二】東土耳其斯坦的鷹一直到現在，是訓練來捕取獵物的。

第十九章 大汗行獵時有兩兄弟是主要角色

皇帝陛下在行獵中有兩個男爵爲之服役，他們是兩兄弟，一名貝陽 (Bayan)，一名明干 (Mingan)，用韃靼語說，叫做欽紐欽 (Chinchi)。意思是「猛犬的看管者。」他們的

責任在指揮獵犬和猛犬，或疾或徐地從事追逐。他們每人各統率一萬人；當這些人伴皇帝出獵時，一個兄弟手下的人穿紅制服，另一個兄弟手下的人穿藍制服。

跟他們行獵的各種犬，不下五千頭。一個兄弟帶領他的隊伍向皇帝所在的右邊的地段前進，另一兄弟帶領他的隊伍向皇帝所在的左邊地段前進，依序而行，一直到他們所圍的地帶有一日的路程為止。用這種方法，沒有獸能夠逃去。當皇帝在這個包圍的圈內時，看見獵人的努力，獵犬的興奮，煞是一種美麗而卓絕的景緻，他們是從四方八面追逐鹿，熊，和其他動物。

從十月初一起至三月底止，這兩兄弟每日須供給宮廷一千頭獵物，鳥類尚不在內；此外，還要供給多量的魚，其計算法以三人佐餐所吃的魚的分量等於一個獵物。

第二十章 大汗的行獵及其白隼，鷹師和帷幕

皇帝陛下平時住在都城，于三月離開，往東北去，達到距海洋兩日路程的地方，由一萬鷹師隨行，他們携有大批的白隼，隼，和許多兀鷹，以便沿河岸獵取獵物。大家必須知道，皇帝

並不把這許多人集在一起，而是分成無數小隊，每隊一二百人，或在此數以上，他們向一切方面作此野外遊戲。較大部分的獵物是送交皇帝陛下。此外，他還有一萬人，叫做塔斯科爾（Tascoul）意思是指他們的職務是在看守，為達到這種目的起見，分成二三個八一隊的小隊，彼此相距不遠，以便分佈于廣大的區域，從事看守。每人備有一個哨子和一塊頭巾，當必要時，用此二物即能收集飛鷹。當放鷹的命令發出後，放鷹的人用不着跟着鷹走，因為另外一批人的義務是在用心看守這些鳥不得飛往任何不能收集的區域，如有這種事情發現，他們立即起來加以援助。

皇帝陛下或任何貴族的每一隻鷹，腿上都繫有一塊小銀牌，上面刻有主人的名字和看守人的名字。因有這種防備手續，故一經將鷹收集，馬上知道為何人所有之物，仍舊物歸原主。如果小牌上雖有名字，但主人非發見此鷹者所稔知，那就將牠送交一個職司無主財物的官員。所以一匹馬，一把劍，一隻鳥，或其他任何物件如被尋着；而非發見者的所有物時，他就直接送交這個官，由後者細心收藏。在另一方面，如有何人發見一種失物而不送交職

司保管的人，那他就被當作賊懲辦。凡失物的人向保管的官員請求，即可收回原物。這個官駐在最高的地方，並用一面特別的旗幟作爲標誌，以便那些要和他接洽的人容易尋找。這種規條甚有效力，因此沒有何種物件終于會失落的。

當皇帝陛下這樣進至海濱時，有許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這種遊樂而出現，這真可以說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娛樂所不及的。大汗行獵所經之處，有些地方的關口狹小，他僅乘在二頭象，有時僅乘在一頭象上，這比乘在許多象上要方便些。在某些地方，他坐在一個木製的亭子中，用四頭象載着，此亭彫刻精緻，裏面襯有金線織的布，外面掛有獅子皮，因爲他患風痛病，故行獵中這樣載運的方法爲不可少。

他的木亭中有十二個官帶十二隻最好的白隼，此十二人是從他的寵倖中選出，伴他行樂的。兩旁騎在馬背上的人于鶴或鴉鳥類飛近時，特予以報告，他于是啟開簾子，一看見目的物，即令放白隼前去，牠們登時襲擊諸鶴，于長時間的爭鬥後，畢竟將後者制服了。他躺在亭中看這種遊戲，至爲滿意，即陪伴他的人以及前後左右騎馬的人也無不如此。他于娛

樂幾點鐘之後，前往一個叫做卡察摩都（Chahur Motam）的地方，諸皇子，男爵，皇后，妃子，和鷹師等所住的亭子與幕屋都在此處；人數超過一萬，真是洋洋大觀。皇帝陛下聽朝所在的幕屋非常寬大，一萬兵能在內面列陣，另外還有餘地供高級官長和其他貴人之用。入口朝南，東邊另有一幕屋與之相連，構成一個寬大的廳堂。這個幕屋是皇帝和他的少數貴族所常用的，當他想要召見何人時，就引他們進來。幕屋的後列是一間美麗的大房子，即他的寢室；此外還有許多幕屋和房間以供各樣家用，但並不與大幕直接連在一起。

這些廳堂和房間的構造與佈置如下。每一間廳堂或房子用三根彫花並鍍金的木柱頭撐着，帷幕張在外面，料子爲間有白黑紅條紋的獅皮，縫接十分緊密，既不進風，又不透雨，裏面襯以銀鼠皮和黑貂皮，這是皮貨中間最貴的東西；黑貂皮做一件衣服，如係全身的，值二千金貝善；即半身的，也要值一千貝善。韃靼人視此爲毛皮中之王。這種動物在他們的語言中稱爲『浪得斯』（*ronlops*），只有“*Martan*”（貂）那樣大小的體積。廳堂和寢室用這兩種毛皮配合隔成，殊見技巧，並饒風趣。撐持帷幕的繩子都是絲製的。

皇后和妃子的幕屋也在皇帝陛下的大幕的近處，都十分富麗堂皇。她們也有她們的白隼、鷹和其他鳥獸，她們也用這些東西來參加娛樂。這些紮營的地方所集合的人數的衆多，幾令人不能置信，一個目擊者可以想像自己是置身于一個人口衆多的城市中，全帝國各處的人都來聚會。大汗此時率領全家同行；這就是說，他的家眷，他的醫生，星學家，應師和其他各種官吏都陪伴在一起。

他駐蹕于這些地方直至春季爲止，到了這一季，便不斷地往來于湖沼川河之上，獵取鶴、鵝、鸞和其他各種鳥類。他的隨從人員是分駐各處，故能替他獲取大批的獵物。在他的娛樂季節中，他的享樂程度非親眼看見的人，想像不到；遊樂的盛況與範圍遠在筆墨所能容形的以上。

在皇帝陛下的領域中，無論是商人，工人或農民，都嚴禁蓄養追逐獵物的兀鷹、鷹，其他鳥類，或供遊樂用的犬類；就是貴族或騎士如非列名于大鷹師所保持的名單內，或具有行獵的特權，也不得在皇帝陛下駐蹕的鄰近地方獵取野獸，禁獵的地點有一定的距離，例如

一個方面是五哩，另一個方面是十哩，第三個方面是十五哩。在這些範圍以外，才準他人行獵。然有一種命令禁止大汗所屬各國的一切臣民于每年三月至十月間殺死兔、小種鹿、麝、鹿、赤鹿，和這一類的動物，或其他牠大鳥。這種命令的用意是在保護鳥獸，使之蕃殖；凡違禁的都要處罰，故每一種獵物都蕃殖得非常多。

當娛樂的時期一過，皇帝陛下即取原道回京；在行程中仍繼續他的遊樂。

第二十一章 大汗優游歲月的方法

大汗回京後，大開朝會，經過三天，舉凡屬從的八員，一律賜宴。這三天的娛樂真令人羨慕。他旋即離開皇宮，前往他曾經構造的城，即我所說的上都，他在此處有偉大的花園和竹建的皇宮，並蓄有白隼。

他爲避暑起見，在這個十分涼爽的地方度過夏季。他居此的時間從五月起至八月底止，然後再回都城，留至二月，以便舉行新年大典。

往海濱的遊獵大旅行是在三、四、五月間。整個的年就這樣度過的；計居都京六個月，

遊獵三個月，往竹宮避暑三個月。他在這種狀況中，以最大的歡樂，度過他的歲月；至于他隨自己的意思，向這方或那方作小小的旅行更不用說了。

第二十二章 汗八琉城及其人口與商業

汗八琉城內以及環繞十二張城門的十二近郊居民的衆多，與房屋的櫛比，非想像所能知其梗概。近郊比城內的人口甚至更多，商人們和因事來京的人都住在近郊。當皇帝陛下坐朝的數月間，這些人便從四方八面擁擠而至，來追逐他們的各項目的。

在近郊也和城內一樣，也有美麗的住宅和莊嚴的建築物，不過沒有大汗的皇宮罷了。凡屍體不得在城內各處掩埋！一般偶像崇拜者的風俗對於他們的死者須加掩埋，便將屍體送葬于近郊以外通常的墳地上。即公家的行刑場也在該處。賣淫婦除掉祕密外，不敢在城內營業，必須以近郊爲範圍，和前面所講的一樣，此等地方共有娼妓二萬五千人；一班商人和其他旅客爲朝廷所吸引，不斷地來來往往，像這樣多的娼妓並不過需要以上。

凡世界各處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都來集于此城；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寶石，珍珠，

藥材和香料是。又契丹各省和帝國其他各省，凡有值錢的東西都運輸來此，以供一般爲朝廷所吸引，在附近居留的人的需要。此處出售的商品數量較其他任何地方爲多；因爲用馬車和馱馬載生絲至此處的，每日不下一千起；金絲織物和各種絲織物有極大量的製造。

在都城的附近有許多用牆圍繞的市鎮，其間的居民大都依朝廷爲生，出賣他們所生產的物品以易取自己所需的東西。

第二十三章 阿合馬的壓迫與反對他的陰謀

你們將更聽到一樁事，即有十二個人被任命去處理土地，各種職務，和其他每一樁事。其中的一人爲薩拉森人，叫做阿合馬（Achmad），係一狡猾而能幹的人，在大汗的面前較其他十一人更有努力；很爲大汗所器重，可以爲所欲爲。自他死後，事實的表見是，他曾以巫術擺佈大汗，獲得最大的信任，凡有所言，無不聽從，故能任意橫行。

此人處置一切政府和職務，判斷一切罪犯的刑罰；當他對於所恨的任何人要置之死地時，或是經過審問，或不經審問，即向皇帝說：『這樣的一個人真該死，因爲他曾做了這樁

事或那樁事，冒犯聖上。」於是皇帝必說：「隨你的意思去做。」他便馬上處那人以死刑。

大家看見皇帝這樣無限地信任他，而他的權力又這樣無限地大，無論何事，都不敢反對他。沒有一個職位高或權力大的人能夠不怕他。如有何人被他在皇帝面前說是犯了大辟之罪，而想爲自己辯護，却不能提出證據來，因爲無人敢反對阿合馬，故無人肯出來幫助他。阿氏就這樣冤枉置許多人于死地。

還有一層，如有美麗的婦女爲他所喜，沒有不能到手的；她如果是未嫁的，他可以強迫娶來，否則也要強迫她遵從己意。當他知道任何人有一個美麗的女兒時，他手下的某些暴徒就走到其父親處說：「這裏是你的美麗姑娘；如嫁給阿合馬，我們將叫他給你主持某一個政府或某一種職務至三年之久。你以爲怎樣？」這個人必定要捨棄他的女兒。阿氏便走到皇帝面前說道：「某一政府出缺，或將于某日出缺。某人對於這種職務正是一適當的人。」皇帝一定回答道：「你以爲怎樣好就怎樣做；」此女兒的父親馬上會被任命去主持這種政府。這樣一來，一切美麗的婦女或是因自己父母的野心，或是因對他的恐懼，都一個一個

做了他的妻妾或情婦。他約有二十五個兒子，都居要職，有些且仗父親名字的保護，也犯了父親同樣的罪惡和其他可恥的罪惡。阿氏又積得巨大的財寶，因為凡要求差缺的，都予以重賂。

他具有如此威權，繼續至二十二年之久。後來國內的臣民眼見契丹人因他對於他們的妻女或他們自己，表演層出不窮，並沒有底止的暴行與可恥的罪惡，極端憤恨，陰謀加以殺害，並起來反叛政府。有一契丹人名張易，係一千夫長，他的母親，女兒和妻子全為阿合馬所姦污。他滿懷忿怒，遂與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係一萬夫長（按元史載王著為益都千戶）——密謀毀滅阿氏。他們決定做這樁事的時期應在大汗離開汗八疏之後。因為他在此停留三個月之後，通常是前往上都，居三個月；同時皇太子真金也離開此處前往，他常遊之地，只有阿氏留守；如有何種事變發生，才派人到上都去請示。

王著和歧微獲得這種結論後，即將此謀告訴契丹人的頭目，迨一致同意後，便分頭送信給他們住在其他許多城市的朋友，說他們決定于某日以烽火為號，殺盡一切有鬚鬚的

人，其鞞城市于看見此項烽火時，應準備共同進行。

他們說要屠殺有鬚鬚的人的理由是，契丹人天然沒有鬚鬚，唯鞞人和基督教徒才蓄鬚鬚。你們應當知道，一切契丹人都厭惡大汗的統治，因為他所任命的大吏都是鞞人，尤常為薩拉森人，這種人待他們如奴隸，故不能忍受。你看，大汗對於契丹的統治沒有獲得世襲的權利，只是藉征服來維持；他既未曾得到他們的信任，便將一切權力放在鞞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的手中，這些人都依附皇家，忠心替他服務，而在契丹都是外國人。

到了定期舉事之日，前說的王著和張易已于夜間入宮，王著坐下，令人在他的前面燃起許多燈。于是派一使者到住在舊都的阿合馬那邊去，假裝皇太子真金突然回京召見。阿氏得到這個命令，非常驚訝，但急忙前往，因為他最怕這位太子。當他到城門口時，遇着一個名科甲台（Coqan）的鞞人，係一萬二千守城兵的司令官；後者因問他深夜往何處去，『到真金那裏去，他剛才回京。』科甲台說，『那有此事？他怎能如此秘密，致使我不知道？』

他于是帶一些兵隨同這位大臣前往。此時契丹人的觀念是，如能撲殺阿合馬，他們別無所懼。當阿氏進宮，看見燈燭輝煌，以爲王著就是真金，跪在他的面前，此時張易持劍在手，即將阿氏的頭砍下。

韃靼司令科甲台站在入口處，看見這種情形，叫道：『叛逆！』馬上對王著發一箭，就座將他射死。同時他令帶來的兵士捉住張易，並向全城發令，如在街上發見任何人，當就地正法。契丹人發見韃靼人已經發覺此項陰謀，並且王著被殺，張易被執後，也沒有任何領袖了，所以他們躲在自己的屋子中不動，更不能按照預定計畫，向其牠城市發出信號，以便響應。

科甲台馬上派遣使者到大汗那邊去，將全體事件作一有系統的報告，大汗下諭，令他詳細調查，懲罰犯人，治以應得之罪。科氏于清晨檢查契丹人，對於他所發見的謀亂爲首的人，處以死刑。當發覺此項陰謀蔓延到其他城市，便同樣搜殺一頓。【註四五】

【註四五】法文抄本中沒有這一章，係從早前一種譯本譯本中找出，此項譯本大概取材于拉丁文

抄本，即所謂刺穆奧本。

迨大汗回汗八疏後，急於要發見這次事變的原因何在，於是知道那可恥的阿合馬和他的諸子犯了無窮的罪惡。他和他的兒子中七人被證明于強姦許多婦女外，並強迫無窮的婦女做他們的妻妾。大汗遂命沒收阿氏在舊都所積的一切財寶，送入他的新都財庫中，爲數至巨。他又命將阿氏的屍身掘起來，投諸市朝，任羣犬爭食，對於依照父親的榜樣作惡的諸子都一律處以活剝皮膚的刑罰。【註四四】

【註四四】這個故事與中國歷史的紀錄完全相符；還有一層，中國的紀錄說及馬可波羅，極力稱贊他的勇敢爽直。『皇帝從張漢諾 (Zhanghan-Nor) 到上都，要機密副使波羅麻述

造成王著犯暗殺罪的理由。波羅很勇敢地說出阿合馬的罪惡與壓迫，因此使他成爲全國怨恨的目標。皇帝的眼睛打開了，他並稱贊王著的勇敢。』

此等狀況引起大汗注意于薩拉森人教派可咒詛的教義，即凡所犯的罪無論是哪一種，即使爲暗殺罪，只要不是對他們宗教中的人，都可赦罪。他看見這種教義使阿合馬及其

諸子任意作惡，毫無犯罪的意識，遂對之深致不滿。他召集薩拉森人，禁止他們做他們的宗教所視為享受的許多事件。他於是命令他們依照韃靼的法律規正他們的婚姻，禁止他們于宰殺動物充食品時，割斷咽喉，須依韃靼的方法撕破動物的肚子。

當這一切事情發生時，馬可波羅正在當地。

第二十四章 大汗所發行的一種紙幣及其通行于全領域

汗八琉城中有大汗的造幣廠，他用下列的進程鼓鑄貨幣，真可以說是具有練金術士的秘密。

他令人將桑樹——樺的葉可用以飼蠶——的皮撕下來，取出粗皮與樹身間的一層薄薄的內皮。於是將此內皮浸在水內，旋入臼中搗碎，弄成漿糊，製成紙，在實質上像用棉花製的紙，不過係全黑的。這能應用時，即截成體積不同的貨幣片子，幾乎是正方形的，但略長一點。最小的用作半個圖洛（*tournois*）；略大一點的用作一個威尼斯的銀格洛特（*a Venetian Silver groat*）；其牠的用作二個，五個和十個格洛特；還有用作一個，二個，三個，以

至十個金貝善的。這種紙幣的製造，其形態與儀式恰和真正的純金或純銀幣一樣鄭重其事；因為有許多特別任命的官員，不僅在每張紙幣上簽名，並且還要蓋章。當他們全體依次辦過這種手續後，皇帝陛下所任命的一個總辦將他所保管的御印先浸在銀末中，然後蓋在紙幣上，於是印的形態因銀末而留在紙上。紙幣經過這種方法，取得通用貨幣的充分權力，凡偽造紙幣的行爲是作爲大辟之罪懲罰的。

此項紙幣這樣大批地製造後，便流行于大汗所屬領域的各處沒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險，在支付上拒絕使用。他的一切百姓都接受此項紙幣，毫不遲疑，因為無論何處，他們可以應營業的要求，用牠去購買他們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寶石、金銀是。總說一句，用此紙幣可以獲得任何物件。【註四五】

【註四五】「在九世紀初期，匯票即已流行；從十二世紀中葉起，紙幣的流通十分平常，到現在

仍通行于全中國，有些地方的鈔票甚至不請一先令。」（見齊爾茲中國的文明——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龐大的駱駝商隊載運剛才所說的各種物品和金絲織物，送到大汗之前，每年總有好幾次。他于是召集十二個有經驗和精巧的人，令其小心選擇貨物並評定購進的價值。大汗則于這樣公平估定的數目外，再加上一種合理的利潤，並馬上用此項紙幣付賬。商品所有人對於此事不能反對，因為和曾經考察的一樣，這正達到他們自己支付的目的；即使他們是別國的人民，這種紙幣不能通用，也可換成適合他們自己市場的其他商品。

無論何人如所收的紙幣因久用毀損，可持往造幣廠，只需支付百分之三的用費，即可換成新幣。如有何人想取得金銀以供製造之用，如製造酒杯、腰帶或其他物品之類，也同樣持票往造幣廠，可換取金銀條。

皇帝陛下的一切軍隊都用此紙幣發餉，他們視此與金銀有同樣的價值。基于這些理由，可以確切承認大汗對於財寶的命令權比世界上任何君主主要廣大些。

第二十五章 十二男爵的軍事會和十二男爵的帝國普通事務會

大汗選任十二個高位和重要的貴族，其職務為決定軍隊方面的每一要點。舉凡軍隊

的移動，軍官的更換，兵力的配置；以及任何特別公務按照重要程度所需的軍隊數目，都包括在要點之內。此外，分別某些軍官在戰事中表見武勇，某些軍官表見卑怯，以便升遷前者而黜陟後者——這也是他們的任務。如果一個帶兵一千名的軍官被發見行動不好，這個軍事會覺得他不配居此位置，即降為一個百夫長；反之，他如果表現很好的德性，應予升遷，即擢他為一萬兵的司令。然他們當將軍官的功或罪報告皇帝陛下，如得其認可，即予應升為萬人司令的軍官以其品級所應得的賞牌或證書，和前面所說的一樣，故一切升降都為皇帝所知悉，並須得到他的許可。他對於升遷的軍官又賞賜大批的物品，以昭激勵。這十二個貴族所組織的委員會叫做臺（*Tai*，按臺即御史臺，但元掌兵柄的機關叫做樞密院，此處所謂臺，疑誤。）指明這是一種最高機關，僅對皇帝負責任。

此外，還有一個委員會同樣由十二個貴族組成，職在監督帝國三十四省政府的每一事件。他們在汗八疏有一個美麗的大宮或大院，內有許多廳和室。凡每省的事務有一個主任法官和幾個書記主持，有他們的辦公室在此院中，並依照他們從十二人委員會所得到

的指示，替他們所屬的省份進行必須辦理的事件。這十二人有替幾省政府擇人的權力，所選擇的人的姓名送呈大汗，須經其裁可，並依照他們的職分，給予金或銀牌。這十二人對於涉及徵收錢糧關稅的每一件事，和處理收入等都有監督之權，除掉軍務外，還可管理國家其他任何部。這個委員會叫做省（*Sing* 按即中書省），表明第二種最高機關，和第一種最高機關一樣，僅對大汗負責。但稱為台的委員會管理軍務，在等級和威儀上被視為較優越。

第二十六章 一切大道上所設的驛站和步行信差及支付經費的方法

從汗八疏起有許多道路達到各省，每一條路上，這就是說，每一條大路上，按照市鎮的位置，相距約二十五或三十哩之間，即有站頭，建設旅館，招待客人。這就是驛或遞信局。這是美麗的大建築物，有好些陳設華麗的房子，用綢緞作窗簾門簾，以供達官貴人之用。就是王侯在這些站上住宿，也頗相宜，因為凡有所需，都可從鄰近諸市鎮和戍守處取得；朝廷對於某些站頭且有經常的供給。

每一站上經常蓄有良馬四百匹，以供大汗信使往來之用，又一切專使也許要留下疲

敵之馬，換取壯健的馬。即使在多山的縣份，距大道甚遠，沒有村落，而各市鎮相距又十分遼遠，皇帝陛下也同樣令建築樣式相同的房屋，供給每種必需品，並準備馬匹，照常供給。

他令人民移居這種地方，以便開墾土地，並維護遞信的差使；因此造成大村落。此等規劃的結果，使來到帝廷的專使以及來往于各省和各王國的欽差，最覺便利。大汗在管理這一切事務上，表現比其他任何皇帝、君主或人類要優越些。

他的全領域內，在遞信方面服務的馬匹不下二十萬，而設備適宜的建築物也有一萬。這真是十分奇異的一種制度，而在動作上也很有效能，幾乎不能用言語形容出來。如果有人要問這一國的人口對於這些義務怎能供給充分的數目，並且他們藉什麼維持生活，那麼，我們可以回答道，一切偶像崇拜者以及薩拉森人都依照自己的狀況，娶六個，八個或十個妻妾，因此生下一大批子女。他們內中有些人有三十個兒子可以跟着他們的父親持武器；至于我們，每人只有一妻，即使她不能生育，丈夫也不能不和她偕老，因此被剝奪了成家的機會。所以我們的人口遠不及他們的衆多。

關於食物一層也不慮缺乏，因為這些人民，特別是韃靼人、契丹人和南中國蠻子省的居民大都以米、粟等物維持生活，牠們的產量甚為豐富。小麥的生產固然沒有這樣豐富，但他們不吃麵包，僅于做成線麵或焙麵時，才作為食品。至于米粟等糧食，則和肉煮成漿。他們的土地凡可耕種之處，沒有一點荒廢的；各種家畜蕃殖得極多，當他們出陣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帶去六匹、八匹或更多的馬為自己使用的。從這一切事件上可以看出這許多人口的原因和使他們能夠準備如此豐富食物的種種狀況。

在各驛站之間，每隔三哩的地方就有小村落，約由四十個小屋組成，此中住有步行信差，也是同樣替皇帝陛下服役的。他們繫上腰帶，安置幾個小鈴，以便在較遠的地方就能為人所覺；他們僅走三哩路，這就是說，從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即作為他行近的報告，新的信差因此準備接着他的包袱立即出發。這樣一站一站地傳遞，非常迅速，在兩日兩夜之內，皇帝陛下能接到遠處的消息。如照普通方法遞送，則在十天之內不能接到。當着果子的季節，早晨在汗八疏採取的果子，到了異日晚上就運到上都大汗的面前了；然兩地的

距離通常是視爲十日路程的。

每一個三哩的站上有一個書記，將一個信差來到與另一個信差出發的時日記錄下來；一切驛站上的辦法都是如此。此外，還有官吏每月到每站來巡行一次，以便查考他們的管理情形，凡怠惰的信差則加以懲罰。這一切信差不獨免除一切捐稅，並且得到皇帝陛下很好的津貼。

凡驛馬並不需要直接的費用；鄰近各城市，市鎮和村落必須供給馬匹，並予以維持。各城市的長官依照皇帝陛下的命令，派遣精明的人去考察馬匹，確定居民私人所能供給的數目。關於各市鎮和村落方面，也同樣進行；按照居民的財力強制徵發；凡在驛站兩邊的人，都得捐助適當的份子。贍養馬匹的費用後來是由各城輸送給大汗的歲入中扣除的。

然大家必須知道，四百匹馬並不全部永久在站服役，只有二百匹馬放在站上至一月之久。其餘二百匹馬于此時放在草場上飼養；一到每月一日，這些馬又上站服役，原來服役的馬則放回牧場，藉以恢復體肥；這樣輪流交代，以供驅策。

如遇着河流或湖沼之處，爲步行信差或驛卒所必經，那鄰近各城必須準備三四小舟，以備應用；如遇着幾個日程的荒原，無從取得住食，那荒原邊界上的城市對於往來朝廷間的專使，必須供給馬匹和食物，以供他們及其扈從的需要。但皇帝陛下對於這樣的城市當給予報酬。凡距大路較遠的驛站，一部分的馬匹是皇家的，這個區域內的各城市和市鎮僅供給一部分。

如遇何處一個領袖發生叛亂，或其他重要事件，須用極高的速度傳遞消息，那驛卒每日馳二百哩，有時且馳二百五十哩。他們在這個時候，携一塊白隼的牌子，作爲緊急與疾馳的符號。如有兩個驛卒同去，便于同地乘良馬同時起程；他們將身子綁緊，頭上纏一頭巾，以最大的速度策馬前進。這樣繼續馳驅，一直至前面的驛站爲止，即至二十五哩的距離爲止，于是在站換兩匹壯健而準備作工的新馬，毫不休息，立刻前進，這樣一站一站地換馬，直至日暮爲止，便馳驅二百五十哩了。

他們于極端緊急的關頭，夜間也照樣策馬前進，如果沒有月亮，即由步行的人用跑步

持燈前導，一直至下一站爲止；在夜間馳驅，自然不很快，因爲持燈的人不能超過一定的步驛。凡能經歷這樣極度疲勞的驛卒，是很受人敬重的。

我們現在要離開這個問題，將告訴你們一樁事，即大汗每兩年舉行一次的恩典。

第二十七章 皇帝對於各省饑荒和畜性死亡的救濟

大汗每年派遣使者到各處去考察，看他的百姓是否因氣候不良，風雨侵襲，或蝗蟲及其他天災爲患，以致收穫不佳；如果是這樣，他不獨免除當年應納的賦稅，並從他的積穀倉中發出充分的穀米，供給人民以糧食和種子。

他爲着這個目的，特于大豐年時，令各省購買大批的穀子，放在積穀倉，于收穀和保管時並十分認真，以便屯積三四年不致腐朽。這些積穀倉依照他的命令，常儲有滿倉的穀，以備荒年之需；當着這種年歲，他糶出的穀所取的值，僅等于市場價格四分之一。同樣，任何區域有畜性的死亡，他就將從別省收取的什一稅，對損失者來加以補償。他的一切心思的確是注在怎樣幫助他所統治的的人民的重要目標上，以便他們得自食其力，並增進他們的

產業。大汗還有一個特點，我們不可在此略而不提，就是凡馬羣、羊羣或其他家畜羣，無論是一人或數人的產業，也不論其數目的多少，如偶被雷擊，他在三年之內即不收這一羣畜牲的什一稅；如果一隻載貨的船已被雷擊，也同樣不收牠和牠所載貨物的關稅，因為他認這種事變是不祥的預兆。他說，上帝對於物主已表示不悅，他不願意使招致神怒的財產走進他的財庫。

第二十八章 路旁奉旨所種的樹木

大汗所採用的另一種規劃，既可點綴風景，又大有用處。他令在公路的兩邊廣種樹木，彼此相距僅兩步，當牠們長大時，不僅在夏季收得蔭涼的利益，並且于冬季下雪時，可以指出道路的所在。這對於旅客有莫大的幫助，並使他們獲得舒適。凡地質適宜之處，一切大道上都種有樹木；但道路所經如為沙漠地方或巖石的山上，不能種樹，他就令將石頭堆在路旁，並豎起石柱，作為指標。

他又任命高級官員來考察這一切設備是否適宜，各種道路是否保持得很好。除掉上

述的動機以外，還有一點要補說的是，大汗所以更傾于植樹，是因占星學者告訴他說，凡植樹的人會得到長生的報應。

第二十九章 契丹省所製的酒

契丹省較大部分的居民所飲的一種酒，是由米雜以各種香料和藥材製成。這種飲料——或可以稱爲酒——十分優美而芬芳，他們簡直不願有再勝于此的東西了。此物清香可口，如盪熱來飲，比其他任何酒更易醉人。

第三十章 契丹所掘的黑石用作燃料

這一省的各處發見一種黑石，掘自山中，牠是躺在山脈中的一經燃燒，和木炭一樣，而其火燄且比木材好些；甚至於可以過夜，至天明仍燃燒如故。此等石頭除掉先將小小的塊子燃燒外，並不着火，但一經燃燒，熱力甚大。〔註四六〕

〔註四六〕在中國文獻中第一次說及煤炭的是劉安，死于紀元前一二二年。他稱此爲「水炭」。

這個國中的確不缺少樹木，不過居民非常衆多，爐竈既多，燒個不停，而沐浴又勤，故木

材的數量供不敷求。每個人一星期至少要洗三次熱水澡，當着冬季，如果力能辦到，便一日一浴。每個有職位的人或富人都有一火爐供自己的使用；像這樣的消耗，木材的供給必定馬上感覺不足；可是此等石頭可以大量地取得，並且十分廉價。

第三十一章 大汗對貧民的慷慨樂施

前面已經說過，皇帝對於他的百姓分散大批的積穀。我們現在將說及他對於汗八疏城的貧民慷慨的救濟。如有何種體面的家庭因遭遇不幸，由富裕而流于貧窮，或何人因孱弱衰老，不能謀生，或不能獲得食物，他一經得到報告，即予以每年消費所必需的東西。有些官吏專管皇帝陛下這一部分的經費，並在一個宮中辦理此事，凡貧民在一個由習慣所定的時期內，出現于這些官吏之前，他們交出一種說明書，載明前一年所得的數量，于是在本年也照樣領到如許物品。

皇帝又同樣替貧民備辦衣服，他從羊皮，絲綢和大麻所得的什一的份子，可供此用。他令將此等材料在所建的工廠中織成各種各樣的布，每一個工匠一星期須在此工廠中作

工一天，藉爲皇帝陛下服役。這樣製成的材料所做的衣服，施給上面所說的貧窮的家庭，以供牠們冬夏之需。他又替自己的軍隊預備布疋，並在每一城市織就大批的羊毛布，這是由當地所徵的什一稅支付的。

第三十二章 在朝廷中要求救濟的許多人

大家必須知道，凡遵守原有風俗，還沒有改奉偶像教的韃靼人，是不實行施捨的，當一個貧民向他們行乞時，他們便加以驅逐，並說道：「滾開些，你埋怨季節不好，這是上帝送給你的呀；他愛你如果像他愛我一樣，那他必定替你準備一切了。」

但偶像崇拜者的哲人，特別是從前說過的巴克息對皇帝陛下表示分食于貧民是爲善舉，極受他們的神祇的讚賞，自此以後，他就上述的情形中救濟貧民的困苦，凡向朝廷要求食物的人，不會被拒絕的。沒有一天不由經常的官吏分配二萬桶米，粟，稷的人民因爲大汗對於貧民有這樣可欽敬和驚人的義舉，都不勝愛戴之至。

第三十三章 汗八琉城的占星學者

在汗八琉城的基督教徒，薩拉森人和契丹人中，約有五千占星學者與預言家，他們的衣食是由皇帝供給的，恰和對貧苦的家庭一樣，而他們則不斷地行使法術。

他們有他們的觀象儀，上面畫有星宿的符號，時間及其整年的幾個方位。各派的占星學者每年要考查他們各自的圖表，以便確定天體的行道及其相互的位置。【註四七】他們在此中從各種符號的星宿道路發見天氣的變化，由此預先說明每月的特別現象。例如他們預言某月將有雷鳴，暴風雨，地震；某月將有閃電和暴雨；某月將有疾病，死亡，戰爭，衝突和陰謀。

【註四七】自義和團叛亂（一九〇一年）後，普魯必烈汗造的兩個美屬銅天儀搬遷至柏林。」我

知道，依照凡爾賽（Versailles）和約的一條，牠們已變還原主。如果是這樣，恐怕

要算那種條約替世界所獲的最重要的利益。」見羅素中國問題（

當他們在他們的觀象儀中發見何種事件時，便宣言牠將要出現；但同時又說，上帝可以隨意或多或少地改變他們所紀下的事件。他們將自己對於一年所推定的東西寫在小

正方牌上，賣給那些想窺測未來的人，一個格洛特一枚。凡推測較準的人被目爲此術的能手，結果最受人尊敬。

如有何人懷有做大事業的計劃，或要到遠處經商，或要開始其他事業，想知道將來的成敗如何，便走到這種占星學者那裏去，告以將有遠行，詢問屆時天意如何。後者于是告訴他說，在答覆此問題之先，他應先說出自己的生年月日時；迨占星學者或算命者知道這些詳情後，便進而查考他的星宿和所問的時間的天體方位是否相符。基于這種比較，即可判斷所問事業是否順利。

大家必須注意，韃靼人是用十二年一周期來計算時間；對於第一年給予獅的名稱；對於第二年給予牛的名稱；對於第三年給予龍的名稱；對於第四年給予犬的名稱；如此按年命名，直至十二年完全完畢爲止。〔註四八〕所以當一個人被問生于何年時，他總是說生于屬獅的某年，某日某時某刻；這一切是由他的父母用書本詳細載明的。他們于周期的十二年完畢後，又回到第一年，如此周而復始，重演下去。

【註四八】這個周期的名稱如下：——一，鼠；二，牛；三，虎；四，兔；五，龍；六，蛇；

七，馬；八，羊；九，猴；十，雞；十一，犬；十二，豬。

第三十四章 韃靼人的宗教及其對靈魂的意見與風俗的一瞥

前面已經說過，這些人都是偶像崇拜者，每人有一張衆神表，高高貼在自己房中的壁上；上面有一名字是用以指高明在天的上帝的。他們對於這個上帝每日焚香膜拜。先將雙手前拱，然後跪下叩頭三次，要求他賜予智慧與健康；但除此以外，對他別無所求。在這個天神之下，他們于地板上立一個彫像，名拉提格（*Latig*）認此爲管理地上一切東西，或管理從地上產出的東西的神。他們替他配上妻子兒女，也同樣對他焚香拱手，叩頭。他們向他禱求的是風調雨順，豐收，添丁和這一類的事件。

他們相信靈魂不滅，其情形如下：當一個人一經死去，靈魂即鑽進另一物的身體中，並且依照此人生平的爲善爲惡，他的將來的狀況就會變好變歹。他如果是一個貧民，而行爲高尚有禮，第一次將投到一個有體面的婦人的胎中，自己再生出來，變成一個有體的人；第

二次投到一個貴婦人的家中，變成一個貴族；這樣在生存的梯子上繼續上升，一直到與神聯合爲止。反之，他如果是一個有體面的人的兒子，而行爲不正，他的下一世將變成一個村夫，終于變成一隻狗，繼續下降，愈降愈低。

他們說話的態度是謙恭的；彼此問候，滿面笑容，彬彬有禮，表現教養得宜，即飲食一道也特別清潔。他們對於父母表示最大的尊敬。如果有一個兒子怠慢無禮，或于必要時不負扶養父母之責，便由一個負特別職責的公堂來嚴治這種不孝之罪。

犯各種罪惡的壞人被捕獲投入獄中，然後加以絞決。但那些監禁三年——這是皇帝陛下所規定的普通監禁釋放之期——的人，期滿釋出，于一邊頰上烙一印，以資識別。

這個國內的人民嗜賭比世界上任何國的人民爲甚，現今的大汗特禁止一切種類的賭博和其他欺騙的方法。他在阻止他們幹此勾當的一道上諭中說：朕以刀劍之力征服爾等，爾等之產悉爲朕有；如沉溺于賭博，是直以朕之財產供遊樂。然他並不因具有這種權力而有所強取。

關於一切等級的人覲見皇帝陛下時所有的規制，我們不應略而不論。當他們行近皇帝所在之地，相距還有半哩時，爲對聖上致敬起見，卽呈出一種卑恭肅靜的態度，不敢有絲毫喧嘩之聲，也不敢高聲呼喊，甚至於說話也不敢大聲，以免聲達遠處。每個有職位的人帶一個小器皿作爲自己吐痰之用，當皇帝在殿中時，沒有人敢在地板上吐痰的；迨朝覲既畢，皇帝開筵慶祝。朝覲的人又習于攜帶白皮製的精緻長靴，于入殿前將走過路的靴交給僕人，換上這種白長靴。這種習慣所以要保持，是由于不得污損那用金銀線繡的並具有各種顏色的美麗地氈。

第三十五章 契丹的內部與白利桑干河及其橋梁

我們于這樣敘述大汗的政府，契丹省的巡查，汗八疏城和大汗的寬宏度量等事完畢後，現在將進而敘述帝國的其牠部分。你們必須懂得，大汗曾送馬可到西方去充專使。他離開汗八疏後，向西方前進，足足走了四個月；我們現在要以他在來往途中所見的一切事件相告。

離開都城走十哩，來到一條河，叫做白利桑干河（Palisangan 按即白河）蜿蜒入海。自該處起有許多船舶航行，載運大批的商品。這條河上有一座很美麗的石橋，在世界上恐怕無與比倫。橋長三百步，闊八步；十個騎馬的人可以並肩而行，不致感覺不便。此橋有二十四拱，由二十五個橋墩支持着，都由彎曲的石頭造成，表見很大的技術。

橋的兩邊用大理石片和柱各建一短牆，氣概十分雄壯。在橋的上升處較橋頂略寬，但一到上升終止之處，橋的兩邊即成直線，彼此平行。在上層的水平線處有一高大的柱頭立于一大理石的烏龜上，近柱腳處有一大獅子像，頂上也有一獅子。橋的傾斜處另有一美麗的柱頭，其獅子距前一獅子一步半；全橋各柱頭之間都嵌有大理石板，上面有巧妙的彫刻物，構成一種美麗的大觀。此等短牆是在防止偶然的事變，否則旅客不免有傾跌之虞。

第三十六章 哥薩城

過此橋後，向西前進三十哩，經過一個富于壯麗建築物，葡萄園和肥沃土地的地方，達到一個美麗的大城市，叫做哥薩（Ganza 〔涿州 Qhoolan〕），偶像崇拜者有許多寺院

在這裏。

居民大都以商業和手工業爲生。他們製造金線織物和最美麗的一種薄綢。該處並有許多大旅館供體面旅客的食宿。

越過此處一哩，就是大路的分路處；一條向西，一條向東南，向西的路經過契丹省，向東南的路達到蠻子省。從哥薩城行十日，經過契丹，達到大因府（Taini按即太原府）王國；一路經過許多美麗的城市和要塞，內中的製造業與商業十分興盛，並有許多葡萄園與墾植的土地。契丹的內部不生長葡萄，故都從此運去。這裏又有很多的桑樹，桑葉可以供居民養蠶而取得大量的絲。這個國的一切居民因與附近無數市鎮交通，得傳播一種文明。一班商人不斷地往來于此等市鎮，當會市輪流在各城開幕時，他們即將貨物由一個城市運至另一個城市。

第三十七章 大因府王國

前面所說的十日路程之外，再走五日路程，據說另有一個美麗的大城市，名亞持巴琉

持 (Aoh-Baluh) 皇帝陛下獵地的範圍一直擴展至此，在這個範圍以內，除掉皇家的王公和在大鷹師處註冊的人外，無人敢打獵。一超出此等界限，一切有品位的人都可自由打獵。

不過大汗遊獵的娛樂很少在這一方面舉行的；結果，許多野獸，特別是兔子，蕃殖得極多，有時簡直將省內一切生長的穀都毀滅了。當大汗得到這種消息，便率領整個的宮廷人員前往，取得無數的動物而歸。

這裏的商業甚為發達，各種物品都能製造，特別是以武器和其他軍需品見稱，牠們在此供皇家軍隊的使用，十分便利。葡萄園為數甚多，故出產巨額的葡萄。其他果實也很豐富，桑樹及養蠶業也很多。

離開大因府，向西行七日，所經過的一個區域十分美麗，有許多城市和要塞，商業和製造業甚為興盛，其商人遍歷全國各處，獲得巨大的利潤，經過這個區域後，達到一個很重要的大城市，名帕因府 (Painu 按即平陽府)。城內同樣有許多商人和手藝工人。絲的生產

很多。然我們對於此等地方不再多說，當進而敘述開昌府（Kachahin）著名的城市，首先說及一個名秦津（Thajin）的壯麗城堡。

第三十八章 秦津堡

在帕因府的西方有一個美麗的大要塞名秦津，據說是在遼遠的時代，由一個叫做金王（The Golden King）建築的。在這個要塞的城內有一裝飾美麗的廣大王宮，凡古代統治此地的著名的王公，其肖像都畫在殿中，因此構成一種最崇高的展覽會。

現在將說一說這個王在歷史上著名的狀況。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君主，宮廷中蓄有極多最美麗的女子，以供使喚。當他要到王宮各處行樂時，即由此等女子拖車，車的容積很小，故能勝任。她們專門替他服役，凡足以增加他的便利或娛樂的事，無不照辦。他在政府中很有力量，在統治上也是威德並著的。

據當地的人民說，這個城堡甚為堅固。然金王是普勒斯忒·約翰的封臣，因受了自尊心的影響，便發生叛變。當普勒斯忒·約翰知道此事，極為憂慮，但因其要塞堅固，不能加以

攻擊。這種情形延長至幾時，于是他的扈從中有十七個騎士出現于他之前，宣佈他們決定去將金王捕來。他允許事成予以重賞，更使他們歡欣鼓舞。

他們于是離開普勒斯忒·約翰，投到金王之前，說自己是來自遠方，願為服役。他們在服役中履行職務至為能幹而勤勉，為新主人所敬重，得到不次的恩寵。

有一天，金王出獵，渡過一河，與自己沒有渡河的隨從分離了，這些騎士看見機會已到，正好實行他們的計畫。于是抽出劍來包圍他，強迫他來到普勒斯忒·約翰的領土以內，而不能獲得他自己的人民的任何幫助。

第三十九章 普勒斯忒·約翰對他的俘虜金王的待遇

當他們達到普勒斯忒·約翰的朝廷時，他命他的俘虜穿上最卑賤的衣服，並為故意加以侮辱，使之看管家畜。

他在這種可憐的狀況中，度過兩年，並被嚴密監視，不能逃走。迨這個時期過後，普勒斯忒·約翰令將他再帶到自己的面前，他誠惶誠恐地想着，將被處死。但事情恰恰相反，普勒

斯忒·約翰于警告他不得妄自尊大和驕矜後，特予以赦免，並令改着君主的衣服，用一個很體面的警衛隊，送他歸國。從這個時候起，他時常保持自己的忠貞，並且與普勒斯忒·約翰長相友善。以上所述就是人家對我講的金王事件。

第四十章 壯麗的喀喇摩拉大河

離開秦津要塞，走二十哩，來到一條河，叫做喀喇摩拉河（Kara-Moran [黃河 Yellow-River])，深而且廣，故不能在上面造成一座堅固的橋梁。此河的水東流入海。河的兩岸有許多城市與城堡，內中住有大批的商人，從事于廣大的貿易。鄰河的區域產蠶和大量的絲綢。

此處鳥雀之多，令人不能相信，尤其是雉，一個威尼斯的格洛特可買三隻。此外又產一種大竹，數量極多，有些周圍一尺，有些周圍一尺半，當地的居民將竹子充各種各樣的用途。越過此河，行三日，達到一個城名開昌府，其居民為偶像崇拜者。他們所經營的商業範圍甚大，並從事于各種製造。此處出產大量的絲、蠶，和我們的世界幾乎不知道的許多藥材。

他們又製造金線的織物和各種綢緞。我們在下一章中將說及鞏參府 (Kan-zan-fu) 按即西安府) 王國的鞏參府城。

第四十一章 鞏參府城

離開開昌府，向西行八日，繼續遇見許多城市和商業市鎮，經過許多果園與耕地，而多量的桑樹大有助於絲的生產。居民大概崇拜偶像，但也有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徒，忒科曼族人和薩拉森人。

這個區域的野獸供給人們以一種很好的遊獵，各種鳥雀也足資射取。

走到第八日，達到鞏參府城，這在古代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大王國的都城，為許多君主長駐之所，以製造武器著名。大汗現在將此處的統治權交給他的兒子曼加盧 (Mangulu) 使之負治理的責任。

這是一個大商業的區域，以製造業著名。生絲的生產甚多，金線織物和其他綢緞都在此製造。即軍隊所需的每種物品也同樣能夠製造。一切食物都甚豐富，並能以中等價格購

得。居民大都崇拜偶像，但也有些基督教徒，忒科曼族人和薩拉森人。

離城五哩的一個平原上有曼加盧王一個美麗的王宮，王宮內外有許多泉源和小溪點綴其間。還有一個美麗的公園，圍以高牆，並有牆壕，其範圍達五哩，蓄有一切種類的野獸與禽鳥，以供娛樂。公園的中央爲這個寬敞的王宮所在之處，其整齊與美麗，無以復加。宮中有許多大理石造成的殿和房間，飾以圖畫，槌金和最美麗的天藍色。曼加盧能繼父志，運用公平的手腕治理國家，故爲人民所愛戴。他也喜歡打獵和放鷹。

第四十二章 契丹與蠻子的疆界

從曼加盧的居所向西走三日，發見許多美麗的市鎮和城堡，其居民係依工商業爲生，並出產多量的絲。三日走完後，來到一個山谷地方，正在孔慶省（Kam-Kin 按即四川省）中。

然這一帶並不缺乏居民，他們崇拜偶像，從事農耕。這裏多屬森林地，故他們又以打獵爲生。森林中有許多野獸，如虎、熊、林獾、麝、鹿、羚羊、赤鹿之類，又有許多其他動物，可獲得一種

很好的收入。此地的距離達到二十日的路程，這種路程完全在山谷與樹林中，但有許多市鎮，能予遊客以便利。

第四十三章 蠻子省

這樣向西走二十日，達到一地名亞持巴，疏持蠻子，意思是指蠻子範圍以內的白城，地面平坦，人口衆多。居民以商業和手工業爲生。此處出產大量的蠶，商人將其運至契丹全省各處，獲得大利。此外又產小麥，米，和其他穀類，十分豐富，價格也合宜。

這個平原上居民稠密，繼續走兩站後，又遇着山谷和樹林。再向西走二十日，繼續發見所在地仍有人煙，居民係偶像崇拜者，以農產物和獵物維持生活。此處除掉出產上面所指的各種野生動物外，還有大批的麝。

第四十四章 新定府省與大江

在山地中經過二十站路之後，達到蠻子範圍以內的一個平原，中有一區域名新定府（Shin-din-fu 按即成都府），牠的省治係一壯麗的大城，也應用同一名稱。在從前，這裏是

許多有財有勢的君主駐在之地。城的周圍有二十哩；但現在劃分如下。

晚近的老王有三個兒子；他的志願是在自己死後，他們都要主政，遂將全城分作三區，城雖仍是由一總牆圍着，但各部分已用牆隔離着。

● 這三兄弟因此各變成王，他們父親的疆域本來十分廣大而饒沃，他們各分得一部分。但自被大汗征服後，便廢去三王，將其遺產收歸己有。

有許多大川河發源于遠處的山上，由不同方向圍繞並經過此城，供給牠以所需的水量。此等川河有些寬至半哩，有些寬二百步，都很深。城內有一座大橋跨過其中的一河。從橋的一端到牠端，兩邊各有大理石柱一排，支持橋頂，頂係木製，飾以紅色的圖畫，並覆以瓦。全橋上有精緻的房間和舖子，經營一切商業。內中有一種建築物較其他建築物為大，係收稅的官吏所居，凡經過此橋的人也要納一種通行稅。據說皇帝陛下每日從此橋收入一百金貝善（按其牠譯本作一千金貝善。）

此等河道及城下的各支流幫助構成一條大河，叫做江（揚子江），此江的水道在奔

流入海之前，約有一百日的路程。

在這些河畔和附近的地方有許多市鎮與要塞，至于河中的船舶爲數甚多，運輸大批的商品，往來于此城市。省中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離開此處後，一半沿着平原，一半穿過各流域，行五日，可看見許多上等住宅，城堡和小市鎮。居民以農業維持生活。城市中有各種製造業，特別是能織很美麗的布疋，綉紗或薄綢。這個地方和前面說過的各區域一樣，是爲獅、熊及其他野獸麋集之所。到了第五日晚上，即達到西藏的荒原。

第四十五章 西藏省

當曼谷汗到西藏省來作戰時，此處正是荒涼滿目。在二十日路程的距離中，可以看見無數的市鎮和城堡是陷在一種廢墟的狀況中；因爲缺乏居民的結果，各種野獸，尤其是老虎成羣結隊，出沒無常，以致商人和其他旅客于夜間陷在很大的危險之中。

他們不僅必須攜帶糧食，並且于達到投宿地後，必須極端的小心，取以下的防禦手段，以免他們的馬被吞噬。在這個地方，特別是在諸河的鄰近，有很多的竹子，高約十步，周圍長

三手掌，而每節的距離也長三手掌。旅客們將幾根青竹綁在一起，到了晚上，放在他們睡的附近的地方，用火燃燒起來。火燒青竹，其熱氣足以使竹節爆炸，發出很大的聲音。這種聲音約達到二哩的距離，使野獸聽了害怕，逃避牠處。

商人們又準備鐵銬鎖住馬腿，否則牠們爲這種聲音所驚，必至脫纜而逃。有許多人不敢這種防禦手段，曾經失去自己所帶的畜牲。這樣走二十日，經過一個荒原，既沒有旅館，又沒有食物，也許在三四日中得着一個機會，補充一些必需品。要到這個時期的末尾，才開始發見少數城堡和武裝的市鎮，建築在巖石的高處，或山巔上，自此以後，才逐漸進到一個人煙和開墾的區域，不復有猛獸侵害的危險了。

這些地方的人民不願意娶童貞的青年女子爲妻，竟要她們從前與許多男人交合過，才算合格。這種醜陋風俗的盛行，只能說是盲目崇拜偶像的結果。他們以爲這種行爲爲神所悅，並相信一個沒有男伴的女子是無價值的。

因此，當商人的駱駝商隊來到，一經安置他們的天幕預備過夜時，那些有女兒可嫁的

母親即領導自己的女兒到該處，要求生客接受自己的女兒，並于居留該處時，與之長相處。一班最美麗的女子自然被選擇，但其餘的便不免失望而歸了。被選擇的女子繼續與旅客相處，一直至他們離去時為止。屆時他們將這些女子送還她們的母親，從不企圖挈之同行。然她們所希冀于商人的是予以小裝飾品，戒指，或其他紀念品，使得帶回家中。

她們將一切裝飾品戴在頸上或身體的其他部分。凡表現贈品的數目最多的女子，被視為最惹男子注目的人，因此最受一班求婚的青年男子的尊敬。【註四九】當婚嫁之日，她將這些贈品陳列出來，她的男人即視此為他們的偶像使她能取悅于男子的證據。自此以後，她已變成人家之妻，無人敢加侵犯。這種規矩是從不破壞的。

【註四九】缺乏直接仍為日本和某些野蠻人種所敬重。這種「對於新婚妻子的價值的證據」在威

斯忒馬克 (Westemarle) 的人類婚姻史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中曾有

所討論。

這些崇拜偶像的人民奸惡而殘酷，對於搶劫並不視為犯罪，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盜

匪，並以獵取禽獸和採取果實維持生活。

此處出產麝，爲數甚多，故其香播滿整個區域。此物每月發出分泌物一次，和前面已經說過的一樣，牠的近臍處凝成一種膿腫或瘤子，充滿了血液。此項動物到處都是，故其香氣四溢，充滿全區域。【註五〇】在本地的語言中，稱爲谷得利（Gultori），是用狗去獵取的。

【註五〇】近年來，巴黎的香水廠已經派人到揚子江上游去購買麝香。西藏所輸出的麝香，在一九〇二年已達紋銀一百萬兩。參看中國百科全書。

這種人民不用鑄幣，就是大汗的紙幣也沒有，他們用鹽作爲通行貨幣。他們的衣服質樸，係熟皮、生皮或帆布所製。其語言爲這個鄰近蠻子的西藏省所特有。

第四十六章 關於西藏更進一步的談話

西藏從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國家，故劃分爲八個王國，有許多城市和城堡。牠有很多的河流，湖沼與山嶺。各河中有大批的金沙。珊瑚的需求甚大，婦女以此爲頸飾，並用以裝飾偶像。駝毛布和金線布都在此製造。又產許多藥材，未嘗輸送到我們國內來過。

在這些人民中可以找出最好的幻術家，他們使用魔術，施行許多最奇怪和虛幻的奇蹟，爲從來所未見，從來所未聞。他們促成暴風雨，輔以閃電雷霆，還演出其他許多奇事。

就全體講，他們是一個情形困苦的種族。他們的狗有驢子那樣大，極爲強健而兇猛，可以獵取一切野獸，特別是獵取野牛。有些最好的蘭列隼繁殖于此，還有一種薩克爾隼飛行十分迅速，土人慣挾以此爲遊樂。

西藏省隸於大汗，恰和前面所說的其他一切王國和省份一樣。西藏的比鄰爲堪都省（Kain-du 按即雲南省）

第四十七章 堪都省

堪都是一個西方的省份，從前受牠自己的王公的統治；但自從歸入大汗的版圖以後，即受他所任命的長官的統治。然我們不要認牠是位於亞細亞的西部，不過在我們從東北方走去，牠就位於西方。省中有許多城市和城堡，省會在省的開端處，也名堪都。近省垣處有一大鹹水湖，富於珍珠，係白色，但非圓形。此物的產量極大，如果皇帝陛下允許每個人都去

搜集珍珠，則其價值必定十分微小；不過非得到他的特許的人，不得從事撈魚的工作。

鄰近有一山產綠松石（turquoise stone），然沒有得到大汗的允許，此礦也是不能採取的。

此處的居民有一種可恥可憎的習慣，即經過的旅客和他們的妻女或姊妹發生肉體關係，絲毫不以為恥辱；反之，當生客來到時，每家的主人總是努力引導他們中的一人來家。他將家中所有婦女都委之于他，讓他作臨時主人，自己却離開家中。當生客在家時，他在窗戶上作一記號，如將他的帽子或其他物件放在上面是；當這種記號存在之日，做丈夫的即留在外面，不回家來。這種風俗盛行於全省。他們此舉起於敬奉他們的偶像，以為對旅客這樣和善的行爲可以得福，他們將獲得果實豐收的報應。

他們所用的貨幣，其製法如下。將金子製成小條，並不經過何種鑄造，即按照重量通用。這是他們較大的貨幣；至於較小的為下述的一種。此處有許多鹽井，他們從井中取水，用小鍋煮成鹽。當水沸騰一點鐘後，變成漿糊狀，將其製成小餅，每枚值二辨士。此等小餅下平上

凸，放在近火的熱瓦上，使易于乾燥。這種鹽幣上有大汗的印記，非他自己的官吏，不得鑄造。八十個鹽餅當作一兩金薩吉。但當商人們將鹽餅帶到山中和其他遊客少至之地的居民中時，按照土人的粗野，遠離市鎮與安土重遷的程度，有六十，五十，甚至于四十個鹽餅可換得一個金薩吉。

這些商人又同樣旅行于上面所說的西藏省的多山區域和其他區域，鹽幣在這裏也是一樣通用的。他們的利潤非常之大，因為這些鄉人的食物中要用鹽，並視此為必需品；同時城市的居民僅將鹽餅的破片用于食物中，至於整個的鹽餅則當作貨幣流通。

此處也出產大批的麝，故麝香很多。湖中又產許多種魚。此外，如虎，熊，鹿，大鹿，和羚羊都是當地的產物。還有各種各樣的鳥雀為數甚多。至于酒不是由葡萄製成，而是由小麥和米製成，和以香料，洵屬佳品。

這個省區也同樣產丁香。丁香樹小，其枝葉與桂樹相同，不過較長較狹罷了。丁香樹的花白而小，和丁香本身一樣，但一經成熟，便變成暗色。薑也為出產之一，除掉其他許多藥材

外，肉桂也很豐富，不過沒有幾許帶至歐洲的。

離開堪都城，向本省相對的邊界走十日途中所見有很好的居留地，許多駐防地，和獵取禽獸的地帶。人民的風俗及狀態和曾經描寫的一樣。當第十日的晚上，來到一條大河名布立阿斯（Bris），係本省的天然疆界，並出產大量的沙金。河流直達大洋。此河再沒有值得觀察的地方，故不多說，現在將提到堪拉察省（按即雲南省的一部分。）

第四十八章 堪拉察大省及省會雅歧

渡過上述的一河後，來到堪拉察省，其面積甚大，故分成七個政府。省區位於西方，居民為偶像崇拜者。蘇大汗版圖，大汗封自己的兒子辰鐵木（Can-Tamur）在此為王，他是一個富有宏大和權勢並茂的親王，秉性極聰明，道德很高尚，故他的統治最稱公允。沿河向西行五日，所經過之處充滿了居民，並有許多城堡。居民以肉類和果實維持生活。他們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而且難于學習。最良的馬匹蕃殖于此。

至第五日晚上，達到省會，名雅歧（Yaohi，按即大理），係一壯麗的大城。城中有商人

和工匠，爲雜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聶斯託利派基督教徒，薩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數最多。本地米麥的生產甚豐。然人民認小麥製的麵包爲不衛生，故不用麵包而吃米食。並用其他穀類加入香料，製成酒，清徹可口。至于貨幣是以海中所取的白貝殼充用，兼可作爲頸飾。八十個貝殼等子一個銀薩吉的價值，或兩個威尼斯的格洛特，八個完善的銀薩吉等子一個純金的薩吉。這裏有許多鹽井，居民所用的鹽取給於此。鹽稅爲皇帝的大宗收入。

土人對於自己的妻子和別人發生肉體關係而爲妻子甘心情願時，便不視爲一種傷害。此處有一湖，周圍近一百哩，出產各種魚類，有些魚的體積甚大。

人民生吃禽鳥，絲羊，黃牛和水牛的肉，習以爲常，不過是用下列方法保藏的。他們將肉截成小塊，浸在鹽水中，再加幾種香料。這是爲上等階級製的，至于較貧苦的人則將肉裁細後，僅浸在大蒜汁中，于是取而食之，好像烹調的一樣。

第四十九章 堪拉察省的另一部分

離開雅歧城，向西行十日，達到堪拉察省的一主要城市。此處也隸屬於大汗，由他的兒子科加丁行使皇家的職權。各河道都產金，有的是分散為小部分的，有的是許多集在一起的；各山中也有金礦脈。因取得大批黃金的結果，故以一個金薩吉當作六個銀薩吉。居民也同樣用貝殼作為貨幣；然這不是本地的出產，係由印度輸入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些人民從不要童貞女為妻的。

這裏又產蛇和巨蛇（鱷魚），後者長十步，周圍大十手掌。近頭的地方有兩只短腿，有三個爪子，眼睛比四個辨士塊為大，閃閃有光。兩顎甚寬，可以吞下一人，牙齒大而且銳利，牠們的整個形態十分可怕，無論人或其他動物，一接近牠們，沒有不發生恐怖的。其他蛇類體積較小，長八、六或五步。

捕捉蛇類的方法如下：蛇因為白天太熱，伏處洞中，到了夜間，便出來覓食，凡有所見，無論是何種獸，都能擒而食之。吃飽後，走到湖邊，井邊或河邊去取飲。牠們的身體甚重，這樣沿岸行動，留下一種很深的痕跡，好像一根笨重的棟樑在沙上拖過一樣。獵者察出牠們時常

經過之處，將幾根木材釘入地中，上面裝有銳利的鐵矛，用沙蓋着，不使露面。當牠們經過常行的道路時，將爲這些武器所傷，並且很迅速地被刺死了。

烏鴉發見牠們死去，鳴聲大作，這就是獵者的信號，即跑來此地，將蛇皮剝開，馬上很小心地取出蛇膽，此物在醫藥上有極大的價值。如被瘋狗咬傷，只需將一辨土重的膽汁攪入酒中，即能治癒。孕婦臨盆時，又可用作催生品。將小量的膽汁治面皰，膿皰或其他疹類，立即消除；對於其他許多病痛，也很見效。

此項蛇的肉售價甚昂，因爲人們認牠的滋味較其他肉類爲佳，都視同珍品。這個省區的馬體積很大，小時即被運往印度出售。通常的方法是將牠們的尾巴砍去一節，一則可免此物向兩邊搖擺，二則殘存的可以向下垂直，因爲他們認馬走時的尾巴搖擺是一種壞的習慣。

居民騎馬用長馬鐙，恰和我們的法蘭西人一樣；同時土耳其人，和幾乎其他一切人民都用短馬鐙，所以當他們射箭時，容易在馬背上立起。此處的人民有水牛皮製的全副甲冑，

所持的武器爲矛，盾，和弓矢。他們的一切箭子都是有毒的。

有許多人，特別是那些懷有惡計劃的人，身邊常帶有毒藥，一旦有被捕和受苦刑的危險，卽服此藥，有人確切告訴我，這是一種事實。他們寧願毀滅自己，而不願受苦。但他們的統治者察覺這種習慣，時常預備狗屎，強令服毒者吞服，引起嘔吐，便將毒解除了。這樣的一帖解毒劑是隨時準備來對付那些可憐蟲的術法。

在他們受大汗統治之前，慣于實行下列橫暴的習俗。如有何種性行高貴，美麗與勇敢並著的人，偶然來宿于他們的家中，到了夜間，卽被暗殺；這並不是由于謀財害命，而是由于希望才智兼全的死者的靈魂留在他們的家中，使他們的一切事實與榮。因此，凡在這種狀況中，據有一個貴人靈魂的人是，被視爲幸運的；而許多人却由此喪失了他們的生命。但自從皇帝陛下開始統治此區域以來，卽用種種手段去鎮壓這種可怕的習俗，因嚴刑酷罰的結果，此風已不復存在了。

第五十章 卡丹丹省和福昌城

從堪拉察向西行五日，達到卡丹丹（Kardandan）省（按即雲南省的一部分）隸大汗的版圖，其省會名福昌（Vochang）。這個區域的貨幣是黃金，也用貝殼。一盎司金子換五盎司銀子，一薩吉金子換五薩吉銀子。此處產多量的金子，却沒有銀礦，故凡輸入銀子的商人獲得巨大的利潤。

這個省區的男女有用薄金片套住他們的牙齒的習慣，這種東西配合牙齒的形態十分巧妙，可以長留在牙齒上。男子又在他們的手臂和腿上刺一些黑條紋，其刺法如下。將五口針接合攏來，刺入肉中，以見血爲止；于是用一種黑色物在刺孔上摩擦，便留下一種不可磨滅的痕跡。身上有這種黑條紋，被視爲一種裝飾的和有體面的標誌。

他們除掉專心致志于騎馬術，行獵的遊戲和使用武器及軍事生活外，不注意其他事件；至于管理家務的責任全委諸自己的妻子，由購買的或戰爭中俘來的奴隸爲之幫助。

人民有下述一種奇異的習慣，當一個孕婦一經分娩，即從床上起來，將嬰孩洗乾包好，于是她的丈夫馬上佔據她的位置，將嬰孩放在旁邊，看護四十日。同時這一家的朋友親戚

都來向他道喜；而他的妻子則管理家務，送飲食到床上給丈夫吃，並在旁邊哺乳。【註五一】

【註五一】在印度，婆羅洲，暹羅，非洲和南美洲的某些部分也有這種可喜的習慣。父親這樣

看護，叫做『科活德』（Couvade）。中國一般藝術畫描寫這一點，現保存在倫敦

維多利亞和亞爾伯特博物院（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中，並重現于博物

院的中國藝術目錄中。

人民吃生肉，或和上面所說的那樣調製，並和米飯一起吃。他們的酒係由穀製成，雜以香料，是為佳釀。

他們這個區域既沒有廟宇，也沒有偶像，只崇拜家中的長者或祖宗，以為自己的生存出自宗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受了祖宗之賜。他們沒有任何種文字的知識，試將他們所居的叢林深密的山地那樣粗野的情形想一下，原不足奇怪。到了夏季，空氣十分沉悶而不衛生，故一般商人和其他外人迫不得已離開此處，以避死亡。

當土人彼此進行商業，為着一種債務或信用須履行何種契約時，他們的領袖即取一

塊方木，分成兩邊。在上面劃一些痕跡表示數目，各執一邊，這種辦法和我們的符木（*talix*）一樣。當時期一到，債務者如數付清，而債權者則繳出他所執的一邊木，雙方都感覺滿意。

在這一省和堪都的各城市，福昌或雅岐中找不出具有醫學知識的人。當一個重要人物生病的時候，他的家眷便派人到那些以犧牲供奉偶像的巫者家中去，將病人的病狀告訴他們。

巫者于是指示侍從的人奏各種很響的樂器，以便他們舞蹈並唱頌神歌，敬奉他們的偶像。這種動作繼續下去，一直到魔鬼襲據他們中間的一人的身上，然後停止奏樂。他們便向此人詢問病者患病的原因，及其療治所應用的方法。惡魔遂借此人的口答道，這種病是起于侵犯了某神。巫者因此向這個神禱告，請求赦免病者的罪孽，並允于病癒時，病人當犧牲自己的血以酬神恩。但惡魔如果看出病人的病沒有復元的希望，便宣佈他侵犯某神過于嚴重，非任何犧牲所能奏效。反之，當魔鬼覺得此病大概可以治癒，便要求若干黑頭羊作為敬神品；並令若干巫者及其妻子集合起來，由他們的手來酬神；他以爲這樣也許可以邀

神惠

病人的親屬馬上答應一切要求，於是宰殺諸羊，將其血向天空灑去，男女巫者焚燒香料，使充滿病者的全屋，又用蘆葭造成一種煙霧。他們將煮肉的湯和入香料製成的液汁，灌入空中；於是且笑且唱且舞，意思是在娛神。此舉完畢後，即將曾充犧牲的肉以及酬神所剩的香料製的液汁，用興高采烈的表示，來大嚼大飲。

他們進過餐，收過酬勞費後，回到家中；如果經上帝的眷佑，病人復元，他們就歸功于自己所酬謝的偶像；如果病人死去，他們便宣佈那些烹調敬神殺饌的人于奉神之前，已經嘗試過，致使這種儀式全歸無效。

然大家不要認這種儀式是每個病人所能舉行的，這只是爲貴人或財主而設，每個月恐怕只有一二次。不過在契丹和蠻子全省的一切崇拜偶像的居民中，很少醫生，此等儀式是很普通的。所以魔鬼利用這些被騙的可憐人民的盲目無知而加以戲弄。

第五十一章 大汗征服緬與班嘎拉王國所用的方法

我們對於在這一國所起的一種可資紀念的戰爭，當敘述一下。當一二七二年，大汗派遣一校軍隊到福昌和堪拉察這兩國去加以保護，免受外國的攻擊。此時他還沒有任命諸皇子去主持這些政府。

印度的緬（Mian）和班嘎拉（Bangala）王，其土地廣大，人民衆多，財富充盈，當他聽說韃靼人的軍隊已來到福昌，馬上起而加以攻擊，意在予以毀滅，使大汗不再企圖派遣軍隊駐在他的領域的邊疆上。他爲着這個目的，招集巨額的軍隊，內中並有大批的象，而木製的碉樓或堡即建立在象背上，可容十二人至十六人。他挾着這些象和大批的馬隊與步隊，向大汗的駐軍地福昌進發，並宿營于距福昌不遠的地方，爲的想使自己的軍隊休息幾日。

第五十二章 大汗軍隊的作戰

大汗軍隊的司令官爲尼斯達丁（Nasardin），他雖是一個勇敢而能幹的軍官，但聽見緬王統率如許大軍來臨，不免大吃一驚，因爲他自己所指揮的軍隊不過一萬二千人，而

敵人于象隊外有六萬人。但他並不表示恐怖的樣子，只是退到福昌的平原，其紮營的地勢，側面爲一深林所掩護。如被象隊猛攻，他的軍隊可以退入林中。並且可由此安然用弓箭擾亂敵人。

他召集軍中重要的軍官，告訴他們，勝利不在人數的多寡，而在勇敢與紀律，叫他們此時作戰所表現的勇氣，應不減于以前各役。他又告訴他們，緬和班嘎拉王的軍隊不嫻于戰術，沒有獲得經驗的機會；他們不當因敵人的人數較多而奪氣，應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們的名稱不僅對于目前的敵人是一種恐怖的目標，對于全世界也是如此。他在結論中允許領導他們獲得勝利。

當敵人聽說韃靼人已經退到平原，登時前進，距韃靼人約一哩。

他們得着命令，很勇敢地將全軍開到韃靼人的前面，後者穩定不動，讓他們來到自己的壕溝前。韃靼人于是鼓起勇氣衝出，極想接戰；但立即發見韃靼人的馬從未看見這樣大的動物載着碉樓，竟驚慌失措，掉轉頭來逃跑；騎者雖竭力制止，也沒有效果，同時緬王統率全

軍，一步一步佔着優勝。韃靼謹慎的司令官雖發見這種意外的紛亂，仍不失去他的鎮靜的態度，立即採取另一種方法，令兵士下馬，將馬趕入樹林中拴住。當他們一經下馬，登時步行前進到象隊的陣線，開始作敏捷的射擊。

同時在碉樓中的人和君主其餘的軍隊也努力以陣矢相報答；但他們的箭不及臂力強健的韃靼人來得有力。後者不斷地發箭，並且一切武器都集中在象的身上，以致象身立刻充滿了箭傷，突然退讓，向自己後列的兵士奔去，引起紛亂。站在象上的人也就沒有法子加以制止。

這些象既爲傷痕所苦，復爲進攻者的吶喊聲所驚，不再聽從指揮，竟四處奔逃，受了忿怒與恐怖的驅策，終於奔入韃靼人沒有佔領的一部分森林中。結果，大樹枝毀壞牠們背上的碉樓，殲滅了那些坐在裏面的人。韃靼人眼見這些象已潰散，又從新振起勇氣，將隊伍分開，弄得十分整齊嚴肅，重新上馬，使各隊聯絡一氣。于是一種猛烈的戰爭從新開始。

在緬王的軍隊方面也不缺乏勇氣，他自己並親自走到行伍中去，懇求他們放穩定些，

不要爲諸象所遇的偶然事件所驚恐。但韃靼人精于弓箭術，迥非他們所能敵禦。箭子已經展開到兩邊，兵士們拿着劍和鐵鎚矛，很勇敢地迎敵。於是許多人受重傷，肢體被分解，大批的人倒在地上，斷肢折足，慘痛而亡；並且流血遍地，慘不忍觀。雙方的相打，分不開來，而喊聲震天，更爲可怕。

緬王表現爲一勇敢的首領，時常出現于危險最大的地方，鼓舞士氣，懇求他們下決心維持陣線。並令預備隊的生力騎兵對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增援；但終于看見不能再支持危局，或抵抗韃靼人，迫不得已率領殘餘的軍隊逃跑，後來又有大批的人在追逐中被殺了。這一次戰爭自朝至午，雙方的損失非常之大；但最後的勝利終歸韃靼人。有一點也許十分重要，即韃靼人的陣地，其側面既有森林的掩護，緬王不應在此加以攻擊，應設計將敵人引入曠野中，使不能抵抗武裝諸象的攻擊，於是展開他兩翼的騎兵，可以將他們包圍起來。

韃靼人于屠殺敵人後，集合他們的軍隊，回到諸象逃避的林中，以便將其擒住，但他們

發見那些從稠樓上逃下來的人正在砍樹遮斷道路，以求自衛。韃靼人立刻將他們殺掉許多，並且藉那些慣于駕馭象的人的幫助，擒獲二百條或二百條以上的象。

大汗于此戰爭後，軍隊中常用象作戰。這種勝利的結果是他取得班嘎拉和緬王的全部疆土，附入自己的版圖中。

第五十三章 沒有人煙的地方與緬王國

離開卡丹丹省，達到一個大斜坡，走二日半都無變化，途中也沒有人煙。此後又進到一個大平原，此處每星期有三日爲許多商民集合之期，內中有些人是來自鄰近的各山中，帶着金子來換銀子，商人從遠方來到那些山中，取得金子，目的在換銀子；一薩吉金子換五薩吉銀子。

居民對於自己的金子不得做輸出者，必須交給商人，換取自己所需的物品；但土人的住所所處的地勢十分高峻而強固，除掉他們自己外，甚難接近，故交易的進行是在平原中。越過此處，向南方印度的範圍前進，有緬甸 Burma 省。路程估十五日的時間，途

中所經之處沒有人民，沒有住所，森林中多象，犀和其他野獸。

第五十四章 緬城與銀市鎮及金市鎮

走過十五日後，達到緬城，係這個王國「緬甸」的都城，宏大而且壯麗。居民有一種特殊的語言。

據說，這個國家從前受一個財勢並茂的君主的統治，他于將死時，命在他的墳旁建立兩個角錐形的塔。一個塔用一寸厚的金片包着，所以除掉金子外，什麼也不看見；另一塔用一寸厚的銀子包着。圍着頂上的圓體，懸有一些金銀的小鈴子，當被風吹動時，即釘鑼作響。整個的塔構成一種華麗的對象，因為每一塔高十步。

墳也同樣用金屬片包着，半爲金的，半爲銀的。這是君主爲敬禮自己的靈魂而準備的，立意在使他的紀念永垂不朽。

大汗決定奪取此城，特派一個勇敢的軍官負責進行，所率軍隊依照自己的意志，令幾個魔術家或巫者同行，這種人常是大批集在朝中的。當他們進城時，看見兩個角錐形塔裝

飾得富麗堂皇，但沒有知道皇帝陛下的意思怎樣，不肯隨意加以處分。迨大汗知道此二塔爲紀念前王而建立，不准人侵犯，也不得加以絲毫的損傷；韃靼人對於有關死者的一切物件，是慣于尊重的。這個國家產大批的象和美麗的大野牛，此外如赤鹿，麝鹿，和其他動物，也很多。

第五十五章 班嘎拉省

班嘎拉〔孟加拉 Bengal〕省位于南方，在馬可波羅僑居大汗朝廷的時候，還沒有列入他的版圖。他的軍隊在一個長時期中曾專力于對抗這個國家的的工作，因爲像前面說過的一樣，牠很強盛，而牠的君主很有勢力。

這個國家有一種特殊的語言。人民爲偶像崇拜者。當地的牛幾乎和象一樣高，不過沒有那樣大罷了。居民以肉，乳，和米爲食品，這些東西的產量十分豐富。棉花很多，商業也興盛。土產物中有敗醬香膏（sikanard），草荳蔻，薑，糖，及其他藥材多種；印度各處的商人都來購買這些東西。

他們也同樣購買這個國家所在都是的蘭人作爲奴隸；每個王公和有地位的人都需
要這種人監守自己的婦女，故商人將他們帶至其他王國出賣，獲得大利。這一省的長度有
三十日的路程，牠的東邊有一個國家名坎吉竹（Kangigu）。

第五十六章 坎吉竹省

坎吉竹是一個位于東部的省份，由一君主統治，人民爲偶像崇拜者，自有一種特殊的
語言，並自願服從大汗，每年都來進貢。這個君主沉于肉慾，約有三百個妻子，當他聽說有一
個美麗的婦人時，即娶之爲妻。

國中產大批的金子，和許多種藥材；但這是一個腹地的國家，離海甚遠，故此等產物很
少價值。象的產量甚多，還有其他動物多種。

居民以肉、米和乳爲食品，他們的酒不是由葡萄製成，是用穀雜以藥材製成，男女的全
身都用針刺成鳥獸的圖形；他們中間有許多專業刺花的人，以在手部、腿部和胸部刺上這
些裝飾品爲唯一的職業。當一種黑色的料子擦在這些刺痕上，無論是用水或其他東西去

洗，都洗不去的。無論男女，凡表現這些花最豐富的，就視為最漂亮的人。

第五十七章 阿穆省

阿穆 (Amu) 也位於東方，其居民隸屬於大汗。以家畜的肉和果實為食品，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此處出產大批的牛馬，賣給商人，販運至印度。其間的草原廣大而優美，故水牛也和黃牛一樣，數量甚多。

男女的手腕，手臂和腿上都帶金銀圈；但婦女的裝飾品花費更多。

這一省和坎吉竹省的距離為二十五日的路程，從那裏到班噶拉有二十日的路程。我們現在將說及陀洛曼 (Toloman) 省，此處距前者有八日的路程。

第五十八章 陀洛曼

陀洛曼省位於東方，其居民為偶像崇拜者。有一種特殊的語言，係大汗的百姓。他們身材高大，看相很堂皇；面貌呈褐色，不甚清秀。他們的行為公正，作戰勇敢。

他們的市鎮和城堡有許多位於高山上。人死後，屍體用火葬；不能化為灰的骨頭，即納

入木箱中，攜至山上，藏在巖石洞中，以免受野獸的侵擾。

此處產多量的金子。通常的小貨幣是以來自印度的貝殼充用；這種貨幣也通行于前面所說的坎吉竹和阿穆，他們的飲食爲乳、肉和米。

第五十九章 欽提基，西定府，季基，和潘雅府各城市

由河道行十二日——兩岸有許多市鎮和城堡——終於達到欽提基（Chintega）按此處疑係貴州——這個美麗的大城市。居民是商人與工匠。他們用某些樹皮製布，作兩性夏季通常的衣料，頗爲美觀。男子是勇敢的戰士。除掉大汗的紙幣外，沒有牠種貨幣。

這個省區的老虎非常多，居民恐遭牠們的侵襲，不敢在市鎮以外的地方住宿；在河中航行的，也不敢將船灣在近岸處過夜。據說，這種動物曾投入水中，游至船上，將人拖出來。此處又產世界上所能遇見的最大和最猛的狗。此項狗極爲勇敢而有力量，一個人帶一對狗，可以制服一隻老虎。他挾着弓箭，帶兩隻狗，如遇老虎，放這種勇敢的狗前去，牠們馬上就取攻勢。老虎從本能上找着一根樹，站在樹前，使狗不致從後面來襲擊，牠可以當面迎敵。

牠既具有這種意志，一看見狗，便對一根樹走去，但牠是慢步走去，而不是跑去，因為牠的自尊心不允許牠有何種恐怖他表示。然狗却利用牠這種從容不迫的步法，向牠的後面襲去，而人也從後面發箭。牠于是努力來捕捉狗，但狗比牠敏捷得多，又跑回來了。當着這個時候，牠已有許多箭傷，且常為狗所咬，因虛弱與失血而倒地。因此牠就被擒了。

這裏綢緞的製造甚多，由一條經過許多市鎮和城堡的河道大批地輸送到各處去出售，人民完全以商業為生。至第十二日晚上達到西定府（Sidin）按此處大概即前面所說的新定府。城，關於此城前面已經說過。從此處走二十日，達到季基（Ching）再走四日，達到潘雜府（Panzit）按此處疑即河間府。城，此處屬契丹，位于南方，由本省的另一方又回轉來了。居民崇拜偶像，對於死者的屍體用火葬。他們是大汗的百姓，使用他的紙幣。以工商業維持生活，產絲甚多，用此和金線織成布疋，和很美麗的肩帶。這個城市在司法上支配許多市鎮和城堡：有一條大河流經其旁，大量的商品由此河運往汗八疏（北京）因為掘有許多運河，得和都城交通。但我們將離開此處，前進三日，說及另一名張格盧（Chan

（按此處疑即滄州）的城。

第六十章 張格盧城

張格盧是一個大城，位于南方，屬契丹省。此城是在大汗的領域以內，居民崇拜偶像，對于死者用火葬。皇帝蓋有御璽的紙幣在他們中間流通着。

這個城市和鄰近的地方用下列的方法製出大量的鹽：這個區域有一種帶鹽質的土，他們將其砌成大堆，澆以水，水入土中，吸收其鹽份，水由槽中流入很大的鍋中，這種鍋很淺，深不逾四吋，水在鍋中煮得很好，于是讓其結晶。這樣製造的鹽雪白而優良，運到各處銷售，製鹽的人獲取大利，而大汗從鹽上也收入大宗的款項。

這個區域出產一種美味的桃子，其產量甚多，體積甚大，一枚重金衡兩鎊。我們現在將說及另一城市，即張格立（*Chang-ki* 按此處疑即德州）。

第六十一章 張格立城，杜定府城和一種叛亂

張格立也是契丹的一個城市，位于南方，隸屬大汗，居民同樣使用大汗的紙幣。從張格

廬到此間的距離，計有五日路程，途中經過許多城市 and 城堡，這同樣是在大汗的版圖之內。牠們都是大商業的區域，從牠們收集的稅款是一種巨大的數目。

有一條廣而且深的河經過此城，故運輸大量的商品如絲，藥材和其牠有價值的物品，十分便利。我們現在將離開此處，說及另一叫做杜定府（Taiduin 按即濟南府）的城市。

離開張格立向南走六日，經過許多重要和壯麗的市鎮與城堡，其居民崇拜偶像，並對于死者舉行火葬。他們以工商業爲生，各種食物極爲豐富。第六日晚上達到一城名杜定府，此處從前是一個十分堂皇的都城，大汗用武力加以征服，強其就範。這裏有多數花果圍繞着，並充滿了美麗的叢林和優美的果實，爲居留的勝地。絲的產量非常之大。此城在司法上管轄帝國十一個城市和大市鎮，那都是一些大商業地方，並產多量的絲。此城在被大汗征服之前，爲牠自己的君主的政府所在地。

當一二七三年，皇帝命任一個最高級的軍官名劉坎索（Aucaunior）的，來主持此城的政府，並命統帶馬隊七萬人以盡守土之責。此人看見自己變成這樣一個富裕的生產區

域的主人和如此偉大的軍事力量的領袖，頓生驕矜之心，並從事叛變的陰謀。他懷抱了這種意志，引誘城內的主要人物來參加逆謀，因此使這一省的一切市鎮和要塞地點都起來造反。

大汗一經聞悉此項企圖，即命兩個貴族統率十萬大軍前往征討。這兩個長官一名安加爾（Angul）一名蒙加台（Mongtai）。當劉坎聽到這種軍隊將到時，立即召集軍隊，其數目也不減于敵軍，並且很迅速地開始行動。雙方接戰的結果，死傷甚多，但劉坎終于被殺，他的軍隊也逃散了。內中有許多于追逐時被殺死，有些被逮捕。俘虜們被帶到大汗的面前，他對於一班首領命處死刑，其他人等予以赦免，並令爲他服役，從此以後，他們也是忠實不渝的。

第六十二章 新基馬條城

離開杜定府，向南走三日，經過許多工商業興盛的大市鎮和要塞。此處富于鳥獸的獵物，並生產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至第三日晚上，達到新基馬條（Singai-manu 按此處似指臨清州）城，這是一個雄壯美麗的大城，富于商品與製造品；一切居民都是偶像崇拜者，係大汗的百姓，使用紙幣；城中的南端有一條很深的大河經過，居民將其分成兩個支流（「運河」）一支向東流，經過契丹，一支向西流，經過蠻子。河中航行的船舶，其數目之多，幾乎令人不能相信。此河正供給兩個省區之用，河中的船舶往來不停，載運一些最有價值的商品，只要將此等船舶的數目和容積看一下，的確令人驚訝不置。

第六十三章 林基與平基城

離開新基馬條，向南行十六日，不斷地遇着商業城市與城堡。至第八日晚上，發見一城名林基（Lingai）這是一個壯麗的大城，有製造業和商業，居民性好戰鬥。

這裏出產動物甚多，其他每種飲食品也甚豐富。離開林基後，向南走三日，經過大汗所統治的許多城市與城堡，居民盡是偶像崇拜者，對於死者舉行火葬。第三日晚上發見一個好城市名平基（Pingai）出產一切生活必需品，並對大汗供給大宗的歲入。從此處南行

二日，經過一些富裕的地方，達到辛基（Chingui）城，這是一個很大的城，工商業十分興盛。居民全爲偶像崇拜者，對於死者舉行火葬；他們使用紙幣，係大汗的百姓。他們所產的穀和小麥數量甚多。以後所經過的區域，也發見許多城市，市鎮和城堡，並有許多美觀而適用的狗，又產小麥甚多。此處的人民和剛才所描寫的那些人民一樣。

第六十四章 喀喇摩拉大河，科干咀和庫安咀城

第二日晚上又來到喀喇摩拉大河〔黃河〕，此河的發源地是在普勒斯忒·約翰的領域中。河寬一哩，極深，大船可以滿載自由航行。大魚的產量非常之多。

此河距海一哩（按有些版本作一日路程）的地方有一碼頭可泊船一萬五千艘，每船除船員與必需的儲藏品和食品外，還可載十五匹馬和二十個人。此等船是大汗保持着準備隨時應用的，如印度任何島嶼一旦發生叛亂，即可裝載軍隊前往，或有其他更遠的地方要從事征伐，都是用得着的。此等船停泊在靠近河岸處，離科干咀（Ko-i-Bahar）按即淮安府）城不遠，此城的對面是庫安咀（Kuan-shu）城，但前者是一大城，而後者爲小城。

渡過此河，達到壯麗的蠻子省；但大家不要認我對於契丹省已有一種完全的紀錄。我的描寫不及二十分之一。馬可波羅遊歷這個省區，僅提及他的路途所經過的各城市，至于遠在一方或牠方的城市，以及許多中間的地方，如一一敘述，未免太長，將使讀者感覺疲勞，故一概從略。我們離開這些地方後，第一將說及取得蠻子省的情形，第二將說及牠的各城市，至于牠們的宏壯與富裕將在本書後面的一部分去敘述。

第六十五章 最壯麗的蠻子省和大汗征服此省的情形

蠻子省是東方世界所知道的最宏壯和最富裕的區域。爲一號稱法克佛（Frakha）按此名詞非一個君主的名字，乃阿剌伯人和其他東方人民對中國皇帝的通稱，藉以別于韃靼的君主。當時宋朝的皇帝爲度宗的君主所統治，他在權力和財富上，除掉大汗本人外，蓋過其他一切君主。他的性情和平，行動仁愛。他深得民心，國家又爲容積最大的河流所環繞，十分強固，講到被世界上任何強國的侵擾一事，簡直是視爲不可能的。這種意見的結果，使他對於軍事毫不注意，更不鼓勵人民練習武藝。

他的領域中的城市有一箭遠的深溝圍繞，溝中充滿了水，顯然是很堅固的。他未曾想到會被攻擊，故不置任何騎兵。他的思想集中在增加自己的享樂與愉快的方法上。他的宮廷和身邊有一千美麗的婦女，以供娛樂。他是和平與正義之友，故十分嚴格地保持和平與正義。凡一個人對於他人所犯的最小的壓迫行為或傷害，都予以相當的懲罰。他的公正的確深入人心，凡滿儲貨物的商店，如因店主的疏忽，忘記閉門，沒有人敢進去，或敢擄取絲毫東西。

一切種類的遊人經過這王國的每一部分，夜間和白天一樣，可以自由行走，沒有危險之虞。這個君主熱心宗教，對於貧窮人十分仁慈。對於窮苦的母親無力撫養孩子，即令救助撫養，每年達二萬人。當男孩子達到充分的年齡時，他令人教以某種手藝，後來即以同樣撫養的青年女子嫁給他們。

韃靼人的皇帝忽必烈的性情與習慣，與法克佛的大不相同，他的全部嗜好集注在軍事，爭城略地和擴大自己的榮譽這些思想上。他已經將許多省份和王國併入自己的版圖，

現在將視線集中于蠻子王國，擬加以征服，因此集合大批人馬，命一個叫做欽山伯顏 (Chin-san Bay an) 的將軍統帶南下，此人名字的含義，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是「百眼」(Hundred-eyed) 的意思。此事發生于一二六八年。

有大批的船舶歸他指揮，他乘船侵入蠻子。一經上陸，即召集科干咀城的居民，叫他們投降。他們不從，他也不發令進攻，却進至第二個城市作同樣的要求，當他得到相同的答覆時，又進至第三和第四個城市，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大汗雖允從內地再派遣數目相同的軍隊來打接應，他雖料到兩軍馬上會取得聯絡，但覺得將這許多城市留在後面，殊不妥當，於是決定攻取其中的一城。他以很大的努力與完備的技術，據有其地，凡他所遇見的人一律殺死，一個不留。

這種消息一經傳至其他城市，居民大起恐慌，他們爲着保全自己生命的緣故，立即宣佈服從他的命令。此舉既經成功，他聯合兩軍，進薄法克佛所居的王城京師 (Kinsai)，覺得這個君主從沒有看見過戰爭，更沒有參加過戰役，當然發生搖動與恐怖。君主果然深恐

發生危險，逃往業經準備的艦隊上，令王后負盡力守城之責。他確切相信，王后即落入敵人之手，她是女流，當可無恙。他浮海後，達到某些防守堅固的海島，一直至死為止（按就全篇文意看，這裏仍指度宗，實則當元兵來襲時，他已死去，後來投海而死的是衛王。）

自王后被留在上述的狀況中後，據說她知道占星學者曾告訴君主，除掉一個具有百隻眼睛的首領外，無人能奪取他的統治權。王后因有這種宣言的力量支持，故城雖一天一天愈有攻破的危險，她却確信不致失陷，因為一個人能具一百隻眼睛，是不可能的。然一經問及敵軍統帥的名字，人家告以欽山伯顏，即百眼的意思，她便大驚失色，因為她覺得依照占星學者的說法，奪取她丈夫王位的，必定是此人。她為恐懼所懾服，不再企圖抵抗，馬上就投降了。

韃靼人既這樣取得都城，旋即征服其餘的各省。王后被送至忽必烈汗之前，由他優加款待，並予以定量的款項，使得維持王后的尊嚴。我們于敘述征服蠻子的方法後，將進而說及其牠各城市，首先要講的是科干阻。

第六十六章 科干咀城

科干咀是一個很美麗而富裕的城市，位於東南與東方之間，為蠻子省的門戶，數目極多的船舶不斷地經過此間，因為牠的地位接近喀喇摩拉河〔黃河〕岸。

大批的商品送至此城，以便由此河運至各處銷售。此處製造巨量的鹽，不僅供本城之用，並且運輸到其牠各處；大汗從這種鹽上收得大宗的稅款。

第六十七章 保基鎮和開城

離開科干咀，由一條美麗的高隄石路向東南方走一日，達到蠻子省。這條石路的兩邊有很廣大的湖沼，水甚深，可以航行。沒有其牠道路可通這一省，只有航行才能達到目的；統率大汗軍隊的將官侵入這一省，也是由水道進軍的。

走到當日晚上，來到一大市鎮，名保基（Caubegin，按即寶應州）。居民崇拜偶像，對於死者舉行火葬，使用紙幣，係大汗的百姓。他們以工商業為生；產絲甚多，並織成金線布。生活必需品十分豐富。

距保基東南方一日的路程，爲建築甚好並廣大的開城（City of Kain，按即高郵）所在之處。這裏的工商業很興盛。魚的出產豐富，禽獸的獵物也多。特別是雉的出產極多，一個等于威尼斯格洛特的銀幣能買到孔雀那樣大的雉三隻。

第六十八章 廷基和成基城以及馬可波羅主政的揚基城

離開上述一地，走一日路程，經過許多鄉村和耕地，達到廷基（Ting-ki，按此處似指秦州）城，此處的面積不很大，不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甚豐富。居民爲商人，有許多商船。鳥獸的產量很多。此城位于東南方，在牠的左邊，這就是說，在牠的東方，相距三日路程之處爲一大海。在這種距離之間有許多鹽場，製造大量的鹽。

此後又達到一個建築堅固的大市鎮成基（Chin-ki，按此處疑即靖江），此處有充分的鹽供給鄰近各省。大汗從這種鹽所收入的稅，其數量之多，幾乎不能相信。居民崇拜偶像，使用貨幣，是皇帝陛下的百姓。

從成基向東南方前進，達到一個重要的城市名揚基（Yan-ki [揚州 Yang-chau]）

在司法上管轄二十四個市鎮，必須視爲一個重要地方。此處隸大汗的版圖。人民爲偶像崇拜者，以商業和手工業維持生活。他們製造武器和一切種類的軍用品；結果有許多軍隊屯駐于此。

此城是前面所說的皇帝陛下任命主持各省政府的十二貴族之一的駐在地；馬可波羅由大汗的特命，做這個城市的都督至三年之久。

第六十九章 南基省

南基(Nan-kin [南京 Nan-king])是蠻子一個著名的大省的名稱，位於西方。人民爲偶像崇拜者，使用紙幣，大半經營商業，係大汗的百姓。他們出產生絲，織成大量的金銀線布，並有各種各樣的花樣。此處產穀甚豐，家畜亦多，爲行獵對象的鳥獸也是如此，老虎更多。大汗取得大宗的收入，而以對商人的珍貴商品所課的稅爲主要泉源。我們現在將說及薩陽府(Sa-yan-fu 按即指襄陽府)。

第七十章 用尼可羅和馬飛阿波羅的設計取得的薩陽府

薩陽府是蠻子省一個大城，在司法上管轄十二個財富的大市鎮。這是一個大商工業的地點。居民係偶像崇拜者，對於死者舉行火葬。他們是大汗的百姓，使用紙幣。生絲的產量甚多，用金線織成的最精美的綢緞也產于此處。一切種類的獵物都甚豐富。舉凡一個大城所應有的東西，牠都獲得大量的供給，故牠的力量非常堅強，可以抵抗一種圍攻至三年之久；甚至于在大汗已取得蠻子省之後，牠們仍不肯降服。

此城三面環水，僅有北面是陸地，而圍攻的主要困難點就在除北方外，軍隊簡直不能靠近牠。這種軍事行動報告給皇帝陛下，他看見此處於全國其他部分都已降服之後，獨自頑強抵抗，不勝傷感之至。

尼可羅和馬飛阿兄弟當時留居帝廷，得到這種消息，馬上去覲見皇帝，請允許他們構造一種機器，這是西方所用的，可投石三百磅。使用此等機器，可以毀壞城中的建築物，並殺死居民。大汗允許他們的要求，並熱烈贊成他們的計劃，命將最優秀的鐵匠和木匠歸他們的指揮，內中有些是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徒，表現為能幹的工匠。

在幾天之內，他們依波羅兄弟的設計，完成了他們的投石機；並在大汗和他的整個朝廷之前從事實驗，當場表現每機能投石三百磅。於是將牠們裝船運至軍中應用。

當這種機器安置在薩陽府的前面，內中一架投下第一次石頭，打在一種建築物上，非常猛烈，以致此建築物的大部分被壓倒地。居民對於這種惡作劇非常害怕，他們以為這和天雷的效力一樣，馬上決定投降。於是派出全權代表，表示歸順，他們所取得的條件和其他各處的一樣。

威尼斯這兩兄弟的敏巧收得這樣迅速的結果，在大汗和一切廷臣的意見中便大大地增加了他們的名譽與信用。

第七十一章 新基城與大江

離開薩陽府，向東南走十五日達到新基（Qinji，按即九江）城，此城雖不大，却是一個商業重鎮。牠因靠近江（揚子江），故船舶出入的數目，非常之多，至于這條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有些地方寬十哩，有些地方寬八哩，有些地方寬六哩。牠的長度至出海口為

止，在一百日的路程以上。有多數可航行的河發源于遼遠的國家，流入此江，牠的容積之大全賴于此。

大批的城市和大市鎮位于牠的兩岸，獲得牠的航行利益的有十六省，和二百多個城鎮，至于商品運輸的數量，非親眼看見的人，不會置信。然我們一想到牠的長度和支流之多，對於供給各處地方的商品的數量與價值不可勝計，正用不着驚訝。其中主要的商品爲鹽。此物不獨由江及河運到沿岸各城鎮，以後且由此等城鎮運至內地各處。

馬可波羅有一個時候在新基城所看見的船舶不下一萬五千艘；尚有沿江的其他市鎮，船舶的數目還要多些。這一切船都有甲板，並有一張帆的桅。牠們的載重普通爲威尼斯的四千坎脫立（Cantari）或昆韃（Quinea）內中有些且載至一萬二千坎脫立（五〇噸）。牠們除掉桅和帆上所用的麻繩外，不用其他麻繩。前面已經說過，有十五步長的竹子，牠們即用此物破成小片，織成三百步長的纜子。此項纜子的製造十分精巧，其力量 and 麻繩一樣。

每船用十四或十二匹馬拖起纜子沿江岸走去。近江岸的許多地方有小山和小巖石，其上建有偶像的神廟或其他大建築物，至于村落和居住的地方是連接不斷的。

第七十二章 開基城

開基 (Kaya-gai) 是大江南岸的小市鎮，每年有大批的穀米集于此處，其最大的部分是運往汗八疏城以供皇帝的臣民之用。此處正位于對契丹省的交通線上，此項交通線是由各河流、湖沼及一條寬而且深的運河組成的，這條運河係由大汗促成，藉使船舶從一條大河轉入牠條大河，從蠻子省達到汗八疏，用不着遵海而行。

這種宏大的工作值得稱讚；然所稱讚的還不止在牠被引導經過國中的狀態或牠的可驚的長度，而在牠對於沿岸各城市的利益。河的兩岸也同樣築成堅固和寬闊的隄道，因此使陸行至爲方便。

在開基的對面，即江的中心，有一個全爲巖石構成的島（按即金山），上面有一個大寺，住和尚二百人，敬奉偶像。這是其他許多寺的領袖。我們現在將說及張京府 (Chan-ghi-

按卽鎮江府城。

第七十三章 張京城

張京城是蠻子省的一個城市，居民爲偶像崇拜者，係大汗的百姓，使用他的紙幣。他們以工商業維持生活，都很富裕。他們製造綢緞和金線布。關於每種獵物的遊獵至爲卓絕，各種食物也極豐盛。

這個城中有三個聶斯託利派的基督教教堂，係一二七八年建築的，因皇帝陛下當時曾任命這一派的一人名馬珊奇（*Mar-Sa-quin*）的來主持此城的政府，至二年之久。這裏本來沒有教堂，係由他創設的，至今仍然存在。我們離開此處後，將說及廷基基（*Ti-ki-ki*，按卽常州府）。

第七十四章 廷基基城

離開張京府，向東南行四日，經過許多市鎮和要塞，其居民爲偶像崇拜者，以技術和商業爲生，係大汗的百姓，使用他的紙幣。至第四日晚上，達到廷基基，這是一個美麗的大城，產

牛絲甚多，並用以織成各種分量 and 花樣的綢緞。生活必需品甚為豐富，各種獵物給予很好的遊獵機會。

然此處的居民是一個邪惡和无人道的人種。當欽山伯顏或百眼征服蠻子國時，特派一些基督教徒的阿雷人 (Alans) 和他自己的一部分人去取此城。他們一經前來，即未遇抵抗，逕進城去。此地有兩道城牆，重重圍着，阿雷人佔據外城，發見大批的酒，因前此疲勞與困苦過甚，急思解渴，遂不假思索，盡量飲酒，以致大醉，倒臥地上。

在內城的人一看見敵人睡在地上，即乘機加以屠殺，不使一個逃走。當欽山伯顏聽到他的分遣隊所遭遇的命運，忿怒達到極點，遂另派一支軍隊去攻擊此城。一經攻下，他命將全城的人，不分老少男女，一律處死，以相報復。

第七十五章 新基和發基城

新基 [蘇州 Soochow] 是一個壯麗的大城，周圍有二十哩，居民有巨量的生絲，不僅以之製成綢緞，供自己的消費，使一切都穿綢緞，並且還運銷其他市場 [註五二]。他們中間

有一些富商大賈，而居民數目之多真是驚人。然他們是一種怯懦的人民，只以工商業爲務。在工商業上的確表見很大的能力，但在冒險，武勇，與好戰上，如能趕得上他們的靈敏，那麼，以他們人數的衆多，不僅可以征服全省，並且還可以使他們的企圖推行得更遠一點。

【註五】蘇州現在仍是一個綢緞中心點。織工們分成兩個具有勢力的幫，即南京幫與蘇州幫，

共有七千織機。

他們中間有許多醫道高明的醫生，能探出病源，對症下藥。有一些人是以有學問的教授著名，或和我們應當稱呼他們的一樣，是哲學家，還有一些人可以稱爲魔術家或巫者。

近城的各山上，大黃生長得極好，並由此分佈全省。蠶也同樣生產得很多，並且售價甚廉，一個威尼斯的銀格洛特可買生蠶四十磅。

新基在司法上管轄十六個富裕的大城市與市鎮，商業和技術都很興盛。新基的字名就是指『地上的城市』和京師的名字是指『天上的城市』一樣。（按中國俗諺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此處所云，當係誤解諺語。）我們離開新基，將說及距此僅一日路程的

另一城市，即發基（Yagui）這裏也同樣出產大量的生絲，並有許多商人與手藝工人。質料最好的綢緞出產于此，並運輸至省中各處出賣。此處沒有其他狀況值得注意，我們將進而描寫蠻子省的主要城市與省會京師。

第七十六章 雄壯富麗的京師城

離開發基，行三日，經過許多人口衆多和富裕的市鎮，城堡與村落，居民有豐足的食物。第三日晚達到雄壯富麗京師（等于都城，即杭州）城，這個名稱就是指『天城』。此城在莊嚴和秀麗上，的確爲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而且牠的景緻甚多，可以使牠的居民想像自己是住在天堂上。

馬可波羅時常遊歷此城，對於牠的每種情形小心勤黽地加以考察，並一一記錄下來。下面的詳細紀載是從其中撮取出來的。依照普通的估計，此城周圍有一百哩。牠的街道和運河十分廣大，並有許多方場或市場，按照時常來集的衆多的人民，佔據極寬敞的地方。此城位于一淡水湖上，一方面的水甚爲清徹，另一方面有一條大河經過，由無數大小運河引

其水入全城各處，使一切污穢流入湖中，終注于海。除去陸上交通外，又有這種水上交通，可以達到本城各處。舉凡運河與街道都甚寬廣，使船與車載運居民所必需的物品，容易通過。

據一般人說，各種大小橋梁的數目達到一萬二千座。那些大運河上與各大街道相連的橋梁，其橋拱甚高，建築很精巧，樹起桅子的船可以在橋拱下經過。同時，車馬可以在橋上通過，而橋頂至街上的斜度構造得十分適宜。如果沒有這許多橋梁，必不能構成各處的縱橫十字路。

城以外，在靠河的一方面有一道寬溝圍着，計長四十哩，其水即來自上述的一河。此溝是當地古代的君主掘發的，以便河水氾濫時，將溢出的水宣洩在溝內，同時牠又可作為一種防禦的手段。從溝中掘起的泥土即堆在裏面，形成許多小山，圍繞其地。

城內除掉各街道無數的舖子外，還有十個大方場或市場。方場的每一方長半哩，其前面為大街，寬四十步，從城的一端延直線達到另一端。有許多較低的橋經過其上。此等方市場彼此相距各有四哩。在方場的對面，有一條大運河與大街的方向成平行線，近岸處有

許多石頭建築的大貨棧，這是爲挾着貨物及財產，來自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準備應用的。從市場的地位看，此等方場的形勢十分便利。每一市場在一星期的三日中，有四五萬人的集市，將能夠想得到的每種物品供給市上。

一切種類的獵物都甚豐富，如小種壯鹿，大赤鹿，麋鹿，家兔和野兔，以及鷓鴣，雉，似雉的鷓鴣（*frankolin*），鶉，普通家禽，閩雞，而乾鴨和鵝的數量尤多到不可勝數；因爲牠們很容易在湖中飼養起來，一個威尼斯的銀格洛特可買一對鵝和兩對乾鴨。

有許多屠宰場屠殺家畜——如牛，犢，小山羊，和絨羊是——以供富人與大官府佐餐之用。至于較低級的人民，無論那一種肉都吃，並不加以選擇。

一年四季，市上都有各種各樣的香草和果子，特別是梨子，容積非常之大，每個重十磅，內面是白的，和漿糊一樣，滋味很香。還有桃子，分黃白二種，味甚可口。此處不產葡萄，不過其牠地方有乾葡萄送來，十分良好。酒也有別處送來的，但本地人並不重視，他們是吃慣了自己的穀和香料所製的酒。海距城十五哩，每日由河道運入大批的海魚到城中來；湖中也產

魚甚多，有專門捕魚的人終年從事捕魚。魚的種類，按季節的不同而各異。你要是把輸入的魚的數量看一下，總不會相信都能賣出去；但在幾點鐘之內，竟銷售一空，居民的人數真多，就是餐殺中魚肉並用，以飽口腹之慾的人也是很多的。

這十個方形市場的每一個都被高樓大廈圍繞着，其下層爲商店，經營各種製造品，出售各種商品；除掉其牠物件外，如香料，藥材，小裝飾品和珍珠都有。有些鋪子除酒外，不出售別的東西，牠們不斷地釀酒，以適當的價格，將新鮮貨品供給顧客。和方形市場相連的街道，爲數甚多，其中有許多冷浴室，有男女僕人服役。一班男女顧客從小時起，一年四季都習于冷水浴，視此爲極合衛生。然這些浴室中也有溫水以備那些不慣用冷水的客人之需。一切人都習于每日浴身一次，特別是在進餐之前。

在其牠街上有許多妓女區，其人數之多，我簡直不敢報告出來。不僅通常歸她們寄住的近方形市場的各處爲她們磨集之所，就是城中各處都有她們寄跡之地，她們的住宅佈置得十分華麗，身上穿起艷服，香氣襲人，並有許多女僕跟隨左右。此等婦女工于乞憐獻媚。

勾引遊客能用種種巧妙的手段去迎合種種狎客的心理。凡遊客一親芳澤，即陷入迷魂陣中，聽其擺佈，永遠不能相忘。他們醉心于眠花宿柳，一經回家，總說自己曾遊京師或天城，並希望有機會重上此天堂。

有些街上住有醫生和星相家，他們教人讀寫和其他許多種技術。他們在圍繞方形市場的街道上也有住所。每一方形市場的對面有兩大公署，內中駐有大汗任命的官吏，管理外商與本地居民間所發生的任何爭執。然監視附近各橋梁的守衛是否盡職，並懲罰疏忽的人，也是他們的職責。

前面已經說過，主要各街道是從城的一端達到他端，此等街上的每一邊有許多宏大的住宅，配以花園，附近有工匠的住所，他們是在自己的鋪子進行自己的工作；大羣的人爲着各種職業，時常來來往往，川流不息，替這許多人準備食物，維持他們的生活，似乎是一椿不可能的事。然就觀察所及，每到開市之日，方形市場中充滿了商人，他們用車和船裝載各種物品，鋪滿地上，都能夠找到顧主。只要拿胡椒來做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京師居民所需

的酒，肉，雜貨和這一類食品的數量了。馬可波羅從大汗關上的一個官吏得悉每日送上市
的胡椒有四十三包，而每包重二百四十三磅。

這個城市的居民爲偶像崇拜者，通用紙幣。男子與婦女一樣，容貌清秀，態度漂亮。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因本地出產大宗的綢緞，還有商人從牠省運來綢緞，故時常穿着綢緞衣服。

在此處所經營的手藝中，有十二種視爲較高於其餘各種，因爲牠們的用處更爲普遍。每種手藝有一千個工場，而每一工場能供給十個，十五個，或二十個工人以工作，在少數場所，且能供給四十個工人以工作，各受主人的支配。這些工場中富裕的手工業主人並不親自勞動，且表現縉紳的風度，裝腔作勢地搭起架子來。他們的妻子也同樣不作工。前面已經說過，她們很美麗，並且是在嬌養慣了的方式中發育出來的。她們的綢緞衣服和珠寶裝飾品的昂貴，幾乎令人不能想像。古代帝王的法律雖命令每個人須世守父親的職業，然只要他們有了財富，可以雇用工人經營父親的職業，自己不必親自勞動。

他們的住宅建築華麗，並且彫梁畫棟地裝飾起來。他們很喜歡這種裝飾，花在繪畫和幻想的建築上的錢數確有可觀。

京師本地居民的性質是和平的，從前的君主都不好戰，風聲所播，遂養成他們恬靜的習慣。關於武器的使用，爲他們所不知，家中也不保藏此物。他們以完全公平與忠厚的態度，經營自己的商工業。彼此相處，十分友善，凡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男女，僅因比鄰的關係，親密如同一家。

關於家庭方面的態度，他們對自己的妻子表示很大的敬意，沒有妬忌或猜疑，無論何人對於一個已嫁的婦人如使用不適宜的言語，即視爲不名譽，就是別處的人來此經商的，他們也竭誠相待，公然延入家中，表示友誼，對於其商業上的事務，予以最好的忠告和幫助。在另一方面，他們不願意看見兵士，即大汗的戍兵也不在例外，因爲他們認本國的君主及統治者的政府是被消滅了。

西湖的邊上有許多寬敞美麗的住宅，爲達人貴官所有。又有許多偶像廟及寺院，內中

住許多僧侶，崇拜偶像。近湖心處有二島，每一島上有一很高的建築物，內分無數的房間與分立的亭子。當本城的居民有機會舉行婚禮或其他豪華的娛樂時，即到這種島上去，凡他們所需的東西如器皿，桌巾，檯布等類，都預備全齊，這是由市民公共的費用備置的，即此等建築物也是如此。有時開婚喪喜慶等筵宴的，同時多至一百起，可是內中的佈置井然有條，都有各別的房间或亭子可資分配，不致混在一起。

除此以外，湖中有大多數的遊船或畫舫，長十五至二十步，可坐十八、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寬而坦平，行時不致向左右傾側。凡喜歡泛舟行樂的人，或是攜帶自己的家眷，或是邀些朋友，雇一畫舫飄蕩水面，內中的佈置最有條理，有適當的桌椅，和宴會所必需的每種東西。船艙上面舖有平板，舟子即站在上面，用長竹竿投到湖底面——湖深不過一二尋（athom）——撐船前進，一直達到目的地。這些船艙內漆了各種顏色，並畫有無數的圖形；船的各處也同樣飾以圖畫。船身的每一邊都有窗子，可隨意開關，以便遊客坐在桌前時，能向一切方面張望，故船行所至，可以飽觀風景。這樣在水上遊玩的快樂，的確勝過陸地上的任

何行樂因爲在一方面，湖伸展到全城那樣長，站在離岸若干遠的船上，可以看見牠的一切宏壯和美麗，看見牠的宮殿，廟宇，寺觀，花園，以及長在水邊的最大的樹木，同時又可以看見同種類的畫舫，載着行樂的伴侶，往來不絕，風景絕佳。在事實上，此地的居民于工作或交易完畢之時，除掉想和自己的妻子或情人在畫舫中或街車中度过閒暇時間，藉以取樂外，別無所思，至于這種街車構成人民的遊樂之一種，此處正宜略加描寫。

第七十七章 京師大城其他詳細情形

第一，大家必須知道，京師的一切街道都是用石頭和磚塊鋪成的，即由此達到蠻子省的一切主要大道也是如此，故旅客旅行各處，不致有泥污脚。但大汗的驛卒要騎在馬上跑得迅速，不能走石路，故道路的一邊是不鋪石頭的。

城中大街用石頭和磚塊鋪砌，每邊十步寬，中間鋪沙子，並設有拱形的陰溝，以便將雨水輸入鄰近的運河中，故街道常是乾的。街車就在這種沙子上往來馳騁。此等車子爲長形，頂有蓋，四圍有綢幔，並有綢製的坐褥，能容六人。凡願意行樂的男女，日常雇用牠們，因此時

時刻刻有大批的車子在沙子道上經過。有些是去遊花園的，由那些管理的人引導到蔭涼的穴室去歇涼，這是園丁因此目的特別構造的。男子們帶着婦女在此遨遊終日，直至晚間才坐着馬車回家。

京師人民于生子女時，馬上就將年、月、日、時記下來，這是他們的風俗。於是請一個算命者推算嬰兒的星宿；他的答覆是同樣細心寫在紙上的。當嬰兒長大時，如有何種重要的行動，如經商、航海、訂婚等等，即持此八字到算命者處，經他詳細推算之後，宣佈他的預言，當事者對此極爲重視，然有時也靈驗。市場上的每一處地方都能遇到大批的算命者，或寧肯說，魔術家，無論何種婚姻，如不得到算命者的意見，是不會舉行的。

凡任何大人物及富人死去，須遵守以下的儀式，這也是他們的風俗。凡親屬及親戚穿起粗麻布衣服，伴送死者至葬地。送葬的隊伍伴以樂隊，沿途奏樂，還有僧侶之類的人高聲唱頌神歌。達到葬地後，將許多紙畫的男女僕人、馬、駱駝、金線織成的綢緞，以及金銀貨幣，投入火中。他們相信死者在陰間可以享受這些便利，如人與物都會恢復天然的姿態，即貨幣

網緞等等也是如此。當火葬堆一經焚完，他們同時奏一切樂器，產生一種宏大而經久的聲音。他們以爲舉行這些儀式，可以使他們的偶像接引那屍身已化爲灰燼的死者的靈魂。

這個城市的每條街上有些石頭建築物或閣樓。街上的房屋大都爲木料所造，最容易着火，一有火警，居民可將他們的財產移至此等閣樓中，以求安全。

依照皇帝陛下的規定，每一座重要的橋梁上駐有十個守衛兵，五個人負白天的責任，五個人負夜間的責任。每個守衛兵有一個木製的響器，一個銅製的響器，再加上水的設計，由此去測定晝夜的時刻。當夜間第一時過完一個守衛兵在木器上擊一下，銅器上擊一下，這就是對鄰近街道上的居民宣佈當時爲第一時正過完。當第二時過完，即擊兩下；當時間推移下去，敲擊的次數即遞次增加。守衛兵是不准睡覺的，必須時常警戒着。到了清晨，太陽一出，又和晚間一樣，又從新敲一下，這樣一時一時地依次遞增。

有些守衛兵巡邏街市，查察是否有人于規定熄火的時間之後，還點有燈火。一經發見，即在其人的大門上作一記號，于清晨將此人帶至官署審問，他如不能說出正當的理由，便

要受罰。他們如果發見任何人於禁止通行的時候，逗留在外，便予以逮捕監禁，于清晨在同一官署中審問。他們如發見一個跛子或其他患病的人不能作工，即將他送入醫院中，像這樣的醫院，城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幾個，係由古代的君主所創立，私人自由捐輸的。當病人一經痊癒，即被迫而從事于某種職業。

當火警一經出現，他們就撞木器告警，而在一定距離以內的守衛兵羣來救火，並將該處商人和其他人等的財產，移入前面所說的石塔中。貨物有時也裝入船中，運至湖中的島上。即使在這種時機，除掉自己的貨物正在搬動的人與前來幫助的守衛兵外，他人不敢于夜間出門，然就是這樣集合的，也不下一二千人。

居民中如有騷動或叛亂發生，這種守衛兵的服務是必要的；但除他們外，皇帝陛下在城中及其附近常駐有巨額的步兵和騎兵，而以最能幹的軍官爲司令。

爲着晚間守備起見，每隔一哩以上的地方設有土墩，置一木架和發聲的木板，由守衛兵用木槌敲擊，聲聞甚遠。對于火警如果沒有這種性質的防預，那就有燒毀全城一半的危

險；在民衆暴動之際，牠們的用處也十分顯明，當警報一經發出，各橋上的守衛兵就武裝起來，馳往需要他們的地點。

蠻子省一直至大汗時爲止，還是一個王國，當他征服此省時，覺得將牠分成九部分，較爲適宜，每一部分命一個王或總督來統治。這些總督對於皇帝陛下的專使每年報告收入的總數和司法上的每一事件。到了第三年，他們一律遷換，恰和其他一切官員一樣。

這九個總督中有一人駐節京師，並開府于此，管轄一百四十個富裕的大城市和市鎮。大家對於這種數目正不必驚訝，因爲整個蠻子省所包含的城市和市鎮不下一千二百，其大量的人口是勤勉和富裕的分子。皇帝陛下依照每一城鎮的面積和其牠情形，駐紮一種軍隊，有些地方駐兵一千，有些地方駐一萬或二萬，均以當地的人口力量的大小爲轉移。然大家不要誤會，以爲這一切軍隊都是韃靼人。反之，他們大都爲契丹省的土著。韃靼人全爲騎兵，馬隊只能駐在這一省中堅固乾燥的地方，可以從事適當的操練，而不能駐在低下卑濕的地方。大汗對於後面這種地方所派遣的駐防兵是契丹人和蠻子省須服軍役的人，因

爲他的習慣是對於他的百姓中最適于當兵的人，每年加以挑選。不過他從蠻子省所挑選的兵士，並不令其在本地方的城市服役。反之，他將他們送至二十日路程的地方駐防，至四五年之久，期滿後可以回家，另由他人代替。這種規則對於契丹人同樣適用。

各城市對大汗財庫所輸送的款項的大部分都花在維持這種駐防軍上面。居民因某種突然的忿怒，起而叛變，或因酒醉而暗殺他們的總督，這並非罕見的事，一旦某城有警，鄰近一城的駐防兵立即馳往，以便毀滅犯有這種罪的地方。京師城爲着這樣的目的，經常地駐兵三萬人；而任何地方駐兵最少的數目爲一千人。

現在還有一樁事要說的，就是法克佛前此所居的很美麗的王宮，他的祖先圈地圍圍至十哩，分成三個部分。中央由一張高大的門進去，門的每邊，在平坦的台地上有一個宏大的柱廊，其屋頂是由幾排柱頭支持的，此等圓柱則用最美麗的天藍色和金色加以裝飾。對着進門處，在宮殿的更遠一端的柱廊，較其他柱廊更爲宏壯，其屋頂裝飾得更富麗，柱頭是鍍金的，裏面的牆飾以代表前代各君主的歷史的圖畫，十分精緻。

法克佛通常是每年在此開朝會，並對於他的重要貴族，各大官府和京師的著名縉紳賜宴。在這些柱廊中可以看出一萬人能同時就席。這種宴會經過十日或十二日，當時在綢緞、黃金和寶石上所表現的富麗堂皇，超出一切想像之上；因為每個賓客都就自己的能力所及，在服裝上力求華麗。

在上面所說的柱廊或大門前的柱廊的後面有一可以通過的牆，將王宮這個外院和內院隔離着，這個內院構成一種大院子，直達王及王后所用的各種房間。由此大院進到一個有屋頂的走廊，計六步寬，至其長度直達湖邊。大院的每一邊有十個入口，達到十個長形的院子，每一院有五十列房子，各有花園，住一千少婦，爲王服役。

他，有時由王后伴着，有時由一羣少女伴着，坐在綢緞覆蓋的畫舫中來遊湖，並遊湖邊的各廟，習以爲常。這個園場的其餘兩部分分爲小叢林、小湖，充滿果樹的美麗花園，和各種動物的動物園，這些動物係供遊獵之用，如羚羊、鹿、赤鹿、家兔和野兔是。君主也同樣帶着少婦們在此行樂，有些坐在馬車中，有些騎在馬背上。沒有男子得參加這些集團。在另一方面，

婦女們習于用狗追逐前面所說的各種動物的技能。當她們對於此等運動感覺疲勞時，即退入湖邊的小叢林中，並且脫開衣服，裸體投入水中，從事游泳，有些向這個方向游去，有些向那個方向游去，而王則留作旁觀者，以飽眼福。她們于游泳後便回到王宮去了。

他有時發令在小叢林中進餐，那裏大樹的枝葉形成濃蔭，甚為涼爽，同一少婦們也在該處伺候。他的時間就這樣花在婦女們的艷麗的遊樂中，對於軍旅的事絕無所知。結果，他這種腐敗的習慣使大汗得奪取他的富麗的江山，迫他退位，恰和前面所講的一樣。

當我在京師城時，遇見一個很老的富商，曾為法克佛親信的僕人，深知此王的生活，每種狀況，上述的一切詳細情形都是他告訴我的。他知道王宮原來的狀況，想帶我前去參觀。這個宮現在是大汗總督的官署，所有柱廊仍保持原來的樣式，但婦女們所住的房間已經任其毀壞，僅餘着廢址，供人憑吊。圍繞果園和花園的牆也同樣敗壞，所有動物與樹木已不復可見了。

離城二十五哩的距離，在東方的北部，就是大海，該處有一極好的港灣，為從印度輸運

商埠的一切船舶停泊之所。

馬可波羅在京師城之時，正值皇帝陛下的欽差報告此處收入的數目和居民的數目，因得到一種機會，知道關于人口方面，有一百六十個托曼（Toman）的爐竈登記，所謂爐竈就是指住在同一屋子中的各家庭；一個托曼既爲一萬，故全城有一百六十萬家。

每一家庭的父親或家長須將每一家人的名字，不論男女，寫起貼在門口，即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如有何人死亡或離開住所，其名字即勾去，如遇添丁，即加在表上。本省的大員和各城的長官藉這種方法，隨時知道居民的正確數目。契丹省也和蠻子省一樣，保持同一規則。一切客棧和旅館的老闆也同樣將寄寓的客人的姓名寫在一本簿上，關于他們來去的日期和時刻一律記下；這種簿子每日須有一份送交曾經說過的駐在方形市場的那些官吏。凡貧窮階級的人民，不能維持家庭生活，便將自己的子女賣給富人，以便獲得較優的教養，這是蠻子省的風俗。

第七十八章 大汗的歲入

我們現在將說及大汗從京師城及此城在司法上所管轄的各地地方——構成第九區或蠻子王國——所收取的歲入。第一是鹽稅，鹽是出產最多的物品，他每年收得八十個金托曼的稅，每一托曼爲八萬薩吉，每一薩吉足足等於一個金佛羅梭（Florin），結果達六百四十萬德克（Ducat）。此項巨額的產物是由于本省距海甚近，而鹽湖或鹽澤的數目也多，一到夏季，水爲炎熱所蒸發而結晶，因此取得大量的鹽，足供本省其他五個區域之用。

此處生產製糖的原料，並製成大批的糖，這種糖和其他一切雜貨一樣，付出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的稅。對於穀米製成的酒也征收同樣的稅。我們曾經說過的各有一千工場的十二種工人，以及運貨至城中的商人，由城中運貨往內地的商人，或運貨出海口的商人也同樣付出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的稅。但從遼遠的國家或地方運來的貨物，例如從印度運來的貨物，須付百分之十的稅。本國的一切土產，如家畜，土地的生產物，和絲綢等都要向君主納稅。

這種計算是在馬可波羅的面前製成的，故他有機會看見皇帝陛下的歲入，除掉已經

說過鹽稅外，每年達到二百零十托曼或六千萬零八十萬德克。

第七十九章 太平組城及其轄城鎮

離開京師城，向東南行一日，沿途不斷地發見房屋，別墅，和爽心悅目的園圃——此中產各種蔬菜，十分豐富——於是達到太平組（Ta-pin-su）按此處疑即太平府，上文所言方向有誤。這是一個美麗的大城，屬京師管轄。居民崇拜偶像，使用紙幣，對於死者舉行火葬，係大汗的百姓，以商業和手工業爲生。我們對於此處不需何種較詳細的描寫，將進而敘述烏基（Ugin）按即湖州，下文所言方向有誤）城。

從太平組向東南走三日，達到烏基城，再循同一方向，往前走二日，連接經過許多市鎮，城堡，和其他居民地方，牠們的鄰接至爲密切，自一個生客看來，簡直具有一個廣大城市的形態。牠們都受京師管轄。居民係偶像崇拜者，這個區域供給生活必需品，至爲豐富。而所產的竹，其周圍長四個指距（gan）高度達十五步，較前此所述的爲大。

再沿同一方向走三日，達到真基（Gen-gui）鎮，如仍舊向東南走去，總是遇見許多

充滿居民的市鎮，他們是以商業和農業維持生活。在欖子省這一部分，看不見綿羊，但有許多公牛，母牛，水牛和山羊，至于豬的數目尤多。走至第四日晚上，達到錢江（*Nei-San*）按即嚴州一城，此城位于一河流中的山上，河水因此分為兩支，好像是環繞牠一樣。這兩支河水取了相反的方向，一支取道東南，一支取道西北。以上各城市同樣隸于大汗的版圖，受京師管轄。人民崇拜偶像，以經商爲生。鄉間鳥獸兩項獵物十分充足。再前進三日，達到紀雅（*Kei-ya*），這是一個壯麗的大城，也是京師所管轄的最後的城市。經過此城後，達到欖子的另一王國，或總督區域，叫做孔沙（*Kon-sha*）。

第八十章 孔沙王國及其首都福基

離開京師王國最後的城市紀雅後，便來到孔沙王國，其主要城市名福基（*Fu-ki*）按即福州府城。向東南方走六日，沿途穿過山嶺與山谷，經過市鎮與鄉村，這種地方的生活必需品十分豐富，野外的遊戲也很多，特別是富于鳥類。居民係大汗的百姓，經營商業與製造業。

這三地方產兇猛有力的大老虎。薑的出產極多，其他藥材也多。和一個威尼斯銀格洛特相等的貨幣可以買八磅生薑，由此可見牠的生長是如何普遍。有一種植物具有真正番紅花（saffron）的一切特性，味與色都是一樣，然却非真正的番紅花。此物極被珍視，因係一切菜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故價格昂貴。

這個地方的人很喜歡吃非病死的人的肉，以爲人肉比其牠任何肉類要好吃些。當他們要從事戰爭時，即將頭髮打散，披在耳朵上，並將臉畫成淡藍色。以矛和劍爲武器，一律步行，只有領袖們才騎馬。他們是一種最野蠻的人，如在戰陣中殺死敵人，便急于飲盡敵人的血，然後分食其肉。我們離開這個問題後，將說及昆林府（King-lin-fu）城。

經過六日的路程後，達到昆林府，此城的面積甚大，有三座很美麗的橋，長一百步以上，寬八步。此地的婦女十分美麗，並度一種奢華安逸的生活。生絲的生產很多，並製成各種綢緞。棉布是由各種顏色的紗織成，運至蠻子省各處出賣。居民從事于廣大的商業，將巨量的薑向外輸出。

有人告訴我，這裏有一種家禽沒有羽毛，牠們身上所披的黑毛和貓的一樣，但我自己却沒有看見過。如能目擊，必定是一種奇觀。註五三，牠們和其他禽類一樣生蛋，其肉十分可口。此間的老虎甚多，遊人除掉結伴同行外，殊覺危險。

【註五三】有家禽籍者知道此禽爲羊毛波斯禽（Fluffy Persian）。中國人稱之爲「天鵝絨毛禽」（vol-vel-hair-towls），但現今只有白色的一種仍存在。

第八十一章 安格城

離開昆林府，走三日，達到安格（An-gen）城，在途中連接經過許多市鎮和城堡，其居民爲偶像崇拜者，產絲甚多，並有巨量的輸出。

此處以一種大的製糖業著名，所產的糖送往汗八疏城，以供宮廷之用。當此地歸入大汗版圖之前，本地人不懂得精細的製糖術，竟將糖煮得不成樣子，當其冷着時，便呈一種暗褐色的漿糊狀。迨受大汗的統治，適有些人從巴比倫來到帝廷，並被派至這個城市，遂教居民用某些木灰精細製糖的方法。

從賽東一方向再走十五哩，達到康基（Kan-kin 按即廣州）城，此城屬於欖子省的九區域之一的孔沙王國或總督管轄區。駐有很多的軍隊以資保護，當叛亂一旦發生，他們是可以隨時動員的。

這個城市的中央有一條河經過，寬一哩，兩岸都有廣大和美麗的建築物。在此等建築物的前面停泊大批的船，滿載商品，特別是糖，因為此處也製造大量的糖。有許多商船來自印度，裝運各種珍珠寶石，出售後獲得巨大的利潤。此河離賽東（Zai-kin 按即泉州）港不遠，流入海中。來自印度的船舶一直達到這個城市，各種食物都甚豐富，並有許多爽心悅目的果園，出產優美的果實。

第八十二章 賽東城及港與廷基城

離開康基城，渡過此河，向東南方前進，于五日的路程中，取道于一個人口富庶的地方，經過許多市鎮、城堡和堅固的住宅，有一切種類之食物的供給，且十分豐富。道路所經，有山嶺，有平原，有森林，森林中有許多樹是產樟腦的。鄉間的獵物也很多。居民係大汗的百姓，歸

康基管轄。

至第五日晚上，達到雄壯美麗的賽東城，賽東在海濱上有一港口，船舶往來如織，裝載商品後，運至蠻子省的各處出售。胡椒的出口量非常多，那運至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以應西方各處需要的，真是微乎其微，恐怕不過百分之一。賽東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其商人人數之多，與貨物堆積之衆，的確難于想像。每個商人對於自己所投的資本的總數，必須付出百分之十的稅款，故大汗從此地獲得巨額的收入。商人們賃船裝貨，對於精細貨物須付該貨百分之三十的水腳，對於胡椒須付百分之四十四的水腳，對於檀香木，其牠藥材以及一般商品，須付百分之四十的水腳。據他們計算，他們的費用連關稅和水腳在內，達到貨物價值的一半；然就是剩給他們的這一半也有很大的利潤，所以他們常能以較多的商品回到同一市場來。

這個區域的風景甚好。人民爲偶像崇拜者，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甚豐富。他們的性情和平，耽于安逸。印度內地有許多人來到這裏，其目的就在前面所講的文身，因爲此處的刺花

技師其人數衆多著名。

流經賽東港口的河寬大而湍急，係經過京師的河的一支流。廷基城即位于此支流與主要水道分離之處。這個地方除掉製造磁器如茶杯、碗碟等類外，牠無足紀。這些磁器的製造進程如下：人們從一礦中取得某種泥土，放成一個大堆，令其受風吹、雨打、日晒至三、四十年之久，當着這個時期是從不翻動的。泥土經過這種手續，變成精鍊的東西，適于製成上述的器皿。何種顏色認為適宜，就如法加入，然後在竈成爐中燒製。所以那些掘泥土的人只是替自己的子孫收集材料。大批的製品是在城中出售，一個威尼斯的格洛特，可買八個磁杯。

【註五四】

【註五四】磁器在漢朝（紀元前二〇六年至紀元後二二〇年）的中國書中即已提及，但要到馬可

波羅以後一百年，即明朝，才是中國大磁器時代。

大汗從孔沙總督管轄區——蠻子省的九區域之一——取得巨大的收入，和從京師所取得的一樣多，我們對於孔沙已經描寫過了。關於其他七個區域，我們不想說及，因為馬

可波羅沒有到過其中的任何城市，至于孔沙和京師的各城市他是遊歷過的。然有一點應當注意，蠻子省流行一種普通的語言，一種一致的書法，不過各處也有各種方言，和熱那亞人（Genoise）、米蘭人（Milanese）和佛羅稜薩人（Florentine）中間的方言相似，意大利其他各州的居民雖各有其特殊的語言，然他們的方言可以使彼此互相了解。

馬可波羅想寫出的諸問題還沒有完結，現在特將這個第二卷作一結束，再開始一卷，描寫印度的國家與省份，並分成大印度、小印度和中印度。這些地方他都到過，因為大汗有各種事務命他前往，後來又和他的父親與叔父伴送阿魯王所要娶的王后到該處，順道歸國。

他將有機會陳述親自在那些國家中所考察的許多非常狀況，同時對於可以相信的人的報告，或在印度沿岸的航海圖中指給他看的事件，也不予省略。

馬可波羅遊記

二六〇

第三卷 日本羣島、南印度、和印度海的海岸與島嶼

第一章 印度及其居民的態度、風俗、和許多顯著的奇異事件與航行中的

船舶種類

我們在本書以前各部分已經敘述過各種省份和地方，現在將進而描寫印度。

起首要講商人所用的船舶，這是由鐵杉樹的材料造成的。只有一層甲板，甲板以下的空間約分作六十個小艙，按照艙的容積的不同，有時少些，有時還要多些，每一艙能容一商人。船上所備的舵十分完善。船有四桅和四帆，有些船只二桅，當必要時，可以豎起，也可以放下。較大一級的船，其貨艙壁多至十三層，都是厚板造成，用犂眼互相結合的。此舉的用意在防意外的事變，如忽然撞在岩石上或受鯨魚的撞擊而發生漏洞，這並非罕見的事，因為夜間行船，在波浪上所弄出的白沫足以引起饑餓的水中動物的注意，牠們希望獲得食物，便勇猛地向船行處衝來，常是將船底的某一部分撞一洞。凡受傷之處，水即浸入，並達到時常

十分清潔的井孔處。船員于發見漏洞之處，馬上將該艙的貨物移開，這種艙隔得十分清楚，每一艙進水，並不影響牠艙。他們于是修理損壞的地方，仍將貨物搬回原處。

船舶都是用兩層板造成的；這就是說，牠們的各處都有一層覆板蓋在底板上。此等板子的內外都用麻絮與溶解的瀝青填縫，並用鐵釘釘好。此處不產瀝青，故不用此物塗船，而以下面所製的一種東西來油船底。居民取生石灰和截細的大麻混合起來，再加入從某種樹上所取的油，製成一種軟膏，這種混合物保持牠的黏性更爲堅固，並且比瀝青更好。

容積最大的船需要船員三百人；次一等的需要二百人；再次一等的僅需一百五十人。每船裝五六十籃或蓆袋胡椒。

在以前的時代，船舶的容積較現在爲大，但海中的風暴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那些主要港口的地方，衝破了各海島，其水的深度不足以容吃水這樣深的船舶。因此只好建造較小的船舶。

這種船舶同樣用槳或橈運動，每一槳需要四個人作工。容積較大的船有兩三艘，三桅

大船伴着同行，約能容一千籃胡椒，有水手六十、八十或一百人。當此等小船用槳運動時，常用以拖曳大船，如果風自兩旁來的話，即使掛起帆篷，也仍舊負此任務，不過當風自後面吹來，大船的帆擋住了小船的風，才停止此項工作。大船爲着拋錨時要將錨運出船外，並捕取魚類，及大批其牠的工作，常附帶十個小舟。牠們就掛在兩旁，應用時，放至水面。那些較小的船也同樣備有小舟。

當一艘船已經航行一年或一年以上，需要修理時，通常是將一層覆板蓋在原来的底板上，形成第三層板子，這也和其他船舶一樣，是用麻絮與溶解的瀝青填縫，並用柏油油好的。以後如果還要修理的話，卽照樣進行，達到六層板子爲止，自此以後，便視爲不可再修，不能航海了。

我們這樣描寫關於船舶的事件後，將進而紀述印度；不過首先當說及我們現在航行的大洋的某些島嶼，並從齊帕哥 (Zhangou) 島開始。

第二章 齊帕哥島及大汗的進攻

齊帕哥〔日本〕是東洋的一個海島，位于距大陸或巒子海岸一千五百哩的海中。島的面積很大，居民面目清秀，體格良好，態度文明。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偶像。他們不爲任何種外力所支配，僅受自己的君主的統治。他們的金子最爲豐富，因爲金子的來源取之不盡，不過君主不准金子輸出，很少商人前往該國。即其他地方對該國的船舶往來也是不多的。

據曾經到過該國的人們告訴我們，皇帝的宮殿非常富麗，真是一種奇觀。全部屋頂是用金皮覆蓋的，和我們用鉛皮蓋屋，更適當地說，蓋教堂一樣。宮殿的天花板也是用同樣的貴金屬做成；許多房間內有很厚的純金小桌；窻戶也有金飾。這種皇宮富麗已極，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

這個島上又有大量的珍珠，淡紅色，圓形，體積很大，其價值與白珍珠相等，甚至于還在後者之上。

依照該國的習慣，一部分居民對於他們的死者加以掩埋，另一部分居民舉行火葬。前

一種人民並有將一顆珍珠放入死者口中的習慣。島上還有大批的寶石。

這個島的財富既如此之大，便引起今上忽必烈大汗加以征服，使爲附庸的欲望。他爲着實現此項企圖，特配置一個龐大的艦隊，裝載大批軍隊，以兩個主要軍官爲司令，一名阿巴卡坦（*Abh-catan*）一名奉薩辛（*Vonarcin*）遠征軍從賽東和京薩兩個港口出發，渡海，安全達到目的地。

然這兩個司令官互相猜忌，各人都看不起對方的謀略，堅決要執行自己的命令。因此除掉一個城市因守兵拒絕投降，致被攻克外，他們再也不能奪取任何城市或武裝地帶。

過了好些時候，適發猛烈的北風，靠近島邊的橈艇兵船被吹擠在一起。軍官們在船上會議決定離開陸地；當軍隊一經上船，即向海洋進發。但風勢愈吹愈猛烈，以致許多船都沉沒了。船上的人抱着破碎的船板，浮在水上，飄流到一個隔齊帕哥海岸四哩的島上。

其他離岸較遠的船不因風暴而受損失，兩個司令官和其他統兵大員，如十萬兵城一萬兵的統帶等等所乘的船都向國內行駛，回到大汗朝來了。

第三章 大汗遠征軍及遺棄海島上的兵士的結局

那些因船破遭難而遺留在海島上的韃靼兵士約有三萬人，他們爲長官所棄，既無船，船可供航行，又沒有武器，沒有食物，除掉被俘虜或坐待死神來到外，別無一線希望，特別是這個島沒有住所可以使他們得聊避風雨，稍事休息。

當狂風一經停止，海不揚波，齊帕哥大島上的人民即發大軍，用無數小船載來捕捉這些遇難的韃靼人，登陸後，進行搜索。但隊伍散漫而紛亂，韃靼人藏在島中心的高地上，避去敵人的耳目，當後者由一條路馳來追逐他們時，他們却由另一條路繞行至海岸。因此達到小船隊拋錨的地方。他們看見船中無人看守，只有旗幟飄揚，立刻搶着登船離岸，向齊帕哥的主要城市駛去，城中人看見自己的旗幟，遂讓他們進城，不加阻擾（按即指大阪）。他們在城內看見除婦女外很少居民，特將婦女們留着供自己的享用，將其他人等一律予以驅逐。當齊帕哥君主聞悉此事，不勝忿恚，立即下令嚴密封鎖此城，並十分有效，在六個月的圍攻期內，任何人無從出入。經過此時期後，韃靼人因沒有救濟的希望，遂以保全生命爲條

件，向敵人投降。

這些事變發生于一二七九年，註五五當大汗于幾年之後得悉遠征軍不幸的結果是由于兩個司令官的不和，即將其中的一人梟首，另一人則押送生番所居的左插（Nizha）島，該處殺戮罪犯的方法如下。將新從水牛身上剝下來的皮圍繞犯人的身子，裹住兩臂，並縫緊。當牛皮吹乾時，他們的身體大受壓迫，既不能行動，也無從自救，便這樣悽慘地死去。

【註五五】中國的歷史上認此時期爲一二八〇年，並描寫這次遠征是忽必烈汗第六次征服日本的企圖。他本擬于一二八三年再作一次攻擊，但人民的公意阻止了他的野心。

第四章 齊帕哥島所崇拜的許多偶像的性質及其喜吃人肉的居民

在齊帕哥「日本」島和鄰近其他許多島上，所崇拜的偶像有各種各樣的形態，有些是牛頭的，有些是豬頭的，有些是狗頭，羊頭，和其他許多動物頭的。有些偶像表見一頭兩面的形態；有些偶像表見三頭的形態，其中的一頭位于正常的地位，其他兩頭位于兩肩。有些偶像具有四臂，有些具有十臂，有些且具有百臂，凡手臂最多的被視爲最有威權的，因此

這是最特別的崇拜。

——基督教徒問他們對於自己的神爲什麼要給予這許多形態，所得的答案是他們的祖宗就是這樣做的。他們說：『先人遺留下來的是如此，我們傳給後代的也是如此。』

在此等偶像面前所舉行的各種儀式，十分邪惡狠毒，如在本書中紀錄出來，真會令人憎惡。然應當報告讀者一椿事，此等島上崇拜偶像的居民，于捕獲一個仇敵時，在後者無錢贖身的場所，即將一切親朋邀到家中來。他們于是殺死俘虜，並在宴樂的形態中烹食其肉，說人肉味美，勝過其他一切肉類。

大家應當知道，齊帕哥島所在的海叫做秦〔中國〕海（Sea of China〔China〕）這個在東方的海十分廣大，據有經驗的海盜和時常來往的水手——他們必定知道真相——的報告，此海所包含的島嶼不下七千四百四十個，其中的最大部分都有人居住。據說島上所生的樹木沒有不發出一種香味的。諸島產許多種香料和藥料，特別產瀉藥和大量的黑白兩種胡椒。

這些高上的金子和其牠物品的價值真是算不清楚；但牠們對大陸的距離很遠，航程中有許多麻煩與不便的事出現，以致從賽東和京薩港口駕船前往貿易，得不到巨大的利潤，因為牠們在航行中須花費一整年的時間，于冬季起程前往，夏季回來。

此等地方只有兩種風發生最多；一種在冬季，另一種在夏季；所以牠們必須于出發時利用一種風，歸程中利用另一種風。這些國家距印度大陸很遠。我們必須懂得，稱這個海爲秦〔中國〕海，只是大洋的一部分；因爲東方人所說的秦海及印度海，就和我們說英格蘭海或伊基安海（Egean Sea）一樣。這裏對於此等國家和島嶼，不能再討論下去，一因牠們離開我們所取的道路甚遠，二因我自己沒有親自去過，三因牠們並不隸大汗的版圖。現在特回到賽東來。

離開賽東港口，向西方海道駛去，但要向南方傾斜，行一千五百哩，經過開南（Kai-nan，按即海南）海灣，此海灣有兩個月航程的距離，沿着牠的北岸界——憐子省的南部——前進，並由此達到靠近阿泥亞（Ania，按即安南），托洛曼（Toloman），和曾經說過的其

牠們之國家。這個海灣內有無數島嶼，大半都有稠密的居民棲息其間。在諸河流入海的海岸邊可以拾取許多金沙。又產銅和其他許多物品，因此發生一種商業，一個島供給其牠島以牠們所不產的東西。牠們又和大陸的人民貿易，用牠們的金和銅交換自己所需的必需品。最大多數的島並產大量的谷類。這個海灣十分廣大，居民十分衆多，竟像另外一個世界。

第五章 濟亞巴國與國王及其臣服于大汗

我們現在回轉到從前的題目上去。和前面所說的一樣，離開賽東，航行一千五百里經過此海灣，達到一個叫做濟亞巴（Zainba）交趾支那（Indo-China）的國中，該國面積廣大，並且十分富足。受自己君主的統治，並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居民係偶像崇拜者，每年對大汗所納的貢爲象，除象以外，別無牠物，關於此事的起因和狀況應在這裏說一下。

忽必烈自接到這個王國據有龐大財富的報告後，于一二七八年決定派遣大軍——步兵與騎兵——加以征服。並由他的一個名陵加多（Sagad）的將軍統率前往，該國遂被一種強大軍力侵入。國王名阿卡巴爾（Acambale），年事已高，自覺不能在戰場中抵抗大

汗的軍隊，便退居于要塞中，因此獲得安全，並勇敢地加以防守。

不過那些沒有防守的城市和平原中的住所同時都被破壞，成爲廢墟，國王眼見整個領土都要受敵人的蹂躪，便派遣使者到大汗朝中伸訴，因爲這個老王常在和平的狀態中保持疆土，並且急于要拯救人民，使免于毀滅。他願意每年用象和香木來做貢品。

大汗基于一種憐憫的動機，接受此項請求，馬上發令，叫唆加多率軍退出該國，並令他去征討其牠國家。自此以後，濟亞巴王每年將國內最大和最美麗的象二十頭貢給大汗，因此變成大汗的臣屬。

我們于敘述上列的事件後，對於這個國王及其國家的狀況也要略說幾句。第一要說的是，國內的青年女子非首先經王檢驗，不得出嫁。凡被驗得合意的女子即被留用幾時，迨放出時，予以定數的金錢，使得依照自己的身分，嫁給相當的佳偶。馬可波羅于一二八五年遊歷此地，國王當時有子女三百二十六人。最大部分的兒子都以武勇見稱。國中多象，並有許多烏木森林，此木可以做各種美麗的器具。其牠狀態用不着特別提及。離開此地後，我們

爪哇島 (Java major)

第六章 爪哇島

離開濟亞巴，行駛于南和東南之間一千五百哩，達到一個面積很大的島，叫做爪哇。（按這一章係將爪哇與婆羅洲的事混在一起。）據某些精明的航海家報告，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周圍約有三千哩。只受一個國王的統治，居民對於其他任何種勢力並不納貢。他們是偶像崇拜者。

這個國家的商品極豐富。如胡椒，肉豆蔻，敗醬，香膏，生薑，丁香，和其他一切有價值的香料及藥物，都是島上的產物；因此有許多船舶裝載商品前來交換，使所有人獲得巨大的利潤。

該處所收集的金子的數量簡直計算不清楚，並且令人不能相信。賽東和檳子的商人通常從該處輸入大量金子，至今仍舊如此；並且獲得大部分的香料，此等東西原是分配到世界各處去的。大汗沒有征服這個島，必須歸咎于航路太長和航海危險兩點。

第七章 桑杜和剛杜島及羅洽克國

離開爪哇島，向南和西南之間的海道駛去，計七百哩，達到兩個島上。較大的叫做桑杜（Sondur），較小的叫做剛杜（Konundur）。這兩個島都沒有人煙，用不着再加以敘述。

離開這兩個島，向東南方航行五十哩，達到一個廣大而富裕的省份，此省構成大陸的一部分，叫做羅洽克（Lochac）。居民係偶像崇拜者，有一種宗教的語言，受自己的君主的統治，後者並不向其他任何君主納貢，這個國家的位置良好，足以保護自身，使不受任何仇敵的攻擊。倘若牠要是可以進攻的話，大汗必定毫不遲疑，將牠收入版圖。

這個國家產蘇木（染料木），為數甚多。金子的豐富幾乎令人不能相信；象也是有的；無論用狗或用鳥去行獵，可獲得許多獵物。

這裏輸出一切有光澤的貝殼，運至其他國家，作為貨幣周轉，這是曾經說過的。除掉這些狀況外，再沒有其他可稱道的事。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國中荒野多山，很少外人往遊，因為國王為儘可能地不使其餘的世界知道國中的財寶和其他秘密事件起見，對於外人的來

盆塔島和馬雷烏王國

離開羅洽克，邁向南的海道行五百哩，達到一島，名盆塔（Pentan〔邊塔Pentan〕）海岸荒蕪，未經開墾，不過森林中多芬芳的樹木。在羅洽克省和盆塔島之間的海計六十哩，深不過四哩，故凡航行此間的人不得不將船的舵提高起來。

在東南的方向行過這六十哩，再行三十哩，達到一個島，係一王國，叫做馬雷烏（Malain）此名同時又是首都的名稱。人民受君主統治，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城市廣大，建築美麗。當地富于香料與藥材，對此等物品的貿易十分興盛。此外，別無值得注意的東西。我們由此處前進，將說及小爪哇（Java minor）。

章九章 小爪哇島

離開盆塔島，向東南行駛約一百哩，達到小爪哇島〔蘇門答臘〕Sumatra，就比較上講，牠雖可以說是小的，但牠的周圍也不下二千哩。

這個島上有八個王國，受八個王的統治，各王國都有一種特殊的語言，彼此各不相同。居民爲偶像崇拜者。島上十分富足，產一切香料，薩盆木 (sappan-wood) 的染料，和其他各種藥料，這些物品因爲航程過長，而航行又危險，沒有輸入我國中，然已運至巒子和契丹諸省。

我們現在將分別敘述關於這些王國的居民的事件；不過首先當注意此島遠在南方，不能看見北斗星。馬可波羅遊歷過其中的六個王國；他將加以描寫，至于其他兩個王國，他沒有獲得遊歷的機會，故不論及。

我們將從八王國中的菲勒芝 (Telchin)開始。國中最大部分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但居于港口城市的人有許多受了常來貿易的薩拉森商人的影響，改信回教。山居的人則生活于一種野蠻的狀態中，他們吃人肉和其他一切肉類，不管清潔與否。他們崇拜各種物件，每個人早晨起來所看見的第一種東西，即爲他全日崇拜的對象。

離開這個王國即達到巴斯曼 (Basman)，這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自有其特殊的語言。

服從大汗，但並不納貢，因為相距太遠，他的軍隊不能送到這些地方來。全島在名義上的確歸屬於他，當船舶經過其間時，即乘機送他以珍奇物品，尤其是送一種特別的傘。

國中有許多野象和犀，犀的體積比象小得多，但牠們的脚步却和象的相似。牠們的皮像水牛皮。其前額的中央有一角，然並不用此武器去傷害所攻擊的對象，牠們所用的只是生有長而且尖的刺的舌頭。牠們的頭像野豬頭，低垂至地。喜歡趨污泥水潭中，習于污穢。這和我們想像的一樣，是「麒麟」那樣的動物，可以由女子加以指揮，牠們的性質完全相反。此地又產各種猴子與兀鷹，和烏鴉一樣黑，體積很大，以一種皇堂的恣態去攫取牠物。

大家應當知道，關於小種人的乾身體出自印度的報告，只是一種虛構的話。這樣的人是在小爪哇島上製造的，其情形如下。這個王國產一種體積較大的猴子，面貌像人。有一班人專以捕捉牠們為業，捕得後，將牠們全身的毛剃去，僅留下額及與人身天然生毛的部分相當的地方的毛不剃。於是將牠們弄乾，用樟腦及其他藥料加以保存；牠們經過這樣的製造，恰像一種小人的形態，遂被裝在木箱中，賣給商人，運銷于世界各處。但這不過一種欺騙。

印度或其他任何國家無論怎樣野蠻，絕沒有一種這樣小的形態的人。我們對於這個王國已經說得很多，別無可稱道之處，現在要談另一叫做薩麻拉（Samara）的王國。

第十章 薩麻拉和德刺佐王國

離開巴斯曼，來到薩麻拉王國，這是小爪哇島所劃分出來的另一國。馬可波羅因為阻風的緣故，在此居留五個月，大大地逆着他的意志。這裏看不見北斗星，就是大熊星處的諸星也看不見。人民爲偶像崇拜者；受一個有力的君主的統治，後者自承爲大汗的臣僕。

馬可波羅在這個島上要居留這樣長久，必須和二千人住在岸上。但野蠻的土人時常找機會來捕捉迷途的人，將他們殺死，而食其肉，他爲防止這種土人加害起見，對於所住的地方，特令造一條深而且廣的溝圍繞着，兩端都通至泊船的港口。他又令在溝旁建立幾個木屋或木造的內堡——這個國產豐富的木料，以資防守。經過這樣的防守，他便使同行的人在五個月的寄居中，獲得充分的安全。他們的行動引起土人的信任心，於是按照約言，供給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上任何地方的魚沒有比這裏的更好佐餐的。這裏不產小麥，但人民以米爲食品。酒是不造的，他們從一種像產棗的櫟樹〔Gonuti palm〕取得一種優美的飲料，其方法如下。將一個樹枝砍下，于砍斷處放一容器，承接其中所流出的汁水。在一日一夜的時間內，容器即盛滿汁水。此汁水的性質很有益于衛生，可以療治浮腫、肺病和脾臟病。當刀砍處不再流出汁水時，他們即用管子或溝設法從河中引水來灌溉，至此等樹獲得充分的水量爲止；這樣一來，漿汁又和起初一樣流出來。有些樹流出來的汁水帶紅色，有些則爲蒼白色。

印度堅果「椰子」這裏也產的，有人頭那樣大小，內中含有一種可食的物質，甜而可口，其白如乳。這種軟果肉的穴中充滿了汁水，清徹如水，涼爽，比酒或任何種其他飲料更芬芳可口。居民吃食一切肉類，不論好歹。

德刺佐（Dragian）是一個王國，受自己的君主的統治，自有一種特別的語言。居民不文明，崇拜偶像，並承認大汗的威權。如果家中有何人害病，他們便依照一種可怕的風俗行事——病人的親屬派人去請魔術家來察看徵候，以便宣佈他是否會復元。他們按照魔鬼

的指示，回答他將復元或不能復元。如果判斷是在否定的方面，他的親屬召集一些人的指示，他們的特殊義務就在將病人處死，並十分敏捷——蒙住他的口，直至窒息爲止。此事做過後，他們將他的身體砍成塊子，準備作爲食品。食品製成後，親屬都集合攏來，大吃其肉，一點也不遺留，即骨髓也被吃掉。死者的身體如有何部分被留下，必定生出蟲來，他們以爲這些蟲因缺乏滋養料，一定死去，蟲的死就證明死者的靈魂是在受痛苦的懲罰。他們後來將骨頭收集攏來，放在一個精緻的小箱中，運出藏在山洞內，使不受野物的侵擾。他們如果有能力捕獲一個不屬於自己區域中的人，而此人又無力贖身，便將他殺死，取食其肉。

第十一章 籃布立和蕃佛王國

籃布立(Landri)也同樣有自己的君主和自己的特別語言。國中產樟腦和各種藥材。人民播種蘇木，當牠萌芽後並開始發嫩枝時，即移植牠處，令其生長三年。於是連根拔出，作爲染料。馬可波羅將這種植物的種子帶到威尼斯，種在土中；但因氣候不很熱，都沒有生長出來。

國中有一種生有尾巴的人，尾長一指距，和狗尾一樣，不過上面沒有生毛。〔註五六〕他們的大部分是在這種形態中構成的，他們住在山中，不居城市。犀爲森林中的普通產物，即其他一切獵物——禽與獸——也很豐富。

〔註五六〕非洲，波羅洲，印度海中的各島和中國時常發生有尾巴的人的傳說，但至今沒有捕獲過。中古時代的歐洲也有英國人有短尾巴的傳說。

蕃佛 (Fath) 是同一島上的一個王國，受自己的居主的統治。此處所產的樟腦比其他任何地方所產的，品質也高得多。牠被稱爲蕃佛樟腦，價值極貴。

這裏不產小麥，也不產其他黍類，居民食米和乳，酒是取自樹上，和前面所描寫的薩麻拉取酒的情形相同。他們也有一種樹〔西米樹〕，經過簡單的進程，可以得到一種粉。樹幹高而且大，至兩個人合抱爲止。如將樹的外皮剝去，其內部的物質約有三吋厚，中央部分充滿了木髓，產生一種粉。將此項木髓放入一個盛水的容器中，用棍攪拌，使內中纖維和不潔的東西浮起來，純潔的部分沉在底下。經過這種手續，即將水放出，除去上面無用的東西，下

面所留下的粉可用以製餅和各種包子。此項食品在形態和滋味上很像大麥麵包，馬可波羅時常吃食，並帶了一點回威尼斯。

這種樹的木料一投入水中，立即沉沒，在這一點上可與鐵比較。牠和竹子一樣，可從一端縱剖至牠端。土人用牠做短矛，此項武器倘若太長，一定很重，使人拿不起，即拿得起，也不能使用。牠們的一端是鋒銳的，並且用火製過，十分堅硬，可以穿過任何種甲冑，在許多方面，還較鐵為好。

我們對於這個王國——島中劃分區之一——的事件已說夠了。至于其他王國，因馬可波羅沒有到過，將不說及。我們在下面所描寫的是一個叫做諾刻藍（Nokenan）的小島。

第十二章 諾刻藍島

離開小爪哇和籃布立王國，航行約一百五十哩，達到兩個島，一名諾刻藍，「泥科巴」[Niohar]，一名安加曼（Angaman）。

諾刻藍不是處于一個君主的政府之下，人民和獸類的狀況相差不遠。男女都是一絲

行的。他們是偶像崇拜者。森林中富于最高貴和最有價值的樹木，如白檀香木、檳榔、椰子、印度椰子的樹、丁香樹和 Saipan 是。除此以外，還有各種藥材。我們再向前進，將談到安加曼。

第十三章 安加曼島

安加曼是一個很大的島，安達曼島——Andaman Islands——不是受一個君主的統治。居民爲偶像崇拜者，係一個最兇橫和野蠻的人種，他們的頭、眼及齒和狗種相似。他們的性情殘暴，凡不屬於他們族內的人，一被捉去，即殺而食之。他們有各種藥材，且十分豐富，食物爲米、乳和各種各樣的肉。還有印度堅果、蘋果，和許多異于我們國內的果子。

第十四章 最蘭島

離開安加曼島，向西方偏南航行一千哩，達到最蘭（Zeiland [錫南 Ceylon] 島。就牠的實在的面積講，牠較世界上其他任何島爲佳。周圍計二千四百哩，但在古代，還要大些，足有三千六百哩，這可從那些海的水手航海圖中看出來。不過猛烈的北風已經侵蝕了上面

的山岳，以致牠們在好些部分實行崩潰，沉入海中，而島的本身也因此不能保持原來的面積了。

全島受一個君主統治，他名森德拉慈（Sender-anis）。人民崇拜偶像，並不倚賴其牠任何國家。男女差不多都赤身露體，僅中部裹一塊布。除掉米和芝麻外，沒有谷類，芝麻是用以製油的。他們的食物爲乳，米和肉，所飲的酒取自樹上，至于取法前面已經描寫過的。此處又產最好的染料樹木。

島上所產的紅寶石比世界任何地方的更美麗，更有價值，此外又同樣產藍寶石，黃寶石，紫水晶，紅石榴寶石和其牠許多貴重的寶石。據說君主據有世所罕見的最華美的紅寶石，計一指距長，一手臂厚，燦爛無比，並且沒有絲毫瑕疵。此物具有一種紅火的形態，至于牠的價值是不能用金錢計算出來的，忽必烈大汗曾派遣使臣到王朝來，要求以此紅寶石相讓；當以一個城市的價值爲報。他的答案是：即給予他以世界上的一切財寶，他也不能出賣；也不能因任何條件，使此紅寶石離開他的領域，因爲這是他的先人傳位之寶。所以大汗不

這個島上的人民不會當兵，只是些可憐的和怯懦的人，遇着需要兵士時，都是從別國募來的。

第十五章 索角蒙巴昌的歷史和崇拜偶像的開始

這個最蘭「錫南」島上有一座很高的山，盡是懸崖絕壁，據說，非藉特設的鐵練的幫助，不能達到山頂上。有些人因此等鐵練，攀登山頂，據說發見我們人類的第一個祖先亞當（Adam）的墳墓。這是薩拉森人的說法。但偶像崇拜者說，墳墓中所藏的是他們的宗教創造者索角蒙巴昌（Sogomon Barclan「佛佗Ba'tha」）的身體，此人是他們所尊為大聖人的。

他是這個島的一個君主的兒子，專心于聖潔的生活，不肯接受王國或其他世俗的財物，他的父親雖假手于婦女的引誘和其他每種想像得到的快樂，努力使他拋棄自己的決心，他仍舊屹然不動。每種勸阻的企圖，都沒有效果，他私自逃到這座高山上，因為保持獨身

生活和嚴格的禁慾主義，終於了結塵世的生活。

一班偶像崇拜者視他爲聖人。他的父親極爲傷心，特令人用金子和寶石造一個像，模仿他的兒子的相貌，並令島中一切居民致敬，奉爲神明。這就是國中偶像崇拜的起源；但索角蒙巴昌〔佛陀〕現在仍舊被視爲高于任何人。

人民因爲有了這種信念，遂從各處地方到他的墳墓所在的山上來巡禮。他的一些頭髮，牙齒和他所用的面盆，仍舊保存着，並用很多的儀式陳列出來。在另一方面，薩拉森人以爲這些東西是先知亞當的，也同樣來到這座山上專誠拜謁。

當一二八四年，大汗適聽到曾經遊歷此處的某些薩拉森人說及這些遺物屬於我們人類第一祖先的傳說，急欲獲得牠們，遂派遣一個使者剛來向最蘭王提出要求。他的使臣經過疲勞的長途旅行後，終於達到目的地，從這個國王獲得兩個大牙齒，一些毛髮和一個美麗的青石容器。當大汗接到使臣們獲得如此有價值的珍奇物回來，將行達到的消息時，卽命令汗八疏的一切居民出城迎接，並用巨大的排場和儀式，引到他的面前。我們于說過

最近由這些特別事件後，將進而談及馬巴爾 (Mabar [印度 India]) 王國。

第十六章 馬巴爾省

離開最蘭島，向西行六十哩，達到馬巴爾大省，這不是一個島，而是所稱爲大印度大陸的一部分，係世界上最高貴和最富足的國家。

這個國受四個王的統治，其中主要的一個名森德班第 (Santal-Bandi) 他的領域以內有一個真珠漁場，在馬巴爾和最蘭島之間的海灣中，該處的水深不過十至十二哩，有些地方且不到兩哩。

漁場的事業是在下列的情形中處理的。一羣商人分成個別的組，租許多大小船隻，並準備鋪練。雇用一些潛水夫，入水去拾取含有珍珠的牡蠣。潛水夫將拾得的牡蠣放入繫在身上的網袋中，總是這樣拾取，直至不能夠再停止呼吸，才浮到水面來。他們在一個短時間後又潛入水中。從這個海灣漁場獲得的珍珠，大部分是圓的，並且富于光彩。拾取最大部分的牡蠣的地方叫做柏達拉 (Batala)，靠近大陸的海岸。

此海灣爲一種大魚出沒之所，常加害于潛水夫，商人們爲預防起見，特雇用屬于布那明人（Bramins）一級的魔術家，借助于他們的魔術，可以使此等魚昏迷，不致爲害。拾取牡蠣的工作僅在日間進行，故他們的魔術在晚間即停止作用；這樣一來，凡要想乘機在夜間偷取牡蠣的不忠厚的人也就無從下手了。這些魔術家也同樣慣于使一切禽獸昏迷。

拾取牡蠣的工作從四月開始，至五月中旬爲止。此項特權是由君主給予的，他只取得產物十分之一。魔術家取得產物二十分之一，因此，商人得到大部分的利益。上面所說的這個時期經過後，牡蠣即被拾盡；于是船舶開往距此灣三百哩的地方，從九月開始工作，至十月中旬爲止。君主對於此處所拾取的珍珠不能分得十分之一，但他得選用內中一切大的和形態優美的珍珠；他所付的代價甚優，故商人們也樂于將好貨獻出。

第十七章 再談馬巴爾省

國中這個地方的土人除掉于中部圍一塊布外，常是赤身露體在外面行走。

屋主身上所圍的布也並不比其餘的人爲多，不過他所用的布較爲優美，並佩帶各種

頸上至胸部爲止，上面安有一百零四顆美麗的珍珠和紅寶石。這個特別數目的理由是在宗教方面，那宗教的規律要求他爲對諸神致敬起見，每日須將一句祈禱文複說如許次；此舉是他的祖先從不忽略的。每日的祈禱文爲：'pacaita, pacaita, pacaita'。他們要重說一百零四次。他的每一手臂帶三個金鐲，上面飾以珍珠和寶石；腿上三個不同的部分也帶三根同樣裝飾的金帶；他的腳趾和手指上帶有巨大價值的飾環。這個君主有如許優美的寶石和珍珠的裝飾品，都出自自己的國中，真可以自豪了。

他的妻妾至少有五百人，當他看見一個女人具有姿色，馬上就宣佈據爲已有的意志。因此取得他的兄弟的妻子，這個兄弟是一個謹慎而知趣的人，被人說服，對於此事不聲張出來。

這個君主養有許多隨身武士，叫做「陛下陽世和陰世的忠僕。」他們于他坐朝時替他護衛，出外遊行時騎馬在旁邊警戒，無論在何處都陪伴他。他們在全國各處都具有廣大

的權力。當君主死後，屍體舉行火葬時，這一切忠僕都自行投入火中，與他的屍體一同焚化；以爲這樣，在陰世又可以陪伴他了。

下面的風俗也是同樣流行的。當一個君主死了，繼承他的兒子並不希冀他的財寶，否則新君以爲對於自己統治的能力一定招致羞辱，因爲他承受整個領土，而不能表見和父親一樣將寶庫充實起來。據說，歷代君主因這種成見的結果，積下巨大的財富。

國中不產馬，君主和他的三個兄弟每年花費巨款向商人購馬，他們將馬運至此處，獲得巨大的財富。有一次輸入馬五千匹，每匹得到現金五百薩吉，即等于一百銀馬克。一至年終，內中生存的恐怕不到三百匹，因此又需要新馬來彌補了。我以此處的氣候不適用於馬的生活，故難于養育或保持。馬所吃的飼料是用谷調製的肉類，國中除谷米外，不產其他谷類。一匹體積巨大的牡馬與一匹美麗的牡馬交合，只能生產一個不成形的小駒，腿部歪曲，不能訓練出來作爲乘馬。

逸非常的風俗也流行于此地。當一個人犯了罪，受過審判，宣佈死刑，並應執行時，他

他特別尊敬某一特別偶像，願作犧牲，他的親友馬上使他坐在一種轎中，並給予十二把鋒銳的刀。這樣將他抬到城市中，大聲宣佈這個勇敢的人因熱心崇拜某個偶像，自願死去。迨達到行刑的地方，他即攫取兩把刀，叫道：『我為崇敬這個偶像，捨身而死。』急將刀殺入股中，每股一把，於是又殺入手臂中，也是每股一把，再拿兩把刀殺入腹中，兩把刀殺入胸中。他這樣將十一把刀殺入身體各部分，每股一次，將上面的話重喊一遍，然後將最後一把刀殺入心中，立刻死去。當這一幕演完後，他的親友便在大勝利，大歡呼中對他的屍體舉行火葬；而他的妻子為對自己的丈夫表示忠忱的敬意起見，也投身于材堆中，與他一同被焚化。凡表現這種決心的婦女，大受社會的讚揚，反之，凡畏縮不前的即被輕視和辱罵。【註五七】

【註五七】『一個不表同情的政府于一八二九年宣佈焚燒寡婦為不合法；不過據說，這種事件

仍舊是出現的。』參看威廉阿拆的印度與將來 (William Archer: India and the Future)。

這個王國大部分崇拜偶像的居民對於牛特別尊敬，沒有人會被任何種惡慮引誘去

吃牛肉。但另有一種叫做“*Q. e. e.*”的特別人雖可以吃牛肉，却不敢殺牛。當他們發見牛的屍體，無論牠是自然死去的或別樣死法的，即取食其肉。

一切種類的人民用牛屎塗刷屋子。他們都坐在地氈上，問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坐法，答爲在地上佔一席是光榮的；我們既出于土中，也將再歸土中；沒有人能對地致充分的敬意，更不應當輕視地。這種人及其種族是殺使徒聖托馬斯（*Saint Thomas*）的人的後裔，故此族沒有人能夠來到這個有福的使徒長眠之所。即使有十個人的力量將他送至其地，他們也不能夠將他保持在那裏，因爲這個神聖的屍體具有超自然的威力。

國中除米和芝蔴外，不產其他穀類。

人民作戰所用的武器爲矛和盾，但不穿衣服，係一種最可憐的兵士。他們不宰殺家畜及任何種動物，作爲食品，當他們想吃羊肉或其他牠鳥獸肉時，即請受同一教律與風俗影響的薩拉森人代爲操刀。

男女每天洗身兩次，即早晨一次，晚間一次。非舉行這種洗禮後，決不飲食；凡忽略此儀

或酒一定是被視爲異教徒。還有一事應當注意，他們進餐時只用右手，左手是從來不與食物接觸的。凡清潔和精緻的工作都用右手做，至于左手只做一些不清潔和不適意的必要事件，如洗陰部是。他們用一種特別容器取飲，各有各的飲器，從不用他人的飲器。當他們取飲時，並不將容器放到嘴邊，只是高高舉在頭上，將流汁倒入口中，無論如何，總不使容器觸及嘴唇。當他們給一個外人以飲料時，如果他沒有帶飲器，並不將他們的飲器遞給他，只將酒或其牠飲料傾入他的手中，使他把兩手當作杯子取飲。

這個國家的罪犯是用嚴格的正義懲罰的。關於對付債務者，流行下面一種風俗。如果債權者屢次要求支付，而債務者時時以虛偽的允諾來相推諉，前者可以劃一個圈圍繞他，藉此扣押他的身體，他非由支付或適當的擔保滿足債權者的要求，不敢離開這個圈套。他如果企圖逃走，那就是侵犯正義的規律，將使自己受死刑的懲罰。

馬可先生于回國的途中，在這個國內親自看見這樣一樁顯著的事件。國君欠了某個外國商人一筆款，雖屢經催索，他總是長期遷延。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行走，那個商人利用

這個機會劃一個圈圍繞他和他的馬。當君主一經察覺此事，立刻將馬停止，非至滿足商人的要求，不肯策馬前進。旁觀的人看見此事，甚為驚異，都說他服從正義的法律，最為公正。

人民不飲葡萄製的酒；一個人如果被發覺飲酒，即被視為卑鄙，他的證言一定不被法庭採納的。時常航海的人也受同樣的成見的制裁，他們以為這只是一種狗財的人，其證言也不當為法庭所接受。然他們不認追求下流的肉慾為一種罪惡。

國內非常之熱，居民都赤身露體。除掉六、七、八諸月外，沒有雨水，如果不是三個月中的雨水使氣候涼爽，一定不能維持生活。

國中有許多人精于相術，此項科學是講人的性格品質的知識，可以指出人們的傾于為善或為惡。當一個男子或婦人一經見面，立刻就可以認識此等品質。一班相術家對於人們遇着某些禽獸，也可以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們對於鳥的飛行比對世界上其他任何事件更為注意，由此可以預言禍福。在一星期的每一日中，他們認為有一個不吉利的鐘點，此時即不做買賣，也不做其他任何種事，因為他們說此時是萬事無成的。他們判斷每日

的時候，是以一個人直立的影子的長短爲準則。

當一個嬰兒出生，無論是男是女，父母便將本星期的本日紀錄下來；即將年，月，日，時紀錄下來。他們所以出此，是因孩子一生中將來的各種行動都是由星宿規定的。

當一個兒子一經達到十三歲的年齡，他們就縱令他自由行動，不准再做父親家中的一員；因此給予他的錢數約等于二十以至二十四個格洛特。他們以爲這樣加以資助，他可以做一點生意，獲得一些利潤，能夠自謀生活。這些孩子總是整天在各處跑來跑去，在一個地方買一件東西，送至另一個地方去出賣。他們于拾取珍珠的季節，常集于海灘上，按照自己的財力，向漁夫或他人購買五、六個或更多的小珍珠，送到商人處——這種人因畏太陽的炎威，留在家中不出門的——並且說道：『這些珍珠我們用若干錢買來的；請依照你們合理的判斷，給我們若干利潤。』商人們于是于他們的購買價格之外，給予一點利益。他們又在這種狀態中做其他許多種生意，並且變成優良的和最精明的小販。當白天的生意完畢後，他們將自己的食物帶到母親的家中養食，但從不吃父親的錢所買的東西。

除掉鶉鷄肖我們自己國內的鶉以外，其他一切禽獸都不相同，不獨在這個國中是如此，即全印度也是如此。有些蝙蝠大如兀鷹，而兀鷹則黑如烏鴉，並比我們的兀鷹大得多。牠們飛行迅速，捕捉牠物，從不失敗的。

各廟宇中有許多偶像，其形態代表男女兩性的人；做父母的人將自己的女孩付託這些偶像。女孩子子這樣被付託之後，祭司們即希冀她們隨時應自己的要求，供奉偶像。她們在這樣的場所，來到廟中，唱歌奏樂，參加慶祝。此等青年女子為數甚多，並形成大隊伍。她們每星期有幾次送食物去酬謝自己所供奉的偶像，以為偶像是會欣享的。有一張桌子放在神前，上面擺着碟子至一點鐘之久，處女們在這一點鐘內不斷地唱歌、舞蹈，並作各種遊戲的舉動。因此經過的時間約為一個有地位的人在便餐中所需的。此後，她們即宣佈神靈對其所供奉的食品已經享用，於是圍繞偶像，依次取食酬神品。她們每年要這樣做若干次，直至結婚時為止。

青年女子這樣集會舉行上述儀式的理由如下：祭司們宣言男神與女神不和，並十分

爲了不和她交接，甚至於不肯和她交談，如果不採取何種方法去恢復他們的和平與和諧，這一切事項因缺乏神恩，一定敗壞而不可收拾。他們因此希望女子們在赤身露體的狀態中——僅腰上圍一塊布——用歌舞來娛男女兩神。他們相信這樣做後，男神常喜歡和女神在一起。

土人所用的一種很輕的籐製的牀架或吊牀，設計十分巧妙，當他們上牀要睡的時候，將繩子一拉，牀上的帳子即合攏來了。這樣可以阻止咬人極痛的狼蛛（tarantula）的侵入，和蚤類及其他小虫的騷擾；同時減輕過度熱氣的空氣又可以自由流通，不受阻礙。這種性質的享樂僅限于有地位和富裕的人；至于下等階級的人只好躺在大街上。

第十八章 聖托馬斯埋葬之所及其奇蹟

光榮的殉道者聖托馬斯使徒在馬巴爾省遇害，他的屍身即葬在這一省墳墓在一個小城（近瑪德拉斯——Madras）中，許多商人因其地不便出進，不大往來其間。基督教徒和薩拉森人都大批地前往巡禮。薩拉森人視他爲大聖人，稱他爲亞拿尼亞（Ananias），這

就是指一個『神聖的人。』

前往巡禮的基督教徒從他被害的地方收集土壤——係紅色的——並十分敬謹地帶回去；後來常用以表演奇蹟，如用水沖入，分給病人，可以診治許多種疾病。

當一二八八年，這個國內有一個有力的男爵于收穫時取得大量的谷子，沒有如許谷倉可以收藏，遂把聖托馬斯教堂所屬的宗教用屋當作貯藏所。那些看管教堂的人不贊成此舉，因為這是進謁聖墓的遊人的招待所，要求他不要佔領。但這個異教徒的男爵不肯將谷子移往他處。到了是日夜間，聖托馬斯在夢中向他顯身，一手拿一叉，指着他的喉頭說道：『你如果不馬上離開你所佔領的屋子，我就要使你死于非命。』這個男爵在驚駭萬狀的情態中醒轉來，立刻令人將谷子搬去，並當衆宣佈他在夢中看見這個使徒。該處每天有許多奇蹟出現，如治癒病人，或肢體殘毀的人是。

一班看護教堂的基督教徒據有產印度堅果的小樹林，即以此爲生；他們對於君主的
一個兄弟每月每樹納一格洛特，作爲税金。

這個最神聖的使徒死難的情形如下。他回到自己從事祈禱的隱居處後，爲這個國家所圍繞的一羣孔雀所圍繞，適有前面所描寫的“Guni”種族的一個異教徒經過其處，沒有看見他，特向一隻雄孔雀發一箭，擊傷了他的腰部。他看見自己受傷，僅獲得向上席謝恩的時間，即將自己的精靈交與上帝了。

這一省的土人雖黑，並非生來如此，而是後來用人爲的手術造成的，他們認黑爲完全的美。因此特用芝麻油塗擦小孩，每日三次。他們的神像塗以黑色，對於惡魔則塗白色，他們認一切魔鬼均爲白色，他們中間崇拜牛的人上陣打仗時，將野牡牛的毛帶一些同行，並且放在馬鬃上，相信牠具有效能，一經帶在身旁，可以免去一切危險。因此，這些國中的野牡牛毛價格十分昂貴。

第十九章 麥菲里或蒙薩爾王國

離開馬巴爾王國，向北方走五百哩，達到麥菲里（Muphili）王國。居民崇拜偶像，不受其他任何國家的統治。他們以米、魚、肉、果爲食品。

這個王國的山上產金剛石。【註五八】當雨季的時候，水從巖石和穴洞發出，成爲猛烈的瀑流，當瀑流下落後，人民便往河床中去尋金剛石，可以找着許多。據人們告訴馬可先生，當夏季酷熱而無雨時，居民抓到山頂上去，既感覺很大的疲勞，又有被成羣的蛇咬傷的大危險。據說山頂上有很深的山谷，盡是洞穴，並有懸崖圍繞，內中可以找着金剛石；有許多鷹和白鶴爲牠們所喜食的蛇所引誘，常營巢于這些懸崖上面。搜索金剛石的人站在靠近洞口的地方，投下幾塊肉到山谷中，鷹和白鶴即跟着飛下去，將肉塊啣至巖石巔上。他們立刻趕上去，將這些鳥驅開，取得肉塊，時常發見上面沾有金剛石。鷹如果有充分的時間，將肉吞下肚去，他們就看守牠夜間棲息的地方，到了翌日早晨，發見此項寶石雜在牠所遺下的糞中。【註五九】但大家不要猜想優良的金剛石是落入基督教徒的手中，因爲牠們都被送給大汗和那個國中的君主及領袖了。

【註五八】所有 Great mogul, Oulof, Kohi-nor 和其他大金剛石都出自這一省。

【註五九】這種故事是天方夜譚 (Arabian Nights) 中的水手辛巴德 (Sinbad) 說出來的，在

中文和東方其他文獻中也有記載，不過多少有點差異。科爾底在傑爾的馬可波羅中說，這種傳說最早的紀錄潘多希伯來高僧胸板中的十二個寶石，又有人相信，這種傳說起源於印度開新曠時犧牲動物供奉諸神的習慣。鸚鵡還食含有金剛石的死肉。這種說法沒有多少根據。

國中所製的綿貨，是印度任何地方中最精細的。居民有充分的家畜，其中的羊是世界上最大的，此外，又富於一切種類的食物。

第二十章 拉克，羅亞克或拉爾省

離開光榮的聖徒托馬斯安眠之處，向西前進，達到拉爾(Lar)省，這是分佈於全印度的布那明人的策源地。

此等人是世界上最好和最可敬的商人。沒有一樁事，甚至於性命攸關的事，可以引誘他們說出假話來。他們痛恨欺騙及強取別人的貨物。也同樣具有以一個妻子為滿足的美德。當任何外國商人不識國中的習慣，與他們中間的一人相見，將商品委託他，他即為之管

理經營，小心理注意外人的利益，而不索取酬勞。然商品所有人却給予他一種利潤。

他們吃肉，並飲國內所製的酒。但自己並不宰殺任何動物，只自回教徒的手中獲得肉類。布那明人以一種標記作為彰身之具，即一根粗綿繩，經過肩膀，繫在臂下，使繩子出現于胸前與背後。

君主極為富足，並很有權威，喜歡收集珍珠和有價值的寶石。當來自馬巴爾的商人將上等珍品獻給他，關於估定價值一項，他即相信他們的話，給予他們以加倍的錢數。他在此等狀況之下，獲得他們所獻的許多美麗寶石。

人民是粗索的偶像崇拜者，極注意于種種表徵和預兆。當他們要購買貨物時，馬上考察自己的身體在太陽底下所投的影子，如果影子具有牠應有的大小，當日即進行購買的事宜。

還有一層，當他們到了任何店中要買物品，如果看見一隻狼蛛——這是很多的——便注意牠來自那一方，以便按此處理自己的事件。當他們正在出門時聽見任何人打噴嚏，

都留在家內。

他們在飲食上很有節制，能生活到很高的年齡。他們咀嚼某種植物，因得保持牙齒的健全。這種植物又促進消化，通常且有益于身體的健康。

這個地方的土人中有一種叫做“Ongchi” [ŋe] 的人專門從事于宗教生活，他們爲崇敬神明起見，特度一種最嚴肅的生活。他們是赤身露體的，對於身上的任何部分不加遮掩，以爲自己既是裸體來到世上，在那種狀況中不能算作羞辱。關於所謂可羞的部分，他們以爲不知道肉體的罪過，那些部分暴露出來，沒有可羞的理由。

他們崇拜牛，拿一個鍍金的小銅牛像或其他牠金屬的小牛像放在自己的額上。他們又將牛骨焚化，研成粉末，製成膏藥，以一種恭敬的形態塗在身體各部。他們如果遇着一個人，誠心感激他，便用一點這樣製成的灰塗在他的額的中央。

他們不傷害任何動物的生命，即對於一隻蠅，一隻蚤，或一隻蝨，也不加害，相信牠們都具有靈魂的；至于吃任何動物的肉，視爲兇暴的罪過。他們對於蔬菜、草類和球根，非俟其乾

枯，也不取食，以爲這些東西也是有靈魂的。他們不用調羹或碟子，只將食物舖在亞當的蘋果樹的乾葉上，同樣稱爲天堂的蘋果。他們生活的年歲很高，有些人甚至于達到一百五十歲，雖睡在沒有鋪墊的地上，却享有健康之樂。此事必須歸功于他們的有節制和貞潔兩點。他們死後，屍體舉行火葬，用意在不使屍體生蟲，因爲蟲在一定時間也會死去，而屍體的靈魂一定會擔負這些蟲的死亡的罪過。

第二十一章 喀爾城

喀爾 (Kael) 是一個大城，受亞斯提爾 (Astur) 的統治，他是四兄弟——馬巴爾國的諸王——中的一人，富有黃金和寶石，保持國家于濃厚的和平空氣之中。因此變爲外國商人的安樂窩，受君主的優待。一切來自西方——如來自奧馬斯 (Ormus) 契斯提 (Chisti) 亞登 (Aden) 和阿刺伯許多地方——的船舶裝載商品與馬匹，都以這個便于經商的港埠爲貿易之所。君主在最堂皇的形態中所養的婦女不下三百人。

城中一切人民和印度一般的土人一樣，口中習于不斷地含着一種叫做 "fambul"

以出此，一半是由于習慣，一半是由于這種葉子所給予的快樂。他們于咀嚼此而發生的唾液，顯貴的人們所吃的葉子是用樟腦和其他香料製過的，並且雜有生石灰。有人告訴我，此物極有益于衛生。如果有人要以極粗野極輕蔑的態度侮辱另一個人，那他就用這種咀嚼的葉液吐在另一人的臉上。這樣受辱的人急忙跑到君主的面前，陳說他受冤屈的情形，並宣言願以決鬥解決這種爭端。君主于是供給兩造以武器，計一劍和一盾；一切人民都來參觀，此項格鬥要到內中的一人死在地上才告終止。然用劍的尖端傷人，是被禁止的。

第二十二章 科拉王國

離開馬巴爾，向西南行五百哩，達到科拉 (Kollam) 王國。有許多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寄居此處，並保持自己的語言。牠的君主不隸屬於任何國家。

此處產很好的染木，又產大量的胡椒，在森林中和開闢的地方都有出產。胡椒的收穫在五、六、七月產。此物的樹是成塊種植的。品質優良的藍錠也大量地產于此處。此物取自某

種草，先將牠的根拔出，放在水桶中，讓其腐爛；然後擠出牠的汁水。於是暴露于太陽中，聽其蒸發，遺下一種漿糊狀的東西，和我們所見的一樣，被截成小塊。

此間有幾個月的天氣非常炎熱，幾乎不能忍受，然世界各處——例如撻子和阿刺伯王國是——的商人爲着輸入商品，並裝回貨物，可以獲取大利，都麇集于此。

這裏有許多動物和其他地方的動物不同。有些老虎完全是黑的；有各種鸚鵡一類的鳥，內中有些色白如雪，而腳和喙却是紅的。有些爲紅色與天藍色相間，還有些體積很小。雄孔雀比我們的更美麗，更大，形態也不同，就是家禽也有一種特別形態。關於果實方面的考察也有同樣的感想。據說，這種不同的原因就在當地的酷熱上面。

酒是從一種樓欄所產的糖製成的。品質極佳，比葡萄酒更容易醉人。居民據有食物所必需的一切東西，並十分豐富，不過谷類只有稻米；數量也很多。他們中間有許多占星家和醫生，操術甚精。

一切人民，不論男女，都是黑的，除掉身體前面纏一小塊布外，全身都露出來。他們的態

肉慾，舉凡自己的親屬，如從姊妹，和死去的兄弟的寡婦，都娶作妻子。但有人度每一個地方的道德狀況。

第二十三章 科馬利

科馬利 (Komari) [科摩林岬 Cape Comorin] 是一個省份，北方星座的一部份在瓜哇看不見，在此處三十哩之內却可以看見，並且表現高出地平線一肘尺。國中開墾的地方不多，大都為森林所佔據，內中有各種野獸，無尾猿特別多，其形態及體積與人類相似。還有長尾猴，就體積講，與前者很不相同。此外，老虎、豹子和林獾也是很多的。

第二十四章 得里王國

離開科馬利省，向西前行三百哩，達到得里 (Dely) 王國，這個國有自己的君主和特殊的語言。牠並不對任何國家納貢，人民崇拜偶像。國中沒有停船的港灣，但有一條大河，船舶可安全入口。

這個國家的力量不在居民的衆多，也不在他們的勇敢，而在進入國境必須經過的關

口的險阻，此等關口幾乎使仇敵的侵入爲不可能。

國內產大量的胡椒和薑，還有許多其他的香料。如果有一艘船本不想靠埠，偶然被驅入河口，他們就捕押此船，沒收船中的一切貨物，並且說道：『你們本來是要到別的地方去，但我們的神引導你們前來，以便我們收領你們的財產。』從蠻子來的船是于天氣清明的季節內達到，並力求于一星期內——如果可能的話，時日還要少些——載貨回去，因爲牠們雖備有大木〔堅木〕，鑄足以抵抗狂風，但沿河的沙岸常會發生危險。國內爲老虎和其他許多兇猛動物麋集之所。

第二十五章 馬拉巴

馬拉巴 (Malabar) 是大印度一個廣大的王國，位于西方，我對於牠不免要說一些特別事件。人民受自己君主的統治——這個君主並不臣屬於其他任何國家——並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

在這個國內看見北斗星高出地平線兩哩，這裏也和距此不遠的古者拉特 (Guzerat)

一樣，有無數海盜每年乘一百艘以上的小船出沒海中，劫掠經過的一切商船。他們爲防備商船偷過起見，每于五哩的距離停船一艘；有二十艘船即佔一百哩的海面。當其中的一船望見商船出現時，即舉火或用烟爲號；于是諸船集在一起，捕捉企圖經過的船。他們對於船員不加傷害，一經將船劫去，便將船員送往岸上，囑其另求船貨，如果再要經過原路的話，又可以再飽他們的慾壑。

國中產巨量的胡椒、薑、肉桂皮，和印度堅果。又產最精緻和最美麗的綿貨。

來自蠻子的船帶着銅作爲鑛船的重物。此外，又裝運金線織成的錦緞、絲、薄綢、金銀塊，和馬拉巴所不產的許多種藥材，牠們用這些貨物兌換此處的商品。當地有些商人將上述的貨物運往亞登，由亞登再轉運到亞歷山大里亞。

我們說過馬拉巴王國後，將進而描寫牠的比鄰古者拉特王國。我們如果企圖描寫印度的一切城市，未免拉得太長，使讀者疲倦。

第二十六章 古者拉特王國

古者拉特王國位于印度海的西方，受自己君主的統治，具有一種特殊的語言。北斗星從該處看來有六零的高度。

這個國家是慫不畏死的海盜的逋逃藪。當他們在巡洋中捕獲一個旅行的商人，馬上就強迫他飲一杯海水，使之發生劇烈的肚瀉。這樣便可以發見他是否曾經吞過珍珠或寶石。

這裏出產大量的薑、胡椒和藍靛。棉花是產自一種高六碼的樹上，爲數甚多，此樹可生產二十年；但採自這種年齡的樹的棉花不適于紡織，只能作爲被褥之用。反之，採自十二年的樹的棉花可以做薄棉布和其他非常精細的織物。

這裏製造大批的山羊皮，水牛皮，野牛皮，犀皮，和其他獸皮，用船裝往阿刺伯各處銷售。床上用的罩被係用紅色和藍色的熟皮製成，極爲柔軟而美麗，並用金銀線縫合攏來，回教徒常使用這種東西。用金線盤成鳥獸形態的墊子，也是此地的織造品；牠們的價值有時很

蘇馬克這裏的刺繡比世界任何部分的更爲優美。我們現在再向前進，將說及卡南（卡南）王國。

第二十七章 卡南王國

卡南〔孟買——Bomhay〕是一個高貴的大王國，位于西方。我們說牠位于西方，因爲馬可先生的行程是來自東方，所說諸國的方向是由他的立場決定的。

這個國受一個君主的統治，他却不對任何國家稱臣納貢。人民爲偶像崇拜者，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這裏不產胡椒和薑，却產一種香料，數量甚多，不是白色，而是暗色。

有許多船舶爲着裝載這種藥料和其他許多物品，常出入此間。船上也同樣裝載許多馬匹運送印度各處出售。

第二十八章 堪潑亞王國

堪潑亞（Kambria〔康木拜 Cambry〕）是一個廣大的王國，位于西方，受一個獨立的君主的統治，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人民是偶像崇拜者，國土更位于西北方，故所見的北

斗星較以前各國爲高。

商業很發達，大量的藍氈由此處製成。棉布和毛織物都很多，有許多製造精良的皮子由此輸出，所收回的爲金，銀，銅，錳。此外沒有值得注意的事件。我將談及塞維那慈（Zorve-nath）王國。

第二十九章 塞維那慈王國

塞維那慈也同樣是一個位于西方的王國，居民性情善良，係偶像崇拜者，受一個獨立君主的統治，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

他們以商業和製造業爲生，常有大批的商人裝運商品來此易取本地的貨物。然有人告訴我，偶像廟中的祭司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人。我們現在將說及克斯馬科蘭（Kosma-coran）王國。

第三十章 克斯馬科蘭王國

這是一個廣大的國家，有自己的君主和自己的特殊語言。有些居民是偶像崇拜者，但

是回教徒。

以商業和製造業維持生活。他們的食物是米、小麥、肉和乳，產量很豐。有許多商人由海陸兩道來此經商。

當人們向西北進行時，這就是大印度最後的一省；因為大印度是起于馬巴爾，終于此處。我們于描寫牠的時候，僅注意于沿海岸的各省和各城市；倘若談及內地各省市，將使本書的篇幅增加得太。

我們現在對於印度的島嶼將略說一些。其中一個叫做男子島，另一個叫做女子島。

第三十一章 男子島和女子島及其命名的由來

離克斯馬科蘭約五百哩的南方大洋中有兩島，彼此在距離三十哩以內的地方。一個島爲男子所居，沒有女子作伴，叫做男子島；另一個爲女子所居，沒有男子作伴，叫做女子島。男女居民屬于同一種族，並且是受洗禮的基督教徒，但遵守舊約全書的規律。男子來訪女子島，連接住三個月，即三、四、五月，每個男子和自己的妻子住在一個單獨的屋子中。此

後男子即回到男子島上去，度過其餘的歲月，沒有女子作伴。

女子留養自己的兒子至十二歲，然後送給他們的父親。至于女兒則由她們留在家中，至結婚的年齡為止，于是將女兒們配給另一島的男子。這種生活方法是起于氣候的特殊性，這種氣候不准他們長年與妻子同居，否則有生命的危險。他們有自己的主教，後者隸屬于索科特刺（Sochotra）島的教區。

男子播種穀類藉維自己妻子的生計，但準備土壤和收穫農產物，都由女子自己擔任。島中同樣產各種果實。男子以乳，肉，米，魚爲食品，他們是熟練的漁人，所捕的魚爲數甚多。新鮮魚和醃魚都賣給島中的商販，但主要的目的是在易取該處出產的龍涎香。

第三十二章 索科特刺島

離開這些島，向南方前進五百哩，達到索科特刺島，此島甚大，並富于生活必需品。居民在沿岸發見許多產自鯨魚腸內的龍涎香。

他們因此項商品有大量的需要，特以捉鯨魚爲職業；其法用一種有倒鉤的鐵叉刺入

上十分穩固，使牠無從擺脫。鐵叉上繫一根長繩，繩端製一浮標，以便由此找出鯨所在地。他們于是將鯨魚拖到岸上，從牠的肚中取出龍涎香，並從牠的頭中取出幾桶油。

一切男女和前面描寫的其他偶像崇拜者一樣，幾乎全身裸露，僅身體的前後纏一塊薄布。他們僅有米，別無其他谷類，即以此和肉、乳等維持生活。他們的宗教是基督教，很適當地受着洗禮，並受一個大主教的政府——現世的和精神的——的統治。這個大主教不隸屬於羅馬教皇，而隸屬於居巴丹德（Baband）的教長，他是由後者任命的。他有時由人民自己選舉而受上峯的批准。

有許多海盜將劫奪的貨物拿到這個島來出賣，土人也就毫不遲疑地向之購買，以為這是劫自異教徒和薩拉森人，沒有什麼不對的。凡往亞登省的船舶都要經過此處，購買大量的魚、龍涎香和當地所製的各種棉織物。

居民行使巫術和魔法，更甚于其他任何人民，他們的大主教雖加以禁止，並因這種罪

過驅逐出教，也沒有效果。他們對於此舉不加重視。如果海盜所有的任何船傷害他們的船，他們一定使這海盜著魔，非至他賠償損失，即不能航海。就是他遇着順風，他們也有力量使風改變方向，強迫他回航到這個島來。

他們又同樣可以使海不揚波，也可引起風暴，使船舶沉沒，此外還可表演其他許多種奇蹟，用不着再為提及。我們現在將更進一步，敘述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島。

第三十三章 馬達加斯加大島

離開索科特刺島，在南和西南之間航行一千哩，達到馬達加斯加大島，這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肥沃的島嶼之一。牠的周圍有三千哩。

居民為回教徒，或謨罕默德規律的奉行者。他們有四個希克（shikh）在我們的文字中可用「長老」（oltra）說明出來，這種人分擔政府的職責。人民以商業和製造業為生，並出賣大量的象牙，因為此處和策威巴（Zanzibar）一樣，產象甚多，從後列一個地方的輸出量是一樣多的。

季中所吃的主要食物爲駱駝肉，其牠家畜肉也作爲食物，但駱駝肉更受歡迎，處任何肉中最有益健康和最可口的東西。

森林中有許多紅檀香木，其價格是按照豐富的產量而減低的。又產鯨魚的龍涎香甚多，潮水將此物衝至岸上，居民即拾起來出賣。

土人捕捉林獬、老虎和其他各種動物，如赤鹿、羚羊和黓鹿——因此給予許多野外的運動——是又捕捉鳥類，這和棲息于我們氣候中的鳥類是不相同的。

世界各處有許多商船開到這個島來，裝載各種貨物，如錦緞和絲綢是，或是賣給本島的商人，或是換取貨物回去。他們獲得巨大的利潤。

船舶只出入于這個島和策威巴島，不往無數位于更南方的島，因爲流往南方的海流甚爲猛烈，船舶開去不能回來。從馬拉巴海岸開來此島的船行二十或二十五日，但回轉去須行三個月；不斷地向南方流去的潮流是這樣的猛烈啊。

據島上人民報告，在一年的某季中，有一種非常的鳥——他們稱爲 *bird* ——來自

南方其形態和鷹相似，但體積要大得多；牠的體大與兇猛可以從牠的爪子能攫取一頭象看出來，攫取後即飛到天空，將象投到地面，藉此殺死牠。當象死後，此大鳥便取食其肉。

據曾經看見這種鳥的人說，當牠的兩翼張開時，長至十六步；羽毛長八步，厚度也與之相稱。【註六〇】

【註六〇】「馬達加斯加島直至最近時代還產大鳥，……牠們生出巨大的蛋，也就自然令人想起

阿剌伯故事 (Arabian tales) 中所描寫的神秘的「大鷲」(Tuc)。『參看大英百

科全書的「化石鳥」。不列顛博物院中現在陳列一箇巨大的蛋。牠的容積約有二又三

分之一加侖。

馬可波羅先生想及此等動物，以為牠們也許就是圖畫中所表見的格利芬(Gryllin)，一半爲鳥，一半爲獅子，特提出這一點來問那些親自見過的人；但他們認這種鳥實具有鳥的形態，可以說是具有鷹的形態。

大汗曾聽見這種非常的故事，特派遣使者來這個島，藉口于要求釋放他的一個被扣

正是考察這個國家的情形和所聽的奇怪故事的虛實。當他們回到帝廷時，聽「的一皮羽毛，確有九十指距，而羽毛部分周圍有兩手掌長。這種驚人的展示使皇帝陛下極端快樂，對於進呈此物的人予以很有價值的賞賜。

他們又帶來一個野豬牙齒，計重十四磅，此項動物可以長至水牛那樣大。島中又產長頸鹿，驢子及其他野物，和我們國內的大不相同。我們對於本題的必要事件已經說完，將進而敘述策威巴。

第三十四章 策威巴島

越過馬達加斯加島就是策威巴島，據說後者周圍有二千哩。居民崇拜偶像，自有一種特殊的語言，並且對於任何外國不納貢品。他們的身材很大，但高度却與體積不相稱。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一定表現為巨人。

他們十分強健，一個人可以負我們人民中四個人所負的重量。同時他所需的食物須有我們人民五個人所吃的分量。他們的皮膚是黑的，全身僅下部纏一塊布。他們的頭髮捲

曲，雖浸在水中，也難伸直。他們的口大，鼻子向前額伸展，耳長，眼大而可怕，容貌和鬼一樣。歸女也同樣醜陋，也是口闊，鼻厚而眼大。他們的手和頭都很大，殊不相稱。

這個島上有世界最醜的婦女。她們的大口，厚鼻和不美觀的乳房，都比其他婦女的大四倍。他們以肉，乳，米和棗子爲食品。沒有葡萄酒，特用米，糖和一點香料製成一種酒，味美可口，且具有牠種酒的醉人的質素。

島中產大批的象，故象牙構成一種重要的商品。

這裏也有長頸鹿，十分美麗。牠的身材很相稱，前腿長而高，後腿短，頸甚長，頭小，態度溫和。牠的最普通的顏色爲淡色，帶有紅色的點子。牠的頸連同頭長三步。

國中的綿羊和我們的不同，除掉黑頭外，全身白色；狗的顏色也是如此。一般動物所具的形態都和我們的不同。

有許多商船運貨來此，易取象牙和龍涎香，海中多鯨魚，故島岸上多有這種香。

島上的首領們有時互相戰爭，人民打仗，十分勇敢，不顧生死。他們沒有馬匹，故乘象或

們在象背上裝着木堡，可容十五至二十人，而以劍、矛和石子作武器。當作戰之酒，以爲這樣可以使牠們在進攻中更爲興奮而勇猛。

關於印度諸省，我只描寫其中主要的和最著名的；對於各島也是如此，牠們的數目多到令人難于相信。總計起來，有人居的和沒有人居的島不下一萬二千七百個，這是我從水手及此等國家著名的海盜處聽來，並且看見那些航行印度諸海的人的著作也是這樣說。

被稱爲大印度的區域是從馬巴爾起至克斯馬科蘭止，共包含十三個大王國，其中的十個我們已經列舉過。至于小印度是從齊亞帕 (Ziampa) 起，至穆菲里 (Murfilii) 止，除掉諸島上無數的王國外，還包含八個王國。我們現在將說到第二印度或中印度，又名爲亞巴斯齊亞 (Abaseia)。

第二十五章 亞巴斯齊亞或中印度大省

亞巴斯齊亞 (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是一個廣大的國家，又稱爲中印度或第二印度。牠的主要的君主是一個基督教徒。此外尚有六個君主，三個爲基督教徒，三個爲回

教徒，都對第一個君主負納貢的義務。

有人告訴我，這些地方的基督教徒爲標明自己的教徒身分起見，特用烙鐵在前額兩頰烙三個記號。就可以說是水的洗禮後第二次火的洗禮。回教徒只有一個記號，自前額一直達到鼻子的中央。這裏的猶太人也很多，兩頰上共有兩個記號。

基督教徒的主要君主的都城在這個國中的內部。回教徒諸君主的疆域靠近亞登省。這些人民改奉基督教是光榮的使徒聖托馬斯的功勞，他自在努比亞（Nubia）王國宣傳福音，使牠的居民改奉基督教後，來到亞巴斯齊亞，藉自己說教和表演奇蹟的影響，也產生同一效果。末了，他寄居于馬巴爾省，曾使無數的人改變信仰，後來——和我們已經說過的——取得殉教的花冠，並葬于此處。

亞巴斯齊亞的人民因爲時常和亞登的回教君主，努比亞的人民，及其他許多鄰國的人民作戰，故成爲勇敢而優良的戰士。他們不斷地使用武器。要算這一部分地方最好的兵士。

我，當一二八八年，阿比西尼亞這位大君主決定親自進謁耶路撒冷基督的，我中有大批的人本來每年這樣前去巡禮的。然政府中的官員向他陳述此舉實不妥當，因為他須經過他的仇敵回教徒所管轄的許多地方，將身受種種危險，勸他不要親自前往。他於是決定派一個主教作為代表，此人是以聖德著名，于達到耶路撒冷後，獻出君主的祭品，並宣述其祈禱。但他回來時經過亞登索塔（蘇丹）的領域，被帶到後者的前面，並勸他做回教徒。索塔看見他不肯拋棄基督教的信仰，而又忽視阿比西尼亞君主的憤怒，遂使他受割去陰莖包皮的割禮，然後縱之離去。他回後報告所受的侮辱與橫暴，君主立刻發令，集合一軍，親自統率去剿滅索塔。在索塔方面也請到了他的兩個回教徒的鄰邦君主的援兵，聯合成爲一種巨大的兵力。雙方戰爭的結果，阿比西尼亞王獲得勝利，取得亞登城後，任人搶劫，藉以報復他的主教所受的侮辱。

這個王國的居民以小麥，米，肉，乳維持生活。他們用芝麻製油，一切種類的食物也極豐富。國中產象，獅，長頸鹿，和牠種動物，如野驢和猴子之類——後者很像人——還產許多種

家禽與野禽。金子的產量極多，商人們常來此經商，獲得巨大利潤。我們現在將說到亞登省。

第三十六章 亞登省

亞登受一個君主的統治，他的尊號爲索塔（蘇丹）。居民都是回教徒，極端厭惡基督教徒。國中有許多市鎮和城堡，並有一個優良的港口，裝有香料和藥料的船舶常由印度來到此處。購買此等商品的商人將牠們改裝在較小的船上，以便轉運到亞歷山大里亞。按照天氣的良否，循一個海灣航行二十日內外，即可達到目的地。

他們于船到一個港口後，將貨物起卸出來，用駱駝從陸地轉運，行三十日，達到尼羅河（Nile）。再用一種叫做“jomms”的小船裝載貨物，循尼羅河達到開羅（Kairo）再循一條叫做加利齊恩（Kalizonie）的運河達到亞歷山大里亞。

這是商人們將印度的產物從亞登運送至亞歷山大里亞最少困難和最短的道路。他們在亞登這個港口也同樣裝運大批的阿刺伯馬，送往印度一切王國和島嶼出賣，開出昂貴的價格，獲得巨大的利潤。

的索塔對於從印度運來的商品以及他的港口運出的商品徵收關稅，取得巨額。爲這個港口是那一帶地方商品交換最大的市場，也是一切商船來往的地方。

有人告訴我，當巴比倫的索塔第一次引兵圍攻亞克城並加以佔領的時候，亞登這個城市助他三萬匹馬和四萬頭駱駝。對於基督教徒的仇恨竟有如此之大。我們現在將講到厄西爾（Esator）城。

第三十七章 厄西爾城

厄西爾城〔協爾——Shahr——屬阿刺伯〕的統治者係一個回教徒，以公正的手段統治此城，並受亞登索塔的節制。

從亞登至厄西爾的距離約四十哩，在東南方有許多市鎮和城堡隸屬於牠，牠的港口優良，許多商船從印度開來，並裝回大批的良馬，極爲該國所重視，因能以巨大的價格出售。這個區域生產大量的第一等白香料，這是從一種像鐵杉的小樹上一滴一滴流下來的，人民偶然將管子插在樹上，或將樹皮削去，乳香即由割口處逐漸流出，後來變成堅硬的。

東西。即使沒有割口，因氣候過熱的緣故，此項乳香也要流出來的。

又有許多椶櫚樹生產豐富的棗子。國中除米和粟外，別無其他谷類，因此必須從其他地方取得供給。葡萄製的酒是沒有的，但有一種用米、糖和棗子製的酒，十分佳美。他們畜有一種綿羊，其耳並不生在其他地方同類羊所生的位置上；那上面所生的是兩隻小角，小垂至鼻，另有兩個孔履行耳的職務。

人民是著名的漁夫，所捉的金槍魚非常之多，一個威尼斯格洛特可買兩尾。他們將此等魚曬乾，並且因氣候酷熱如焚，不生草類，便用乾魚作為牛、羊、駱駝和馬的飼料，這些家畜因為經常地吃慣了，也沒有厭惡的表示。

充此項用途的魚是一種小魚，于三、四、五月大量地捕捉起來；曬乾後即堆在家中作為家畜的飼料。家畜也吃新鮮的魚，但更習于吃乾魚。

土人因為谷類稀少，特用大魚的資料做成一種餅子，其法如下：將魚截成小塊，用一種液體潤濕，再加粉子，使之互相沾貼，成為漿糊狀。于是製成一種麵包，曬乾。將這種餅子貯藏

年的消耗品。

說的乳香價格十分低廉。政府當局用十個金德克可買一昆撻，再由當局以四十貝善金幣的價格賣給商人。這是依照亞登索塔的指示出賣的，他在上述低廉的價格中收買此區域所產的一切乳香，于出賣時獲得巨大的利潤。這裏沒有什麼再可稱道的東西，我們將往下講度爾花（Dulfar）城。

第三十八章 度爾花城

度爾花是一個上等大城市或市鎮，距厄西爾二十哩，位于東南方。居民是回教徒，牠的統治者為亞登索塔的臣屬。這個地方近海，有一良港口，為許多船舶出沒之所。

阿刺伯馬從內地的國家匯集于此處，商人們加以收買，運往印度，獲得巨大的利潤。這裏也產乳香，為商人所購買。度爾花還管轄其他的市鎮和城堡。我們現在要講在卡拉耶提（Kalayati）的一個海灣了。

第三十九章 卡拉耶提城

卡拉耶提是一個大市鎮，靠近一個叫做卡拉圖（Kalan）的海灣，約在度爾花東南六百哩。人民爲護罕默德的信徒，隸屬於奧馬斯的墨林克，當他受別國的攻擊與嚴重壓迫時，即恃這個城市爲奧援，因爲後者十分堅強，又擅形勝之利，從來沒有被一個仇敵佔領過。環繞牠的地方並不產生何種谷類，故從其他區域輸入此物。牠的港灣良好，許多商船來自印度，出賣布疋和香料，獲取大利，因爲離海岸的各市鎮和城堡都有大量的需要。這些商船從此運出馬匹，在印度出售，又得到大利潤。

卡拉圖海灣的砲台位于入口處，如未經允許，沒有船船能夠出進其間。這個城的墨林克對於克默（Kormain）的君主略有隸屬的關係，須向之納貢，後者如提出非常的需索，他有時也不表示忠順。當他拒絕要求時，那個君主便派遣軍隊來加以威脅，他于是離開奧馬斯，進駐卡拉耶提，即有能力阻止任何船舶的出入。克默王因商務上發生障礙，得不到關稅，使他的收入大爲減少，不得不勉強終止對墨林克的糾紛。

港口上強固的砲台不僅構成這個海灣的鎖鑰，並且構成這個海本身的鎖鑰，因爲從

時可以望見經過的船舶。國內的居民通常以棗子和鮮魚或醃魚維持生活，這兩種都有大量的供給；但有地位的人和有力量的人是從其他地方取得谷類以供享用。離開卡拉耶提，向東北前進三百哩，達到奧馬斯島。

第四十章 奧馬斯

奧馬斯島上有一個美麗的大城，靠近海邊。此城受一個墨林克的統治，所謂墨林克與主(Malik)的頭銜相等。他並且管轄許多市鎮和城堡。

居民爲薩拉森人，都信仰回教。這個地方的氣候極端炎熱；但每一屋中都設有通風器，可以隨意將空氣引進各層樓和各部分房間內。倘若沒有這種設備，人們一定難在此地過活。我們在前面一卷中對於這個城市和啟西，克默都已說過，此處不必多說。

我對於大印度靠近海岸的諸省和城市以及愛西屋皮亞(Thalipia)的某些國，——所謂中印度——已經說得很多，現在于結束本書之前，特回轉去將以前各卷所省略的地方各處說一下。

第四卷 韃靼諸王間的戰爭和北方各國的略述

第一章 大土耳其

大土耳其有一個王名海都，係察合台的兒子和大汗的姪子。他據有許多城市和城堡，是一個很大的君主，他是韃靼人，他的兵士也是韃靼人，爲優良的戰士，這原不足奇，因爲他們都是教養出來作戰的；我告訴你們，這個海都不首先經過大戰，絕不服從大汗。

就我們循曾經說過的道路離開奧馬斯講，大土耳其位于西北方。牠越過愛溫河（U）⁹，伸展到大汗疆域的北方。

海都曾和大汗的人民打過許多仗，我願意將他和大汗發生爭執的經過說出來。他有一天寄語大汗，對於他們曾經征服的土地，要求他應得的份子，願取得契丹省和蠻子省的各一部分。大汗告訴他說，他如果來朝並參加御前會議，很願意予以應得的份子，恰和給予其他諸子一樣，大汗更要求他和其他諸子與男爵一樣，服從自己。大汗在這個條件之下，表

以所征服的中國土地的一部分。

海都不相信自己的伯父——大汗——拒絕這種條件，表示願在自己的國內服從他，但恐被處死，不願來到他的朝中。大汗與海都間這樣發生的爭執，引起戰爭，雙方並打過許多次大仗。大汗派一支軍隊包圍他的王國，阻止他或他的人民侵犯自己的疆土或人民。但雖有這一切預防的手段，海都仍舊侵入大汗的領土，並與大汗所派的軍隊接戰多次。他努力準備，可以送馬隊十萬人到戰場來，並且都是訓練良好，善于作戰的人。還有一層，他的身邊有許多男爵屬於皇帝的家系，即屬於帝國的開基者成吉斯汗的家系。

我們現在將進而敘述海都和大汗人民間的某幾次戰鬥；但首先要描寫他作戰的方法。當他們要去作戰時，每人須帶箭六十頭，內中三十頭較小，用在遠處發射，三十頭較大，具有一個寬大的葉子。這是在近處發射的，專射敵人的臉，臂，並射斷他們的弓弦，使之大受損失。當他們將箭子射完時，即拿出劍和鎗矛，互相砍殺。

第二章 海都王對大汗軍隊作戰

當一二六六年，海都王和他的堂兄弟們——內中一個叫做節蘇達（Jendat）——集合巨數的人民，攻擊大汗的兩個男爵，這兩個人雖守護大汗的疆土，也是海都王的堂兄弟。他們是察合台的兒子，察氏曾受過基督教的洗禮，並且是忽必烈帝的兄弟。

海都及其兵士與統率大軍的兩個堂兄弟作戰，兩方約有馬隊十萬人。他們作戰都不顧生死，雙方都有多人被殺，但海都王終於獲得勝利，予對方以極大的損失。他的兩個堂兄弟蓄有良馬，跑得很快，故都逃去，沒有受傷。

海都這樣獲得勝利後，更增進了他的矜誇與傲慢，回到自己的國內，在兩個整年之中，與大汗和平相處，沒有發生對敵的行動。但兩年之後，他重行集合一個大軍。他知道大汗的兒子諾穆干（Nomgan）駐在喀拉科蘭，普勒斯忒·約翰的孫喬治（George）也在一起，這兩個男爵有一個很大的馬隊。海都王于集合他的軍隊後，離開自己的國家，一路沒有任何種值得提及的接觸，達到喀拉科蘭的鄰近，那兩個男爵——大汗的兒子和普勒斯忒·約翰的孫——的大軍即駐在後面這個地方。

見敵人來侵，不獨無所畏懼，並且以極度的熱忱與勇氣，準備迎敵；他們集全全軍，下了馬，隊六萬人，前進至離海都五十哩的地方紮營，秩序很好，後者的軍隊也駐紮在同一平原上。雙方都留在營中盡力準備，直至第三日為止，雙方的人數大致相等，沒有超過馬隊六萬人的，每個兵所備的武器爲弓，箭，劍，矛，盾。

雙方的軍隊都分成六個騎兵中隊，每隊一萬人，各有一司令官。兩軍開到戰場，只等着那卡鼓（*tracat*）一擊，他們就唱歌奏樂，極爲熱烈，聽起來煞是奇異。韃靼人非聽到他們的主人開始在擊鼓，不得從事戰鬥。他們一經聽到這種聲音，即開始作戰，執弓在手，引箭在弦。一時矢如雨下，許多人馬紛紛倒地而死，戰鬥的吶喊聲和兵器聲非常宏大，就是上帝的雷霆也幾乎聽不見了。在實際上，他們作戰如同不共戴天之仇。只要他們有箭子在手，而又能夠發射，總是不斷地射擊；雙方的死傷都多，沒有一方獲得勝利。

當他們的箭子用盡了，便將弓插在袋中，拿着劍和矛向前衝去，於是開始大砍殺。他們作戰極爲猛烈，以致戰場上陳屍壘壘。海都使用武器特別表現驚人的技巧，如果不是他個

人的武勇足以鼓舞他的兵士的勇氣，他們有幾次幾乎被打敗了。在另一方面，大汗的兒子和普勒斯忒·約翰的孫也是以大無畏的精神作戰。總說一句，這是韃靼人中間曾經出現的最殘酷的戰爭之一。雙方戰至黃昏的時候，雖不願生死，努力周旋，然沒有一方能將牠方逐出戰場，至于戰場上陳屍的衆多，真令人不勝憐恤。有許多婦女在這一天變成寡婦，有許多兒子在這一天變成孤兒。當太陽西下時，雙方才停止作戰，各自回營，藉資休息。

海都王曾得到報告，知道大汗已派遣大軍前來和他對抗，遂于翌日早晨令兵士攜帶武器，策馬回國。他們的敵人因前一日戰得精疲力竭，無力追擊，遂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去了。海都的軍隊繼續退走，直至回到大土耳其的撒馬爾罕（Samarcand）爲止。

第三章 大汗對於姪兒海都的損害所表示的意見

大汗此時對於海都非常震怒，因爲後者時常傷害他的人民和領土，他說：海都倘若不是他的姪兒，一定不能逃避一種慘死。但他的親親之誼使他不能毀滅海都而沒收其地，海都遂得免于難。我們現在要離開這個問題，將海都王女兒的奇異事跡告訴你們。

第四章 海都王的女兒及其英勇

我們必須知道，海都王有一個女兒，韃靼語稱爲“*Aigiarin*”，即明月的意思。這個姑娘十分強健，全國中沒有一個青年能夠打贏她。她將他們一齊打敗了。

她的父王要她出嫁；但她不願意，說她除非遇着一個貴人能以體力克服她，決不認爲丈夫。她的父親於是給予她一種書面的證據，允許她依照自己的志願擇配。她此時向世界各處宣佈，如果有任何青年願來和她角力，並以體力克服她，即願認爲丈夫。

此項消息一經宣佈，各處地方便有許多人來試試他們的運氣。這種比武是在莊嚴偉大的排場中舉行的。君主升坐大殿，有大隊男女排班侍立；於是公主穿着華麗的薄綢服裝，出現於大殿，比武的青年也穿着薄綢衣服前來。其規約爲，這個青年如果將她克服，投在地上，他便可以娶她做妻子；反之，他如果被公主克服，須罰一百匹馬，給予公主。公主因此獲得一萬匹以上的馬，簡直沒有人能夠克服她，這也不足奇怪，因爲她的肢體組織很好，又高大強壯，差不多可視爲一個巨人。

當一二八〇年，終於來了一個富有的王子，真是年青貌美。他帶着很體面的扈從，和一千匹美麗的馬。當他一經達到，即宣佈自己特來和公主比武。海都王接待他至爲高興，知道他是帕馬（Pamar）王的兒子，很願收爲女婿。海都私自告訴女兒，要她這一回放點讓，任聽對方克服。但她說世間沒有何事足以使她這樣做。因此王和后升坐大殿，由大批的男女侍衛，公主如常出現，王子也來到，他的美麗不減于他的強健。

他們來殿中後，因傳請者位高的緣故，特訂下比武的條件，如果王子失敗，應將他所帶來的一千匹馬作賭物。訂約後，雙方開始角力；在場的一切人，連王和后在內，都滿望王子得勝，變成公主的駙馬。但事實和他們的希望相反，經過許久的拖曳後，公主得勝，王子被投在宮殿的人行道上，失去一千匹馬。全殿的人對於他的失敗，沒有一個不表示惋惜的。

自此以後，海都王帶着自己的女兒出入戰場多次，全軍中沒有一個騎士表現她那樣的武勇；這個處女終久且馳至敵人中間，捉一個騎兵，挾之歸來。我們現在將離開這種插話，進而敘述海都和東方之主亞巴加（Alarga）的兒子阿魯間的大戰。

第五章 亞巴加派遣兒子阿魯統軍作戰

亞巴加的書中所稱爲「亞博塞科」(Arbor Bocco) 的樹木一方面與海都的疆域接界。亞巴加因海都王對於他的土地曾予以損害，特派他的兒子阿魯統率大隊人馬開入亞博塞科國中，遠至愛溫河，並駐紮該處，保護這個國家，防止海都王的人民來相侵犯。

阿魯及其兵士就這樣留在亞博塞科的平原，並駐紮于附近許多城市和城堡中。海都王因此集合一個龐大的馬隊，叫他的兄弟巴那克 (Barac) —— 一個謹慎和勇敢的人 —— 統率去打阿魯。巴那克答應遵命前去，誓盡力進攻阿魯及其軍隊。他率軍前進，在許多日中沒有何種值得提及的接觸，一直達到愛溫河，雖阿魯的隊伍只有十哩。雙方立刻準備作戰，三日之後，遂從事大戰，巴那克的軍隊打了敗仗，被驅逐過河，並被屠殺得很多。

第六章 阿魯繼承王位

阿魯于這一次勝利之後，旋即接到消息，說他的父親死了，他十分憂鬱。即將所有軍隊

經四十日的路程，開回朝廷，以便繼承大統。

然亞巴加有一個兄弟名亞科馬特 (Acoma) 索塔，已經變成一回教徒，一經聽到他兄弟的死訊，即想繼承王位，以爲阿魯遠在外地，不能加以阻止。於是集合一個有力的軍隊，直詣他的兄弟亞巴加的朝廷，並襲承王統。

他在朝廷所發見的財寶，數量之巨幾乎使他不能相信，於是濫發給亞巴加的諸男爵和騎士，獲得他們的歡心，一致宣言除他以外，不承認任何人爲主子。還有一層，亞科馬特索塔表現爲一個很好的主人，個個人都愛戴他。但他行使篡奪的權力沒有多久，阿魯統帶大軍前來的消息達到了。亞科馬特並不驚惶，很勇敢地召集他的男爵們和其他人等議計，並于一星期之內集合一個巨大的馬隊，他們都宣言，準備隨時出發去迎擊阿魯，除掉捕獲他，置之死地以外，別無其他志願。

第七章 亞科馬特統軍對阿魯作戰

亞科馬特足足集合了馬隊六萬人的時候，即出發對阿魯及其軍隊迎戰，行軍十日

因爲他已經接到消息，敵人距他只有五日的路程，並且人數也和自己的軍隊
特于是在一個很大的美麗的原野紮營，宣佈在該處迎敵，以便佔取作戰時的
地利。

部署既定，立即召集他的臣屬，作如下的演說：『諸位貴人，你們都深深知道我應當爲
我的兄弟亞巴加的江山之主，因爲我是他的父親的兒子，我會幫助他征服我們現有的
一切土地。我不再說了，我知道你們都是聰明人，愛正義，你們會爲我們一切人的光榮和幸福
而行動。』他說完後，一切男爵、騎士和其他在場人等都同聲說道，當他們一息尚存的時候，
必不拋棄他。亞科馬特及其軍隊于是留在營中，靜待敵人的來到。

第八章 阿魯向他的男爵們演說

現在再回轉來講阿魯；當他一經接到亞科馬特行軍的消息，並且知道亞氏駐紮如許
大軍在野外，大爲激動，但他以爲在自己的將士之前最好是表示勇敢與熱忱。他也紮營在
一個很順利的地方，于是召集他的一切男爵和聰明的顧問來到幕中，對他們說道：『公正

的弟兄和朋友們，你們都知道我的父親是怎樣愛你們；當他在世的時候，他待你們如兄弟，兒子，你們知道，你們和他共同打過多少仗，並幫助他征服他所有的土地，你們又知道，他這樣愛你們，我就是他的兒子，至于我自己愛你們猶如愛自己的身體一樣。正義既在我們一邊，錯誤既應歸到敵人的身上，那麼，每個人應當算得定打勝仗。我也不再說了，只懇求你們每個人都要盡職。」

第九章 男爵們對阿魯的答詞

當在場的男爵和騎士聽了阿魯的演說，每個人都下一種決心，以爲與其戰敗，寧可戰死；他們都靜默無言，正在考慮他的話，于是一個大男爵起來說道：「公正的阿魯先生，公正的阿魯先生，我們深深知道你所說的都是真話，因此我願意做此次和你共同作戰的人們的代言人，明白告訴你，當我們的身體上還有絲毫生命的時候，不會使你失望，我們如果得不到勝利，寧願戰死。」

當這個人說完後，其餘一切都宣佈和他的意見相同，全軍都大聲要求趕快迎敵，不

阿魯及其軍隊挾着很大的決心，于異日清晨開始前進，當他們達到亞科馬特平原時，也就很有秩序地紮起營來，距敵人約十哩。阿魯一經駐定，即派兩個忠實的使者到他的叔父處送信。

第十章 阿魯派遣使者往亞科馬特處

當這兩個老年的忠實使者達到敵人的營中時，即在亞科馬特的幕前下馬，進見後，對于這個有大批男爵護衛的亞氏致敬。他們略坐一下，內中的人即立起，傳達他的使命如下：「公正的亞科馬特先生，你的姪兒阿魯對于你佔據他的王位，現在再來和他作生死的戰鬥，甚爲駭異；這的確不對，你的行動不是一個好叔父對姪兒應有的行動。因此他命我們告訴你，他和顏悅色地要求你做他的好叔父，恢復他的權力，不要戰爭，他願意給予你一切榮譽，你將做他治下所有江山之主。這就是他的姪兒叫我們送給你的消息。」

第十一章 亞科馬特對阿魯的答詞

當亞科馬特索塔聽過他的姪兒阿魯的話後，回答道：「使者先生們，我的姪兒所說的

都是空話，因為土地是我的，不是他的。我和他的父親一樣征服這種土地；告訴我的姪兒，他如果願意，我願意使他做一個大公，予以充分的土地，將當作我的兒子看待，享受我下面最高的爵位。他如果不願意，你們可確切告訴他，我要盡我的力量，將他置之死地。這就是我對我的姪兒要做的事，你們從我所得到的話即盡于此，再沒有牠事可說，也不會有別個樣子的處置了。」

當亞科馬特說完後，兩個使者再問道：「我們所得到的回答就止于此麼？」「對呀，」他說，「當我有生之日，別無牠言。」

兩個使者立刻離開，盡力策馬回營，來到阿魯的幕中，告以一切經過。當阿魯聽到他的叔父的話，甚為震怒，向在自己周圍的人叫道：「我既受了我的叔父這樣的傷害和侮辱，如果不予以報復，使世人共見其聞，誓不再生，更不願據有國土！」

他說完上面的話後，更向他的男爵和騎士們說道：「我們現在除掉迅速前進，將這些沒有情義的叛徒處死外，別無牠事可做，我的意思是要于明日清早攻擊他們，你們要盡力

「他們通夜備戰，亞科馬特索塔由偵探偵知阿魯的計畫，也準備作戰，並鼓勵他取地作戰。」

第十二章 阿魯和亞科馬特的戰爭

阿魯于異日早晨集召兵士手執武器，很巧妙地排成戰陣，以鼓舞的神情，對他們演說，于是向敵人進兵。亞科馬特也是這樣進行，雙方在途中相遇，沒有何種談判，即互相衝突。戰事以一陣急如雨下的箭子開始，騎士從馬上倒下來，到處可見，受了致命傷，躺在地上，慘叫和呻吟聲令人聽了毛骨悚然。雙方被屠殺的人都很多；但是到了最後，阿魯的表現雖非常勇敢，能對自己的將士以身作則，然終屬徒勞無功，他的命運不好，他的兵士被迫逃跑，被亞科馬特及其軍隊緊緊追擊，並大加屠殺。

阿魯自己在奔避之中被捕，對方因此放棄追逐，勝利者回到自己的營幕中，歡喜逾常。亞科馬特令人將他的姪兒監禁起來，嚴加看管，他是一個耽于遊樂的人，特將軍權交給一個首領，自己首先回朝，來享女色之樂，他曾嚴令嚴密看管阿魯，並為免使軍隊疲勞起見，令

牠們從捷徑回來。

第十三章 阿魯被釋放

此時適有一個年齡很大的韃靼大男爵憐憫阿魯，說這樣將他們的主子幽囚起來，實在是大道不道，誓盡力去釋放他。

他開始勸告其他許多男爵同情于此舉，因為他年事已高，素來以公正和有智慧見稱，個人的影響甚大，很容易引導他們從事于這種冒險的舉動，他們都允許聽他的指揮。這種冒險事業的領袖名波加 (Boga)，同謀的主要人物為厄爾息德 (Elcidai)，托干 (Togan)，特加那 (Tagana)，塔加 (Taga)，提爾奧拉脫 (Tiar Outai) 和薩馬加 (Samagar)。

波加率領這些人前往監禁阿魯的幕中，告以他們反悔不該參加反抗他的舉動，今為贖罪起見，特來釋放他，並奉他為主子。

第十四章 阿魯收復王位

當阿魯聽到波加的話，起初以為他們是來嘲弄他，甚為忿怒。『公正的先生們，』他說，

當做一個嘲弄的對象，罪過更大，你們幽囚你們正當的主子，已經鑄成大錯，也應當感覺滿足了。你們要知道自己行動的錯誤，所以我要求你們出去，不再嘲弄我。」

『公正的阿魯先生，波加說，『你要相信我們決不是在嘲弄你，我們所說的都是真話，願以我們的忠誠爲誓。』子是一切男爵都發誓，願奉他爲主子。

在阿魯方面也發誓不答既往，他一定親愛他們，和他的父親亞巴加對待他們一樣。當雙方的誓言既畢，他們立即放阿魯出獄，並奉他爲主子。阿魯於是令他們將箭子向全軍司令的營幕發射，他們遵命而行，遂將司令官射死了。這個人叫做索塔，是亞科馬特以下最大的主子。阿魯便這樣收復了他的王位。

第十五章 阿魯令將他的叔父亞科馬特處死

當阿魯看見自己可以確切取得王位，便發令軍中，開始向朝廷進發。有一天亞科馬特正在大殿中開慶祝大會，忽來一個使者對他說：『君主，我帶給你的消息，不是我所稱意的，十分惡劣。你要知道，男爵們已經將阿魯釋放，並以主權授他，你的親愛的朋友索塔已被殺；

我告訴你，他們正向這裏疾進，要來殺你。快些商議萬全之道罷。」

當亞科馬特聽到這個消息，最初十分驚惶恐懼，簡直不知道要怎樣做或怎樣說；但他終于像一個勇敢而謹慎的人，告訴使者不要向任何人洩漏消息，立刻命他的最忠實的徒衆拿着武器上馬。他不告訴任何人前往何處，即取道往巴比倫的蘇丹處，相信他在該處可以保全生命。

到了第六日的晚上，他來到一個無可避免的關口，守關的人知道他是亞科馬特，並且看出他是爲着求安全而逃遁。這個人遂決定捕捉他，因爲他是輕騎簡從，此事是容易辦到的。守關者于是將亞科馬特嚴加看守，並帶他向朝廷進發，恰于阿魯——他因亞科馬特逃走，大爲煩悶——取得朝廷三日後達到。

第十六章 亞科馬特被殺

當亞科馬特被作爲俘虜交給他的時候，他極爲歡喜，馬上令軍隊集合，不與任何人商議，令人將他的叔父殺死，投入一個再也看不見的地方。此項命令立即執行。阿魯和他的

特間的事件就這樣告終了。

第十七章 阿魯之死

當阿魯做過這一切事，並取得主要宮殿和王位，從前服從他的一切男爵都來奉他為主子，每事都服從他。

自此以後，阿魯便命他的兒子卡薩（Carah）統率馬隊三萬人前往亞博塞科，保護他的土地和人民。阿魯于耶穌紀元一二八六年這樣收復他的王位，正是亞科馬特篡位兩年之後。阿魯臨御六年即死，據一般的傳說，他是中毒而死。

第十八章 阿魯死後揆亞卡圖篡位

阿魯死後，他的叔父揆亞卡圖（Quiautu）起而篡位，因為卡薩遠在亞博塞科，揆氏更容易實現此舉。

當卡薩聽到他父親的去世和揆亞卡圖的行動，大為忿怒，但他恐怕仇敵來襲，當時不敢離開自己的職守。特宣言誓尋機會圖報復，恰和他的父親對待亞科馬特一樣。揆亞卡圖

繼承王位，除掉擁護卡薩的人外，大家都服從他。他取得姪兒阿魯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並大享女色之樂，因為他本是非常耽于遊樂的。他僭位兩年，即被毒死。

第十九章 揆亞卡圖死後拜度篡位

揆亞卡圖死後，他的叔父拜度（Baidu）——一個基督教徒——起來篡據王位，除掉卡薩及擁護卡薩的軍隊外，大家都服從他。此事發生于一二九四年。

當卡薩知道事變的經過，他對於拜度比對於揆亞卡圖更爲忿怒，誓加以殘酷的報復，使舉世都知，並決意馬上出發，不再遲延。遂準備一切，開始進軍。

當拜度確切知道卡薩正帶兵來攻的時候，即集合大軍，前行十日紮營，等待敵人來接戰。

卡薩于第二日趕到，馬上開始一種猛烈的戰鬥，結果拜度完全失敗，並在戰鬥中被殺。卡薩此時取得王位，于一二九四年開始統治。東方韃靼人的王國就這樣從亞巴加傳至卡薩。

第十章 統治遠北的韃靼王

大家應當知道，有許多韃靼人住在世界的北方各處，其領袖的名稱爲海都，屬于成吉思汗一族，與忽必烈大汗很親近。他不隸屬於其他任何君主。人民都保持他們祖先的習慣與形態，故被視爲真正的韃靼人。

這些韃靼人是偶像崇拜者，敬奉他們所謂那格（*Nag*）的神，這是一個土神，因爲他們相信此神管轄地面和地面上所生的一切東西。對這個虛僞的神造成偶像，和前面所說的一樣。

他們的君主及其軍隊並不將自己關在城堡中或要塞中，甚至于不駐在市鎮上；只是時時駐在這個地方很多的開濶平原，流域或森林中。他們沒有任何種谷類，專以肉和乳維持生活，彼此相處極爲和睦；他們對於君主絕對服從，而君主視保持自己臣民中的和平與團結爲無上的目的，這是君主重要的義務。他們有大羣的馬，牛，綿羊和其他家畜。北方這些區域中有白熊，體積很大，大半都有二十個指距長。還有毛色全黑的狐，大批野驢和某些叫

做『浪得斯』的小動物，具有最柔軟的毛，我們稱之爲黑貂。此外，還有各種貂類的小獸和所謂法老鼠（Pharaoh's mice）這種鼠羣之多，令人不能相信，但韃靼人捕捉牠們的設計十分精巧，沒有一隻能夠逃脫的。

要達到這些人民所住的地方，必須走十四日路程，經過一個完全沒有人居的荒蕪的寬廣平原，平原中時有無數蓄水和泉水的地方，使牠成爲一個沼澤。這裏因冷季長久的結果，地面結冰，一年只有在少數月份中冰爲太陽溶解，使土塊變成淤泥，比起結冰時旅行更爲困難而疲勞。

但這些人民爲使商人們能夠來往于他們的國中，購買毛皮——他們所有的商業即在于此——起見，特于每一日路程的末端一站建一高出地面的木屋，使商人得通過這沼澤荒原。木屋中有人駐守，以便接待商人，並於第二天引導他們到下一站去。他們這樣一站一站前進，直至走完荒原爲止。

他們爲在冰面上旅行起見，特製就一種車子，和我國隣近土人用以旅行于陡峻而幾

山岳中的車子有些相像，後者叫做「trigula」或「alodge」。上面那種車子沒有車輪，平底，但前面則升起爲一個半圓弧，這種構造使適于跑冰。他們準備某些像狗的動物來拖這些小車，至于此項動物雖和驢子差不多大，也可以叫做狗，牠們很強壯。每一車需要六隻狗成對地拖着，上面坐一個照顧諸狗的御者，和一個攜帶貨物的商人。御者于一天的路程走完後，帶同狗回去。至于商人則于達到目的地後，贖買毛皮回來，到我們的世界各處出賣。

第二十一章 所謂黑暗地方的國家

越過曾經說過產皮子的韃靼領域的最遠的部分，另有一個地方，其疆界達到北方的極邊，稱爲黑暗的地方。當冬季各月最大部分的時間，看不見太陽，大氣中的暗淡好像我們在將要天光的時候所見的一樣，此時可以說看得見而又看不見。

這個地方的人身材高大，部位很好，但膚色十分蒼白。他們並不結合在一個君主的政府之下，沒有任何種有組織的法律或習慣，係生活于一種野獸的狀態中。他們的智能魯鈍，

帶一種羞氣。

韃靼人對於這些人民常作劫掠的遠征，奪取他們的家畜和貨物。韃靼人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特利用黑暗各月前往，使自己行近該處不致被發覺。他們獲得戰利品回國時，因不能確定方向，恐致迷路，特于前去時帶着牝馬同去，而將牝馬的小駒留在後方。當他們的黑暗工作完成之後，要想再回光明的地方，即將牝馬的纏繩放在牠們的頸上，聽其自由取道前進。牠們爲母親的本能所領導，直接達到遺留小駒的地方。騎者用這種方法可以安全回來。

這個地方的居民利用夏季所享的不沒落的日光，捕捉大批的銀鼠，貂，狐和這一類的其他動物，牠們的毛皮比韃靼人所住區域的毛皮更爲柔軟，因此更有價值。這些居民于夏季將毛皮運至鄰近各國出賣，獲得巨大的利潤；有人告訴我，他們中間有些人運輸毛皮，甚至于遠達俄國，這個國家我們在下面就要說及的。

第二十一章 俄羅斯省及其人民

省面積廣大，分成許多部分，與上面所描寫的黑暗地方爲鄰。居民爲基督教徒，在儀式中遵守希臘的規矩。

那裏的男人極美麗，高大，膚色清秀。婦女也清秀，體積高大，淡色的髮常是披得很長。這個國家的東邊與西方韃靼人的國家接壤，並納貢于他們的國王。俄國產大批銀鼠，Arctomys，黑貂，貂，和這一類的其他動物的毛皮，還產多量的蠟。國中有好些礦山，可獲得巨量的銀子。

俄羅斯是一個極端寒冷的地方，有人告訴我，牠甚至于遠達北冰洋，本書的前面曾經提及那裏取得大批的隼，運往世界各處。

第二十三章 君士坦丁堡海峽

在達到大海的海峽西邊有一座山叫做發羅（Faro），但開始講這件事，我的心思又經改變，因爲許多人都知道牠，用不着加以描寫，可講一些別的事體。我要告訴你們關於坡納特（Pontus）的韃靼人及統治他們的主子的事蹟。

第二十四章 西方韃靼人的主子

西方韃靼人的第一個主子是塞恩 (Sain) 係一個很大的和有力的君主。他打败了俄羅斯、科曼尼亞 (Comania)、阿拉尼亞 (Alania)、拉克 (Lao)、孟基亞 (Mongiar)、碎克 (Yiu) 谷西亞 (Guoia) 和加插利 (Gazari) 這一切省份都是由塞恩王征服的。在被征服之前，他們都是科曼尼亞人，但沒有在一個政府之下結合起來；因為沒有結合，遂喪失土地，並被驅散至世界各處；那些留在本地的人都變成塞恩王的奴隸。

繼塞恩王而統治的爲帕圖 (Pat) 王，再次爲柏卡 (Barca) 王，再次爲蒙格列鐵木 (Mungicemur) 王，再次爲托譚曼谷 (Tolmanngu) 王，最後爲現今的托克特 (Tocai) 王。我這樣將西方韃靼人諸王的名單說出後，現在要說東方的主子阿闐和西方的主子柏卡間的大戰，以及戰爭的原因與結果。

第二十五章 阿闐與柏卡的戰爭

一二六一年，東方韃靼人的主子阿闐王和西方韃靼人的主子柏卡王因爲一個介

的省份，發生大爭執，雙方都要求此省爲己有，雙方都過于驕傲，不肯相讓。他們互相爭持，各人都宣言自己要據爲己有，看誰敢加以阻止。

雙方的爭持使事情發展到兵戎相見的地步，各人都拚命召集黨徒，在六個月之內各人都集合馬隊至三十萬人，凡戰爭所需的一切東西都準備好了。

東方的主子阿闢現在統率所有軍隊，開始策馬前進，前進許多日，都沒有任何值得提起的接觸。他們終于達到鐵門和薩來海（Sea of Saruin）間的一個廣大的平原中，即很有秩序地紮營于此，內中有許多富麗的帳篷和幕屋。阿闢在這裏宣言，此處既在兩個疆域的邊界上，要等着看柏卡取那一條路前進。

第二十六章 柏卡及其軍隊前進迎敵

當柏卡已經準備完畢，並且知道阿闢正在前進，自己也即時出發，于適當的時期達到敵人正在等待的同一平原，並在距敵十哩的地方紮營。

柏卡的營也和阿闢的一樣富麗，軍隊且更多，因爲他有馬隊三十五萬人。

第二十七章 阿鬧對部屬的演說

當阿鬧確切知道柏卡統率如許大軍前來，特集合他的將官，作下面的演說：『公正的兄弟們，兒子們和朋友们，你們知道，我的一生都重視你們並幫助你們，你們向來在許多戰鬥中也幫助我戰勝攻取，你們在任何戰鬥中總是操勝利之權的，因此我們才來到這裏，對柏卡這個大人物作戰。我深知他的人數比我們多，但不及我們的良好，我相信我們將驅逐他們，使之挫敗。有一樁事我要牠印在你們的腦袋中，與其被打敗，不如死在戰場。』維持我們的光榮，所以你們每個人都要盡力作戰，保持我們的榮譽，擊敗敵人，加以殺戮。』

每個君主都是這樣鼓勵他的部下，並盡力準備一切，以待戰爭日期的來到。

第二十八章 阿鬧和柏卡的大戰

當指定作戰的一天來到，阿鬧清早起來，令部下拿起武器，在最巧妙的方法中引軍前進。他分軍為三十個騎兵隊，每隊一萬人，並給予每隊一個良好的指揮和一個良好司令。部

他令軍隊前進，軍隊即徐徐進行，達到兩個營寨的中途，便停住以待敵至。

一方面，柏卡王佈置他的軍隊恰和阿開的一樣，共分成三十五個騎兵隊，並命令他們進至距敵人半哩路以內的地方，稍微停頓一半，於是再前進，直至彼此相距兩弩射程的距離爲止。

兩軍面面相對一個短時期之後，那卡鼓終於擊起來了，因此雙方即開始發射，箭子往來的稠密，幾乎使人看不見天日，許多人馬都被射殺了。

這次戰爭繼續到黃昏的時候，柏卡開始退讓，逃跑，阿開的軍隊即猛力追擊，盡情砍殺，毫不憐恤。阿開于他們追逐一個短距離後，發令召回，他們于是回營，放下武器，包裹傷痕。

阿開于異日早晨令將所有死屍——無論是敵人的是自己的——掩埋起來，雙方的損失非常之大，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此事做過了，他統率殘存的軍隊回國去了。

第二十九章 托譚蒙谷變成西方韃靼人的主子

你們必須知道，西方韃靼人有一個王名蒙格列鐵木，他的王統傳給青年武士托洛布加（Tolunga），有一個很有勢力的人名托譚蒙谷，因獲得韃靼人另一王諾格（Ngai）

的幫助，殺死托洛布加。托氏借助于諾格，便這樣獲得王位，經過一短時期後，他死去，富有能力和小心謹慎的托克特被選爲王。

同時托洛布加的兩個兒子已經長大，可以執干戈了，他們都是聰明而謹慎的人，他們集合一些很好同伴，來到托克特的朝中，以十分虔敬而卑恭的態度跪在托克特的面前，後者很歡迎他們，叫他們站起來。

于是其中年長的一人向君主說道：『公正的托克特先生，我願意盡力告訴你，我們爲什麼來到王朝。你知道我們是托洛布加的兒子，他爲托譚曼谷和諾格所殺，托譚曼谷已經死去，我不說什麼；但我們對於諾格殺父之仇要求正義，你是一個公正的主子，我們要求你允許這一點。這就是我們來朝的目的。』

第三十章 托克特遣使招諾格來朝

當托克特聽到這個青年的話，知道他所說的是實情，便答道：『公正的朋友，我願意聽。』對於諾格正義的要求，因此我們要召他來朝，並且對於正義所要求的每一椿事，都

兀克特于是派兩個使者到諾格那裏去，要他來朝對托洛布加的兒子解答他們的事件；但諾格對這個消息報以一笑，並告訴使者，他不前往。

當托克特聽到諾格的回音，大為震怒，遂當衆說道：「藉神的默佑，或是諾格來朝對托洛布加的兒子表示正義，或是我率領所有部屬前去攻擊他，予以毀滅。」

當諾格確切知道托克特正在準備大軍來攻，他也大加準備，但軍隊不及托克特的多，因為他雖是一個有力的大王，却不及後者強大有力。

第三十一章 托克特進攻諾格

托克特的軍隊準備既竣，他便統率馬隊二十萬人前進，于適當的時期達到美麗而廣大的勒基（Ngai）平原，即駐紮于此以待敵至。托洛布加的兩個兒子也集合一個很好的馬隊，和他同來，以報父仇。

第三十二章 托克特和諾格激勵部衆

諾格也統帶馬隊十五萬人前來，他的兵士都年青勇敢，比托克特的兵好得多。他達到

這個平原，還在托克特紮營的兩天之前，托氏的營相距十哩。

托克特王于是集合長官，作下列的演說：『將士們，我們來到這裏，是對諾格王及其軍隊作戰，這是很合理的，因為你們知道，一切怨恨都起于諾格拒絕對托洛布加的兒子表示正義；我們的主張既是正當，我們便有種種理由，可希望戰勝。所以你們要滿懷希望；我深知道你們都是勇士，你們會盡力毀滅我們的仇敵。』

諾格對自己的部屬也有下面的說法：『公正的兄弟們和朋友們，你們知道，我們已經獲得許多艱苦大戰的勝利，我們曾經征服的敵人要比當前的敵人健強些。你們要鼓勇氣。正義是在我們一方面；因為你們都知道，托克特不是我的長上，可以召我到他的朝中去對別人表示正義。我只策勵你們在這次戰爭中盡你們的職務，得聞名遠近，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裔更爲人所敬仰。』

第三十三章 諾格王的勝利

他們于第二天準備作戰。托克特將他的軍隊分成二十個騎兵隊，每隊配上一個良好

一個良好的司令；諾格的軍隊則分成十五個騎兵隊。

這次長久而拚命的戰鬥中，兩個君主和托洛布加的兩個兒子都表現絕大的勇氣，但托克特的軍隊終于完全失敗，並被諾格的兵士趕出戰場，大加屠殺，後者的人數雖較少，却較敵人強健得多。這次戰爭中足足有六萬人被屠殺，但托克特王和托洛布加的兩個兒子都逃走了。

第三十四章 結束

關於韃靼人，薩拉森人和他們的風俗，以及我的遊蹤與見聞所及的世界各國的事件，我都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們對於一個大海和環繞牠的諸省雖知道得很清楚，却没有提及。但談論那些每天都有人去遊歷的地方，似乎是一種非必要的工作。有許多許多的人是經常航海的。

你們在本書的開端已經聽到我們怎樣離開大汗的朝廷，我們在那一章中告訴你們，馬飛阿，尼可羅和馬可得到大汗離朝的允許，是何等困難，而引導我們離開的機緣又是何

等技巧。倘若沒有那樣的機緣，我們無論怎樣煩惱，永不能離朝，永不能再返我們的故國。

我相信，我們得以回來，使人知道世界上的許多事物，正是上帝的意思。

謝謝上帝阿們阿們！

馬可波羅遊記

三六一

版權所有

馬可波羅遊記

價二元四角

述者	馬可波羅
譯者	李季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漢洽路475弄6號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四版

